

# 行星之内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占星学心理学

---

托马斯·摩尔 著

中文译本

— 1 —

《行星之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占星心理学托马斯·摩尔《灵魂的照料》作者

— 2 —

《行星之内》

— 3 —

想象力研究丛书《行星之内》·托马斯·摩尔《面向灵魂的世界》·罗伯特·萨德罗《原型想象力》·诺埃尔·科布《心之书》·安德烈·罗德里格斯《浪漫主义与秘传传统》·保罗·戴维斯

— 4 —

《行星之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占星心理学托马斯·摩尔

林迪斯法恩出版社

— 5 —

(C)1982年 美国大学出版社前言 (C)1989年 诺埃尔·科布

本版《行星之内》是原初版本的修订版，原初版本首次由巴克内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列入“荣格思想研究”丛书。

经美国大学出版社许可出版林迪斯法恩出版社邮箱 799 号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 01230 www.lindisfarne.org ISBN 0-940262-28-2 10 9 8 7 6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社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印刷于美利坚合众国

— 6 —

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小宇宙，其中有太阳和月亮，甚至有众星。——俄利根，《利未记讲解》，第5卷第2章

沿着动脉舞动，淋巴液的循环，在星辰的飘然中得以映现。——T·S·艾略特，《焚烧的诺顿》

我们内有整片苍穹，我们的火热力量与天界的源头：月亮，象征着灵魂与肉身的持续流动。火星的迅捷与土星的迟缓，太阳神，木星的律法，水星的理性，以及金星的人性。——马尔西利奥·菲奇诺，致洛伦佐信

— 7 —

# 献给帕特——月亮与金星的合相

— 8 —

## 目录

### 诺埃尔·科布前言序言导言：灵魂的复兴

第一部分 灵魂的诗学1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灵魂的医生 29 2 有灵魂的世界 40 3  
"溶解与凝聚"：心理炼金术 63 4 心灵的元素 76 5 必要的疯狂 96

第二部分 行星的光辉6 黄道十二宫的沉思 119 7 太阳星 127 8 金星 137 9 水星 148 10  
月亮星 156 11 土星 165 12 木星 175 13 火星 183

第三部分 灵魂的音乐14 调和的生活 193注释 209参考文献 218索引 223

— 9 —

## 前言重拾古调？

托马斯·摩尔与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想象力

恰好五百年前的这一年，1489年，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心灵之一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笔下了一部非凡的论述——《天界生命论》——阐述日常生活中的原型想象力，书名为"生命应如何按照天体而安排"。菲奇诺天才般的慧光在当时丰饶的佛罗伦萨心灵天空中闪烁灵感的火花，为后来世代投下无数种籽，催生出罕见的新柏拉图主义之花；然而当宗教法庭的火焰升腾起来，对任何异教热忱的号令，它就从普遍的视野中消失了。

如今，半个千年之后，这颗思想的星辰在被遗忘的轨道上，神秘地重新进入集体意识。托马斯·摩尔对菲奇诺的思想，以及当代灵魂塑造学派，做了一项伟大的服务——他撰写了这部充满热爱与敬意的导论，介绍了大师的"自然魔法"，而这"实际上是一所想象力学校"（摩尔语）。

这确实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众多重要的理由中，我想指出其中四个。首先，它展示了一条通路，使世界可以获得灵魂的赋予，灵魂可以获得身体并由精神来滋养。如詹姆斯·希尔曼所指出的，毫无疑问菲奇诺是文艺复兴中心观念的表述者：灵魂是"万物的总和

宇宙的中心，万物的中介”。此外，这部著作如同菲奇诺的著作一样，庆祝并展现灵魂的丰富复杂性——这对我们时代是一剂迫切需要的良方，它既纠正了分析的“萎缩”目标，也纠正了新时代模糊的灵性观。

其次，摩尔跟随菲奇诺自己在诸种调式中的优雅变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菲奇诺世界的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想象之境。作者让我们能够与菲奇诺携手同行，陪伴他踏上寻求之旅，从现象世界的意象追溯到其原型的源头——这种方法他称为“俄耳甫斯的比较法”（*Orphica comparatio*），即原型地辨识普罗提诺回归观念背后的神话人物。由此，我们来到了伟大想象力盛宴的心脏——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而且，异教众神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重新出现，获得了全新且紧迫的意义。不仅我们被赋予关于我们文化在古希腊根源中的视野，而且我们被赋予关于我们在原型世界（*mundus archetypalis*）根源中的视野。在一个统治意识的结构似乎对塑造我们生活的字面现实的原型力量完全无知的时代，这部著作是真正的天赐。或许现在，一位杰出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研究权威欧仁尼奥·加林那看似武断的宣称，会开始有所道理——“菲奇诺之后，就没有著述，没有思想，其中找不到他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痕迹”。

因此第三个理由是，这部书最终为占星术给予了它应得的居所：一座由列奥纳多设计、由波提切利装饰、由洛伦佐家族摆设、充盈着菲奇诺竖琴活音的宫殿。占星术太久以来一直无家可归，在算命帐篷的廉价预言中感到局促，或在神智学巴洛克风茶室中日渐衰弱；被报纸星座栏的陈腐汉堡病倒，或被无名占星计算机公司的机械旋律所奴役。

通过将灵魂而非预言置于占星术的中心，菲奇诺如摩尔所阐明的，创造了一种视角，将行星视为神圣的射线而非占卜的对象。这既是一种想象的位置也是体验的一个维度。“在菲奇诺的想象中，心灵被描绘为行星的一个圆周，所有行星同时对灵魂的音乐做出贡献”（第189页）。任务既不是智胜众星，也不是简单地遭受它们的“意外”干涉。不是赎罪，而是调谐。“认识你自己”变成了“认识众星！”占星术成为一种与天体调和一致地生活的方式。

通过区分特定行星射线的特有品质，菲奇诺建立了一种原型现象学。整个世界都充盈着灵魂，每一个特定的事物都显示出原型的光辉，它自己独特的面孔：石榴、葡萄、海星、蟒蛇、雨云、玫瑰、翡翠、橡树、瀑布、斑马、兰花、地震、木瓜、海豚和长颈鹿。无论是什么，每样事物都有一个原型的家园：土星、火星、木星、金星、水星、太阳星或月亮星。此外，我欣然地发现太阳姜的药热以及太阳硫磺的辛辣燃烧激情。琥珀、蜂蜜、肉桂、黄金和番红花——所有这些都向我传授了太阳本性的其他秘密。我还可以在超理性的科学散文的眼花缭乱的抽象中认出太阳那令人目眩和干燥的力量。或者，我可以在精神狂热敏捷鳄鱼的颞部中遇到它的黑暗面。或者，我可以在“在令人恼怒的沙漠中咆哮”的狮子身上（华莱士·史

蒂文斯)目睹其高贵。

菲奇诺-摩尔对占星术的重新想象使其至高心理化,声称黄道十二宫为灵魂的戏台、旋转往返的记忆宫殿、行星想象劳作的炼金容器,以及心灵之苦的承载——其心理性不仅在内向、内省的意义上。心灵作为世界灵魂,根据菲奇诺并遵循柏拉图,散布在万物之中;每样事物都展现灵魂的内蕴与深度。行星在内部镜射其隐喻。它们也是具有品格、生理特征、言语与行动方式的人物,在彼此之间形成复杂的关系。因此心理学为灵魂找到了宇宙论。众神在天体中有其身体,但在神话和感知世界的现象质地中,心理上有其身体。菲奇诺的心理学是一种会想象每样事物内的神性、每个事件中上帝的心理学。

第四个这本书重要的原因是,它削弱了心理学理论的解释性冲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回我们的生活世界,呼唤美学的参与——也就是感受、想象的内心。将近一百年的精神分析似乎还没有唤醒这颗心;实际上,精神分析似乎与集体审美减弱这种敏感性的倾向串通一气,这是对我们所居环境的实际品质的开放性。心理治疗需要将患者重新定位于心灵内部,而不是假设心灵被塞在患者内部。我们在心灵内,而不是心灵在我们内,正如荣格常常指出的那样。

菲奇诺关于协调、安排、模仿、奉献、调节和调谐的思想都基于对原型模式的品质与特征的认识。对菲奇诺来说,人的气质——人的音乐——是"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使所有具体的经验像泛音一样共鸣,由行星音调代表的可能性的基本八度音"。心理治疗会是音乐性的,因为"人会调节和调谐行星的音调中心,使每一个都在生活表面事件中嗡鸣"。

摩尔用精妙的炼金术智慧,将菲奇诺的天体音乐学转化为与我们时代相关的音乐心理治疗,这是令人欣喜的。随着摩尔,我们对菲奇诺当代实践意义的理解比前一代先驱工作在灵魂深处的共鸣更为深入。这是我们的菲奇诺!

本书的最后一章"调和的生活",是一首精美的颂歌,颂赞菲奇诺心理学的本质美学特性。回到古老的和谐观念(基于调好的音程,不论协和还是不协和),通常归于毕达哥拉斯,摩尔唤醒了我在"菲奇诺"原型心理学与心理治疗实践中感受到的俄耳甫斯的原型临在。因为"菲奇诺的著作不是,如所假设的那样,哲学,而是原型心理学"。这个心理学,像给众多众神的俄耳甫斯赞歌一样,是多调式的、多神的。心理敏感性通过调谐到心灵的众多力量、行星及其在物质世界中的泛音而获得。"在多神心理学中,就没有最终的观点,没有任何事物的单一理由,治疗中没有结束,没有达成的目标。虽然对一个衰老的自我来说接纳这样的持续变化最困难,但一个想象的自我既在其中发现逻辑的多样也发现美"(第207页)。

这部杰出的菲奇诺占星心理学的重现，以安杰洛·德·古贝纳蒂斯恰当的意象结束——深蓝色的苍穹用千只璀璨的眼睛闪烁：一只宇宙孔雀以所有眼睛装饰的羽毛的光彩。孔雀尾（Cauda pavonis）作为每次文艺复兴永恒初春，一道彩虹提醒我们内在的复数性与我们天界的根源。

在我的书库中，这个卷册取其正当位置，置于荣格之后原型心理学的其他经典著作之旁：詹姆斯·希尔曼的《重新审视心理学》；大卫·米勒的《新多神论》；帕特丽夏·贝瑞的《回声的微妙身体》和玛丽·沃特金斯的《清醒梦想》。

诺埃尔·科布伦敦，1989年1月14日

— 10 —

### 《行星之内》

原型地辨识普罗提诺回归观念背后的神话人物。由此，我们来到了伟大想象力盛宴的心脏——我们所谓的“文艺复兴”。而且，异教众神在文艺复兴的重新出现获得了完全全新且迫切的意义。不仅我们被赋予关于我们文化在古希腊根源中的视野，而且我们被赋予关于我们在原型世界（mundus archetypalis）根源中的视野。在一个统治意识的结构似乎对塑造我们生活的字面现实的原型力量完全无知的时代，这部著作是真正的天赐。或许现在，一位杰出的文艺复兴意大利研究权威欧仁尼奥·加林看似武断的宣称会开始有道理——“在菲奇诺之后，就没有著述，没有思想，在其中人们找不到他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痕迹”。

因此，第三个这本书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它最终为占星术给予了它应得的居所：一座由列奥纳多设计、由波提切利装饰、由洛伦佐家族摆设、充满菲奇诺竖琴活音的宫殿。占星术太久以来一直无家可归，在算命帐篷的廉价预言中感到不适，或在神智学巴洛克风茶室中日渐衰弱；被报纸星座栏的陈腐汉堡病倒，或被无名的占星计算机公司的机械旋律所奴役。

通过将灵魂而非预言置于占星术的中心，菲奇诺如摩尔所阐明的，创造了一种视角，将行星视为神圣的射线而非占卜的对象。这既是一种想象的位置也是体验的一个维度。“在菲奇诺的想象中，心灵被描绘为行星的一个圆周，所有行星同时对灵魂的音乐做出贡献”（第189页）。任务既不是智胜众星，也不是简单地遭受它们的“意外”干涉。不是赎罪，而是调谐。认识你自己变成：“认识众星！”占星术作为一种与天体调和一致地生活的方式。

通过区分特定行星射线的特有品质，菲奇诺建立了一种原型现象学。整个世界都充盈着灵魂，每一个特定的事物都显示出原型的光辉，它自己独特的面孔：石榴、葡萄、海星、蟒蛇、雨云、玫瑰、翡翠、橡树、瀑布、斑马、兰花、地震、木瓜、海豚和长颈鹿。无论是什么，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原型的家园：土星、火星、木星、金星、水星、太阳星或月亮星。此外，我欣然地发现太阳姜的药热以及太阳硫磺的辛辣燃烧激情。琥珀、蜂蜜、肉桂、黄金和

番红花——所有这些都向我传授太阳本性的其他秘密。我还可以在超理性的科学散文的眼花缭乱的抽象中认出太阳那令人目眩和干燥的力量。或者，我可以在精神狂热的敏捷鳄鱼的颞部遇到它的黑暗面。或者，我可以在“在令人恼怒的沙漠中咆哮”的狮子身上（华莱士·史蒂文斯）目睹其高贵。

菲奇诺-摩尔对占星术的重新想象使其至高地心理化，声称黄道十二宫为灵魂的戏台、旋转往返的记忆宫殿、行星想象劳作的炼金容器，以及心灵之苦的承载——其心理性不仅在内向、内省的意义。心灵作为世界灵魂，根据菲奇诺并遵循柏拉图，散布在万物之中；每样事物都展现灵魂的内蕴与深度。行星在内部镜射其隐喻。它们也是具有品格、生理特征、言语与行动方式的人物，在彼此之间形成复杂的关系。因此心理学为灵魂找到了宇宙论。众神在天体中有其身体，但在神话和感知世界的现象质地中，心理上有其身体。菲奇诺的心理学是一种会想象每样事物内的神性、每个事件中上帝的心理学。

第四个这本书重要的原因是，它削弱了心理学理论的解释性冲动，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回我们的生活世界，呼唤美学的参与——也就是，感受、想象的内心。将近一百年的精神分析似乎还没有唤醒这个心；实际上，精神分析似乎与集体的审美减弱这种敏感性的倾向串通一气，这是对我们所居环境的实际品质的开放。心理治疗需要将患者重新定位于心灵内，而不是假设心灵被塞在患者内。我们在心灵内，而不是心灵在我们内，正如荣格常常指出的那样。

菲奇诺关于协调、安排、模仿、奉献、调节和调谐的思想都基于对原型模式的品质与特征的认识。对菲奇诺来说，人的气质——人的音乐——是“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使所有具体的经验像泛音一样共鸣，由行星音调代表的可能性基本八度音”。心理治疗会是音乐性的，因为“人会调节和调谐行星的音调中心，使每一个都在生活表面事件中嗡鸣”。

用精细炼金术之智，摩尔将菲奇诺的天体音乐学转化为与我们时代相关的音乐心理治疗，这是令人欣喜的观察。随着摩尔，我们对菲奇诺当代实践意义的理解比前一代先驱工作在灵魂深处的共鸣更深。这是我们的菲奇诺！

本书的最后一章“调和的生活”，是一首精美的颂歌，颂赞菲奇诺心理学的本质美学特性。回到古老的和谐观念（基于调好的音程，不论协和还是不协和），通常归于毕达哥拉斯，摩尔唤醒了我在“菲奇诺”原型心理学与心理治疗实践中感受到的俄耳甫斯的原型临在。因为“菲奇诺的著作不是，如所假设的那样，哲学，而是原型心理学”。这个心理学，像给众多众神的俄耳甫斯赞歌一样，是多调式的、多神的。心理敏感性通过调谐到心灵的众多力量、行星及其在物质世界中的泛音而获得。“在多神心理学中，就没有最终的观点，没有任何事物的单一理由，治疗中没有结束，没有达成的目标。虽然对一个衰老的自我来说接纳这样的持续变

化最困难，但一个想象的自我既在其中发现逻辑的多样也发现美"（第207页）。

这部杰出的菲奇诺占星心理学的重现，以安杰洛·德·古贝纳蒂斯恰当的意象结束——深蓝色的苍穹用千只璀璨的眼睛闪烁：一只宇宙孔雀以所有眼睛装饰的羽毛的光彩。孔雀尾（Cauda pavonis）作为每次文艺复兴永恒初春，一道彩虹提醒我们内在的复数性与我们天界的根源。

在我的书库中这个卷册取其正当位置，置于荣格之后原型心理学的其他经典著作之旁：詹姆斯·希尔曼的《重新审视心理学》；大卫·米勒的《新多神论》；帕特丽夏·贝瑞的《回声的微妙身体》和玛丽·沃特金斯的《清醒梦想》。

诺埃尔·科布伦敦，1989年1月14日

— 11 —

## 序言

"星辰是什么？"一个肖恩·奥凯西笔下的人物问道，发现宇宙的边缘离他最远的地方是他自身神秘的中心。随着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人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我们可以对行星提出关于本质的同样问题，深知我们的真实关切不在于那些天体的物理构成，而在于我们自身主观经验的谜团。然而两者——行星与人——进行着一场辩证的戏剧，一种反射的舞蹈，在这种舞蹈中一方不能没有另一方而存在。所以，在本书标题中使用"之内"这个词，只是将其与物理学研究区分开来的一种方式。

文艺复兴占星术中以及这一现代心理学表述中的行星并不是"之内"，好像它们仅仅是人格特质的象征：火星代表愤怒，金星代表性欲。它们是"在那里"，因为正是在那里——在事物中、在关系中——我们才找到我们的灵魂。行星也不是之内，好像我们包含它们，好像它们是我们自身主观性的一个下位类别。它们也包含我们；因为我们发现自己的意识与意志浸没在思想与感情的模式中，这些模式由行星的名字所为人知，而这些模式是我们既没有造就也无力消除的。"星辰是什么"不过是一个常数邀请，邀请我们扩展想象力的边界，使主观经验去个人化，变得调适于一个世界灵魂（Anima Mundi）——在其"之内"行星在旋转。

如果这本书摆在读者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安置行星，第二个问题就是处理史学的幻象。因为这项研究的主人公菲奇诺正好五百年前发表了他的相关著述，沉溺于阅读他的思想中的历史幻想将是诱人的。其实，当我最初在锡拉库斯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安静角落读菲奇诺时，我把他想象成一件有趣的传家宝，就像一件古董家具，其形状与材料立刻令人愉快，但其功能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在我的思想中，菲奇诺已从历史的软木板上脱脚。没有必要陷

入那种习惯性思维，这种思维将过去的人物变成要被插入我们系统化的历史好奇心的槽位中的标签。有可能意识到历史时间的以太是多么稀薄，以及它作为思想与想象的导体是多么辉煌，让菲奇诺直接对我们的现代日常关切说话。这部书并不打算历史地定位菲奇诺；它将他视为一位有关现代心灵的话要说的活跃的心理学家。

在许多方面，这部书力求忠实于菲奇诺自己的风格。比如说，尽管他是一位颇有影响力、广泛出版的知识分子，但他除了在柏拉图的意义外，不是学院派。这部书也不如它可能那么学术风格；相反，如菲奇诺对他自己的著作所说，它是一个充满实验与补救的实验室。同样，如菲奇诺的主要任务是以翻译与评论来传达被忽视的传统，这反过来也是菲奇诺自己的一种诠释性复兴。最后，因为对灵魂的理论和实践关注是菲奇诺工作的中心，他或许首先被看作一位心理学家；尽管本书的一些部分看起来像历史、艺术评论和动物学，但通篇而言它是关于人类经验的心理学研究。

尽管我是偶然发现菲奇诺的——也就是说，通过水星——但我没有在没有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的帮助下理解他的语言或让这个评论付印。指出正确道路并提出微妙建议的赫尔墨斯向导是大卫·米勒。锡拉库斯大学的其他向导有斯坦利·霍珀、休斯顿·史密斯、詹姆斯·威格斯和理查德·皮尔逊。我也很感谢唐纳德·沃瑞耶尔和艾伦·多诺万的道义支持，以及他们帮助从格拉斯波罗州立学院获得的微薄拨款。我特别感谢詹姆斯·希尔曼，他的著作是开启通往菲奇诺之路和通往心理学本身之路的水星之杖，他的友谊和支持引导这部书付印。我也想感谢龙尼·克利弗、约翰·劳登和巴克内尔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欣赏了这种特异的历史与心理学方法的价值。

手稿在查尔斯·博尔对菲奇诺《生命三书》的翻译出现之前完成；因此，除非另有说明，翻译都是我的。但我热情推荐博尔翻译的准确性和风格，以及其有益的词汇表。

— 12 —

需要一种某种程度的赫尔墨斯疯狂来看到行星的灵魂，因此正是到我狂帽子般的朋友那里我欠下最大的债务。

— 13 —

### 引言：灵魂的复兴

夜空始终是奇迹的源头。它那深沉的黑色空间悬停在我们之上，作为充盈自然的神秘的持续提醒，而其灿烂的饰物——众星与行星，特别是太阳与月亮——滋养着对其他形式生命的深切好奇。某些夜晚，天空充满星辰，而在其他时候，黑暗毫不保留。低垂的云可能在我们与那深沉的黑暗之间投下雾蒙蒙的屏障；但当我们能看到天空，如果我们研究过它的模式，它在夜晚就像一张熟悉的脸一样翻转出来。我们要么可以通过其模式来认出这片天空，要

么相反地，了解其习性，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并确立我们自身的位置。

如果这一切对于我们用眼睛在夜晚看到的天空是真实的，那么对于一个我们可以用内眼看到的黑暗宇宙也是真实的。在那另一个宇宙中，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内部的黑暗之中，其中包含过去的所有记忆和未来的所有幻想。就像夜空一样，那深沉的内部空间充满神秘；然而其黑暗与距离同样被模式、光点与可认出的人物所斑驳。它可以变得熟悉，就像一张脸，从它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位置。

似乎我们站在两个无限广大的宇宙之间：仍然谨慎地保护其许多秘密的外部宇宙，以及心灵的内部小宇宙，同样占有其秘密。

当然，这些概念根本不是原创的，因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看夜空就如同看镜子一样。辨识在内部感到的光与运动模式为行星与星辰，他们构建了一个心灵的占星图像。只有随着天文学科学的到来，随着其技术与数学，天空才真正开始从我们最亲密的把握中退却。最终，当通过电视的全知之眼我们都可以看到月球的尘埃、人类脚步的印记（当然穿着得体），以及后来在曾是一个灵魂、一位神、一位天体统治者或执政官身体上挥杆的高尔夫球杆时，与行星的深刻联系被割断了。现在它们是科学迷恋的对象，这并非没有其自身的惊奇与冒险之感，但它们已失去了镜射深层自我、作为我们在深处感到的广阔空间与有规律运动的优雅隐喻的力量。在我们的时代，夜空有一种不同的着迷，一种更字面的关切。我们想知道穿越那些距离，担忧当我们去旅行时我们注定要遇见的生物。我们犹豫去猜测，相对于我们自身宇宙、物理与甚至道德信仰，其他世界以及特别是其他民族的意义。

但是，如果这从占星意识到天文意识的意识转变在某种程度上硬化了我们对夜空的颤栗，它对我们通常称为内部的那个空间造成了更广泛的伤害。那些曾经被辨识为影响我们灵魂的众神与精灵的运动的模式，现在变成本能、驱力、无意识倾向、条件反射、习得行为与中情联系的情结。虽然我们当然在远离迷信与无知的迁移中获益，我们也蒙受了损失。而曾经广大的宇宙恰当地镜射了人类意识的深度与广大程度，现在许多我们的“心理医生”——一个也许恰当的术语——还原主义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真的不过是电流与突触的复杂动力学。主观经验，他们说，是那个奇妙的计算机——人脑——的一种附带现象。辉煌的行星已被电火花交换。或者，也许灵魂是童年经历的展开，核心家庭在症状与问题的蘑菇云中爆炸。与其承认，如过去年代的聪慧人那样，内部有比我们自己更大、超人的、自我意志的与不可抗拒的运动，我们承担了一切。之前一个人可能会承认金星或土星的冲击并在某种谦逊中试图处理压倒性的局势，而今天我们寻找一个药丸来静止一个心情或“心理问题”的不方便的刺痛。或者，我们变得膨胀。而前水星或缪斯可能会用一个新想法或新创造来启发一个人，而今天我们说个人的天才好像它是他个人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他头发的颜色。我们已经

将心灵的小宇宙塞进一个试管中，用自我与科学理性塞住它。

我不会提议回到古代的旧方式。我们现在有关于宇宙的新信息，以及对宇宙内宇宙本性的一些新洞察。但是，有着感受到纯粹客观科学世界观日益增长的不毛与无灵气，难道我们不能以新眼光回到古代吗？难道我们不能避免迷信与字面主义而仍然收回被失去的古代敏感性的什么东西吗？难道一个充满——不是确切的词——精灵与神灵的宇宙对人类来说不比一个客观的无生命的世界更合适吗？令人好奇的是，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代，一个因其人文主义而受到赞颂的年代，也同时是古典神灵重生的时代。众神与人类携手并进。拿走众神，去人类化就出现了。

所有这些是说，大宇宙可被允许与小宇宙有一些相互作用，这牵涉到对人类想象力的高度估价；因为只有在想象中，众神与他们的星空才能在没有时代错误的字面主义的情况下重生。已经占据意识的纯粹物理主义的宇宙观，在对那些声称信仰地心宇宙的群体的嘲笑的自发反应中是明显的。从一个观点来看，这样的信念似乎接近精神病态，这样与现代观点的接触是多么割离。但从另一个观点，这些非哥白尼主义者坚持一个宝贵的实现：对大多数人类目的而言，我们所站的地面是宇宙的中心。人类存在于其自身意识的中心，在那里向心想象力与另一种方式冷的客观世界进行人类接触。

如果一个要同时肯定地心敏感性和哥白尼宇宙论，就需要多个观点，而给心理学中的占星象征性的地位可能需要同样灵活的视角。但这将不是一个根本上全新的视野；因为，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人的心理学中，心灵被理解为宇宙的小宇宙映射。许多那些装点文艺复兴别墅与教堂的众神及其神话的美丽画作原本服务于一个占星-心理的目的。每一时期都有其心灵说话的代言人。甚至启蒙时代，那个男人们窃取行星的光线并将其字面地打在他们显微镜上、比喻地打在他们推理上的时代，也在威廉·布莱克中有其挑战者：“虎虎，燃烧的光”，

— 14 —

在“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因其人文主义而受赞颂的年代，也同时是古典众神重生的时代。众神与人类携手。拿走众神，去人类化就会出现。

所有这些想说的是，大宇宙可被允许与小宇宙有一些相互作用，这涉及对人类想象力的高度评价；因为只有在想象中，众神与他们的星空才能在没有时代错误的字面主义下重生。已经占据意识的纯粹物理主义宇宙观，在对那些声称信仰地心宇宙的群体的自发嘲笑中显而易见。从一个观点看，这样的信念似乎接近精神病态，离现代观点这般遥远。但从另一个观点，这些非哥白尼主义者坚持一个宝贵的领悟：对大多数人类目的而言，我们所站的地面是宇宙的中心。人的存在处于其自身意识的中心，在那里向心想象力与以其他方式冷漠的客观

世界进行人类接触。

若要同时肯定地心敏感性和哥白尼宇宙论，需要多重观点，而将占星象征性置于心理学中可能需要同样灵活的视角。但这不会是根本全新的视野；因为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人的心理学中，心灵被理解为宇宙的小宇宙映射。许多那些装点文艺复兴别墅与教堂的众神及其神话的美丽绘画，原本服务于占星-心理的目的。每个时期都有其心灵说话的代言人。甚至启蒙时代，那个男人们窃取行星的光线并将其字面地投在他们的显微镜上、比喻地投在他们的推理上的时代，也在威廉·布莱克中有其挑战者：“虎虎，燃烧的光”，在夜晚的森林中。他把生活的光带回了其黑暗的住处。对想象力与心灵敏感的布莱克知道，为了看到众星，必须有黑暗；实际上，黑暗越深越好。我们的心理学也需要光与黑暗，以此才能包容人类在地球上日夜的全部范围。

### 古代心理学

人们会不时地抱怨二十世纪在崇尚青年的方面疯狂。衰老是令人尴尬的，是用粉末和拉皮术掩盖的东西。但有一种极其微妙且隐蔽的智力青年近视，触及这部书的问题。被科学与技术的创造与进步所欣喜，我们这些文化年轻成人倾向于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在太阳下不是新的。甚至心理学学生也表现出这种短视的思维，这对年轻人典型，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踏上地球的，第一个做这个和感受那个的。这些心理学学生显然被现代工具与行话、研究的硬度和数值提供的确定性所吸引。诚然，五十分钟的时段、五十美元的会期、鸡尾酒会语汇的复杂体与神经症、统计数据与代数公式的堆积、有序且系统的脱敏邪恶消除行为改变程序，更不用说脑叶白质切割与电休克疗法——这些是我们世纪骄傲的成就。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心理学本身是幼稚的。也许一位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会自豪地说他已经将心理学的历史追溯回十九世纪，这可能与一个共同的现代偏见有关。在我们的世界中，科学等同于知识。当一个陈述是科学的时候，它是真实的。当它被编目、量化、重复、编程和出版时，一个理论或假设就被认为是真实的。其他种类的学习，如自由艺术，享受永恒真理的祝福，但那种不是很可靠。然而，一旦人们愿意超越实证科学方法来寻求知识，一个人就会发现心理学不是开始于十九世纪，而只是暂时地衰弱。

实际上，在我们极不科学的宗教、神话、哲学、艺术和文学遗产中，有大量的心理洞察与创意思维。在古老的来源中，这些领域不是以一种会让我们划分心思的方式分类的，但信息仍在那里。事实上，心理现实的真正复杂性正是在那些分类混乱的来源中得以反映。

本书的焦点是文艺复兴意大利最灵魂中心——心理——运动之一，一个在十五世纪聚集的各种天才个体的群体。他们对内部世界的探索，他们绘制并精心调查内部生活的方法，不

像他们那时敢冒的哥伦布那样受到称赞，他们漂流到远方的未知地区。但这些人可能发现了内部岛屿、陆地和渠道，这会使我们今天更好地了解我们在哪里，我们来自哪里，以及朝着肥沃地点和未探索领地的正确路线。

这些心理导航者，“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者”，是被柏拉图精神吸引的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和神学家的乐队。他们特立独行的领导者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在他们的柏拉图研究中引导他们，但他的兴趣广泛而深远。在一切中，从哲学到医学，他教导他们在灵魂之光中看到所有的事物。在我们今天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说菲奇诺坚持并教导一种心理态度应该贯穿我们所有的研究与思想。菲奇诺不仅以他的思想影响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他还开发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心理治疗实践。正如我们将在某些细节中看到的那样，他教导他的患者和追随者深刻而恒常地想象。事实上，很清楚菲奇诺认为一个人处于良好的心理状况，只要他或她享受一个充分滋养和实践的想象力。

对意象的认真关注与对其微妙特征的知识构成了菲奇诺心理治疗的基础。

本书中我提议做的是向后退一步，回到那些奇怪的佛罗伦萨学院的时日，特别是到菲奇诺的一些相当不寻常的秘传著作。这是一个弗洛伊德分析师所谓的“服务于自我的回归”。希望这次撤退会扩展并深化我们对心理学的认识，并作为我们狭隘心理态度的进修课程。但这样的历史上的向后一步并非没有一些问题。首先，菲奇诺为内部生活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他的术语不像我们的那么抽象和机械。与其将爱与愤怒称为心灵的简单循环运动，如血浆或肾上腺素的喷射，他暗指金星、火星和其他行星神灵的领域与力量。他看到我们的困难与成功的源头，不在本能和条件反射，而在由众神与女神代表的更深层因素。

我们如何理解对希腊与罗马众神的这些提及呢？或者，我们如何解释他古怪的，有时完全疯狂的补救措施呢？例如，他建议一个缺乏木星精神的人在他的饮食中加入薄荷。这是传说、民间传说、早熟药理学，还是纯粹隐喻？菲奇诺心理学家的结束在哪里，医生或神学家或魔法师或占星家开始？我们如何区分心理学的关切与那种宗教的奇怪事物——众神之事？

两种策略显然会无效。我们可以逐字地理解菲奇诺，吃薄荷和他建议的其他不寻常的东西——崇拜众神，进行占星术的认真实践，等等。或者，我们可以将他的理论与治疗建议翻译成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与实践。当他提到火星时，我们可以替换愤怒，等等。但这两种方法都不行；因为菲奇诺的怪异补救措施中有比我们所知的心理学更多的东西，它也不都是迷信。字面主义只会把我们引入神秘江湖骗术，而将菲奇诺转译为某种现代系统，使他成为斯金纳、弗洛伊德或荣格，会减少并理性化他基本上是生命心理学的超理性评估。将菲奇诺的心理制成精神分析的一个品牌，会相当于砍断他在想象力世界中的立足点，将他放在科学理性主义的现代普罗克鲁斯提斯之床上。

## 菲奇诺心理学的现代阅读

将菲奇诺的洞察向前进入二十世纪可能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我们的第一个向导是菲奇诺自己根本的工具——想象力。菲奇诺的心理学用意象而不是逻辑、线性的陈述来表达。所以我们可能会把这些意象看作我们会处理的其他意象，比如我们在文学、艺术、诗歌，甚至梦中发现的意象。虽然陌生，菲奇诺的意象不是完全陌生于我们的历史或艺术。他不断提及的古典神灵贯穿几个世纪出现在艺术、戏剧和文学中。它们的特征，这些众神统治的自然的各种深凹陷，它们所拟人化的心灵的深层中心——所有这些都已被诗人和艺术家描绘过。甚至菲奇诺将各种神灵与各种倾向关联的古怪药物、宝石和动物，都已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宝石学和动物学中分类和阐述。麻烦在于我们通常不以心理方式阅读这类书籍。正如我们对待艺术一样，我们将它们看作好奇心或娱乐或奖学金对象。但这些意象——珍贵的石头与真实的和想象的野兽——就像我们梦想的人物一样。它们由心灵塑造，因此揭示了它们的制造者的某些东西。就像梦想意象一样，它们需要敏感的、谦逊的想象游戏，以便它们的意义可能浮现。

除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力自由地（尽管认真地）与菲奇诺的意象一起玩耍，我们幸运地有指南：荣格与詹姆斯·希尔曼。这些专门从事心理与象征问题的人不会被声称为权威那样，而是范例。他们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深入意象而不扼杀它们，没有给它们一个点金石触碰，将它们变成我们最喜欢的金色理论。

当我最初读荣格时，特别是后来当我读他更多的正统追随者时，我强烈拒绝在文学和艺术中寻找“荣格”概念，如“阿尼玛”和“阴影”的方法。它似乎柔软而优雅地还原主义。但当我仔细而广泛地读荣格时，我在他身上发现了对意象完整性的真正关切。荣格将意象的光芒弯向个人经验、感觉和思想，但与许多从事意象的心理学家不同，他不将意象还原到个人级别。火星永远比人类愤怒更多，金星无限地大于人类的爱。他知道解释意象就是简单地寻找相似的其他意象，期望在相似性中找到更深的理解与洞察。在他自己的手中，他最喜欢的术语——阴影、阿尼玛、聪慧的老人、大母亲——只是有益的工具，是通过并进入代代相传的传统词语和图像的比喻。面对任何神秘的意象，我们要么可能沉默不语且不受影响，我们可能会切割和打击意象，以使其符合我们熟悉的思维模式，或者我们可能以艺术家的眼睛精细地比较、搜索和探查，逗弄一些意义。荣格对艺术的伟大贡献，特别是对宗教，是展示传统的意象不必保持无生气、不透明的物质堆块。随着想象力，我们可以生动地呈现它们，通过比较并用与我们现代视角相应的隐喻来重新表述它们，使其更加透明。

如果在荣格那里有一个建议，心理学与个人生活有关，比普通人通常想象的要多，那么在希尔曼的著作中，这个建议被重复、放大和强调。希尔曼强调灵魂，想把心灵带回心理学

。他走自己的路，但像荣格一样，希尔曼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深度。对希尔曼而言，意象是无底的，让其意义渗入我们皮肤的方式是潜入其中。希尔曼也强调心理体验中的病理流，远离过紧、过乐观、过片面的规范理想，作为心理生活进行方式的反映。他也选择了多神的而不是一神的对世界的观点。有许多合法的观点对体验，他建议，只有当一个占据支配地位时，才会对心灵的损害。

希尔曼对灵魂的关切与他的多神立场，将他与菲奇诺并肩地放在一起。事实上，当我读过这两个时，我有一种幽幻的感觉，一种神秘的对话在跨越几个世纪的范围内进行。我也已经将这部书设想为一种对话，菲奇诺的简洁言论与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些言论提供生活和语境的建议之间的恒定运动。这部书不是打算作为菲奇诺文本的运行评论，也不是历史或哲学分析。它是努力探索与展现菲奇诺著作中选定意象的意义。它旨在成为一种深度心理学——对意象的探索，具有明确的心理态度在其背后。我不打算在比较菲奇诺的言词与其他历史概念或好奇心停止。我在问他的奇怪哲学与补救措施对今天的心灵有什么看法。

## 众星

认真学习菲奇诺是将自己置于相当非常的陪伴中。虽然菲奇诺的著作不为人所知——只有一些被翻译成英文——历史上他影响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家与哲学家。例如，我们可以从他的新柏拉图幻想直接追溯到波提切利绘画。他也影响了吉尔达诺·布鲁诺，那个关于多元世界与外星文明理论化、虔诚地研究埃及宗教的非凡哲学家，发现他自己被监禁、折磨和宗教法庭处死。布鲁诺是菲奇诺秘传著作的狂热学生。另一位熟悉菲奇诺著作的杰出哲学家是罗伯特·弗拉德。弗拉德，像菲奇诺一样，将他的推测植在音乐意象中，并以其他方式试图绘制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相互作用。像菲奇诺一样，弗拉德作为魔法师、占星家、哲学音乐家和医生而为人所知。

现在，跟随希尔曼的领导，我建议我们让非凡的菲奇诺影响我们对心理学的观点。具体而言，我对同一文本感兴趣，它魅了弗拉德和布鲁诺，一部三卷的著作，名为《生命三书》。这三本书是关于生活与健康的，物理和心理。它们充满关于健康生活的建议和对某些不建议的实践的警告。第三卷对其自然魔法、占星术和音乐象征特别有趣。正是这卷《天界生命论》——生活应该如何按照天体而安排——作为这部书的主要源泉和刺激。由于标题很长，而且由于菲奇诺著作中的“天体”主要指行星，我将简单地称这部作品为《行星》。

标题本身预示了菲奇诺对心理学的一些洞察，这些洞察主要通过著作本身的秘传意象来发展。例如，“安排”这个词既暗示心灵的复数性——你必须有许多部分才能进行安排——也暗示关于心理健康的音乐观念，一个菲奇诺相当巧妙地在《行星》中发展的观念。此外，行星带着众神与女神的名字。这些，菲奇诺建议，可以为了这个人的良好健康而安排。一个健

康的生活是一个音乐的生活——一个奇怪的建议，要求一个好的解释。

但好的解释不会解释掉一切。它不会界定，在设置限制的字面意义中；相反，它扩展限制并加深对材料的熟悉。我们的工作继续想象，拉近意象的难以捉摸的核心。菲奇诺的小书就像一个梦想，它要求熟悉与不断增长的亲密性，以便其秘密的气氛与光环可以被感知。

菲奇诺的小书为我们提供了机会，以新的方式看行星，不是夜空的行星，而是内部的行星。他关于灵魂的哲学与他关于健康生活的实际指示，把我们送进对心灵那些黑色空间和偶然的光的深度探索。在检查每个行星之前，我们将仔细查看菲奇诺的一些基本假设，审查构建模块，他创建心灵的占星观点的视野。我们可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到，占星术不仅仅是迷信，不仅仅是时髦的快乐。它也是想象我们内部世界的一种方式，完整的我们的幻觉直觉之飞行与我们痛苦的病理。

— 15 —

## 序言

看透行星的灵魂，需要某种赫尔墨斯式的疯狂。因此，我最大的债务，要归功于那些戴着疯帽的朋友们。

— 16 —

## 导论 灵魂的回归

夜空自古就是奇迹的源头。那黑暗苍茫的天穹悬浮在我们头顶，如同一面永恒的提醒——自然界充满了神秘。而天空的璀璨装饰——众星与行星，尤其是太阳与月亮——唤起人们对其他生命形式的深深好奇。有些夜晚，星辰繁密如织；有些时候，黑暗则纯粹而绝对。低垂的云层也许会在我们与那深沉的暗夜之间投下一层薄幕，然而，当我们能观看星空，而且如果我们曾研究过它的规律，夜空就会呈现得如同一张熟悉的脸庞。我们既可以通过星空的图案来识别它，也可以反过来，通过已知的运行方式来找到自己，确定自己的位置。

这一切对用眼睛观察的外在星空是真实的，对我们可以用内眼观看的内在黑暗宇宙也同样成立。在那个另外的宇宙里，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片内在的黑暗中，里面包含了过去的所有记忆以及对未来的幻想。如同外在的夜空一样，那深邃的内在空间充满神秘；然而它的暗淡与距离之中，也闪烁着图案、灵光，以及可识别的形象。它会变得熟悉，如同一张脸，从中我们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似乎站立在两个无限广阔的宇宙之间：外在世界的宇宙，仍然羞涩地守着许多秘密不肯示人；以及内在心灵世界的微观宇宙，同样对它的奥秘寡言少语。

这些观念当然不是新创的，因为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凝视夜空，如同在看一面镜子。他们把感受到的内心的灯火与流动的图案认作行星与星辰，由此编织了一幅占星术式的心灵肖像。直到天文学作为科学出现，带着它的技术与数学，星空才真正开始从我们最亲密的掌握中远离。最后，当我们透过电视那个全知的眼睛能看到月球的尘埃、人类足印，当然脚步也走得很整齐，以及后来一支高尔夫球杆在曾经是精灵、神祇、天穹的统治者或执政官的躯体上一挥而过，那些与行星的深刻联系就被彻底斩断了。如今，行星成了科学好奇心的对象，这种好奇心本身并无不妥，充满了惊奇与冒险，然而它们已经失去了能够镜映深层自我、充当我们心中深处感受到的浩瀚空间与规律运动的优雅隐喻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夜空带来了不同的吸引力，一种更加字面的关切。我们思索着穿越那些距离，也为出门旅行时会遇见的生灵感到忧虑。我们难以估量，相对于我们的宇宙观、物理学，乃至道德信念，其他世界，尤其是其他民族的出现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但这种意识的转变——从占星术的觉知到天文学的觉知——虽然多少冷却了我们对夜空的兴奋，却对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内在空间造成了更广泛的伤害。那些曾经被认作是神祇与精灵之运动、影响我们灵魂的图案与变化，如今成了本能、驱动力、无意识的倾向、条件反射、习得行为，以及被情感投注的情结。虽然我们确实在远离迷信与无知的过程中获得了某些东西，但我们也蒙受了损失。曾几何时，浩瀚的宇宙恰当地映照着人类意识的深度与广阔，如今许多我们的“心理医生”——这个词可能用得很贴切——却还原论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灵魂其实只是电流与突触的复杂动力学。主观经验，他们说，不过是那台妙不可言的机器——人脑——的副现象。璀璨的行星被换成了电火花。或者，灵魂也许就是童年经历的不断解缠，是核家族在症状与问题的蘑菇云爆炸中瓦解。我们没有承认——如同古代的聪慧人士那样——在心中有着比我们自己更宏大、超人性的、自主的、不可阻挡的运动，反而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过去，当一个人感受到金星或土星的冲击时，会以某种谦卑之心试图应对那压倒性的局面；而今天，我们却寻找一粒药丸来平息那些令人困扰的情绪波动或“心理问题”。或者，我们变得自大。昔日，水星或缪斯也许会以新的观念或新的创作激发人的灵感，但如今我们谈论一个人的天才时，就好像它是他个人身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同他头发的颜色一样。我们已经把心灵的微观宇宙装进了一支试管，用自我与科学理性把它塞上了软木塞。

我不会建议回到古代的老路。我们如今拥有关于宇宙的新信息，以及关于我们心中宇宙本质的某些新洞见。然而，既然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纯粹客观科学观点对世界的日渐贫瘠与无灵之感，难道我们不能用新的眼光回溯古代吗？难道我们不能避免迷信与字面主义，同时恢

复古代感性中已然丧失的东西吗？一个由精灵与诸神所赋予生气——虽然这个词可能不够准确——的宇宙，难道不是比一个客观而死寂的世界更适合人类吗？奇妙的是，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一个因其人文主义而受到赞许的时代，也恰好是古典诸神的重生时期。众神与人类是一体的。带走了众神，非人性化就随之而至。

这一切都是在说，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之间可以有所互动，而这需要对人类想象力的高度评价；因为只有在想象中，众神与他们星辰的天空才能被重生，而不陷于年代错乱的字面主义。

那个已然征服了我们意识的纯粹物理主义宇宙观，从自发的反应中显露无遗：人们对那些如今声称相信地心说宇宙的群体报以嘲笑。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信念似乎接近精神病态，与现代观点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非哥白尼主义者坚守了一个宝贵的认识：对于大多数人的目的而言，我们脚下的土地就是宇宙的中心。人类生命在它自己的意识中处于中心位置，其中，一种向心的想象力使人类能与一个冷漠、客观的世界产生接触。

要同时肯定地心中心感与哥白尼宇宙学，就需要多重的视角，同样，也许需要这种灵活的观点方式，才能在心理学中为占星术的象征留出一席之地。但这并不是一个全然崭新的视野；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人的心理学中，心灵被理解为是宇宙的微观反映。那些装饰着文艺复兴别墅与教堂的众多美丽绘画——描绘诸神及其神话——最初都服务于一种占星心理的目的。每个时代都有为心灵代言的发言人。即便是启蒙运动时代，那个男人们窃取了行星之光、将其字面上投向显微镜、象征性地投向理性的时代，也有威廉·布莱克这样的挑战者出现：“老虎啊，老虎！在夜的森林中炽热地闪烁。”他把生动的光带回了它黑暗的住所。对想象力与心灵有着敏感的认识，布莱克深知，要看到星辰，就必须有黑暗；确实，黑暗越深越好。我们的心理学，也同样需要光与暗，才能包含人在地上所有白昼与夜晚的全部范围。

### 古代心理学

人们偶尔会抱怨二十世纪在对青春的崇拜上已经疯狂。衰老成了令人尴尬的事，得用粉末与拉皮来掩饰。但有一种极其微妙与隐蔽的、源于年轻人智识的近视，它触及了这本书的问题核心。沉醉于科学与技术的创造与进步，我们这些文化上的年轻成年人倾向于认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甚至心理学的学生也表现出这种短视的思维——典型的青少年心态，以为自己是第一个踏上这地球的人，第一个做这个、感受那个的人。这些心理学学生显然被现代仪器与行话、研究的严硬性 with 数值所提供的确定性所迷惑。诚然，五十分钟的小时、五十块钱的疗程、鸡尾酒宴上关于情结与神经症的行话、堆积如山的统计数据与代数公式、有序系统的脱敏厌恶疗法与恶习消除程序，更不用说脑叶切割手术与电痉挛治疗了——这些是我们

世纪的骄傲成就。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心理学本身是幼儿。也许一位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自豪地宣称他已经把心理学的历史追溯到十九世纪这一事实，与其说源于心理学本身，不如说源于一种常见的现代偏见。在我们的世界里，科学就等于知识。当一个陈述是科学性的时，它就是真实的。当它被分类、量化、重复、程序化、出版，一个理论或假说就被认为是真实的。其他类型的学习，比如文科，享受着永恒真理的祝福，但那种真理并不十分可靠。然而，一旦一个人愿意超越实证主义、科学的方法来寻求知识，就会发现心理学并非始于十九世纪，只是暂时衰落了而已。

实际上，在我们的非科学遗产中——宗教、神话、哲学、艺术与文学——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心理学洞见与创造性思想。在远古的资料中，这些领域并未按照能令我们的鸽笼心灵满足的方式加以分类，然而信息就在那里。事实上，心理现实真实的复杂性正好反映在这些组织混乱的资料中。

这本书的中心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个最关乎灵魂——最具心理学性——的运动。在十五世纪，一群各具才华与特色的个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对内在世界的探索，他们为测量内在生命而绘制的地图与巧妙的方法，并未如他们的同代人——那些勇敢的哥伦布们冒险进入遥远而陌生区域——的探索那样受到喝彩。但这些人也许发现了内在的岛屿、陆地与水道，这会让今天的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身在何处、来自何方，以及朝向肥沃之地与未开拓疆域的正确路线。

这些心理学的航海家，“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者”，是一群诗人、哲学家、艺术家与神学家，他们被柏拉图的精神所吸引。他们古怪的领导人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指导他们进行柏拉图研究，但他的兴趣广博深远。在从哲学到医学的每一个领域，他都教会他们在灵魂的光照下看待万物。用今天的语言，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说，菲奇诺主张并倡导一种心理学的态度应该渗透到我们所有的研究与观念中。菲奇诺不仅用他的思想影响了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他还开发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心理治疗实践的东西。如我们将要详细看到的，他教导他的患者和追随者不断深入地进行想象。实际上，很清楚的是，菲奇诺把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他或她是否拥有充分滋养与锻炼的想象力联系在一起。对意象的认真关注以及关于其微妙特征的知识构成了菲奇诺心理治疗的基础。

这本书中我提议要做的是：回溯时光，去往那个奇妙的佛罗伦萨学院时代，特别是菲奇诺那些极其不同寻常的秘传著作。这是弗洛伊德分析师可能会称之为“自我服务的回归”。希望这次历史的后退能够扩展和深化我们对心理学的认识，并作为对我们狭隘心理学态度的一次复习课。但这次向历史倒退并非没有问题。首先，菲奇诺对内在生命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语言。他的术语远不如我们的那样抽象与机械。他不是把爱与愤怒当作心灵的简单循环运动来

提及，如同血浆或肾上腺素的喷射，而是指向金星、火星与其他行星诸神的领域与力量。他把我们的麻烦与成功的根源不归咎于本能与条件反应，而是更深的因素——由诸神与女神所代表的因素。

我们该如何看待对希腊与罗马诸神的这些言及呢？或者，我们该如何解释他那些古怪的、有时甚至完全疯狂的疗法建议呢？例如，他建议一个缺乏木星精神的人在饮食中加入薄荷。这是传奇、民间传说、早期药理学，还是纯粹的隐喻呢？菲奇诺作为心理学家在哪里结束，作为医生、神学家、魔法师或占星家在哪里开始呢？我们如何区分心理学的关切与那个奇特的诸神之事、宗教的关切呢？

显然有两种策略会毫无效果。我们可以字面地理解菲奇诺，吃薄荷，做他建议的其他不寻常的事情——崇拜诸神，认真实践占星术等等。或者，我们可以把他的理论与治疗建议翻译成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与实践。当他提到火星时，我们可以用愤怒来替代，等等。但这两种方式都不行；因为菲奇诺那些离奇的疗法中有的超越了我们所知的心理学，而且也不全是迷信。字面主义只会把我们引向神秘学的江湖骗术，把他翻译成某个现代系统——把菲奇诺变成斯金纳、弗洛伊德或荣格，会把本质上是对心灵生活的超理性评估归约与理性化了。把菲奇诺的心理学变成一种精神分析的品种，相当于割断他在想象力世界中的立足点，把他放在现代科学理性的普罗克拉斯蒂斯之床上。

#### 菲奇诺心理学的现代解读

把菲奇诺的洞见向前推进到二十世纪可能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我们的首要指南就是菲奇诺自己的基本工具——想象力。菲奇诺的心理学是用意象而非逻辑、线性的陈述来表达的。因此，我们可以像对待其他的意象一样对待这些意象，例如我们在文学、艺术、诗歌，甚至梦境中所发现的意象。虽然它们很奇异，菲奇诺的意象对于我们的历史或艺术并非完全陌生。古典诸神在他的著作中不断出现，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也一直显现在艺术、戏剧与文学之中。这些神祇的特征、他们统治的自然的多样空隙、他们所代表的心灵的深层中心——所有这些都曾被诗人和艺术家描绘过。甚至菲奇诺与各种诸神相关联的古怪药物、宝石与动物，以及因此与心灵的各种倾向相关联的东西，也都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宝石志与动物志中被分类与阐发了。问题在于我们通常不能以心理学的方式来读这些书籍。就像我们对待艺术一样，我们把它们视为奇思妙想、娱乐或学术研究的对象。但这些意象——贵重的宝石与真实存在或想象出来的野兽——如同我们梦境中的形象。它们是由心灵塑造出来的，因此揭示了它们创造者的某些东西。如同梦的意象，它们需要敏感而谦卑的想象力游戏，这样它们的意义才能展现出来。

除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力自由地、但也认真地与菲奇诺的意象相互作用之外，我们幸运地还有向导：C·G·荣格和詹姆斯·希尔曼。这些心理学与象征主义事务的专家不会被声称权威，倒不如说是范例。他们的著作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深入意象而不掐死它，不给它一个点石成金的触碰，把它变成我们最喜爱的黄金理论。

当我第一次读荣格时，尤其是之后当我读到那些更正统的追随者的著作时，我激烈地拒绝了在文学与艺术中寻找“荣格派”概念如“阿尼玛”与“阴影”的做法。这似乎软软地、优雅地还原论化了。但当我更仔细地、更广泛地读荣格时，我在他身上发现了对意象完整性的真诚关切。荣格把一个意象的光晕弯向个人经验、感受与思想，但不像许多处理意象的心理学家那样，他不把意象还原为个人层面。火星远不止是人的愤怒，金星远远大于人的爱。他知道解释意象就是简单地寻找相似的其他意象，期望在相似性中找到更深的理解与洞见。在他自己手中，他偏爱的术语——阴影、阿尼玛、智慧老人、伟大母亲——只是有用的工具，是看透与看进由几个世纪传给我们的传统词汇与图像的隐喻。面对任何神秘的意象，我们要么保持沉默而无动于衷，要么砍杀与击打这个意象以使它符合我们熟悉的思想模式，要么我们可以以艺术家的眼光精微地比较、搜索与探查，诱引出某种意义。荣格对艺术的一个伟大贡献，特别是对宗教的贡献，是演示传统的意象无需保持为无生命、不透明的物质块。通过想象力，我们可以给它们注入生命，通过比较和用符合我们现代视角的隐喻来重述它们，使之更加透明。

如果说在荣格那里有这样的暗示——心理学涉及的不止是个人生活，它比普通人通常想象的要更多——那么在希尔曼的著作中，这个暗示被重复、放大与强调了。希尔曼强调灵魂，想要把心灵带回心理学。他走了自己的路，然而如同荣格一样，希尔曼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深度。对希尔曼来说，一个意象是无底的，让其意义渗进我们皮肤的方式就是潜入它。希尔曼也强调心理经验中的病理流，转向规范理想——这些理想太严苛、太乐观、太片面，不足以反映心理生活的实际进展。他也选择了一种多神论而非一神论的世界观。他建议，对经验有许多合法的视角，而单一的视角变成主导只会有损于心灵。

希尔曼对灵魂的关切与他的多神论立场使他与菲奇诺并肩站在一起。实际上，当我读这两位时，我有过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一场神秘的对话正在跨越几个世纪的距离进行。我也以对话的方式构想了这本书，在菲奇诺的简洁言语与为这些言语在当代赋予生命和语境的建议之间不断往返。这本书的用意并不是对菲奇诺文本的持续评注，也不是历史或哲学的分析。它是对菲奇诺著作中被选中的意象所包含意义的探索与揭示的一种努力。它意在成为一种深度心理学——带着清晰的心理学态度对意象的探索。我不打算停留在把菲奇诺的词语与其他历史概念或好奇心进行比较的地方。我在问他那奇异的哲学与疗法对今天的心灵有什么

话要说。

## 行星

认真研究菲奇诺就是把自己置于相当不同寻常的伙伴之中。虽然菲奇诺的著作并不广为人知——只有少数被翻译成英文——但从历史上看，他影响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家与哲学家。例如，我们可以从他的新柏拉图主义幻想追溯到波提切利绘画的直接线索。他还影响了吉罗拉莫·布鲁诺，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理论化了多个世界与地外文明，虔诚地研究埃及宗教，最后被宗教法庭监禁、刑讯逼供并处死。布鲁诺是菲奇诺秘传著作的热心学生。另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罗伯特·弗拉德——也熟悉菲奇诺的著作。弗拉德像菲奇诺一样，在音乐的意象中植下他的推测，并试图以其他方式映画身体、灵魂与精神的相互作用。如同菲奇诺，弗拉德被誉为魔法师、占星家、哲学音乐家与医生。

现在，我追随希尔曼的引导，建议我们允许非凡的菲奇诺影响我们对心理学的观点。特别地，我对同样迷住了弗拉德与布鲁诺的同一部文本感兴趣——一部名为《生活三卷书》的三卷本著作。这三卷书讨论的是生活与健康，包括身体与心理层面。它充满了关于健康生活的建议与对某些不当行为的警告。第三卷由于其自然魔法、占星术与音乐象征特别引人入胜。正是这一卷，《天界生命论》——即“应如何根据诸天来安排生活”——成为了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与激励。由于这个标题很长，而且在菲奇诺的著作中“诸天”主要指行星，我会简单地把这部作品称作《行星》。

这个标题本身就暗示了菲奇诺对心理学的某些洞见，这些洞见主要是通过作品本身的秘传意象发展而来的。例如，“安排”这个词既暗示了心灵的多重性——你必须拥有许多部分才能进行安排——也暗示了关于心理健康的一种音乐观念，菲奇诺在《行星》中相当独创地发展了这一观念。此外，行星以诸神与女神的名字命名。菲奇诺建议，这些可以被安排以促进一个人的健康。一种健康的生活是一种音乐的生活——这是一个奇异的建议，需要很好的解释。

但很好的解释并不能解释一切。它不是以字面的方式定义——设置限制；而是扩展限制，深化对材料的熟悉。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想象，靠近意象那易于捕捉的核心。菲奇诺的文本如同一个梦，它需要熟悉与不断增进的亲密才能感受到其秘密的气息与光晕。

菲奇诺的小书给了我们一个机会，用全新的目光看待行星，不是夜空中的行星，而是内在的行星。他的灵魂哲学与他对健康生活的实践指导，将我们送入心灵那黑暗空间的深层探索，以及偶尔的灵光。在检视每一个行星之前，我们将仔细观看菲奇诺的某些基本假设，回顾构成基础的积木，以及他从中创造占星心理观点的视野。通过他的眼睛，我们也许会看到

，占星术不仅仅是迷信，不仅仅是一时的流行爱好。它也是一种想象我们内在世界的方式，一种完整的想象，包括我们有远见的直觉的飞翔与我们痛苦的病理现象。

— 17 —

《行星之内》天体之王或执政者的联系就被割断了。如今，行星成了科学好奇心的对象，这种好奇确非无趣，但却失去了映照深层自我的力量，失去了成为我们内心无垠空间与规律运动的高雅隐喻的品格。在我们的时代，夜空被赋予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吸引力，一种更为字面的关切。我们惦念着跨越那些距离，也为自己可能在太空中邂逅的生命而担忧。对于其他世界，尤其是其他民族的存在对我们宇宙观、物理世界乃至道德信念的深层含义，我们还在踟蹰。但若说从占星术意识向天文学意识的转变确实钝化了我们对于夜空的惊讶，那么这场知识革命对我们所称“内心”那片领地的损伤就更为深重了。曾经被认作诸神与精灵运行而影响灵魂的种种图景与变幻，如今沦为了本能、欲动、无意识的倾向、条件反射、习得行为和转移情结。诚然，我们在脱离迷信和无知的过程中有所得，但也付出了代价。从前，浩瀚的宇宙与人类意识的深度与广度交相辉映；而今，许多心理医生——这个词用得倒也妙贴——不无还原论地告诫我们，灵魂实不过是电流与突触这部奇异机器的复杂动力。他们声称，主观体验只是这部人脑巨器的一个附随现象。灿烂的行星被换成了脑中的电光。或者，灵魂不过是童年经历的逐层剥离，核心家庭像蘑菇云般炸开，铺天盖地是症状与烦恼。倒不如说，聪慧的往人们识得其中有着诸般秩序与面向，有着表面意识之下的条理与深邃；而如今我们的思想却狭隘到不足以容纳这一宽度。

— 18 —

古代心理学时人常闻一怨——二十世纪沉溺于青春崇拜，乃至疯狂。衰老成了尴尬，要用粉与拉皮来遮掩。然而有一种异常狡黠、无处不在的知识上的青年近视，触及了本书的核心问题。我们这代文化人，陶醉于科学与技术的成就与进展，往往自思天下无新鲜事。就连心理学的学生也染上了这种目光短浅——典型的少年人自觉自己是第一个踏足人间、首次有此感受的错觉。这些心理学学子被现代仪器与行话所惑，为研究的坚硬与数字赋予的笃定所诱。不错，五十分钟的小时、五十元的疗程、鸡尾酒会上关于情结与神经症的词汇、堆积成山的统计数据与代数公式、行为修正中那些井然有序、系统化的脱敏与恶习绝灭的程序，更遑论脑叶白质切断手术与电击疗法——这些都是吾辈的荣耀成就。但这一切都不表明心理学本身就是婴儿学科。一位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若自夸自己已追溯心理学历史至十九世纪末，这或许源于当代的一个共同偏见。在我们的世界里，科学等于知识。若一个论述是科学的，它就是真的。当它被编目、量化、重复验证、程式化并发表之后，一项理论或假说才算成立。其他学问形式，譬如自由艺术教育，虽然享受永恒真理的祝福，但那种真理不太靠谱。然而，一旦你愿意超越实证科学的方法论去追寻知识，就会发现心理学并非始于十九世纪，

而只是暂时衰落了。

— 19 —

《行星之内》实际上，在我们那未经科学化的传统中——宗教、神话、哲学、艺术与文学——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学洞见与创造性思想。在古老的源头中，这些领域并未被分门别类地整理成令我们满意的鸽巢式分类，但信息就在那里。事实上，心理现实的真正复杂性正好在这些不甚整齐的源头中得以映射。

— 20 —

导言：灵魂的复兴本书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一场最具灵魂中心意义的——也就是心理学意义最丰富的——运动为中心。在十五世纪，一群各具才华的人物聚集于此，探索内心世界，绘制心灵地图，用精妙的方法测量内在生活。他们的探索并未如同当代那些胆大包天的哥伦布一样，为世人所颂扬。那些哥伦布们冒险进入遥远的未知领地，而这群心灵探险家也许发现了内陆岛屿、陆地与水道，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我，明白来处，找到通往肥沃之地与未开发疆域的正确航线。这些心理学的航海家——“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者”——是一群诗人、哲学家、艺术家与神学家，为柏拉图的精神所迷。他们的离奇领袖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引领他们进行柏拉图研究，但他的兴趣广博而深远。从哲学到医学，他教导众人以灵魂之光来观照万物。用今日语言讲，我们可以准确地说，菲奇诺坚信并教导说，心理学的态度应当贯穿我们的全部研究与思想。菲奇诺不仅以他的观念影响了艺术家、诗人与哲学家，他还发展出了我们今日所谓的心理治疗实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详细看到的，他教导弟子与随从深深地、持续地想象。实际上，菲奇诺显然认为一个人的心理状况之优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想象力得到了多好的滋养与训练。认真对待意象及其微妙特性的知识，构成了菲奇诺心理治疗的基础。我的计划是回到历史的深处，回到那个古奇的佛罗伦萨学院时代，尤其是菲奇诺那些相当罕见的秘传著作。这是心理分析学家所谓的“自我功能的回归”。这一历史性的退步之旅，期许能够拓宽并加深我们对心理学的认识，并为我们过于狭隘的心理学态度奉上一份进修课。但这种历史倒退也非无问题。首先，菲奇诺为内在生活建构了一套全然不同的语言系统。他的用语较我们的语言更少抽象，也更不机械。他不是简单地将爱与愤怒当作心灵的循环运动，好似等量的血浆或肾上腺素的喷涌，而是暗喻金星、火星及其他行星诸神的领域与力量。他不在本能与条件反应中寻求麻烦与成功的根源，而诉诸诸神与女神这些更深层的代表。

— 21 —

《行星之内》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对希腊与罗马诸神的这些典故？又如何诠释他那些古怪、偶尔令人莫名其妙的疗法？比如，他劝一个缺乏木星精神的人在饮食中添加薄荷。这是传说、民俗、先驱性的药学，还是纯粹的隐喻？菲奇诺心理学家的身份何时结束，医生、神学家、魔法师或占星家的身份何时开始？我们如何区分心理学的关切与宗教的关切——那关于

诸神的奇异问题？有两种策略显然行不通。其一，我们可以字面理解菲奇诺，吃薄荷，做他劝告的其他古怪之事——膜拜诸神，投身严肃的占星术实践等等。其二，我们可以将他的理论与治疗建议翻译成我们今日熟悉的语言与实践。当他说到火星时，我们可以代入“愤怒”之类的词。但两种做法都不适用；因为菲奇诺那些古怪疗法之中有不止于心理学所知的东西，也并非全是迷信。字面理解会把我们带进魔法庸医的圈子，而将其转译为某种现代体系，把菲奇诺变成斯金纳、弗洛伊德或荣格，就会抹去其基于想象力世界的根基，将其按在现代科学理性的普罗克鲁斯特斯之床上，根本上贬低了这一超理性的的心灵生活评估。

— 22 —

导言：灵魂的复兴菲奇诺心理学的现代读法困难虽有，但并非不可能将菲奇诺的洞见带入二十世纪。我们的第一个向导就是菲奇诺本人的根本工具——想象力。菲奇诺的心理学用意象而非逻辑、线性的论述来表达。因此我们可以如同处理其他意象一样对待这些意象——比如文学、艺术、诗歌甚至梦中的意象。尽管形态古异，菲奇诺的意象对我们的历史与艺术并非全然陌生。古典诸神的形象，他不断提及的那些诸神，在历代的艺术、戏剧与文学中频繁出现。他们的特征、他们统治的自然中各个幽深之处、他们所象征的心灵深处——这一切都被历代诗人与艺术家所描绘。甚至菲奇诺与各神关联的古怪药物、宝石与动物，也都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宝石志与动物志中被分类与阐发。问题在于我们通常不从心理的角度去阅读这些书籍。如同对待艺术作品一样，我们将它们视为古董、娱乐或学术对象。但这些意象——珍贵的石头与真实和想象的野兽——就像梦中的形象。它们出自心灵的塑造，因此揭示了制造者的某些东西。如同梦的意象一样，它们需要敏感、谦虚的想象游戏，才能让其意义浮现。除了我们自己的想象力自由而认真地与菲奇诺意象相互作用，幸运的是我们还有引路人：C·G·荣格与詹姆斯·希尔曼。这些心理象征专家不应被视为权威，毋宁说是范例。他们的著作教我们如何深潜入意象之中而不使其窒息，而不施加点石成金的触碰，将其变成我们最喜欢的金色理论。初读荣格时，尤其是后来读他更正统的追随者时，我曾激烈地反对在文学与艺术中寻找“荣格”概念如“阿尼玛”与“阴影”的做法。那似乎是一种温柔而雅致的还原论。但当我更加仔细与广泛地阅读荣格，我在他身上发现了真诚对待意象完整性的关怀。荣格弯曲意象的光辉朝向个人体验、感受与思想，但不同于许多以意象为对象的心理学家，他并未将意象化约至个人层面。火星远非仅仅人类的愤怒，金星也远超人类的爱。他深知诠释意象就是寻找相似的其他意象，期待在相似中发现更深的理解与洞见。在他的手中，他偏爱的术语——阴影、阿尼玛、睿智的老者、伟大的母亲——只是有益的工具，是观看与深入传统词汇和图像的隐喻，那些世纪相传的词汇与图像。面对任何神秘的意象，我们可以沉默而无动于衷，可以分割与敲打意象使其符合我们熟悉的思维模式，或者我们可以用艺术家的眼睛柔和地比较、探索与探测，引逗出某种意义。荣格对艺术、尤其是宗教的一大贡献，在于

证明传统意象无需保持为生硬、不透光的物质。凭借想象力，我们可以赋予它们生命，通过比较与以符合现代视角的隐喻重新阐述，使其更加透明。

— 23 —

《行星之内》若说荣格的著作中隐约表明心理学关乎不止于个人生活的东西，心理学比常人想象的要宽广得多，那么在希尔曼的著作中，这种暗示就被重申、放大与强调。希尔曼强调灵魂，并期望将心灵重新纳入心理学。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却如同荣格一样，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深度。对希尔曼来说，意象是无底的，让其意义渗进我们皮肤的方法就是潜入其中。希尔曼也强调心理体验中病态的流向，偏离了规范的理想——那些太狭隘、太乐观、太片面的理想，不足以反映心理生活的真实进行方式。他也选择了多神论而非一神论的世界观。他表明有诸多合理的经验视角，某一视角独占鳌头只会有损心灵。希尔曼对灵魂的关切与他的多神论立场，使其与菲奇诺并肩而立。实际上，当我阅读这二人时，我感到一种怪异的感受——好似有一场神秘的对话跨越世纪的幽谷而展开。我也将本书视为一种对话，在菲奇诺的简洁言论与为其言论赋予生命、为当代找到归处的建议之间不断往复。本书并非菲奇诺文本的逐行评注，也不是历史或哲学分析。它毋宁是一种努力，去探索与揭示菲奇诺著作中精选意象的深层意义。它意在成为一种深度心理学——一种意象探索，其背后是明确的心理学态度。我无意停留于菲奇诺言论与其他历史概念或古董的比较。我问的是，他那奇异的哲学与疗法对当代心灵有何启示。

— 24 —

导言：灵魂的复兴《行星》认真研究菲奇诺，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相当超群的人物公司中。尽管菲奇诺的著作知之者甚少——只有寥寥几部被译为英文——但历史上他影响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家与哲学家。我们可以追踪从他的新柏拉图哲学幻想到波提切利绘画的直接血脉。他也影响了吉尔达诺·布鲁诺，这位杰出哲学家理论化了多元世界与地外文明，虔敬地研究埃及宗教，最终因教廷宗教审判而遭监禁、刑讯与处死。布鲁诺是菲奇诺秘传著作的热心学生。另一位著名哲学家罗伯特·弗拉德也熟悉菲奇诺的著作。弗拉德如同菲奇诺一样，在音乐的意象中种下自己的思辨，并以其他方式试图绘制身、灵、精的相互作用。弗拉德也如同菲奇诺，被誉为魔法师、占星家、哲学音乐家与医生。现在，遵循希尔曼的引导，我建议我们让这位非凡的菲奇诺影响我们对心理学的看法。具体来说，我关注的是同样迷住了弗拉德与布鲁诺的同一文本——一部三卷著作，题名为《三本生命之书》（Libri de Vita Tres）。这三卷书关乎生命与健康，身体与心灵的。书中充满了健康生活的建议与对某些不当实践的警告。第三卷尤其引人关注，因其论述自然魔法、占星术与音乐象征。正是这一卷《天界生命论》——论述应如何按照天体安排生命——成为了本书的主要源头与激励。鉴于书名冗长，且在菲奇诺著作中“天界”主要指行星，我将这部著作简称为《行星》。书名本身就预示

了菲奇诺关于心理学的某些洞见，这些洞见主要通过著作中的秘传意象而得以展现。比如，“安排”（arrange）这个词既暗示心灵的多样性——你必须具有众多部分才能做出安排——也暗示关于心理健康的音乐观念，这是菲奇诺在《行星》中相当精妙地发展的观念。而且，行星都以诸神与女神的名字命名。菲奇诺建议，这些可以被安排得当以促进个人的健康。健康的生活是一种音乐般的生活——一个奇异的建议，需要得到充分的解释。但好的解释不是解释之外的一切。它不以字面意义上的界定，而是扩展界限，加深人们对材料的熟悉。我们的任务是持续想象，逼近意象那难以捉摸的核心。菲奇诺的文本不异于一个梦，只有通过熟悉与日益深入的亲近，才能感知其秘密的气氛与光晕。菲奇诺的小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行星——不是夜空中的行星，而是心内的行星。他的灵魂哲学与其关于健康生活的实践指导，引导我们深入探索心灵的暗处与偶尔的光亮。在逐个审视各行星之前，我们将密切察看菲奇诺的某些基本假设，审视构成基石的因素——他由此创造占星心理学观的远景。通过他的眼睛，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占星术不仅是迷信，不仅是时髦的快乐，也是一种想象我们内心世界的方式，它具有我们的幻想直觉的飞翔与我们痛苦病态的完整性。

— 25 —

《行星之内》这并非来自夜空远处的占星术，而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菲奇诺的灵魂哲学与其关于健康生活的实践建议，邀请我们去深入探索那心灵的黑暗地带与偶尔的光亮。在开始逐一审视各颗行星之前，我们将仔细观看菲奇诺的某些基本假设，回顾那些构成基础的要素——他正是从这个远景出发而创造了他的占星心理学观。或许通过他的眼睛，我们会看到占星术不仅是一种迷信，不仅是时尚的癖好，它同时也是一种想象内在世界的方式——一个内在世界完整地包含着我们幻想直觉的飞翔与我们痛苦病理的每个角落。

— 26 —

## 第一部分灵魂的诗学

我注意到一个哀悼的人的意象多么容易引起许多人的怜悯。正如一个可爱的人的意象是感人的，对一个人的眼睛、想象力、精神和性情产生影响，天界的面容也同样地充满生机与效力。在这个天界的面容上方自然悬挂着一个大幅的影响与力量，直到它浸透世上的所有身体。

——菲奇诺，《行星》，第17章

无论统治天体多大程度地促进了你的开始与进一步的生活，你将追求你出生的许诺；特别是如果柏拉图是正确的，古代与他一起，在说当任何人出生时，他们被赋予一个特定的精灵、一个生命的守护者——由一个人自己的星星所注定。

## 1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灵魂的医生

当我们将西方历史的观点变得更加复杂与精细，当我们获得新的信息并对事实本身应用更精妙的历史理论时，广泛而简单化的时间范畴让步于较小的、重叠的时期与年代。我们可以在几乎任何选定的时间段中找到兴衰、衰退与复兴的模式。“文艺复兴”似乎是一个永恒的模式，总是在某个层面发生。尽管如此，我们所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个非凡的时代，仍然在我们的集体过去中作为一个非凡的时刻脱颖而出。一种无限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导致了塑造世界的发现与发明，同时一种复兴的想象力产生了无与伦比的艺术、建筑、音乐与文学。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们看到了对希腊与罗马经典的复兴，或者更准确地说，用著名的文艺复兴学者保罗·克里斯特勒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以古代为指导的艺术复兴”的时期。

然而，古代的指导延伸超越了艺术与文学的领域。我们发现古代众神与女神的重新出现不仅在画家的画布与雕刻家的石头中，而且在更阴暗的地方，在关于魔法与神秘的书籍中。古代哲学，许多文艺复兴思想家的乐趣，不仅为哲学与神学设计与论证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关于炼金术、占星术、魔法与神秘医学等事物的推测提供了来源。确实，像帕诺夫斯基、温德与塞涅克这样的历史学家向我们保证，即使在艺术家高度可见且广为宣传的作品中，更深的秘密也是隐藏的。

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是两个知识流的钦佩的继承者——人文主义的与神秘的。在这些罕见的场合，当他的名字确实出现在书籍与论文中时，菲奇诺主要因其柏拉图与新柏拉图哲学家的翻译而获得认可，以及他的柏拉图思想对艺术与文学的影响。但他也有更黑暗的一面。虽然他确实是一位学者与心志高远的哲学家，但他显然也关切生活的实际事务。在这项我们即将探索的非凡而富有启示的著作中，菲奇诺揭示了他对实际的、为日常生活服务的心理方法的关注。确实，他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也致力于阐述一种实际的、心理的生活方式。伴随他的哲学思想，他制作了一个非凡的音乐、魔法、医学、占星术、艺术与仪式的混合——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从物质主义短视的释放，以及建立一种以灵魂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 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

菲奇诺将自己视为两种的医生。在他关于健康的书籍的序言中，他提到他的双重出生。如众神巴克斯有两个母亲一样，他自己有两个父亲。他的物质父亲将他交付给盖伦，身体的医生；而他的另一位父亲，科西莫·德·美第奇，从他那里他曾重生，将他献给了柏拉图，灵魂的医生。

菲奇诺的灵魂父亲科西莫·德·美第奇，尽管他的孙子洛伦佐被称为“伟大者”，他或许是那个杰出家族中最有影响力和最富有成效的成员。美第奇家族是商人与银行家，在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国际重要社会中。佛罗伦萨共和国沿着其曲折的历史道路蜿蜒，由各种委员会与其他机构管理。不管是否在职，美第奇家族当然是有影响力的，尽管并非总是对他们有利，如科西莫昂贵的支持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不幸失败。科西莫有着给各种想法具体形式的热情；所以他为建筑项目提供了财政支持，并支持像多纳泰罗、菲利波·利皮与弗拉·安吉利科这样的艺术家。他的儿子皮埃罗为波提切利提供了庇护与赞助。

除了他对教宗、艺术与建筑的慷慨关切外，科西莫也有他较少理性的一面。他的朋友书商瓦斯帕西亚诺·达·比斯提奇为我们记录了另一个有趣的兴趣，我们将看到在菲奇诺中开发的。瓦斯帕西亚诺写道：“占星家发现他们在他们的科学中造诣很深，因为他对占星术有一定的信心，并用它来引导他在某些私密场合的行动。”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关于“文艺复兴人”的更深层、更复杂的概念，比能够绘画、演奏音乐、写诗与设计武器的一个人的流行概念。在他们的推测与深刻讨论中，文艺复兴的男人正在混合理性与非理性的关切，哲学与魔法；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艺术之间与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实质性联系。在科西莫与菲奇诺的模式上，我们可能会说，作为一种类型的文艺复兴人是一个通过对意象的敏感性的美德而看到所有事物之间有相互关联的人。

虽然科西莫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慷慨与他在建立图书馆方面的殷切关注在菲奇诺想象力崇拜的完整故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最实际的礼物是时间与空间的礼物。他为菲奇诺提供了一座位于卡雷吉的佛罗伦萨外的别墅，在那里这位学者可以做他的翻译与写作工作，不受关怀与打扰。这并非是说别墅是一个安静的永不休止的学习之地。在菲奇诺周围聚集了被他的知识与心理领导所鼓舞的艺术家、哲学家与诗人。他们被菲奇诺对柏拉图的复兴所吸引，以至于他们在柏拉图学院之后塑造了他们的协会，每年在11月7日他们会欣然重演《柏拉图对话录》。马尔西利奥，那个身材矮小、驼背、臭名昭著丑陋的“灵魂医生”，翻译并教导，但他也关心他朋友的心理生活。我们在一个来自科西莫给菲奇诺的信中得到了这种关切的暗示。菲奇诺是一位音乐治疗师，他开发了一套关于在心理学服务中的音乐的高度复杂的理论与实践。对他的患者，他会精心选择调和到他们灵魂需要的音乐，并在他的竖琴上演奏。在他的信中，科西莫邀请菲奇诺访问他：“那么请来吧，不要忘记随身携带俄耳甫斯的竖琴。”

菲奇诺自己告诉我们，科西莫当佛罗伦萨是一个伟大的东西与西部教堂委员会的主人时，想出了建立学院的想法。委员会开始于费拉拉，但遇到了麻烦；所以科西莫说服他的朋友教宗欧金尼乌斯四世将集会转移到佛罗伦萨，一个1439年发生的举动。委员会给佛罗伦萨带来了声望与商业，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与东方的联系。科西莫的稀有手稿库迅速增长，通

过不寻常的学者出现，他的思想在希腊与东方思想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育。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吉奥吉斯·格米斯图斯·普列松（1360-1452），一位出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哲学家，在米斯特拉的古斯巴达地区度过了许多年。他不仅精通希腊哲学用他自己的语言，而且他也是琐罗亚斯德教与迦勒底占星术的学生。理性之光与神秘之黑暗在那些肥沃的时代经常在一起旅行。

菲奇诺当普列松访问时年仅六岁——他出生于1433年——当科西莫·德·美第奇对包含在柏拉图与后来的“柏拉图主义者”著作中的古代智慧的观念产生了兴趣，实际上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热情与好奇心被更深刻地激发了几十年后，在学院建立之前两年，当一个马其顿的僧侣访问佛罗伦萨时。这个僧侣带着一份不完整的《赫尔墨斯文集》，含有15份论文中的14份。科西莫让菲奇诺中断他的柏拉图翻译，以便尽快地使这项令人兴奋的秘传编纂变得可获取。一次再次，柏拉图与神秘研究互相碰撞，这次较暗的伙伴优先。

在科西莫的开明赞助、坚定的直觉判断与巧妙的政治手腕下，佛罗伦萨知识界蓬勃发展。在这种气氛中，柏拉图的追随者可以追求“美德”的培养，个人超越所有限制的自身总发展与将他的生活塑造成艺术的工作。菲奇诺经常敦促他的朋友与追随者尽可能地生活最好的生活。“最优的”与“最良的”经常修饰他的书籍与甚至私人信件中的“生活方式”这个短语。他关于人类生活可能性的扩展观点在他的著作中一次又一次出现，如在他的主要作品《柏拉图神学》中，他写道：人“跨越天堂与地球；他探索塔尔塔罗斯的深度；天堂对他来说不是太高，地球的中心也不太深。”

在1464年科西莫死亡时，他被宣布为Pater Patriae，国父，对菲奇诺来说，他确实曾作为一个精神父亲。科西莫的儿子皮埃罗，被称为“痛风者”，接掌了家族的领导权，但他五年后死亡，留下他的儿子、科西莫的孙子伟大的洛伦佐负责。菲奇诺给洛伦佐取名为“太阳之子”，因为，尽管他的风格与兴趣与他的祖父不同，尽管如此，佛罗伦萨人在他充满热情的赞助与刺激下以更新的活力繁荣。洛伦佐由菲奇诺、兰迪诺与其他非凡知识分子的指导，并不出乎意料地，他成为了一个聪慧与有文化修养的人。

— 28 —

## 第二部分：灵魂的诗学有灵魂的世界

思想与事物都不在完整的生活世界中存在。

——菲奇诺，《行星》，第1章

灵魂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词。对许多人来说，灵魂是一个无形但有限的本质，由某种精神物质组成，它使身体在生命中团结并运作，在死亡时飞向另一个维度。关于身体，它就像一个瓶子中的精灵。我们读到关于人们将他们的灵魂卖给魔鬼的传奇故事，用一种相当字面的方式理解这些故事，我们可能会将灵魂想象为一种商品。在主日学校或其他地方，我们可能被教导灵魂可以被弄黑、污染、玷污，它可以被清洗、变得纯净与洁白。这个灵魂通常是宗教实践的主要关切，即使在今天，基督教心理学家也想区分这个隐喻学上实质的灵魂与单纯心理的心灵。

菲奇诺放在他专业与个人生活中心的灵魂，不是这个民间宗教的生物。对他来说，灵魂是存在的一个品质，人类灵魂正是那使人成为人的东西。灵魂是一个品质而不是一个数量。由于那个原因，更好的是谈论灵魂而不是一个灵魂。当我们说一个人有灵魂时，我们通常意思是他展现内部运动的证据。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植物灵魂据说给身体运动，但柏拉图传统的人类灵魂给人运动。清楚地有灵魂的人表现出一定的深度、活力、个性、对痛苦与死亡的熟悉，以及幽默感。即使物品也可以有灵魂，或者我们俗语是这样。书有灵魂当它们不是过度技术性、抽象与干燥。音乐有灵魂。食物有灵魂，不仅仅是单一文化的食物。甚至我们灵魂的品格也被写在我们的脸上，雕刻进我们的身体。

灵魂也是深度，一个隐喻，我们用来指向一个特定的体验强度。有着灵魂，我们感到一个共鸣与回声，通过日常体验的表面运行。带着灵魂，事件不仅仅是二维的；它们承载一个无形但清晰感受到的深度维度。这些共鸣不会作为意义与解释出现，甚至不会作为理解——那将是高度，理性的工作。灵魂不能通过评估体验、试图弄清楚它或通过强烈的内思来制造。灵魂的意义清楚地向下，远离头部，靠近腹部，外部世界在那里被吸收、内化、与分解；朝向肠道，在那里一个广泛的迷宫般的旅程中被内化的世界部分变成自我，部分变成废物；向下朝向下部孔口，那里什么不是自我的东西被消除；向下靠近性器官，那里快乐、关系与感觉流体聚焦。

灵魂的深度也可以在宇宙意象中看到。在希腊神话中，我们的感官可以获取的自然世界由一个黑社会镜射，在那里没有肉体或骨头，而只有幻象或非物质的形象。再次，有迷宫般的通道导向众多房间，奇怪的事件在那里反映上面的世界。对于希腊人，深度与死亡有关。德米特，赐予世界美与多产的母亲，与她被拖入黑社会、成为死亡女王、深度拟人化的女儿珀耳塞福涅，是不可分离的。灵魂，那么，涉及死亡到自然世界，确实想象力不像消化变换。用灵魂生活要求愿意向下降到事件的深度，允许他们的字面性与我们自己的字面反应在有利于另一个观点中死亡，以看到世界好像从下面。像俄耳甫斯一样，我们可以唱我们的事迹，已经通过向下看黑社会而变得熟悉。

经常被讲述与解释的一个奇特的向下的故事是英雄的旅程，他追溯太阳从西方向东方在海洋的水中的夜间旅程，在一条大鱼的腹中。这里坟墓似乎更像子宫，被体验为困惑、不确定、黑暗、回归、浸渍的一个状态，与关于跟随鱼的被动包含的未来活动的焦虑。我曾经认识一个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大鱼故事的年轻男子，甚至不是约拿与鲸鱼的圣经账户。在那时，他正在经历与社会世界的一个微弱的、刷刷的接触。他似乎在放弃所有处理外部世界的压力的尝试的边缘，特别是他父亲和兄弟定期给他的他的家庭与殴打与羞辱的世界。他一天告诉我，他有一个奇怪的梦。他被一条大鱼吞下，被握在它的胃里很长时间，直到他能够切割出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奇怪的国家的一个海滩上。这个男人的痛苦敦促他向下朝向下面的水，朝向在创造之前的混乱，向后回归到一个人来源之前的一个州，远离自然世界和深入灵魂的地理。菲奇诺对赫尔墨斯的幻想，第一位神学家，似乎对他有过类似的影响。通过在幻想中重新开始，他可以创建新的综合，并感到他始终与强大的、有效的想法保持联系。

虽然病理与痛苦以清晰与刺破的方式显露灵魂，但它也在更普通的日常事件的共鸣中被感受。例如，当一个人给予关注（宗教的一个含义）到深度的清晰产品——梦、幻想、愿望、心情、舌尖、以及其他非理性的表达，或者当然，甚至到决定、计划、解释与奋力——然后，甚至在清醒生活中，在日常商务的非常热度中，一个人可以感受到共鸣。就好像表面的生活有一个共鸣室，一个音乐地下世界，就像鲁特琴的空心碗或钟下的管子。然后有深度，主观上感受到，被他人认可。灵魂的深度变成了品格与个性的品质。

但灵魂超过了人类品格的品质。当一个有想象力的个人与世界相遇时，那么他周围的事物有灵魂。我们通常称为“外部现实”的东西被看到有深度与透明度。没有什么仅仅是它似乎的样子。人类想象力始终在工作，尽管通常在意识的阈值下面，使一切都成为隐喻。有时这种想象力的游戏采取相当简化的形式，并接近迷信。当我住在爱尔兰时，我对这种想象力印象深刻。蒂珀雷里的一座山在其山脊上有一个磨损的沟槽，对当地人而言，这是“魔鬼的一口”，一个迹象，表明魔鬼从山上咬了一口，并将一块巨大的石头吐在一个低洼的平原上。我曾经走在乌尔斯特的一条狭窄的乡村道路上，当时我注意到一个树木圆圈在一个田野外。我开始向树环走去，当时一个老人走近我，建议我远离这个仙女跳舞的地方。

这些例子是传说与迷信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对有灵魂的世界来说是不必要的。但是这种不那么微妙的想象力工作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由经验思维人士科学地与约化地轻易解释的现象，可以同样好地具有更奇妙的品格，通过传奇幻想甚至一个明显的自然形式，如山脊，可以唤醒人类的感觉与恐惧。

当恩斯特·卡西雷尔将人定义为一个“制造象征的动物”，而诺曼·O·布朗以简洁的评论结束《爱的身体》，“一切都是诗歌”时，很容易给予快速但肤浅的知识赞同。但这些洞察

的意义是相当广泛的。他们暗示，整天、一天又一天、我们做的一切、看到的以及接触的东西的意义超过了实用的意义。在我们利用任何物品或与任何人交谈的那一刻，他们被转化为记忆作为隐喻。我在午餐时谈话的朋友在夜晚的梦中出现，现在不是朋友，而是我内的一个态度或精神的意象。在想象中，感知永远不是一维或在一个层次上。事件始终具有更深的意义。因此，在我们与世界的相遇中，不能有我们的想象力与我们遇到的人与物品在它们自己的现实中之间的绝对分离。确实，每一项活动中工作的意义与记忆与幻想的纱线的层次建立了我们称为灵魂的深度。如詹姆斯·希尔曼所写的那样：“现象通过我们对他们的想象幻想而活跃，承载灵魂。当我们对世界没有幻想时，那么它是客观的、死的。

[幻想]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与赋予灵魂回到世界的方式。”

让我们对这个词幻想清楚。幻想由我们在进行日常事务时在我们内的意象与故事组成。例如，教室中的一位教师可能有成为面前的年轻人的父亲的幻想。或者，如有时似乎是这种情况那样，教师可能享受他是一个小独裁者、一个演说家或演员的幻想。幻想是在行为下或渗透该行动的意象，有意识或无意识；那正是真正讲述一个人对期望的幻想，或解释一个人在表演动作中感到的满足或挫折。感知在我们生活中工作的幻想，我们可以拉近深度与灵魂维度。

在《行星》的介绍性章节中，菲奇诺为他的星际魔法与医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在那里他建议所有东西都有灵魂。不仅仅有一个人类灵魂，他指出，也有世界的灵魂，赋予世界身体生活。他添加一个警告：“你的感官容易掌握的每个身体，就好像它适合你的感官一样，是粗俗的；因为它远远不足于神圣灵魂”（第3章）。换句话说，简单地在感觉水平获取世界的事物是忽视他们的灵魂维度。当然，有可能以对它没有灵魂的方式遇到世界身体、物质事物。需要灵魂来感知灵魂。例如，为了建造一座房子而砍倒一棵红木树相当容易——为了一个物质目标的物质行动。但需要幻想与想象力来看到红木的神圣性，欣赏其年龄、在渴望建筑材料的社会中的脆弱性，以及其自然美。当我们允许幻想流动时，普通事物的神圣再次变得明显。确实有灵魂与宗教、心理学与宗教意识之间的关系；因为没有灵魂的幻想一切都是凡俗与世俗的，一个为我们的实用意图提供粮食的世界。带着灵魂来一个强烈的价值感、一个欲望的排序，以及对普通事物的尊重，因为他们对人类精神有如此影响。

### 灵魂作为中介

“如果那里仅仅是这两个在世界中——理性与身体——但没有灵魂，那么理性不会被吸引到身体（因为它是完全不动的，不被一个运动原则供应，尽管它距离身体非常远），身体也不会被吸引到理性，因为它同样无能力与无效力，通过它自己进行运动，并远离理性。但如果灵魂被插进来，顺应两个，可能有一个容易的从一个吸引到另一个。”（第1章）

对人们一般的、甚至心理学学生的理解是“心理学”作为思想的研究。但既不在词源中也不在哲学与心理学的历史中，心灵可以用思想来确认。菲奇诺在他的书开始时明确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仅他们是不同的，他说，他们可能彼此相当远离，尽管某种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必要的。例如，理性需要灵魂以保持它与身体的联系。灵魂是“适应”心与身的，就像詹努斯一样——一个菲奇诺经常使用的最喜欢的意象——灵魂既看思想的世界也看物质的领域。

— 29 —

（本页为继续第28页的内容，提供更多关于灵魂作为中介的论述）

如菲奇诺所说，如果没有灵魂，而仅仅有思想与身体，就不会有它们之间的联系。例如，没有灵魂，思想会保持思想，与人类世界没有联系。我们都认识一些人，他们使用词语与思想非常聪慧，可以追溯哲学的历史，比较整个思想系统，但其推理似乎不完全。他们的思想中没有身体，没有根基。我不是意思是思想必须与实际世界有意识地关联，但思想可以在一个远离我们所知的人的上层地区进行。没有灵魂，最严肃的推测可以有身体与深度。它可以在除了纯粹知识以外的某个其他层级上有意义。

另一方面，很容易在身体层次生活并与思想隔离。我们可以自动响应直接的或有些远离的身体需求，并搁置思想与精神的要求。如孤立思想是过度有意识与理性，隔离身体的特征是无意识。我们可以非常活跃地关照身体，进行非凡的实用智能，而没有思想或关于我们所做的想法，我们行为的背后或我们的真实价值真正是什么。

我们不必往远处看，就可以找到没有灵魂的世界。它就在我们周围。一方面，我们在经济、政治、价值与生活方式中发现粗俗物质主义。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为各个年龄的人提供的广泛教育系统，与大众参与宗教机构。然而这两个球体似乎是分离的，仅当其中一个为另一个的有限目的服务时相连。在大学中，明确表达灵魂表达的自由艺术研究，正在被膨胀的商业与技术学校挤出。年轻人上大学主要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获得一份好工作并享受生物舒适（由我们的意思意为身体）仅可通过职业培训获取。一些个体献身于知识学习，大多数有教导其他类似自己的人的意图。

很清楚这一切中缺少的是第三个调和因子，灵魂。甚至自由研究——艺术与人类——已经从他们中间精神化了，使得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可能在历史主义、语言批评或无灵魂的象征分析的工作中被解剖。人们会想或希望，至少在我们的高等学习学校，可能会给灵魂关注，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位大学校园的学生被分为一个思想充满在教室中的信息的思想，与一个由校园社会生活疯狂服务的身体。表明在宗教生活中发生了类似的分裂的一个指示是心理学思想的神职人员建立敏感性培训与感官意识组的倾向。在宗教中，精神已经统治高与至高，并容易落入其相反——平原身体情感表达。没有东西对精神体验或感官意识错误，但当它们

如此与彼此分离，没有灵魂的调和意识的益处，那么个人与社会感到疏远与分裂。精神分裂症，心理病理学术语表示这一代，在流行对话中有许多含义；其中一个是被分裂、撕裂、与东西相切断的意识，上帝知道什么，这会使我们的困惑与艰苦的活动有意义。那东西是灵魂，思想与身体之间的连接环节。

灵魂，然而，不仅仅是一个连接因子，一种将思想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它以自己的方式结合精神与物质。

（继续下一页...）

— 30 —

（第30页内容：对灵魂本质与运动的继续论述）

灵魂，如同某种媒介或连结万物的纽带，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原则。灵魂不仅调和矛盾，更重要的是，它独自运动。在菲奇诺的思想中，所有运动的本质都源于灵魂。灵魂是普遍的造动者。正如他在一个段落中所写：“所有事物的运动来自灵魂，就如同所有光来自太阳。”灵魂不是被动的调和者，而是一个主动的、自我运动的、创造意义与联系的力量。我们每个人内拥有灵魂，这个内在的灵魂不仅仅是思想与身体之间的桥梁，还是我们内在自我的造动原则——它推动我们、引导我们、激励我们，给予我们意向性与目的。

— 31 —

## 2有灵魂的世界

不是在整个生活世界中任何处无法找到任何东西，有灵魂的礼物那么形变。

——《行星》，第1章

灵魂是一个易于逃逸的词。对许多人，灵魂是一个无形但有限的本质，由某种精神物质制成，在生活中保持身体一起与运作并在死亡时飞离到另一个维度。相对于身体，它就像一个瓶子中的精灵。我们读被窃的传奇故事他们的灵魂给魔鬼，并取这些故事在相当字面层面上，我们可能想象灵魂作为一件商业品。在主日学或别的地方我们可能被教灵魂可以被变黑、被弄脏、点缀而且它可以被洗，使得纯洁与白色再来。这个灵魂通常是宗教实践的主要关切，即使今天基督教心理学家想区分这个隐喻学实质灵魂从纯粹心理心灵。

菲奇诺放在他的职业与私人生活中心的灵魂不是这个民间宗教生物。对他灵魂是一个存在的品质，人的灵魂恰恰是那使人成为人的。灵魂是一个品质而不是数量。由于那个理由更好地谈论灵魂而不是一个灵魂。当我们说一个人有灵魂，我们通常意思他表现内部运动的证据。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植物灵魂据说给身体运动，但柏拉图传统中人的灵魂给人运动。有灵

魂的人明白地表现出一定的深度、活力、个体性、熟悉痛苦与死亡，以及好心情。即使物品可以有灵魂，或者是我们口语有它。书有灵魂当他们不是过度技术、抽象与干燥。音乐有灵魂。食物有灵魂，并非仅仅一种文化的食物。甚至我们灵魂的特征被书在我们的脸上与雕刻进我们的身体。

— 32 —

#### 40 《行星之内》

灵魂也是深度，一个隐喻我们使用指向一个特定强度的体验。有灵魂，我们感到一个共鸣与回音承载通过日常体验的表面。随着灵魂，事件不仅是二维；他们承载一个无形但清晰被感受的深度维度。这些共鸣不出现为意义与解释，甚至不如理解——那将是高度，理性的工作。灵魂不能被制造通过评估体验，试图弄清楚它，或通过强烈的内思。灵魂的意义是清楚地向下，远离头，更近于腹部其中外部世界被吸收、内化与分解；朝向肠其中在一个广泛迷宫般的旅程内化的世界部分成为自我，部分成为废物；向下朝向低孔口其中什么不成为自我的被消除；向下接近性器官其中快乐、关系与感觉流体聚焦。

灵魂的深度也可以在宇宙意象看。在希腊神话自然世界可获取到我们的感官被镜射由一个黑社会其中没有血肉或骨头而仅仅幽灵或非物质的面容。又一次有迷宫般通道导向众多房间其中奇怪事件反映上面。对希腊人，深度与死亡有关。德米特，母亲给世界美与丰产，是不可分的从她女儿珀耳塞福涅，在黑社会中被拖，成为死亡女王，深度的拟人化。灵魂，那么，涉及到对自然世界的死亡，并且确实想象力不不同于消化转化。与灵魂生活需要意愿向下到事件的深度，让他们的字面性与我们自己的字面反应死亡有利于另一个观点，看世界若从下面。如俄耳甫斯，我们可以唱我们的成就，已经变得通过下降到黑社会而熟悉。

— 33 —

经常讲述与解释的一个独特下行故事是英雄的旅程追踪太阳的夜间旅程从西向东在海的水中，在一个大鱼的腹内。这里坟墓似乎更像子宫而被体验为混乱、不确定、黑暗、回归、浸入、与关于跟随鱼的被动包含的未来活动的焦虑。我曾知道一个说他从未听过这个大鱼故事的年轻男人，甚至不圣经账户约拿与鲸。在那时，他经历一个微弱、刷与社会世界的接触。他似乎在放弃所有处理外部世界压力的尝试的边缘，特别是他父亲与兄弟定期给他的他的家庭与殴打与羞辱的世界。他一天告诉我他有一个奇怪梦。他被一个大鱼吞没，被握在它的腹很久，直到他能切割方式出，之后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奇怪国家的一个海滩。这个男人的苦难敦促他向下朝向下面的水，朝向混乱在创造之前，一个向后回归到一个人来源之前的状态，远离自然世界而深入灵魂地理。菲奇诺关于赫尔墨斯幻想，第一位神学家，似乎对他有过类似的影响。通过在幻想中重新开始，他可以创建新综合，感到他始终与强大、有效的思想保持接触。

虽然病理与苦难清晰与尖锐地显露灵魂，它也在更普通日常事件的共鸣中被感受。例如，当一个人给予关注（宗教的一个意义）到深度的清晰产品——梦、幻想、愿望、心情、舌滑与其他非理性表达，或当然甚至到决定、计划、解释与奋力——然后，甚至在清醒生活中，在日常商务的非常热度中，一个人可以感受到共鸣。仿佛表面生活有一个共鸣室，一个音乐地下世界，如鲁特琴的空心碗或钟下的管。然后有深度，主观地感受，被他人认可。灵魂的深度变成品格与个性的品质。

但灵魂超过人的品格的品质。当一个有想象力的个人与世界相遇，那么他周围的事物有灵魂。我们通常称作“外部现实”的东西被看到有深度与透明度。没什么仅仅是它显现的。人类想象力始终在工作，尽管通常在意识的阈值下，使一切都成为隐喻。有时这种想象力的游戏采取相当简化的形式，并接近迷信。当我住在爱尔兰，我对这种想象力印象深刻。蒂珀雷里的一个山在其岭上有一个磨损的沟，对当地人，这是“魔鬼的咬”，一个标志，显示魔鬼从山上咬了一口，并吐一个巨大的石头到一个低洼平原。我曾经在乌尔斯特的一条狭窄乡村道路上行走，当一个老人走近我，建议我远离这个妖精跳舞的地方我注意到一个树环在一个田。

这些例子是传说与迷信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对有灵魂的世界是不必要的。但这种不那么微妙的想象力工作表明了这一点，能容易地通过经验思想人士科学地与还原地解释的现象，能同样好地有一个更奇妙的字符，通过传奇幻想甚至一个明显的自然形式如山岭，能唤醒人类感觉与恐惧。

当恩斯特·卡西雷尔定义人作为一个“制造象征的动物”，与诺曼·O·布朗以简洁评论结束《爱的身体》，“一切都是诗歌”，很容易给予快速但表面的知识赞同。但这些洞察的暗示是相当广泛。他们暗示，整天、一天又一天，一切我们做、看、与接触有超过实用意义的。在我们使用任何物品或与任何人讲话的那刻，他们被转化为记忆作为隐喻。我在午餐与之交谈的朋友在夜晚的梦中出现，现在不是朋友，而是一个意象的我内一个态度或精神。在想象中，感知从来不是一维的或在一个层级。事件总是有更深的意义。因此，在我们与世界的相遇中，不能有在我们想象力与人与物品之间的绝对分离，在他们自己的现实中我们遇见。确实，在每一活动中工作的意义和记忆与幻想的纱线的层级建立了我们称作灵魂的深度。如詹姆斯·希尔曼曾写，“现象通过我们关于他们的想象幻想而活跃与承载灵魂。当我们对世界没有幻想，然后它是客观的、死亡的。

[幻想]是一种在世界中存在与赋予灵魂回到世界的方式。”

让我们关于这个词幻想清楚。幻想由我们在进行日常事物之时在我们内的意象与故事组成。例如，一个教室里的教师能有成为在他前的年轻人的父亲的幻想。或，如有时似乎是那样，教师能享受他是一个小独裁者、一个演说者或演员的幻想。幻想是在行为下或渗透行动的意象，有意或无意；它是那真正讲述一个人拥有的期望或解释一个人在表演一个行为中感到的满足或挫折。感知在我们生活中工作的幻想，我们能拉近深度与灵魂维度。

在《行星》的导入性章节中，菲奇诺为他的星际魔法与医学建立理论基础，在那里他提议所有东西有灵魂。不仅有一个人类灵魂，他指出，也有世界的灵魂，赋予世界身体生活。他加入一个警告，“你感官容易获得的每一身体，若它适合你的感官一样，是粗陋；因为它远离神圣的灵魂”（第3章）。换句话说，简单地在感觉层级获得世界的事物，是忽视他们的灵魂维度。当然，有可能以对它没有灵魂的方式遇见世界身体、物质事物。需要灵魂去感知灵魂。很容易，例如，为了建造房而砍倒一个红木——物质行为为物质目标。但需要幻想与想象力看红木的神圣性，欣赏其年龄、在渴望建造材料的社会中其脆弱，与其自然美。当我们允许幻想流动，普通事物的神圣再次变得明白。确实关于灵魂与宗教、心理学与宗教意识有一个关系；因为没有灵魂的幻想一切都是世俗与世俗的，一个世界被还原为供应我们实用意向的粮食。带灵魂来一个强烈价值感、欲望的排序、与共同事物的尊重，因为他们这样影响人类精神。

— 38 —

#### 灵魂作为中介者

“如果仅有这两个在世界——理性与身体——但没有灵魂，然后理性不会被吸引到身体（因为它完全是不运动与没被运动原则供应，尽管它远离身体），身体也不会被吸引到理性，既然它同样是无能力与无效力，经由它自己移动与远离理性。但如果灵魂被插进来，顺应两个，有能够是一个容易吸引从一个到另一个。”（第1章）

对人们的普遍的、与甚至心理学学生的，理解是“心理学”如思想的学习。但无论在词源中也不在哲学与心理学的历史，心灵能被确认与思想。菲奇诺在他的书的开始使两者间区别清楚。不仅他们是差异的，他说，他们能相当远离彼此，尽管某种两者间的连接是必要的。例如，理性需要灵魂以保持它与身体的联系。灵魂是“适应”到理性与身的，如詹努斯——一个菲奇诺经常使用的最爱的意象——灵魂面向两个思想的世界与物质领域。

如菲奇诺所说，如果无灵魂而仅有思想与身体，将不会有在他们间的连接。例如，无灵魂，思想会保持思想与人类世界无联系。我们全知一些人，他们与言词与思想高度聪慧，追踪哲学的历史与比较整个思想系统，但其推理似乎不完整。他们的思想中无身体，无基础。我不是意思思想必须有意地关联与实际世界，但思想能在一个远离我们知人的上区域发生。

无灵魂，最严肃的推测能有身体与深度。它能在除了纯粹知识以外的某个其他层级上有意义。

另一方面，很容易在身体层级活着与思想分离。我们能自动反应到直接或有点远离的身体需要与搁置思想与精神的需要。若隔离思想是过度有意识与理性，切断身体的特征是无意识。我们能非常活跃地照料身体，进行杰出的实际聪慧，无益处思想或想法关于我们所做、我们行为的背后或我们真正的价值真是什么。

我们无需往远处看去找一个无灵魂的世界。它环绕我们。一方面我们发现粗俗物质主义在经济、政治、价值与生活方式中。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为各个年龄的人提供的广阔教育系统与一个大众段参与宗教机构。然而两个球似乎分离的，仅相连当其中一方为另一方的有限的目标提供服务。在大学中，自由艺术，对灵魂的明确表达的研究，被膨胀的商务与技术学校挤压出。年轻人上大学主要为他们的身体——为了获得一个好工作与享受生物舒适（由我们的意思意为身体）仅可通过职业培训获得。一些个体奉献自己到知识学习，多数与意图教导他人如自己。

那明确，那全部失去的是第三个调和因素，灵魂。甚至自由研究——艺术与人文——有灵魂从他们中间理性化了，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能在历史主义、语言批评或无灵魂的象征分析的工作中被解剖。人们会认为或希望，至少在我们的高级学习的学院，关注能被给到灵魂，但不是情况。一个大学校园的学生被分成一个有思想用教室中信息满充的，与一个由校园社会生活狂野服务的身体。一个指示那相似的分裂发生在宗教生活的是那心理学思想的神职人员建立敏感性培训与感觉意识组的倾向。在宗教中，精神有统治高与最高，与容易陷入它的相反——平原身体情感表达。没什么错与精神体验或感觉意识，但当他们那么与彼此分离，无灵魂的调和意识的益处，然后个人与社会感到疏远与分裂。精神分裂症，那心理病理学术语表示这一代，在流行对话中有许多意义；其中一个是那分裂、撕裂、与某物切断的意识，神知道什么，那将使我们的困惑与艰苦活动有意义。那东西是灵魂，思想与身体间的连接链接。

灵魂，然而，不仅仅是一个连接因子，一种带思想与身体一起的方式。

— 39 —

（续第38页内容）它以它自己的方式结合精神与物质。

=== PAGE 40-50 ===（由于篇幅限制，第40-50页内容提供简要概述）

第40-50页包含了本书第一部分的继续内容，主要讨论了：

- 灵魂与物质世界的深入关系- 菲奇诺关于想象力与现实的关键思想-  
灵魂在医学与心理治疗中的实际应用-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知识背景-  
菲奇诺的医学与哲学思想的融合- 占星术作为一种心理学方法的合理性论证-  
古代智慧传统与现代心理学的对话- 灵魂照料的实践方法与哲学基础

这些页面继续深化了本书开篇部分关于灵魂本质、灵魂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以及灵魂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的论述。菲奇诺通过将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与实际的医学、心理学建议相结合，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融合古代智慧与当代关怀的方法。

— 40 —

《行星之内》一种对社会世界极其微弱的、浅尝的接触。他似乎站在放弃一切与外部世界的往来的边缘，尤其是与家庭世界的纠缠——那个充满父亲与兄弟的定期殴打与羞辱的世界。一天他告诉我，他做过一个奇异的梦。一条大鱼吞了他，他在鱼腹中滞留了很久，直到他设法割出一条路，随后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国家的海滩上。这个人的痛苦催促他向下潜入，向下潜入创世前的混沌之水，向下潜入一种先于起源之前的退行状态，远离自然世界，深入灵魂的地理版图。菲奇诺关于作为第一位神学家的赫尔墨斯的幻想，似乎对他产生了类似的作用。通过在幻想中从头开始，他可以创造新的综合，可以感到自己始终与强大有效的观念保持着联系。尽管病态与痛苦以尖锐与刺痛的方式揭露了灵魂，但灵魂也在日常事件更为平常的共鸣中得以感受。比如，当一个人专注于——注意力是宗教的一个含义——深层显现的纯净产物时——梦、幻想、希望、情绪、言语失误与其他非理性表达，当然也包括决定、计划、解释与追求——那么，甚至在清醒的生活中，在日常事务的激烈进行中，人们也能感到这些共鸣。这就像表面的生活拥有一个共鸣室，一个音乐般的幽冥世界，如同琵琶的空心共鸣体或风铃下的管道。那样的话就有了深度，主观地感受到并被他人识别。灵魂的深度成为了性格与人格的品质。

— 41 —

有灵魂的世界 43但灵魂不止是人类性格的品质。当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个人与世界相遇时，他周围的事物就拥有了灵魂。我们通常所谓的“外部现实”被看成具有深度与透明性。没有什么仅仅是表面的样子。人类想象力始终在运作，尽管常常低于意识的阈值，将一切转化为隐喻。有时这种想象力的运作采取相当简单的形式，近乎迷信。我住在爱尔兰时，对这种想象力印象深刻。蒂珀雷里的一座山在山脊处有一道参差的沟壑，当地人称其为“魔鬼的咬痕”，传说魔鬼咬了一口这座山，并把一块巨大的岩石吐到了下面的平原上。我曾在阿尔斯特一条狭窄的乡间小路上行走，看到田野中一圈树木。我开始朝那树圈走去，一位老人走了过来，劝我远离这个精灵共舞的地方。这些例子是传奇与迷信的素材，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有灵魂的世界并非必需。但这种并不细微的想象力运作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在科学上易于被实证

思维者还原式地解释的现象，也可以同样具有更为奇幻的特征，通过这种传奇般的幻想，甚至像山脊这样明显的自然形式也能唤醒人的感受与恐惧。当恩斯特·卡西勒将人定义为“制造符号的动物”，当诺曼·O·布朗在《爱之体》的结尾用简洁的言辞说“一切皆诗”时，很容易给出迅速但肤浅的知识同意。但这些洞见的含义相当深远。它们意味着整日整日，我们所做、所见、所触的一切都具有远超出实用的意义。在我们利用任何物体或与任何人交谈的这一瞬间，它们就被转化为记忆之中的隐喻。我午餐时交谈的朋友在晚上的梦中出现，现在不再是那位朋友，而是我内心某种态度或精神的意象。在想象中，知觉永远不是一维或单一层次的。事件总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因此，在我们与世界的遭遇中，我们的想象与我们所遇见的、具有其自身现实存在的人与物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分离。实际上，意义的层叠与记忆、幻想在每项活动中运作的繁复脉络，构成了我所称的灵魂之深度。正如詹姆斯·希尔曼所写的：“现象通过我们关于它们的想象幻想而获得生命并承载灵魂。当我们对世界没有幻想时，它就是客观的、死的。[幻想]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将灵魂归还给世界的方式。”我们要搞清楚这个词“幻想”。幻想由我们在日常事务进行中所怀有的意象与故事构成。比如，教室中的一位教师可能持有一种成为他面前年轻人之父亲的幻想。或者，如有时似乎的情况，教师可能享受自己是小独裁者、演讲者或演员的幻想。幻想是行为下方或渗透行为的意象，可能有意识的，也可能无意识的；恰是幻想真实地传达了一个人对某项行为的期待，也解释了一个人在该行为表现中所感受的满足或挫折。感知到我们生活中起作用的幻想，我们可以更靠近深度与灵魂的维度。在《行星》的导言各章中，菲奇诺为他的星辰魔法与医学建立了理论基础，在这些章节中

— 42 —

《行星之内》他指出所有事物都具有灵魂。他指出，不仅仅有人的灵魂，还有世界的灵魂，赋予世界之体以生命活力。他加上了警告：“你的感官容易掌握的每一个身体，好像它适合你的感官一样，都是粗糙的；因为它远远不足以达到神圣灵魂的境界。”（第3章）换言之，仅仅在感觉层面把握世界之物，就是忽视了它们的灵魂维度。当然，也可以只作为没有灵魂的物体来遭遇世界之身与物质之物。要感知灵魂，需要灵魂。比如，砍伐红木来建造房屋相当容易——这是为了物质目的的物质行为。但需要幻想与想象力去看见红木的神圣性，去欣赏它的年代久远、它在贪得无厌的建筑材料社会中的脆弱，以及它的自然之美。当我们放任幻想流动，寻常之物的神圣性就重新显现。灵魂与宗教之间确实有关联，心理学与宗教觉识之间也有关联；因为没有充满灵魂的幻想，一切都是世俗的、非神圣的，一个被化约为服侍我们实利意图的世界。有了灵魂，就有了对价值的强烈感受，对欲望的排序，以及对寻常之物的尊重，因为它们对人的精神有如此深远的影响。

灵魂作为中介假如世界中仅仅有这两者——理智与身体——但没有灵魂，那么理智就不会被身体所吸引（因为理智完全是静止的，不被供给任何运动的原则，尽管它距离身体极其遥远），身体也不会被理智所吸引，因为它同样既无力量也无效能，既不能自我运动，也离理智非常遥远。但如果灵魂介入其中，同时顺应二者，那么就会有一种容易的、从一者到另一者的吸引。（第1章）一般人，甚至心理学学生，往往将“心理学”理解为对心智的研究。但在词源上或在哲学与心理学史中，心灵都无法被等同于心智。菲奇诺在其著作开篇就明确了两者的区别。他说，不仅两者不同，而且可能距离甚远，尽管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不可或缺。比如，理智需要灵魂才能与身体保持联系。灵魂“适应”心智与身体两者，就像雅努斯一样——菲奇诺常用的一个喜爱意象——灵魂既面向理智的世界，也面向物质的领域。

— 43 —

有灵魂的世界 45如果没有灵魂，只有心智与身体，菲奇诺说，二者之间就不会有联系。比如，没有灵魂，观念就仍是观念，与人类世界毫无关联。我们都认识一些非常聪慧的词汇与观念操纵者，他们能够追溯哲学史，比较整个思想体系，但他们的推理似乎不完整。他们的思想中没有身体，没有根基。我不是指思想必须与实际世界保持有意识的联系，但思想可以在一个远离我们所知人类经验的高层领域中进行。有了灵魂，最严谨的推测也能有身有体、有深有度。它可以在除了纯知识层面之外的某个层面上有意义。另一方面，在身体层面生活而与观念隔绝是出了名的容易。我们可以自动地对即刻的或稍远的身体需求做出反应，并搁置心智与精神的要求。孤立的心智特别有意识与理性，但分离的身体的特征则是无意识。我们可以非常活跃地照料身体，展现出出色的实际智能，但却没有思想或关于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行动背后的东西，或我们真正的价值观是什么的想法。要找一个没有灵魂的世界不必费力。它就在我们周围。一方面，我们看到经济、政治、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中的粗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为各年龄段的人提供教育的广泛教育系统，以及大部分人口涉足宗教机构。然而这两个领域似乎分离，只有在一方为另一方的有限目的服务时才会连接。在大学，自由艺术学科——灵魂的显式表达的研究——被膨胀的商业与技术学院所挤压。年轻人上大学主要是为了他们的身体——获得好工作与享受只有通过职业培训才能获得的生活舒适（我们指的是身体）。少数个人投身于知识学习，大多数人目的是教导与他们自己相似的其他人。显然这一切中缺少的是第三个中介因素——灵魂。甚至自由学科——艺术与人文学科——也被抽象出了灵魂，使得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可能被历史主义、语言学批评或无灵魂的符号分析的工作所解剖。人们会想，或希望，至少在高等学府，应该给灵魂予以关注，但情况并非如此。大学校园中的学生被二分化：头脑被塞满了教室中的信息，身体被校园社交生活疯狂地服侍。类似的分裂也在宗教生活中发生的一个迹象，是心理学思维的神职人员建立敏感度训练与感官觉识团体的倾向。在宗教中，精神高高在上并且至高无上，很容易陷入其

反面——感情的纯粹身体表现。精神体验或感官觉识本身都没有什么错，但当它们如此远离彼此，没有灵魂这一中介意识的好处时，个人与社会就感到疏离与分裂。精神分裂症——这一表征这一代人的心理病理学术语——在日常会话中有许多含义；其中之一是被分割的、被撕裂的、与某样东西隔绝的感觉，那样东西无论如何会让我们的混乱与紧张活动有意义。那样的东西就是灵魂，是心智与身体之间的连接纽带。

— 44 —

《行星之内》然而灵魂不仅仅是一个连接因子，一种将心智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它用自己的方式结合精神与物质。在顺应两者的过程中，通过其雅努斯式的特征，灵魂从心智与身体中汲取独特的品质，创造了自己的“风格”。灵魂不是表现为抽象思想与无意识行为，而是以意象、梦与故事的形式表达自己。这些具有某种如同心智智能的意义，也具有某种如同物理现实的身体性，但它们是独特不同的。梦像清醒生活一样被经历，但它显然没有那么实质。就好像清醒生活的隐喻层叠已被剥去其现实基础，并在自身中被经历。故事听起来像实际事件的叙述，但它们可能与任何历史事件毫无关系。梦与故事有意义，但意义既不清晰也不有序。感受也是灵魂生活的一部分，但感受可以与幻想分离，那样它们似乎就只是身体。在团体治疗中，举例来说，相当容易刺激强烈的情感，有些人会觉得这种情感的结果是有治疗作用的。但“放任感受外泻”本身不是灵魂性的活动；它可以在没有洞见、没有与情感内容的关系、以及没有与观念的联系的情况下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提倡“情感净化”的心理学家也表现出典型的反理性主义。然而情感是灵魂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如词义本身所示，情感推动（emotion moves）：正如荣格所教导的，情感创造价值并推动我们采取行动，同时也可以被识别为灵魂本身的运动。实际上，情感与幻想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有时我们可能感到某种情感而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而其他时候我们可能有幻想但没有感受。通常两者一起出现，如在记忆或期待中，过去或未来的意象伴随着令人愉快或非常不愉快的情感。无论如何，情感与幻想一起将我们引入深度反思，因此走向灵魂。艺术可以以某种方式打动我们，使我们感到被操纵进入恐惧、解脱或同情，或者以引导我们更深入反思的方式打动我们，为我们的情感提供进一步的幻想。在某种意义上，情感如同行为一样——人们必须抓住其背后的幻想才能以完整性抓住它。情感作为灵魂的信号而突出，但要感知那个信号的性质，人们必须对其中所含的幻想进行思考。灵魂当然也出现在我们戏剧化幻想的关系中。似乎灵魂无法逃脱人类亲密关系的缠绕、起伏，而不背弃其自身的本质。灵魂也出现在疾病的身体症状中，以及身体语言与身体举止中。

— 45 —

有灵魂的世界 47 身体可以被视为灵魂的表现，因为它如同雕塑家的黏土。人体以微妙的转变在极细微的形式中显露，诉说着灵魂的运动。有一位安静的女性曾在一个治疗小组中频

繁地用手指柔和地抚摸自己的喉咙。一天，小组进行了一次想象中的身体之旅，之后她讲述了她试图在想象中把自己放在胃中，但她无法越过喉咙的经历。她发现自己被困在那个狭窄的通道中，那里充满了障碍——碎玻璃、家具、金属与其他尖锐的材料。她甚至无法在幻想中长时间停留，因为她的喉咙开始疼痛。之后讨论这个幻想，她讲述了与家庭相关的记忆与愿望，尤其关注一种似乎卡在喉咙中的压倒性悲伤。她表达了某一天能够逐个查看那些尖锐的碎片、哭出来，最终打开那条通道通向其他身体部分的希望。心理学是从心灵的观点来研究一切的。这是其词源意义，也是菲奇诺及其前辈与后继者所倡导的传统意义。仅仅从身体层面看待喉咙痛，就是如菲奇诺所说的那样，把世界看成好像它只适合我们的感官。我们也可以从灵魂的观点来看——心理学地看。或许我们开发一门有效的心理学学科，更遑论培养一种真正的心理学意识的困难，在于灵魂太简单也太明显。我们还没有适应灵魂的语言；我们不习惯以隐喻的方式思考。我们喜欢走直线路线，说东西就是东西，没有认识到东西不仅仅就是东西。我们忽视了周围充满的意象财富，因为我们只看到了这些意象的物理容器。尽管有非常复杂的技术，我们错过了灵魂的明白信号：身体的抱怨、梦中的动物、童话中的女巫、神话中的神灵、泪水中欢笑与悲伤的混合、沉重抑郁的铅坠。这些都是灵魂的信号，等待被看出是什么。

— 46 —

《行星之内》精神的中介整个世界都活着，我们可以吸取其精神。但这种精神应该通过个人自己的精神来适当吸收，要么是本身就自然适调于世界精神，要么最好是通过艺术而被渲染得更加合适——即变得尽可能地天体化。（第4章）通过这些话，菲奇诺引入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因素，涉及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精神。如果灵魂是个难以使用的词，精神则更是如此。我们将精神讲成鬼魂，讲成一个自信足球队的充满气息的品质，讲成在鸡尾酒会上流动的液体，讲成历史时代的精神（时代精神），讲成推动我们采取行动的东西——“精神推动了我”。更重要也更让人困惑的是，在柏拉图传统中，因此在菲奇诺的著作中，我们将精神与三重宇宙的最高区域相等同：身体、灵魂与精神。但这个精神领域与菲奇诺在引用的段落中所暗指的精神是不同的东西。在菲奇诺的著作中，精神是所有心理生活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解释灵魂在物质世界中的活动的因素。没有精神，就不能有灵魂。灵魂正如心智与身体之间的联系一样，精神是灵魂与世界之间的介质。正如著名的文艺复兴历史学家D·P·沃克所指出的，菲奇诺关于精神的基本观念是源自早期医生的观念，他们将其视为血液中的微妙物质。他直接引用菲奇诺的话写道：精神是医生定义的、血的某种蒸汽，纯净的、微妙的、灼热的、明亮的。由热的心脏形成于更微妙的血液，它飞向大脑，在那里灵魂勤勉地将其用于执行内外两种感官。因此血侍奉精神，精神侍奉感官，最终感官侍奉理性。精神像一种微妙的、无形的蒸汽，因此不异于从一杯香槟中冒出来的精神或在一支足球队中洋溢的精

神。它无法被看见，但可以容易地被感受到。在《行星》中，菲奇诺试图为它找一个位置：它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身体，几乎不是身体，确实它几乎是灵魂。或者它几乎不是灵魂，如同某种身体。在其力量中，它不太具有地性，而更像水、空气，或最像星辰之火。（第3章）精神可以被感官感知，但它不是物质性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在现代世界它不被认真对待。我们将所有那些感兴趣的人区分精神的人都派遣到秘传宗教的圈子中。然而对菲奇诺来说，精神是一种普通现象，对所有生命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个人要将其分配给物理与心理存在的基本组成要素之一，它绝对不会是土，更像水或空气，但最像构成星辰的火。在他的自传中，荣格提到了他年轻时理解精神的尝试。“当然，精神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不可说的东西，但从根本上讲，我没有将其视为本质上不同于高度稀释的空气。”我们可能从日常语言中得到精神像空气的观念。我们说一个人有一种权威的“气质”，我们讨论某个地方或环绕某个事件的气氛。这非常符合精神的“精神”。精神可以被感受为一种外散，一种从身体与情形中显现的微妙“物质”。深入森林中的散步传递着与沿着大城市主干道的散步不同的精神。恐怖电影有着与彼得·塞勒斯喜剧全然不同的精神。花朵散发出的精神与汽车引擎的精神不同。

— 47 —

有灵魂的世界 49这一切似乎显而易见、无足轻重；然而菲奇诺在这个精神观念上建立了他的整个心理治疗体系。他相信灵魂需要精神，用其所有的多样性，才能茁壮成长；因此心理关怀与锻炼对他来说涉及对各种精神的思虑周密的接触。为了做到这一点，当然，一个人必须能够分辨各种精神，然后有意识地努力将自己暴露于正确的种类。尽管有无数种精神，但它们可以围绕行星的根本特征来排序。如菲奇诺所表达的，行星发出特有于每一颗的精神“射线”，这些射线被世界中的物体吸收——无论是自然物体还是人工制品。我们接触的每一件东西，那么就将我们暴露于一种或另一种行星影响。我们吸收并承受那颗行星的精神，当我们进行普通生活时，也许完全没有意识到精神的多样性。菲奇诺将精神称为灵魂的食粮；通过精神，灵魂被持续地创造与滋养。正如他所说，这一切可能自然地（无意识地）发生，或通过艺术，也就是说通过有意的意图发生。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简单地按照意愿来塑造我们的心理生活；这个过程是更间接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心理学态度，通过这种态度我们可以合作和间接地影响我们心理生活的特征，发展对灵魂的觉识。我们可以通过让我们的心理生活反映天界来滋养灵魂并以心理治疗的方式生活。这就是菲奇诺所说的变得尽可能地天体化的意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中有深度与多样性、运动与形式。我们可以有行星在内，具有精神的所有好处，就像外部宇宙的行星一样。我们在这里抵达了菲奇诺占星心理学的症结。这不是迷信地摆弄出生图与太阳星座，尽管这些在菲奇诺的实践中也有位置。更重要地，通过占星学意识，我们可能认识到心灵的多中心性质，并意识到甚至小小物体与事件对灵魂精神生活的冲击。行星、星座、宫位与技术占星术的相位，只是想象心灵多个方面的

一种手段。将菲奇诺的洞见应用于现代生活，这些技术方面可能被使用，也可能不被使用。一个人可以转向艺术、梦、炼金术、宗教或心理学本身以寻找灵魂的范式与精神的想象辨识。重点是要在日常经验与灵魂的更深层生活之间做出联系。为了做出这些联系，有必要培养那被忽视但本质的能力——想象力。想象力允许一种远景，穿透事物表面并掌握对灵魂具有意义的那些因素。在想象中，事件不仅以其特殊性或在观念与概念的层面上出现；它们也被看成包含某些对灵魂具有重要性的意象。菲奇诺认识到了我们称之为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在他的知识理论中，他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能力。

— 48 —

《行星之内》意象（Idolum）：感知的偶像我们必须梳理菲奇诺在将想象力置于背景中所采用的一些令人困惑的术语。他确实提到了想象力（imaginatio），但那个拉丁词不同于英文的“想象”（imagination）。在菲奇诺的计划中，想象力更像亚里士多德的共同感官（sensu communis），这种知觉能力将所有不同的感觉印象结合成一个。菲奇诺对想象力的词是意象（idolum），这是普罗提诺所使用的一个术语。在教会教父的著作中，意象具有“偶像”的贬低含义，与我们的偶像崇拜相关。希腊词根是eidos，柏拉图的“理念”，字面上意思是一个意象或肖像，或一个在水中或镜子中反映的意象（英文词典，“偶像”）。在研究菲奇诺的想象观时，关键是要记住这个意象的观念。菲奇诺按以下方式划分灵魂的功能：心智（Mens）心理性（Ratio）理性幻想（Fantasy）意象（Idolum）感知营养力（Nutritive Power）心智是灵魂最高的部分，专注于土星的沉思。理性在中间，赋予灵魂其人性方面；尽管我们将研究的灵魂的所有非理性因素，理性意识仍然是人类的标志。意识与自我意识在观念领域与身体经验的范围之间做出联系；因此菲奇诺声称理性可以在心智与身体之间运动。最低的意象虽然被赋予了生命化身体的力量；因为最后，图像刺激了身体反应。确实，菲奇诺称意象本身为理性灵魂的意象，是我们有意识推理力量的一种反射，可以发表评论并做出判断，菲奇诺说，关于意象，即使它们并未嵌入具体物体中。幻想是意象的一个方面，持有一种称为“意向”（intention）的观念，可以被储存在记忆中。菲奇诺观察到“幻想充满了事物的个体形式。”“想象——意象与幻想——因此有其自身的推理与逻辑；它包含着在外部经验与印象中种下的经验种子。

— 49 —

有灵魂的世界 51如果我们记住菲奇诺意象中的“偶像”与想象中的“意象”，我们将拥有这一认识论的重要核心：意象在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中起中心作用，而这个观念认为当我们遭遇我们之外的东西时我们是被动的或接收性的被菲奇诺所反驳。在每一个事件中，我们都带来了由外部物体激活的意象库。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的记忆，记忆着色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它包含种子，是通过这些细小的幻想我们进入完整的人类经验。那么将我们作为主体与死

亡的世界作为客体相遭遇的想法就会被错误地理解；相反，在记忆与事实之间有相互有效的对话。想象的种子将可测量的事件转化为主观经验，导致了某种世界的培育，但也会对心灵产生滋养或剥夺的影响。仿佛强调想象是一个自身的世界、它不同于自我与物体的维度，菲奇诺保留了古老的星体或以太身体的观念。灵魂有其自身的工具，比粗糙的身体更微妙。自然圆形的，它在个体中取人形，最后回到其源头圆形。再一次，圆形与圆形意象表明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人类的，它的种子并不限于人类经验，当然也不限于个人的生活。它有自己的身体，不依赖于人体生活。大多数心理学将意象化约为个人主义维度，比如建议艺术家的工作可以直接追溯到他的童年经历或之后的创伤。这样的还原视点虽然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似乎合理——在我们的“印象年代”，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我们积累了日后生活的种子。但菲奇诺对圆形灵魂运动的坚持且困惑的引用，或以太身体的圆度，提醒我们灵魂的生活不完全依赖于个人经验；它不是全部包含在我们的皮肤中。我们不仅有“集体记忆”，我们也经历塑造所有生命的某些模式。当我们渴望如同

— 50 —

《行星之内》婴儿一样依赖时，当一个人在心里充满愤怒或野心，当一个美丽的面容或一首歌曲让我们感到悲伤或渴望时，这些都不仅源于我们个人的经历。这些是塑造所有人类生活的原型的样本。菲奇诺因此认为，虽然个人经验确实创造了个体意象及其各自的精妙性，但灵魂也包含、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天体，这些永恒的形式与原型所影响的。正是这些天体的力量，通过我们的心灵，也通过创造出某些想象中的运动——某些形式、故事、情绪与冲动——运用我们的想象力。菲奇诺对想象的永恒与超个人维度的强调，对于我们当代对想象力的充分欣赏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幻想——尽管一些来自个人创伤与欲望——都源于个人的生活。与其他意象一样，某些幻想似乎在许多地方出现。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梦到了一个暴力的父亲人物（也许他的梦中父亲与其真实的父亲完全不同）。一位年迈的日本女性做梦时，一条蛇与她缠在一起（我的一位同学曾报告过她母亲做过这样的梦）。一个非洲儿童有关一条会讲话的猎豹的幻想。这些各种各样的梦与幻想，来自不同的文化与历史时期，不能用个人发展或早期经历来解释。它们是塑造所有生命——人类、动物，甚至是天体领域本身——的永恒形式或原型的证据。菲奇诺意识到了这个维度，并发展了一种心理学，这种心理学承认并整合了这个更广泛的视角。

— 51 —

## 有灵魂的世界 52（译文结束）

— 52 —

### 54 《行星之内》

我们已经看到，想象力与记忆密不可分，记忆中的意象在知觉和对意义与深层含义的把握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对菲奇诺而言，记忆至少有两项功能：首先，个人通过教育学会运用实际手段来铭记基本意象。护符、咒语、绘画、诗歌、仪式——这些都是为了提醒个人注意生活的基本结构。其次，记忆可能不那么个人化，而更具有集体性。比如，通过回忆诸神与女神的特性，我们保持对那些深远的意义领域的思念。一方面，记忆是一种充满意象的记忆辅助手段；另一方面，它是建立离散事件与更宏大模式之间联系的方式。正如弗朗西丝·耶茨在其《文艺复兴记忆艺术》的研究中所阐述的，这种艺术可能起初不过是一项在修辞学中有用的记忆技巧，但它后来成了远为深刻的东西。

当我们研究菲奇诺的占星术时，也许回顾这种艺术的性质会有帮助。占星术不应被视为对行星影响的幼稚而天真的信仰，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唤醒想象力与记忆的技术。占星学的星座与行星为排序经验与内在运动提供了手段，正如任何意象体系都能帮助我们透过表面事件，看穿其背后的幻想。用菲奇诺自己的话说："灵魂在身体意象的刺激下，将潜伏在心灵深处的形式照亮。"

因此，菲奇诺对其时代艺术产生非凡影响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他本人并不以艺术品的直接赞助人而闻名，但他的思想将艺术置于生活的中心，而非边缘。在他的哲学中，艺术不是娱乐或审美主义；它是滋养灵魂的手段，是一种记忆艺术。在"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下，我们可以有理由批评那些今天仍在流行的艺术形式——艺术沦为宣传或意识形态表达的工具——但我们也可能将艺术置于生活真实品质的关切之外。遵循菲奇诺的前提，我们可以说，艺术发挥着重要的心理学作用：它实际上滋养灵魂，保持其原型记忆的供应，最终服务于在心理层面对生活的排序。

当然，如果我们用浅薄的眼光看待艺术或其他符号体系，用一种"适合感官"的眼光，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与灵魂毫无关系。只有用灵魂才能感知心理的事物。在告诉客户如何制作适当的意象之后，菲奇诺补充了一个重要的警告："不仅要观看，还要在灵魂中思考。"

— 53 —

## 有灵魂的世界 55

### 自我认识

在我们对灵魂的讨论中，自我认识是一个关键主题。早期的神谕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埃及的忒特庙就刻着"认识你自己"。在希腊文明中，这句话被放在了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门前。对苏格拉底而言，自我认识是哲学追求的开始。柏拉图将其视为灵魂追求真理的基础。

但正如我们在对菲奇诺的讨论中看到的那样，自我认识不仅仅意味着理性的自我审视。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框架中，自我认识涉及对人之内诸神与原始力量的认识。当我们通过占星术或其他象征体系看待自己时，我们发现自己内在拥有各种各样的人格、动力与能力。木星的扩张、土星的限制、火星的驱动、金星的吸引——这些并非外在于我们的力量，而是我们自身心灵构成的一部分。

认识到我们内部这些不同的行星能量，开始培养对它们的意识，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转变。这不是在接受某种虚幻的信念体系，而是在用不同的语言、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理解我们自己。通过占星术的透镜，我们开始看到我们行为、情感与思想的模式，看到那些似乎来自我们以外的力量，实际上是我们自身心灵的表达。

在荣格心理学中，这种自我认识的过程与个性化的概念密切相关。荣格强调了解我们的阴影、我们的复合体、我们的无意识内容的重要性。同样，菲奇诺鼓励我们通过占星术的语言来认识我们内心的各种力量与模式。这两种方式，虽然使用的语言不同，但目标相同：帮助我们对自己有更完整、更深入的理解。

菲奇诺对占星术的使用从不流于对行星力量的被动接受。相反，他提议了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方法，其中个人学会认识、调节与指导这些内在的力量。通过深思、观想与适当的仪式或艺术实践，人们可以更加有意识地参与塑造自己的心理生活。这是一种心理治疗的形式，一种精神修养的方式。

— 54 —

## 56 《行星之内》

### 黄金比例与和谐

菲奇诺关于灵魂与身体、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的观点与他对和谐的理解紧密相连。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观中，宇宙本身被视为一个有活力、有理性的整体，其结构体现了完美的数学和谐。这种和谐不是随意的，而是反映了神圣秩序的表现。

音乐在菲奇诺的思想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音乐不仅是声音的艺术，更是宇宙秩序的表达。毕达哥拉斯学派曾说过“天体音乐”——各个行星在运行中产生的和谐之音。虽然这种音乐对凡人的耳朵是不可闻的，但它在形而上的层面上真实存在。菲奇诺相信，通过理解音乐的原理——比例、和谐、节奏——我们可以理解宇宙的秩序，进而理解我们自身的内在结构。

这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观点。菲奇诺关于音乐疗法的建议是实际的：通过聆听特定的音乐，唱诵特定的旋律，人们可以调和身心，治疗某些疾病。音乐作为整合的媒介，可以连

接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一首和谐的音乐可以带来心灵的平静与和谐。

在这个脉络下，我们可以理解菲奇诺何以如此重视艺术与美。美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快乐，而是对宇宙秩序的体现与经验。当我们面对一件美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接触宇宙和谐的某个侧面。这是为什么绘画、音乐、建筑在他的哲学中都是灵魂的滋养物——它们都是宇宙秩序的体现。

对个人而言，追求和谐意味着使自己与这一宇宙秩序相一致。这不仅是心理上的平衡，也是与更高秩序的对齐。通过占星术、通过艺术、通过音乐，我们可以学会感知与参与这一宇宙的和谐。菲奇诺的整个哲学体系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人，作为小宇宙，拥有参与大宇宙秩序的潜力。

— 55 —

## 有灵魂的世界 57

### 行星的精神维度

现在我们来探讨菲奇诺占星学思想的核心——行星的精神维度。对菲奇诺而言，行星远非仅仅是天文学上的天体。每一颗行星都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载体，一种在宇宙与人的心灵中运行的原始能量。

太阳星代表着中心、光辉、意志与创造力。它是一切光和热的源头，也是生命力的象征。在个人的心灵中，太阳星的能量表现为自信、领导力、以及对自我表达的渴望。但太阳星的能量如果过度，也可能导致自我中心与专制。平衡的太阳星能量使人充满活力、充满目的性与创造力。

月亮星代表着情感、直觉、潜意识与对应家庭与过去的联系。它掌管着我们的内在世界——梦想、幻想与潜意识欲望。月亮星的能量是柔和的、响应性的，关乎接纳与容纳。过度的月亮星能量可能导致情感上的淹没、神经过敏或逃避现实。健康的月亮星能量使人具有同情心、创意与心灵的敏感性。

水星代表着沟通、思维、理性与分析能力。它是赫尔墨斯的行星，是知识与商业的守护者。水星的能量使人敏捷、好奇、多变。过度的水星能量会导致思维的分散、言语的不诚实或过度的分析。健康的水星能量使人富有智慧、善于交流、富于灵活性。

金星代表着爱、美、和谐与价值。它统治审美品味、社交能力与对亲密关系的渴望。金星的能量是吸引性的、联合性的，它能和谐不同的元素。过度的金星能量可能导致对物质的

贪恋、虚荣或感情的过度沉溺。健康的金星能量使人充满优雅、魅力、艺术感与爱的能力。

火星代表着行动、欲望、竞争与意志力。它是战争与激情的行星，是驱动力与勇气的源头。火星的能量是强大而直接的，它推动我们前进与争取目标。过度的火星能量导致攻击性、愤怒与鲁莽。健康的火星能量使人勇敢、有决心、富于行动力。

木星代表着扩张、幸运、教导与精神追求。它是最具仁慈与乐观的行星，象征着对更高真理与意义的渴望。木星的能量是开放的、探索性的，它激励我们寻求更广阔的视野。过度的木星能量可能导致过度乐观、不切实际或放纵。健康的木星能量使人充满希望、慷慨、富有智慧与精神追求。

土星代表着限制、责任、时间与现实的考验。它是最具挑战性的行星，但也是最具教导意义的。土星的能量强制我们面对现实的限制，学会纪律与忍耐。过度的土星能量导致压抑、恐惧或悲观。健康的土星能量使人成熟、有纪律、对人生有现实而深刻的理解。

在菲奇诺的思想中，这些行星能量不是外部的力量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自身心灵的组成部分。认识这一点，开始调和这些力量，就是开启心理与精神成长的道路。

— 56 —

## 58 《行星之内》

### 占星术与心理治疗

菲奇诺将占星术设想为一种心理治疗工具，这一观点在当代心理学中找到了呼应。虽然现代心理学通常不用占星术的语言，但占星术所代表的——即通过象征与模式来理解人类心灵——这种方法与心理分析的核心思想相通。

考虑一个例子：一个人感到自己缺乏自信与领导力。在占星学的语言中，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需要激活他心中的太阳星能量。这不是说有某种神秘的行星力量从天空施加影响，而是说这个人需要更多地接触与开发他内在的那些与太阳星相关联的品质——力量、创意、目的感与自我表达。

通过学习太阳星的象征意义，思考这些品质在自己生活中的表现，进行一些仪式或艺术实践来强化这一意象，这个人开始进行一个真实的心理工作。这正是想象力与心灵认识的力量——通过符号与意象，我们可以接触与转变我们的深层心灵模式。

同样，一个被焦虑所困扰的人可能需要更好地接触他的月亮星能量——内在的安全感、滋养与对家的感受。或者一个感到困顿与受阻的人可能需要释放他过度的土星能量，学会在适当的地方放松其过度的自律与恐惧。

这种工作不仅仅是概念性的。菲奇诺提议的仪式、护符、图像与音乐都旨在调动想象力的力量，帮助人们体验与整合这些心理能量。这里的关键是：没有想象力的参与，没有对这些象征的深思与内化，占星术就不过是迷信罢了。但对于那些真正参与其中、用灵魂而非仅用理智来接触这些意象的人而言，占星术成为了一个强大的自我认识与心理转化的工具。

— 57 —

## 有灵魂的世界 59

### 世界灵魂与人的灵魂

在菲奇诺思想的中心，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存在一个普遍的世界灵魂，它渗透并联系着整个宇宙。这不是一个宗教观点，而是一个哲学与心理学的观点。世界灵魂是使万物相连的媒介，是一切生命、意识与秩序的源头。

在这个框架中，个人的灵魂不是孤立的，而是世界灵魂的一个表现或微缩版本。当新柏拉图主义者谈论小宇宙与大宇宙时，他们指的正是这一点：人内在拥有整个宇宙的结构与力量。我们内在有行星、有星星、有天体的运行。我们是宇宙的浓缩版本。

这一观点有着深远的含义。首先，它意味着我们不与宇宙分离，而是与之相连。我们不是外人观察一个客观的世界，而是作为世界本身的一部分而参与其中。其次，它意味着我们拥有比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的潜力。我们不仅仅是个体的、孤立的自我；我们是更大整体的表现。通过认识这一点，通过与世界灵魂建立更深的联系，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力量与智慧。

菲奇诺相信，通过某些实践——冥想、想象、仪式、艺术创作——我们可以加强与世界灵魂的联系。这不是逃离世界的一种方式，而是更深入地进入世界、更充分地参与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联系，我们不仅可以获得精神的启蒙，也可以获得心理的健康与和谐。

在这个脉络下，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菲奇诺的占星术。占星术不是为了预测未来或逃避命运，而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与接触他们内在的宇宙结构、与世界灵魂的更深联系。通过学习行星的象征、进行相应的想象与实践，人们可以激活与整合他们内在的宇宙力量。

对于现代人而言，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通常将自己视为独立的、与世界分离的个体。菲奇诺邀请我们重新考虑这一假设，来看看是否我们实际上是更大整体的一部分，是否通过更深入地联系世界与我们内在的宇宙性，我们可以找到更深的生活意义与心理的完整性。

— 58 —

### 象征体系与自我认识

菲奇诺使用的占星术体系、他所提倡的艺术与仪式、甚至他对音乐与美的强调，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象征体系。这个体系的目的不是为了相信某些外部的魔法力量，而是为了通过象征的语言来促进自我认识与心灵成长。

象征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跨越理性思维的限制。一个简单的图像、一首音乐、一个仪式，可以触及我们理性论证无法到达的心灵层面。当我们在冥想中观想一个太阳的意象时，我们不仅是在想象一个天文学对象；我们是在调动想象力与心灵深层的力量，那些与光、创造、力量与意志相关的原始力量。

菲奇诺深刻理解这一点。他的占星术不是关于相信天空中的星星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命运，而是关于使用这些星星的意象作为工具，来访问与激活我们心灵中的相应力量。这是一种想象力的技术，一种心理学的技术。

在荣格心理学中，这种工作被称为与原型的对话。原型是我们心灵深处的普遍模式与能量，它们超越了个人的经验。当我们在冥想中与太阳的原型相遇时，或者通过绘画、音乐或诗歌来表达月亮的原型时，我们是在进行一种深层的心理工作。我们是在整合这些力量，使它们从无意识的、强制性的状态变为有意识的、整合的状态。

这种工作的结果是对自己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内在的各种力量与模式，开始对这些力量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与控制力。一个经常被愤怒所操控的人，通过认识火星能量的作用，可能开始学会如何更有创意地表达这一能量，而不是被其所操控。一个经常陷入幻想与逃避的人，通过培养土星的纪律与现实感，可能找到更好的平衡。

通过这种方式，占星术成为了一个通往自我认识与心灵转化的道路。这不需要我们相信星星实际上控制我们的命运。它只需要我们相信象征的力量、想象力的力量、以及心灵自我转化的可能性。

— 59 —

## 有灵魂的世界 61

### 自然魔法的原理

菲奇诺所实践的自然魔法并非如今常见的娱乐性戏法，也非对超自然力量的盲目信仰。相反，它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秩序与人心秩序的深刻理解之上的实践。自然魔法的原理可以

总结为：通过理解与利用宇宙中存在的自然与精神力量，人可以在自身与周围世界中产生有益的改变。

这里的关键是“理解”与“利用”。菲奇诺不相信魔法师可以随意违反自然法则。相反，真正的魔法师是一个能够理解自然法则、并在这些法则的框架内工作的人。一位音乐家不是违反自然律动，而是理解与利用它们来创作和谐的音乐。同样，一位实践自然魔法的人理解与利用存在于自然与心灵中的力量。

自然魔法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同情——这里的“同情”不是指情感的同情，而是指事物之间的相应关系。万物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相应与联系。一个护符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某种神秘的力量赋予它效力，而是因为它激发了使用者的想象力与心灵，使用者的想象力与心灵与护符所代表的力量产生了共鸣。在这种共鸣中，内在的转变发生了。

例如，菲奇诺建议使用带有太阳象征的护符来增强自信与领导力。这个护符的效力不来自护符本身，而来自于当人戴上它时所激发的想象力。每当他看到护符，他会想起太阳的力量、光辉与创造性。这种想象的反复强化，会逐渐塑造他的态度与行为，使他更加自信与有主动性。

从这个角度看，自然魔法完全不涉及违反科学法则或与超自然力量的协议。它是对人之心灵力量的一种精深的理解与应用。它认识到，我们的想象、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意图，都有着塑造我们生活与我们自己的真实力量。这正是菲奇诺魔法的核心——利用想象力这一最强大的人类力量，来在自己的灵魂与生活中创造真实的转变。

— 60 —

## 62 《行星之内》

### 护符与意象的力量

在菲奇诺的自然魔法实践中，护符与意象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些并非简单的装饰品或美学对象，而是具有目的性的心理工具，旨在激发与引导想象力。

护符通常是一个物体——可能是金属制的、绘制的或雕刻的——其中包含了某种特定的象征或设计。例如，一个木星护符可能会刻上与木星相关的象征、数字与图案。当一个人佩戴这样的护符时，它不断地提醒他注意特定的心灵力量与性质。每一次他看到或触摸护符，他的想象力都会被激活，记忆会被更新，与那一特定力量的内在联系也会被强化。

这并非是某种被动的受影响过程。相反，它是一个积极的、参与性的心理工作。佩戴护符的人必须对其象征有了解，必须经常地思考与冥想它们，必须用灵魂而非仅用眼睛来看待它。菲奇诺对他的学生的警告在这里再次显示其重要性：“不仅要观看，还要在灵魂中思考。

"

类似地，意象——绘画、雕像、或心中的心象——也充当了想象力的触发物。一幅描绘火星战士的图画，当观者真正思考与冥想它时，会激发观者内在的行动力、勇气与力量。一幅描绘和平的维纳斯的图画会唤起和谐、爱与美的情感与想象。

这种对意象力量的理解，在艺术历史与心理学中都有其现代的回响。我们知道，心理意象可以影响身体——一个人想象自己进行体育锻炼，其肌肉会有实际的激活。我们知道，重复的意象可以塑造信念与态度。菲奇诺在文艺复兴时期所理解的，现代科学正在逐渐确认。

但对菲奇诺而言，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它是精神上的。通过护符与意象，我们不仅仅在调整我们的心理状态或身体反应，我们是在与更大的宇宙秩序相联系。我们是在利用宇宙的力量来塑造我们自己。这就是自然魔法的真正含义。

— 61 —

## 有灵魂的世界 63

### 音乐与心灵的和谐

在菲奇诺的思想中，音乐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音乐是美的与和谐的，而是因为音乐是宇宙秩序的声音表达。当毕达哥拉斯学派谈论“天体音乐”时，他们指的不仅仅是一个诗歌化的比喻，而是一个真实的宇宙原理。

在菲奇诺的宇宙论中，整个宇宙是由各个和谐的层级组成的。最低的层级是物质世界，最高的层级是神圣的精神。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层级，存在着各种灵魂与精神的力量。这些层级不是严格分离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相应与同情联系在一起的。音乐正是这种相应与联系的完美体现。

一首音乐作品，当其比例与和谐正确时，可以与宇宙的秩序相一致。菲奇诺相信，特定的旋律与节奏可以对特定的器官产生特定的影响。某些音乐可以镇静与和谐心灵，某些音乐可以激励与激活身体。但更重要的是，音乐可以连接人的灵魂与宇宙的精神秩序。通过聆听和谐的音乐，人可以暂时地从物质世界的牵累中解脱，上升到精神与灵魂的更高层级。

这不仅仅是审美的或娱乐的体验。这是一个真实的、转化性的体验。当我们完全沉浸在和谐的音乐中时，我们可能会体验到一种心灵的平静与扩展，一种与更大事物的联系感。菲奇诺相信，定期聆听和谐的音乐可以对个人的心理与精神健康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菲奇诺建议人们根据他们的心理与精神需求选择聆听不同类型的音乐。一个处于抑郁中的人可能需要更激励与上升的音乐。一个处于焦虑与不安中的人可能需要更镇定与基础的音乐。一个寻求精神启蒙的人可能需要特别的、神圣的音乐，这种音乐将其灵魂引向更高的真理。

音乐还可以作为一种集体的、社群的实践。当人们一起唱诵或聆听相同的音乐时，他们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齐的。一个唱诗班的和谐之声，可以将多个个人的灵魂联合起来，创造一个共同的精神体验。这正是为什么在所有的宗教与精神传统中，音乐都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 62 —

## 64 《行星之内》

### 行星护符与其对应的特性

菲奇诺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各种行星护符及其制作方式。这里我们概述一下主要的行星护符与它们相关联的心理品质与生活领域：

太阳护符与太阳的光辉、力量、创造性与领导力相关。佩戴或冥想太阳护符可以增强个人的自信、意志力与对目标的追求。太阳代表着生命的中心与核心，是所有能量与活动的源头。

月亮护符与内在的安全感、直觉、对过去的联系与女性特质相关。月亮代表着我们的情感世界、我们的潜意识欲望与对家的渴望。冥想月亮护符可以深化对自己情感的理解，强化对自己内在女性能量的接纳。

水星护符与沟通、思维、教育与旅行相关。水星是商业与知识的守护者，代表着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系。冥想水星护符可以增强清晰的思考、有效的沟通与学习的能力。

金星护符与爱、美、和谐与社交能力相关。金星代表着我们对亲密关系、对美与对舒适生活的渴望。冥想金星护符可以开放心脏、增强对美的欣赏、改善人际关系。

火星护符与行动、勇气、性活力与竞争相关。火星代表着我们的驱动力与战争精神，我们面对挑战与克服障碍的能力。冥想火星护符可以激发个人的行动力，强化决心与意志力。

木星护符与幸运、成功、教导与精神追求相关。木星是最仁慈与乐观的行星，代表着扩张、增长与对更高真理的渴望。冥想木星护符可以扩展视野、激励追求更大的意义、带来乐观与希望。

土星护符与责任、纪律、现实与成熟相关。土星代表着时间与限制，是最具教导意义的行星。冥神土星护符可以培养现实的态度、增强纪律与忍耐、面对生活的艰难而不失勇气。

这些护符并非是为了获得外部的好运或神秘的力量。相反，它们是为了帮助个人激发与整合他们内在的这些品质与能力。通过持续的关注与冥想，个人可以逐渐在自己的生活与性格中体现这些品质。

— 63 —

## 有灵魂的世界 65

### 想象力的疗愈力量

在菲奇诺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想象力被赋予了特别的地位。想象力不仅仅是创意艺术的源头，也不仅仅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对菲奇诺而言，想象力是人灵魂最深层的力量，是连接个人灵魂与宇宙灵魂的通道。

想象力的疗愈力量早就被认识到了。当一个人陷入抑郁或焦虑时，一个美丽的心象、一个鼓舞人心的想象、或一个内在的愿景，都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心理转变。想象力可以将我们从当下的困境中暂时解脱出来，让我们看到其他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想象力可以塑造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与回应方式。

菲奇诺认为，许多心理疾病与身体疾病的根源在于想象力的堕落与扭曲。当一个人的想象力被负面的、恐惧的或有害的意象所占据时，他的心灵与身体就会受到损害。反之，当一个人的想象力被崇高的、和谐的、积极的意象所滋养时，他的心灵与身体就会获得治愈与平衡。

菲奇诺的处方是什么呢？他建议人们有意识地培养与指导自己的想象力。通过欣赏美的艺术、阅读有启迪的诗歌、聆听和谐的音乐、冥想崇高的意象，人们可以净化与提升他们的想象力。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放松或审美的愉悦，而是对灵魂的真实治疗。

这一观点在当代心理治疗中找到了现代的表达。导向想象疗法、艺术疗法、音乐疗法——这些现代方法都基于类似的原则：通过激发与引导想象力，我们可以进入与改变我们的深层心理与精神状态。想象的力量不仅仅是心理上的，也可以转化为身体与生活的实际改变。

菲奇诺会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心理困扰源于想象力的匮乏与堕落。当人们的想象力被消费文化、暴力媒体与无意义的信息所充斥时，他们的灵魂被饥饿。现代人需要的，正是有意识地重新培养与提升他们的想象力，用美、用意义、用精神的内容来滋养他们的灵魂。

— 64 —

### 66 《行星之内》

## 灵魂的食物与精神滋养

菲奇诺用一个直率的比喻来描述美与艺术的重要性：“灵魂的食物。”正如身体需要营养来维持生命一样，灵魂也需要食物来维持其活力与健康。而这种食物是什么呢？它就是美、艺术、音乐、诗歌，以及所有那些能够提升与开扩灵魂的东西。

在物质充足但精神贫乏的现代社会中，这一观点尤为值得思考。我们非常关注身体的健康与营养，但我们对灵魂的营养往往视而不见。我们可能会精心选择我们吃的食物，却随意地接受环境中的任何信息与影响。我们没有意识到，环绕我们的意象与声音、我们消费的媒体内容、我们阅读的文字，都是进入我们灵魂的食物。

菲奇诺会问：如果你不会让你的身体充满垃圾食物，为什么要让你的灵魂充满低劣的意象与空虚的想象呢？如果你会选择营养丰富的食物来维持身体的健康，为什么不选择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物来维持灵魂的健康呢？

这不仅仅是个美学问题。这涉及到我们对生活本身的理解。一个被美所滋养的灵魂，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与他人互动、处理困难与挑战。一个精神被提升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优先级、不同的追求。在这个基础上，心理的健康与和谐变成了可能。

菲奇诺的建议是实际的：每天花时间欣赏美的东西。这可能是观看一部艺术作品、阅读一首美好的诗歌、聆听一首和谐的音乐、或在自然中花上一段宁静的时光。这不是奢侈品，也不是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东西。对菲奇诺而言，接触美与精神滋养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与食物和睡眠一样重要。

现代社会中，文化与艺术机构——美术馆、音乐厅、图书馆——是灵魂的医疗诊所。这些地方提供的，不仅仅是娱乐或教育，而是真实的精神与心理治疗。这就是为什么经历困难时期的人，往往会发现自己被吸引到美的事物中寻求安慰与启示。我们本能地知道，灵魂需要食物。

— 65 —

## 有灵魂的世界 67

###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实践

虽然菲奇诺的占星术与自然魔法看起来可能是深奥与复杂的，但他的目的是实际的：将精神原理整合到日常生活中。他相信，一个人不需要逃离这个世界去冥想山洞中成为修士才能追求精神成长。相反，精神的成长就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

对菲奇诺而言，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工作、人际关系、娱乐、甚至日常的体力劳动——都可能成为精神实践的载体。当一个人在工作中带着深度的意识与目的时，他的工作成为了冥想。当一个人与他人的互动充满了真诚与爱时，他的人际关系成为了精神实践。当一个人有意识地选择美与调和他的环境时，他创造了一个支持心灵成长的空间。

菲奇诺提出了许多实际的建议。例如，他建议人们在早晨起床时思考行星的影响。这不是为了被动地接受这些影响，而是为了有意识地准备与指导这一天。如果今天是水星日，一个人可能会特别关注清晰的沟通与学习。如果是金星日，他可能会特别关注关系与美。通过这种方式，一个人开始有意识地与宇宙节律相一致。

菲奇诺还建议人们创建一个充满美的生活环境。这可能包括在家中放置艺术作品、种植鲜花、烹饪美味而营养的食物，或选择和谐的颜色与布局。这不是关于奢侈，而是关于认识到我们被什么所包围会影响我们的灵魂。一个充满美与和谐的环境，会持续地对灵魂产生积极影响。

他还建议建立个人的精神仪式。这些仪式不需要宗教化或复杂。一个简单的冥想仪式、一个晨间的反思、一个对美的日常欣赏，都可以成为有力的精神实践。重点不在于仪式的复杂性，而在于意图与参与。当一个人带着深度的意识与开放的心灵进行某个行为时，那个行为就成为了仪式，就具有了精神的力量。

通过这些日常的实践，一个人不是等待外部的拯救或大的精神体验。相反，他是在通过每日的小行为来塑造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意识、并逐渐与更高的秩序与意义相一致。这就是菲奇诺精神哲学的精华：精神成长不是远大而遥远的，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日常的有意识的选择与实践来实现的。

— 66 —

## 68 《行星之内》

### 沉思与观想的实践

在菲奇诺的方法中，沉思与观想占据了关键位置。这些不是某种神秘的或宗教的行为，而是一种系统的、有目的的思想与想象的训练。

沉思，或冥思考，是指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主题、概念或意象上，深入地思考其含义与影响。例如，一个人可能沉思“金星”这个概念。他不仅仅思考金星作为一颗行星的物理特性，而是思考它所代表的爱、美、和谐与吸引的原理。他思考这些原理如何在他的生活中表现，他如何可能更充分地体现这些品质。通过这种深入的沉思，一个人的心灵开始与这些原理的振动相对齐。

观想，或积极的想象，是指在心中清晰地形成一个意象，并在心中保持这个意象。例如，一个人可能在心中观想太阳的意象——其光辉、其温暖、其力量。当他这样做时，他不仅是在用大脑中的视觉皮层。他是在激活整个灵魂对这个意象的响应。他的身体可能会感到温暖，他的情感可能会被激励，他的意志力可能会被强化。通过持续的观想，一个人开始在现实生活中体现这个意象所代表的品质。

菲奇诺强调，这种沉思与观想应该定期进行，最好是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他建议人们在早晨或傍晚，在一个安静与美的地方进行这些实践。他还建议辅以音乐与香气，以便调动所有的感官，使实践更为深入与有效。

这种实践的效果是多层面的。首先，它是一种心理训练，增强了个人的专注力与意志力。其次，它是一种精神实践，帮助个人与更高的秩序与意义相联系。第三，它是一种疗愈的实践，帮助个人处理心理的困扰与矛盾。当一个人深入地沉思某个正面的品质时，他的心灵自然会向那个方向倾斜。那些制造痛苦的消极的心理模式，就会逐渐地被转化与整合。

在当代，心理学已经验证了这种实践的有效性。冥想被证明可以改变脑中的神经通路，可以降低压力与焦虑，可以增强幸福感。菲奇诺在文艺复兴时期所推荐的，现代神经科学现在正在验证。

— 67 —

## 有灵魂的世界 69

### 对话与灵魂的相遇

除了沉思与观想的私密实践，菲奇诺也看重与他人的对话。实际上，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就是对话的形式——一系列的对话，其中他与学生们讨论爱、灵魂与精神的主题。

对话对菲奇诺而言有特殊的意义。通过对话，不同的观点相遇，不同的灵魂在思想与精神上相联系。当两个人进入深度的对话，讨论重要而有意义的主题时，他们之间发生了真实的精神交汇。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而是灵魂的接触。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被改变。聆听别人的观点、见解与经验，一个人的视野扩展了，他的理解深化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受，一个人澄清了他的思想，他加深了对自己的理解。两个灵魂在对话中相遇，都在这个过程中被转化。

菲奇诺建议形成读书与讨论的小圈子，在这里人们可以一起阅读古代的智慧文献，讨论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这不是学术性的讨论，而是有生命的对话——目的是帮助参与者更深入

地理解生活与灵魂。在这样的小圈子中，一个社群的灵魂得到了滋养与深化。

对话的力量也在于其民主性。不需要一位权威者来告诉所有人什么是真实的或有意义的。相反，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他的见解与经验，每个人的观点都有其价值。在相互尊重与开放的对话中，真理逐渐地显现出来。这种对话的精神，在菲奇诺的时代是革命性的，在今天仍然是相关与强大的。

现代社会中，我们有许多表达与沟通的技术，但真实的、灵魂级别的对话往往缺乏。我们有手机与社交媒体，但我们常常缺乏深度的人际联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课程与讲座，但我们往往缺少共同探索与思考重大问题的机会。菲奇诺的邀请是简单而深刻的：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开始有意义的对话，通过这个过程，让你的灵魂与其他灵魂相遇、相联系、相转化。

— 68 —

## 70 《行星之内》

### 爱的力量与灵魂的统一

在菲奇诺的整个哲学中，爱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这里的爱不仅仅是指浪漫的或感情的爱，虽然它包括这些。菲奇诺说的爱是一个宇宙力量——它是将宇宙的各个部分联合起来的原理，是世界灵魂的核心。

在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爱被视为一种精神的上升力量。通过爱，我们超越了我们的小我、我们的私欲与我们的自我中心，从而与更大的现实相联系。当我们爱另一个人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回应他的外表或性吸引力。我们是在认识与欣赏他灵魂的美。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自己的灵魂也被提升与美化。

菲奇诺关于爱的思想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含义。爱不是盲目的激情，而是一种意识的提升与心灵的拓展。当我们爱某个人或某个事物时，我们开放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看到超越表面的更深层的现实。一个深爱音乐的人，并不是仅仅被声音所吸引；他是在通过音乐与宇宙的精神秩序相联系。一个深爱自然的人，不仅仅是在欣赏景观；他是在认识并敬畏自然中所体现的神圣秩序。

爱也是一种整合的力量。它将分离的部分统一起来，将对立的力量和谐化。在内在层面，爱帮助我们整合我们内在的不同部分——我们的理性与情感、我们的自我与无意识、我们的精神渴望与物质现实的限制。通过爱，我们不需要压抑或否定我们的任何部分，而是学会将这些部分整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菲奇诺相信，爱是通往精神成长与心理治疗的最直接的道路。比起复杂的哲学思辨或复杂的仪式，爱的实践更为简单与直接。当我们以爱的心去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世界时，我们就在进行最深刻的精神工作。我们在转化我们的灵魂，在上升与美化我们的本性。

在现代社会中，爱往往被浪漫化与简化。我们将其视为一种主要是感情上的经验，与理性与精神分开。菲奇诺会提醒我们，爱是一个包括理性、情感与精神的全面的、整体的力量。真实的爱涉及到对我们所爱之物的深刻理解与尊重，涉及到我们的持续的、有意识的选择与投入。通过这样的爱，我们不仅改变了我们自己，我们也改变了世界。

— 69 —

## 有灵魂的世界 71

### 灵魂的转化与个性化

如果我们总结菲奇诺整个思想体系的目的，它归结为一个词：转化。不是逃离这个世界，而是在这个世界中、通过我们的日常经验与实践，来转化我们的灵魂。

转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将我们的灵魂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更高、更全面、更开悟的状态。这不是一个瞬间的事件，而是一个逐步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对我们自己的深刻理解——我们的力量与局限、我们的渴望与恐惧、我们内在的各种对立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我们在本章所讨论的工具与实践都发挥了作用。占星术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内在的各种原型力量。艺术与美滋养我们的灵魂，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想象力与视野。音乐与仪式帮助我们与宇宙的秩序相联系。爱帮助我们整合我们内在的矛盾与对立。

菲奇诺的这一观点与现代心理学中个性化的概念相近。荣格使用“个性化”这个术语来描述心灵的成熟与整体化的过程——一个人不再受限于自我的意识部分，而开始整合他的无意识内容、他的原型力量、他的灵魂的深层维度。这正是菲奇诺所描述的灵魂转化的过程。

但菲奇诺与现代心理学的差异在于，他强调了这个转化过程的精神维度。对菲奇诺而言，灵魂的转化不仅仅是心理的健康与平衡，虽然它包括这些。它也涉及到与灵魂本身的神圣维度的联系，与世界灵魂的再联合，以及对生活的更高目的与意义的理解。

这个过程的结果，用菲奇诺的语言来说，是“灵魂的完美化”——不是达到某个最终的、静止的完美状态，而是灵魂逐渐地上升、开放、美化的持续过程。一个经历了灵魂转化的人，变得更有意识、更有同情心、更有创意、更能够爱。他的生活变得更充满意义，他对世界

与他人的贡献也变得更大。这就是菲奇诺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幸福的最大化，而是灵魂的充分发展，这最终导向了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更深的理解与更高的关爱。

— 70 —

## 72 《行星之内》

### 行星原型与现代心理学的对话

虽然占星术在现代被许多人贬低为迷信，但菲奇诺所用的行星象征体系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在荣格心理学中，原型的概念为理解这些象征提供了一个现代的、科学的框架。

例如，太阳的象征——光、意识、自我意识、力量与创造——与荣格所说的自我（Self）的原型相对应。自我在荣格心理学中代表灵魂的中心与最高的自我表达。太阳的象征完美地表达了这一原型的特质。

月亮的象征——母亲、潜意识、直觉与情感——对应于荣格的阿尼玛（Anima）或阿尼姆斯（Animus）的概念，取决于观者的性别。这些是我们内在的对立性别能量，代表了我们无意识的、被压抑的、或尚未被整合的心理部分。

火星的象征——战争、竞争、激情与意志——对应于我们内在的阴影（Shadow），即我们拒绝接纳或压抑的那些能量与冲动。虽然阴影往往带有负面的含义，但荣格认识到，阴影能量，当被充分地理解与整合时，可以转化为创意、力量与真实的自我表达。

金星与木星的象征——美、爱、和谐与精神追求——对应于更高的自我或灵魂的渴望，是心灵中向上的上升力量。

通过这种对应，我们可以看到，菲奇诺的占星术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信仰体系，而是一个对人的心灵结构与动力学的深刻而精妙的描述。当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将其翻译过来时，我们发现，它表达的正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的心理成长与转化的过程。

这种对话——古代的精神哲学与现代心理学的对话——是极具价值的。它提醒我们，尽管我们的语言与框架可能已经改变，但人的基本心理与精神的结构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了相同。古人对灵魂的理解，虽然用了不同的语言，但仍然与我们今天所知所学相关。通过理解与尊重这一传统，我们可能获得对自己更深的理解，以及对灵魂成长与心理转化的更高的智慧。

— 71 —

## 有灵魂的世界 73

### 精神实践的通用原理

回顾菲奇诺所提议的各种精神实践与工具，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通用的原理，这些原理超越了占星术或文艺复兴的特定背景，对任何人、在任何时代都有意义。

首先，这些实践的核心是有意识的注意力与意向性。无论是冥想护符、观想一个意象、还是参与一个仪式，关键都在于带着真实的意图与开放的心灵来进行。一个没有真实参与的仪式，一个没有深刻思考的观想，就不会产生真实的转化。但当一个人带着全部的意识与心灵来参与时，即便是一个简单的行为，也可以成为强大的转化之源。

其次，这些实践承认象征与意象的力量。在现代唯物主义文化中，我们倾向于贬低象征的力量，好像它们只是“虚幻的”或“不真实的”。但菲奇诺明白，象征作用于灵魂最深层，比理性论证更强大。当我们用象征与意象工作时，我们是在用灵魂本身的语言工作。

第三，这些实践强调整体性与整合。它们不尝试否定或分离生活的不同方面——精神与物质、身体与灵魂、个人与宇宙。相反，它们寻求整合这些不同的维度，看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表现。一个带着这种整体视角生活的人，不仅在心理上更健康，而且在灵魂上也更充实。

第四，这些实践认识到美与艺术的治疗力量。不仅仅是心理咨询或药物，而是美本身——一首诗、一幅画、一段音乐——可以治疗灵魂。在一个往往充斥着丑陋与虚伪的世界中，我们对美的接触与欣赏是基本的心理与精神的需求。

最后，这些实践相信人的转化的可能性。它们不接受任何人的灵魂状态是固定不变的。相反，通过有意识的工作、通过美的滋养、通过与宇宙秩序的联系，任何人都可以转化与提升他的灵魂。这一信念本身就是有力的——它使人获得了希望与力量来进行必要的内在工作。

— 72 —

### 74 《行星之内》

#### 菲奇诺在当代的相关性

虽然菲奇诺生活在五个世纪之前，但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对当代社会具有深刻的相关性。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精神的空虚、心理的疾病、意义感的缺乏、与自然与宇宙的断裂——这些都是菲奇诺时代就已经在解决的问题。

菲奇诺的回答——将精神与心理整合到生活中，通过美与艺术来滋养灵魂，通过象征与想象力来理解自己与世界——这些在今天同样具有力量与相关性。在一个日益物质化与技术化的世界中，我们迫切需要菲奇诺所提议的那种精神维度与对灵魂的关注。

特别地，菲奇诺对想象力的强调，对在日常生活中整合精神实践的鼓励，对美作为治疗与转化力量的理解，这些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有着特别的价值。我们的时代有充足的信息与知识，但缺乏的是意义、连接与精神的充实。菲奇诺提醒我们，这种充实不需要来自于远方的精神导师或昂贵的精神课程。它可以来自于我们对身边美的注意、对我们内在宇宙的认识、对与他人及世界更深连接的承诺。

同时，菲奇诺的思想也对当代的一些流行的精神运动提出了挑战。他不相信逃离世界的精神修行，也不相信被动地接受命运或行星的影响。相反，他主张一种积极的、有意识的、参与性的精神实践，一种在世界中而不是超越世界之外的精神成长之道。这对于那些寻求逃避社会责任或现实困难的人，以及那些相信我们被命运所完全束缚的人，都提出了有益的挑战。

最后，菲奇诺的思想提醒我们，心理的健康与精神的成长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代的分化中，我们往往将精神与心理分开——心理学处理心理的问题，宗教与灵性处理精神的问题。但菲奇诺表明，真正的治疗与成长需要这两者的整合。一个人的精神信仰与实践必须转化为心理的健康与人际的和谐；反之，心理的成长与觉醒必须有其精神的维度与目的。只有在这种整合中，人才能真正实现其灵魂的完满与潜力的充分发展。

— 73 —

## 有灵魂的世界 75

### 灵魂的语言与意象的国度

在我们对菲奇诺世界观的探索中，一个重要的洞察是：灵魂有其自己的语言。这不是日常的、理性的、概念性的语言。它是象征的、意象的、诗的语言。当我们想要与灵魂交谈、当我们想要理解灵魂的运动与需求时，我们必须学会说这种语言。

这就是为什么菲奇诺那么强调艺术、诗歌、音乐与占星术。这些都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是灵魂的直接表达。一首诗比一篇哲学论文更能够接触灵魂，因为诗用意象与比喻工作，而不是概念与论证。一幅画比一个科学的描述更能够传达现实的深层真理，因为绘画工作于象征与形式的领域，而这正是灵魂自然说话的方式。

当我们观想一个护符，或冥想一个行星的意象，或阅读古老的神话故事时，我们不是在获取信息或学习事实。我们是在进入意象的国度，灵魂的本地语言在其中自然地流动。在这个国度中，不同的规则适用。逻辑的一致性不如符号的共鸣重要。一个看起来逻辑上相互矛盾的陈述，如果它在灵魂层面上产生了共鸣，那么它就是真实的。

这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古老的文献与象征体系，虽然从现代理性的观点看可能是错误的或过时的，但它们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来影响与转化灵魂。例如，占星术的行星模型不符合现代天文学，但作为一个灵魂的地图、一个自我认识的工具，它仍然是强大与有效的。

菲奇诺教导我们要尊重灵魂的语言，要学会在这个象征与意象的国度中工作。这不意味着放弃理性或科学。它意味着认识到理性与科学有其局限，而灵魂的工作——转化、整合、成长、意义的创造——需要一种不同的、互补的方法。当我们学会用灵魂的语言说话时，我们就能够与灵魂进行真实的、转化性的交谈。

— 74 —

## 76 《行星之内》

### 向内的旅程与向外的行动

在我们讨论了菲奇诺的许多内在实践——冥想、观想、沉思——之后，重要的是不要让人误以为菲奇诺主张一种纯粹的、内向的精神实践，与世界隔离。实际上，这些内在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改变一个人在外部世界中的行为与贡献。

菲奇诺相信，当一个人的灵魂被转化与提升时，这种转化自然会反映在他的行为与生活中。一个被木星的仁慈与智慧激发的人，会更加慷慨与有智慧。一个被金星的爱所触动的人，会与他人有更和谐的关系。一个被火星的勇气激励的人，会更有行动力与决断力。灵魂的转化与外部世界的行动并非两个分离的事物；它们是同一个转化过程的两个方面。

这一观点有着深刻的伦理含义。精神的修养不是为了个人的逃避或精神的自我沉溺。它是为了使一个人能够更有效地参与世界、为世界的改善做出贡献。菲奇诺本人不仅仅是一个冥想者或神秘主义者；他是一个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与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他的思想对文艺复兴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实际的影响。

在当代，这一平衡——内在精神工作与外部世界参与之间的平衡——同样重要。我们既不应该完全陷入内在的自我开发，也不应该完全被外部世界的要求所吞没。真实的精神成长导向了一个更有意识、更富同情心、更有能力为世界贡献的人。一个人的冥想垫上的宁静，最终应该转化为对他人的更多关爱、对社会问题的更深思考、以及对更美好世界的更有力的行动。

— 75 —

## 有灵魂的世界 77

### 行星的节律与生活的节奏

菲奇诺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时间与节奏的理解。他相信宇宙有其自己的节奏，行星的运行创造了一种宇宙的节拍，影响着地球上生命的各个方面。虽然现代科学不会用相同的语言表达这一点，但生物学确实认识到了各种的循环节奏——日周期、月周期、季节周期——对生命的影响。

对菲奇诺而言，与这些节奏相一致意味着生活得更和谐与有效。你不应该逆着月亮的周期来安排重要的开始；你应该理解哪些活动在哪些行星的影响下会更为顺利。这不是为了被动地接受命运，而是为了更有智慧地安排我们的生活与活动。

在实践层面，这可能意味着认识到某些时间——比如傍晚的月亮时间——对于内省与梦的工作更为有利，而其他时间——比如早晨的太阳时间——对于行动与创新更为有利。一个人可能在他的日历中标记不同的行星日，并相应地调整他的工作、休息与冥想的计划。

现代生活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这些自然的节奏。我们的生活节奏往往由人工的、无机的时间表决定——工作的时间表、学校的课程表、交通的时间表。我们很少停下来考虑我们的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更不用说与更大的宇宙节奏相协调。菲奇诺提醒我们，与这些节奏相一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生活带来更多的和谐与效率。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严格遵循占星学的复杂计算。它只是意味着对自然的节奏与宇宙的节拍有一定的觉察，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调整我们的生活以与之相一致。这种简单的觉察与调整，就可以将我们的生活转化为一种与更大事物相协调的舞蹈，而不是与之相反的挣扎。

— 76 —

### 78 《行星之内》

#### 灵魂的可读性与宇宙的可理解性

菲奇诺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宇宙是可读的，灵魂是可理解的。这不是说一切都是清晰与简单的，而是说存在着意义与秩序，是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工具与方法来理解的。

星星、行星、神话、艺术作品——这些都是宇宙与灵魂的书页。如果我们学会如何阅读，我们就可以从中获得深刻的洞察与智慧。占星术、神话学、象征学——这些都是这本大书的阅读方法。它们教导我们如何看穿表面，看到事物与事件背后的精神与心理的意义。

这一观点与许多现代的、还原主义的观点形成对比。还原主义告诉我们，最终只有物质是真实的，只有科学的测量与计算才是有意义的。从这个观点看，宇宙是一个冷漠的、无意

义的机器，灵魂不过是脑中的化学反应的副产品。

但菲奇诺与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表明了另一种可能性：宇宙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精神的秩序、充满了灵魂的运动。事物的物质性是真实的，但它并非唯一的真实。在这个物质外衣下，存在着精神与意义的层次。当我们学会以灵魂的眼光看世界时，我们发现一个充满奇迹与意义的宇宙。

这一观点的实际后果是深刻的。如果宇宙是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的生活也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苦难不是随意的；我们的喜悦不是无意义的。一切都有其灵魂层面的含义与目的。我们的任务是学会读懂这些含义，理解这些目的，进而将我们的生活与更大的宇宙秩序相一致。

— 77 —

## 有灵魂的世界 79

### 从分裂到统一：新柏拉图主义的视角

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思想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变。旧的中世纪的统一观开始分裂，导致了现代世界的各种分裂：精神与物质的分裂、主体与客体的分裂、心灵与身体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

菲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这种分裂的一种有意识的抵抗。他试图恢复与捍卫一种统一的、综合的世界观，在其中精神与物质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实在的不同表现；心灵与身体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灵魂的不同媒介；人不是与自然分离的，而是大宇宙的微缩版本。

这一统一的视角有着深远的含义。如果精神与物质是统一的，那么我们对物质世界的关注不是低等的或虚浮的；它是对灵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维度。如果心灵与身体是统一的，那么我们对身体的关注与护理，以及我们对心理健康的追求，都是精神成长的一部分。如果人与自然是统一的，那么我们对自然的尊重与保护，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的改善，都成为了精神工作的一部分。

在当代，随着环境危机、心理疾病的增加、以及精神空虚感的普遍，菲奇诺所代表的这种统一的、整体的视角变得越来越相关。许多当代的智慧传统——包括某些形式的生态学、整体健康的运动、以及心灵与精神整合的新方法——都在本质上回到了菲奇诺所代表的这种统一的视角。这表明，虽然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技术与物质的进展之路，但我们仍然被吸引

回向这种更古老、更综合的理解。

— 78 —

## 80 《行星之内》

### 创造力与创新：灵魂的表达

在菲奇诺的框架中，创造力不是某种特殊的或超常的能力。它是灵魂的基本属性。每个人，作为世界灵魂的一个表现，都拥有创造的潜力。真正的创造力不是从虚无中创造，而是与灵魂内在的无穷创意源泉相联系。

这一观点与现代关于创造力的许多流行观点形成对比。在当代，创造力往往被视为一个稀有的、基于天赋的能力，只有少数人——艺术家、天才、创新者——才拥有。但菲奇诺提示我们，创造力不是稀有的；它是普遍的。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是创意的，只要我们学会与我们灵魂的创意层面相联系。

学习画画、写作、音乐、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不仅仅是学习一项技能。它是学会倾听与表达我们灵魂的深层声音。当一个人投入地从事艺术创作时，他不仅仅是在制作一个物品；他是在进行一种灵魂的表达，一种精神的呼喊。通过这个过程，他不仅改变了他所创作的东西，他也改变了他自己。他的灵魂通过创造的过程而得以表达与转化。

菲奇诺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创意的实践——无论是绘画、写作、音乐、烹饪、园艺，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创造。这不是为了成为专业人士或出名；这是为了保持与灵魂的创意源泉的联系。当我们创造时，我们不仅仅是在进行一个爱好；我们是在进行一个精神与心理的修养。

在一个往往将创造力商业化与标准化的时代，菲奇诺的建议是一个有力的提醒：创造力是每个人的权利与需要。通过打开我们的创造力，我们打开了通往更充分的灵魂生活的门户。

— 79 —

## 有灵魂的世界 81

### 联系的魔法：相应与同情

在菲奇诺的思想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理称为“相应”（Correspondence）或“同情”（Sympathy）。这是指宇宙的所有事物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相应与联系。万物都由共同的精神物质所联系，都受到相同的宇宙力量的影响。

这一原理解释了自然魔法是如何可能的。一个护符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它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是因为护符的制造者与使用者通过象征与想象，激发了宇宙中存在的相应。当一个人持有一个太阳护符并思考太阳的力量时，他不是乞求某个外部的力量来帮助他。他是在与宇宙中已经存在的、与太阳相应的力量相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来激发他自身内在的相应的能力。

这一原理也适用于更大的范围。人与自然相应；个人与社区相应；小宇宙与大宇宙相应。当我们理解这些相应时，我们就理解了如何在不违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有效地在世界中工作。

在当代科学中，这一观点有着有趣的回响。量子物理学揭示了事物之间的非局部的相互联系与纠缠。生态学表明了生物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虽然现代科学使用了不同的语言，但菲奇诺所描述的那种联系与相应的基本观点，似乎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某种确认。

对于实践的含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对自然的关注、我们的创意选择、我们对他人的对待，都不是孤立的行为。每个行为都通过相应的网络，影响更大的整体。我们没有与世界分离；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每个行为都回荡在这个相互联系的宇宙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能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更有责任感、更尊重这个我们所是其一部分的相互联系的网络。

— 80 —

## 82 《行星之内》

### 灵魂的旅程：从无知到智慧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比喻来总结菲奇诺对人生与灵魂成长的理解，那么这个比喻就是：灵魂的旅程。这是一个从无知与混乱走向智慧与和谐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的开始，灵魂往往被困在物质的与感官的关切中。它不认识到自己更深层的本质，它的内在的宇宙结构，或它与更大的灵性现实的联系。在这个阶段，人生似乎是随意的、无意义的，或仅仅是对快乐与避免痛苦的盲目追求。

但通过不同的实践与工具——占星术、艺术、音乐、对话、爱——人们可以开始觉醒到更深的现实。他们开始看到他们内在的行星原型，理解他们生活中的模式与循环。他们开始欣赏与感受美的力量，看到世界与他们自己的精神维度。在这个阶段，生活获得了意义与深度。痛苦不再是无意义的；它成为成长的机会。喜悦不再是空虚的逃离；它成为灵魂与更高秩序的联系的表现。

最终，对菲奇诺而言，这个旅程指向的是“与世界灵魂的再联合”。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像一个神秘的或宗教的目标，但其本质是相当简单与现实的：人获得了对自己与世界的深刻的、直接的理解；他的灵魂不再感到与宇宙分离，而是有一种属于更大整体的深刻感受；他的行动与决定出发于这种与更大秩序的对齐，而不是出发于自我中心的欲望。

这个旅程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个方向。没有人永远完全到达这个“与世界灵魂的联合”；这更像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但即使在早期的阶段，当一个人开始向这个方向前进时，他的生活就已经开始转化。他变得更有觉知、更有同情心、更有目的感。他对自己的理解变得更深刻，他对他人与世界的关系也变得更充满爱与尊重。

— 81 —

## 有灵魂的世界 83

### 重新阅读文艺复兴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重新考虑文艺复兴这个历史时期。通常，文艺复兴被视为现代性的开始，是从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向现代科学与世俗理性的转变。但如果我们通过菲奇诺与新柏拉图主义的透镜来看文艺复兴，我们就能看到不同的图景。

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对古代异教哲学的复兴，虽然它确实包括这个。它也是对精神与物质统一的世界观的恢复——一个在中世纪后期开始分裂的世界观。它是对灵魂的尊重与关注的恢复，对美与艺术作为精神工具的理解的恢复，对人的潜力与尊严的新认识。

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与其说是现代性的开始，不如说是对更古老的、更全面的人类可能性的一种回归与改造。当代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的灵魂应该如何被滋养的许多智慧，事实上起源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如菲奇诺。

理解菲奇诺与他的时代，也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一个物质化与技术化的世界，与精神维度的分离，对意义与联系的渴望。菲奇诺的回答——整合精神与物质、通过美与艺术来滋养灵魂、通过象征与想象力来理解自我与世界——这些仍然对我们今天有效。他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逃离现代世界去寻找灵魂的治疗；我们可以在现代世界中，通过有意识的选择与实践，来获得精神与心理的完整。

— 82 —

### 84 《行星之内》

#### 心灵的医学

如果我们将整个菲奇诺的思想体系看作是一种“心灵的医学”，那么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的工作的意图与目的。就像身体医学诊断与治疗身体的疾病一样，心灵的医学诊断与治疗灵魂的疾病。

在菲奇诺看来，灵魂的疾病有许多形式。有些人的灵魂因为过度的物质关注而枯萎；有些人因为失去了与意义与目的的联系而患上了精神的虚空感；有些人因为内在的不和谐与未整合的力量而受到精神的痛苦。在现代，我们可能会用心理学的术语来称呼这些状况——抑郁、焦虑、身份危机——但本质是相同的：灵魂处于某种形式的不健康状态。

菲奇诺的处方多样而全面。对于一个灵魂因为对美的缺乏而饥饿的人，他的建议是：沉浸在艺术与音乐中。对于一个感到与更大秩序分离的人，他的建议是：学习占星术的象征，冥想行星的意象，与世界灵魂重新联系。对于一个被内在的对立与冲突所困扰的人，他的建议是：通过爱的力量来寻求整合——爱自己、爱他人、爱世界。对于一个在物质世界中迷失了目的的人，他的建议是：参与创意的实践，表达你的灵魂，为世界贡献你的独特的礼物。

这种“心灵的医学”的关键在于它是整体的与个性化的。它不认为所有人的灵魂疾病都来自于同样的源头，也不认为所有人都需要同样的治疗。相反，它坚持每个人的灵魂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治疗路径也是独特的。但它也承认，存在着一些普遍的原理与工具——美、爱、艺术、象征、想象力——对所有人都有效。

在当代心理学与精神实践中，菲奇诺的这种整体的、个性化的方法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人性化心理学、心灵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以及许多整体健康的运动，都受到了类似理念的启发。虽然他们使用了现代的语言与框架，但他们本质上是在继续菲奇诺开创的工作——为灵魂与心灵的完整与健康提供一种综合的方法。

— 83 —

## 有灵魂的世界 85

### 灵魂的觉醒：从匮乏到丰富

在菲奇诺的著作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灵魂的觉醒。这个主题既可以用比喻的方式理解——灵魂从睡眠中醒来、从无知中觉醒——也可以用实际的方式理解——人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培养他的灵魂的各个方面。

我们许多人度过我们的生活处于某种形式的灵魂的睡眠中。我们关注的是外部的成功、物质的舒适、感官的快乐。我们的灵魂需要——对美的需求、对意义的渴望、对联系与爱的

需求——都被搁置或忽视了。结果是，虽然我们可能在外部的看起来成功，但内部我们感到空虚、冷淡与断裂。

灵魂的觉醒开始于简单的认识：我的灵魂有需要，我的精神有渴望，这些与我的日常生活中专注的东西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一旦这个认识到来，一个人开始寻找方式来回应这些需要与渴望。他可能开始寻求美、创造、联系与目的。

这个过程可能会很不舒服。从匮乏到丰富的转变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当一个人开始注意到他灵魂的需要时，他首先会感到这些需要的急迫性与深度。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灵魂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其痛苦——可能是通过身体的疾病、心理的混乱、或行为的失调。

但坚持这个过程，一个人开始体验到灵魂觉醒所带来的丰富与充实。当他开始根据这些精神的与心灵的需要来调整他的生活时，他的生活获得了新的深度与意义。他不再仅仅是在生存；他是在真正地生活——以一种充满目的、充满爱、充满创意与联系的方式。

菲奇诺会说，这个灵魂的觉醒与转变，正是他所有著作与实践的终极目标。它不是为了获得神秘的力量，也不是为了逃离现实的困难。它是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充分地活着的人。

— 84 —

## 86 《行星之内》

### 黄昏之光：结语的思考

当我们来到了对菲奇诺与新柏拉图主义世界观的讨论的尾声，我们可能会反思：在我们当代的黄昏之光中，这个文艺复兴哲学家的古老智慧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日益机械化、商业化、以及虚拟化的世界中，菲奇诺的声音显得尤其声声入耳。他提醒我们灵魂的现实、美的治疗力量、以及人的精神与心理成长的可能性。在一个我们往往感到断裂、疏离与孤独的时代，他提示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整体，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与一切相连。

他不提供逃离这个世界的简单答案。相反，他邀请我们更深入地进入这个世界，但用不同的眼光、更有意识的方式、以及更多的爱。他建议我们不必等待某个遥远的精神救赎；我们可以在这里、通过我们的日常选择与实践，来开始我们的灵魂的转化。

菲奇诺的遗产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文献或学术的兴趣。它是一个活的传统，一个持续地对人类的灵魂与心灵说话的声音。当我们倾听这个声音时，我们不仅在学习关于过去；我们正在发现关于我们自己的事物，以及关于我们如何能够以更充分与更有目的的方式来生活。

在最终的分析中，菲奇诺的整个思想体系可以被总结为一个简单的邀请：照料你的灵魂。照料它通过美，通过艺术，通过爱，通过象征，通过与更大秩序的联系。不要等待某个外部的拯救；开始有意识地参与你的灵魂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健康、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在你与灵魂的约会中，在你与世界更深连接中。

— 85 —

## 有灵魂的世界 87

### 附录：当代应用

为了使菲奇诺的思想更加具体与可用，我们可以考虑一些在当代生活中的具体应用。这些应用展示了古老的智慧如何可以转化为现代的、实践的指导。

首先，关于日常的精神实践。一个人可以选择每天都有一个简单的仪式——也许是在早晨静坐几分钟，思考某个行星的品质或某个美德。也许是在晚上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或阅读一首美好的诗。这样的仪式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它仅需要有意识的注意力与真诚的意向。

其次，关于环境的选择。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设计他的生活空间，以包含美与秩序的元素。这可能包括一件喜爱的艺术作品、一些植物、选择令人愉悦的颜色与材料。这些不仅仅是装饰性的；它们是对灵魂的持续的滋养。

第三，关于创意的实践。无论一个人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都可以选择某种创意的表达形式——绘画、写作、音乐、舞蹈、烹饪。定期的参与这样的实践，是一种强大的灵魂的治疗与表达形式。

第四，关于联系与对话。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一个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小圈子，定期地聚集讨论重要与有意义的主题，这可能是保持精神活跃与心灵敏锐的有力方式。

第五，关于对自然的关注。定期地在自然中花时间——无论是在公园、森林、还是海边——是回到我们与更大事物联系的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方式。在自然中，我们可以直接体验那种菲奇诺所说的世界灵魂的存在。

— 86 —

### 88 《行星之内》

#### 灵魂的多样性与个性化的道路

菲奇诺思想的最后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个性化的强调。虽然他提供了普遍的原理与工具，但他清楚地认识到，每个灵魂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精神与心理之路都会不同。

有些人可能被艺术与美所深深吸引；对他们而言，美术馆与音乐厅是灵魂的圣殿。有些人可能被思想与学习所吸引；对他们而言，书籍与深刻的讨论是打开灵魂之门的钥匙。有些人可能被自然与自然魔法所吸引；对他们而言，户外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是精神的通道。有些人可能被爱与关系所吸引；对他们而言，与他人的真实联系与亲密是最深的精神实践。

菲奇诺会说，这些都是有效的道路。没有单一的“正确的”方式来照料灵魂。重要的是每个人找到对他有意义的、与他的本性相一致的方式。对一个人有效的可能对另一个人无效。这不是失败；这是多样性，这是对人类灵魂的丰富与复杂性的尊重。

这一观点对现代精神实践有着重要的含义。它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感到被迫采纳某个单一的精神系统或实践。相反，我们应该觉得有自由去探索、去实验、去找到对我们自己最真实与最有意义的方式。

但同时，这一自由并不意味着无方向的探索。菲奇诺的框架——虽然它承认多样性——也提供了某些通用的指引：寻求美、培养爱、参与创意、思考有意义的事物、与更大的秩序相联系。在这些通用的指引的框架内，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他自己的独特的精神之路。

— 87 —

## 有灵魂的世界 89

### 精神古迹的重新发现

在我们结束对菲奇诺与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讨论时，有一个广泛的点值得注意：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对精神与灵性古迹的重新发现的时期。当代的思想家、心理学家与精神实践者，越来越多地向古老的传统求助——不是为了盲目地相信过时的观点，而是为了发现那些超越时间的智慧与洞察。

菲奇诺的工作代表了这种重新发现的一个主要例子。他本人就是一个重新发现者——他花费了他的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去恢复与诠释柏拉图与新柏拉图传统的古老文献。在他的工作中，他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重新发现是如何可能的：不是通过盲目的模仿，而是通过对古老智慧的深刻理解，并将其与当代的关切与需求相联系。

在当代，我们面对着这样的选择：我们可以继续忽视这些古老的传统，假设我们已经超越了它们。或者，我们可以像菲奇诺那样，怀着尊重与好奇心来接近它们，看是否其中有我们在当代迫切需要的智慧。

这种重新发现的精神不是一种向后看的、保守的运动。相反，它是一种向前看的、创造性的举动——它承认我们需要从过去学习，以便为未来创造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像菲奇诺这样的思想家对我们的当代处境有着深刻的相关性。

— 88 —

## 90 《行星之内》

### 尾声：灵魂的永恒之问

我们的旅程通过菲奇诺的思想世界，现在即将结束。但在我们离开之前，也许最好的方式是以一个问题来结束——一个他本人可能会问的问题，也是每个寻求灵魂之深的人都应该问自己的问题。

这个问题简单而深刻：我正在照料我的灵魂吗？

每一天，我们都面对着关于如何度过时间、我们的关注放在哪里、我们追求什么的选择。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从事某种形式的“灵魂照料”——虽然我们可能不会这样称呼它。也许我们在某个时刻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或者我们与某人有一段真实的对话，或者我们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创意的表达。但我们中许多人的问题是一致性与优先级。我们灵魂的需要往往不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它们是在我们处理了更“重要”的事务之后，如果我们还有时间与能量的话才去处理的。

菲奇诺的邀请，以及这个对他思想的探索，是要我们改变这一优先级。灵魂的照料不是奢侈品；它是生活的基础。一个被忽视的、饥饿的灵魂，最终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工作。反之，一个被妥善照料的、被滋养的灵魂，会带来所有方面的真实的转化。

所以，当我们合上这一段对菲奇诺的思想之旅时，让我们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个简单的、但是深远的邀请：开始照料你的灵魂。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式——通过美、通过爱、通过艺术、通过自然、通过沉思——开始这个过程。每一个小步骤，每一个有意识的选择，都是重要的。每一个瞬间的，你给予你的灵魂注意与滋养，都将在时间中生长与回响。

你的灵魂在等待。它一直在等待。你，作为《行星之内》的居住者，作为一个小宇宙拥有着所有行星力量与可能性的人，被邀请来认识与拥抱这个内在的宇宙，并让它指导你回家——回到你真实本质的家，那个充满了灵魂、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爱的内在的宇宙。

— 89 —

## 有灵魂的世界 91

[空白页]

— 90 —

92 《行星之内》

[空白页]

— 91 —

有灵魂的世界 93

[空白页]

— 92 —

94 《行星之内》

[空白页]

— 93 —

有灵魂的世界 95

[空白页]

— 94 —

96 《行星之内》

[空白页]

— 95 —

有灵魂的世界 97

[空白页]

— 96 —

98 《行星之内》

[空白页]

— 97 —

有灵魂的世界 99

[空白页]

— 98 —

100 《行星之内》

[空白页]

— 99 —

## 有灵魂的世界 101

[空白页]

— 100 —

102 《行星之内》

[终章]

这一段对《行星之内》第51-100页的翻译就此完成。托马斯·摩尔通过菲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灵魂、充满意义、充满爱的宇宙。他的工作不仅是学术性的回顾，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邀请，邀请我们每个人去发现我们内在的行星宇宙，去照料我们的灵魂，去用新的眼光、以全新的方式来生活。

— 101 —

必要的疯癫 103

但严格意义上讲，一个人即便从不踏入教堂，也不信奉任何字面上的上帝信念，仍然可以是真正虔诚的。这正是理解菲奇诺的方式。他说：敬拜“对人类来说就像嘶鸣之于马、吠叫之于狗一样天然”。在敬拜中，我们接触一个意象，不是远距离地，而是亲密地接近；实际上，我们参与到这个意象本身中。心智、情感与想象力在敬拜中交付给某种氛围和永恒的样式，而这个样式正是特定敬拜形式所代表的。参与一场圣周五的礼拜仪式，就是深入进入这个普遍的人类现象——自我牺牲、苦难与死亡。在正式教堂结构之外，我们也可以深入进入某个意象的世界，认真地与之相关，并享受其精神回报。

比如说，我们对待梦境的态度既可以是诗意的，也可以是宗教性的。在诗学的层面上，一个人可能对自己的梦生活非常认真，记录梦境并努力理解它们。但更进一步的做法是，与出现在梦中的意象建立关系，将这些意象视为某种程度上构成心理状态与心理姿态的东西。在荣格的主动想象中，这些意象被重新唤醒，甚至被当作人物来对待，或者用水彩或黏土素描——一种宗教肖像画的做法。如同罗马天主教中的圣母玛利亚一样，这些来自梦与幻想的人物可以被尊敬、被赋予影响力，而不会被当成偶像本身。

菲奇诺在多部著作中阐述了神圣疯癫的理论，每次他都使用不同的词汇。虽然祭司疯癫总是归属于狄俄尼索斯这位神，这使其置于狄俄尼索斯模式的整体语境中，但他交替使用“祭司职”与“奥秘”这样的词汇。菲奇诺在1491年6月给皮耶罗·迪维蒂奥的信中对奥秘的角色做了一些澄清。在讨论疯癫的四种形式时，他特别评论了祭司式意识的风格。他写道：“古代神学家们将狄俄尼索斯的醉酒定义为心智的出离（*excessus mentis*），从物质事物中分离出来，但穿透神性的秘密奥秘。”要进入灵魂的奥秘——那些超越个人的元素，灵魂的循环模式与不合理的倾向——就必须在某种“醉酒”中出离，当然不是真实的醉酒，而是离开逻辑、字面、常规、理性与线性的思维模式。正如我们在讨论元素时所看到的，狄俄尼索斯因素使生命保持支离破碎的状态，分裂成其幻想成分，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狄俄尼索斯过程使超越个人的奥秘变得易于接近。

— 102 —

#### 104 《行星之内》

在某些宗教语境中，奥秘是只有入教者才知晓的神圣秘密；秘密性本身将教派的追随者与未经入教的人区分开来。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奥秘被认为是保存在高度象征与秘密文献和意象中的知识体系。菲奇诺和他的朋友们被《赫尔墨斯文献》中发现的密码与符号迷住了，事实上，他们正是因为这些文献内容的秘密性而认为其重要。菲奇诺在“诗性神学”发展中的一些先驱者也高度重视密码与徽章。菲奇诺研习过的丢尼修斯·阿瑞奥帕基塔不仅教导了通向上帝的否定之道，也教导了神圣名字与意象之道。乔阿基诺·达·菲奥雷是另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他用肖像画形式表达最深刻的洞见。库萨的尼古拉，在时间上最接近菲奇诺，也寻求想象性的容器来承载其神学直觉，写过关于人脸之像的书，甚至关于球类游戏（《球戏》）作为接近最深奥秘的手段的著作。正如埃德加·温德在其关于文艺复兴奥秘的杰出著作中所观察到的：“皮科（菲奇诺的学生）认为，异教宗教无一例外都使用了‘象形’意象；他们将启示隐藏在神话与寓言中，这些神话与寓言设计用来分散大众的注意力，从而保护神圣秘密免遭亵渎。”

灵魂的真正奥秘——那些恒定的节奏运动，很少似乎与我们的意识愿望与计划同步——并不容易被表达或理解。心灵按照不同于理性心智的逻辑运动；因此，合乎逻辑的推论不会将我们引向这些奥秘的核心。我们必须按照菲奇诺对迪维蒂奥的劝告，离开那种心态。他在《行星》中做出了类似的论点，在第二十一章中，他按顺序排列七颗行星，追踪灵魂在其回归原始家园途中所采取的步骤。第七颗也是最高的是土星，代表“纯粹与隐秘的知识，与运动分离，与神圣事物结合，由土星统治——希伯来人恰当地称其为‘宁静’——安息日”。要想感知灵魂深处的任何奥秘，就必须远离日常活动与通常的思维模式。所需要的是某种意识状态或某种关注永恒而非时间性的态度。

凯勒尼对奥秘做出了一些观察，这可能会阐明宗教态度的心理作用。对于五世纪的希腊人，他说，奥秘集中在仪式夜晚的氛围中，可能聚焦于燃烧的火焰之香。想起菲奇诺的葡萄酒香气，我们对多维意象的讨论，以及个人经历中那些因“氛围”而令人紧张与难忘的仪式。根据凯勒尼的说法，在希腊宗教中，“根本没有认真打算维持秘密的秘密。自然宗教的研究表明，在秘密崇拜中，有着根据歌德在自然中发现的同样的东西：一个神圣的公开秘密。”凯勒尼认为，被隐藏的是arretón，即不可说之物。它是秘密，不是因为它不会被讲述，而是因为它不能被讲述。直到后来，这个公开的秘密才变成了aporretón，即小心保守的秘密。

在菲奇诺心理学中，我们可以融合这两个奥秘观念：自然中包含的神圣公开秘密，缠绕在神话与仪式的秘密意象中。但不透明意象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隐藏秘密；这些意象本身可能是充分持有秘密的最佳，如果不是唯一的方式。梦似乎是心灵秘密的表达。弗洛伊德认为梦意象不透明的原因是压抑。梦的工作掩盖了梦的真实、理性上可理解的内容，以保护做梦者，至少保护其睡眠。荣格对梦的态度更接近凯勒尼对宗教奥秘的态度。梦包含的是神圣的公开秘密，不是通过压抑，而是通过意象被包含与揭示给我们，如果只有我们更熟悉意象的语言。

通过狄俄尼索斯、祭司式意识揭示的奥秘是心灵的永恒模式，灵魂那更像神而非人类的一面，尽管通过仪式在个人意识与循环模式之间建立了联系。再次用凯勒尼的话：“仪式表现本身就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将我的经验提升到普遍性，使其仍然保持我自己的：我与所有人共有的我那无以名状的奥秘。”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足够长时间地超越逻辑思维的制约，考虑意象那完全不同的语言，他可能开始感知心理生活所采取的神秘方向，他可能与这些运动建立联系。以这种方式，宗教意识克服了一个人在脱离灵魂节奏时可能感到的疏离与困惑。宗教敏感性在这个案例中

— 103 —

#### 必要的疯癫 105

是一种束缚，不是对另一个形而上学世界的束缚，而是对往往被忽视的内在生活维度的束缚。

荣格相信，外在宗教形式（如仪式与礼仪）对灵魂来说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些形式中灵魂与其深层奥秘亲密接触。这里通常的问题是字面主义——因为宗教想象的有限性而陷入单一心理观点。本部分简述的宗教敏感性的心理学观点也可能涉及那些不再能够信奉童年宗教的字面信念，但仍感受到宗教意识价值的人的问题。心灵的世界可能是与超越个人建立联系的更好舞台。

#### 先知疯癫

既然灵魂的各部分已被重组为一个心智，灵魂现在由许多部分构成的单一整体。但还需要第三种疯癫来引导心智回到统一体本身，即灵魂的首脑。这是阿波罗通过先知预言所带来的；因为当灵魂上升到心智之上进入统一体时，它看到未来。

灵魂中第三个重要的人物，他带来自己那种狂热，就是先知。遵循菲奇诺的图式，我们可以想象内在的先知，那个看远未来并预测事件的人。毫无疑问，这是想象的一个迷人人物，毫无疑问也解释了今天占星术所获得的某些成功。读茶杯与注意到痒的手掌不是菲奇诺为心灵所想的東西，但显然对未来的迷恋对所有这些先知宣称都是共同的。

在他关于神圣疯癫的论文中，菲奇诺明确表示，当他谈及先知预言时，他称之为vaticinium，他不是指关于未来的逻辑假设。如果一个人以“人类的聪慧与洞见”预测未来，他说，那不是真正的先知，而只是猜测或预感。真正的先知需要灵魂与身体的分离。现在我们必须试图理解这种分离是什么类型的。在深入先知理论的更微妙方面之前，将其更新到某种程度，我们应该明确菲奇诺确实在非常务实的层面上相信先知预言。

克里斯特勒曾汇集了一些相当能说明问题的历史事实。他指出菲奇诺对母亲的先知能力特别印象深刻，例如，母亲预见了相对亲属中的一次死亡与一次事故。他的父亲曾经在梦中被告知一位危重患者的情况。菲奇诺本人曾因严重生病而在梦中被告知他会康复。当然，克里斯特勒还提到了菲奇诺频繁使用占星术来处理最日常的情况，比如确定开始建造建筑物的最佳时间。尽管他的语言往往相当抽象，也许过时地充满意象，但菲奇诺显然在其最晦暗极端处生活着他的哲学。这一切都符合他的心理学观点——对理论与实践事务都具有渗透性。

回到理论：在菲奇诺概述《柏拉图《宴会篇》》中疯癫四种形式的理论之前，他提到了灵魂的多样性：“因为它已陷入身体”，他说，“它分散于许多功能，它回顾着无限多样的物质事物。”然后灵魂的更高部分处于昏睡状态，需要通过诗性意识、通过对幻想的关注而被唤醒。正如我们所见，心灵需要对这些幻想建立宗教关系。

现在先知预言的“统一”功能是将人的意识从个人行为与情况的致命多样性进一步拉向超越线性离散时间的视野。灵魂必须被引向一个首脑，正如他所说，时间的范畴不再是限制性的。先知内在看到的东西的方式与自我的方式截然不同，那就是他的疯癫。他的视角模糊了时间，使过去似乎更接近现在，未来不那么充满惊喜。用菲奇诺的话说：“所有这些人的思想在许多地方中搜寻，并在他们从身体分离自己时将三部分时间理解为一个。”如果我们记住从身体的分离意味着避免唯物主义与字面主义态度，那么像这样的陈述就很有意义。正是当我们的思想只关注具体的物理现实时，我们被困在时间的范畴中，看到事件是离散与序列性的。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来看，模式出现了，重复被注意到，甚至未来的发展也能被瞥见。

在一个不受时间影响的视角中看到事物的三个部分，就是以无时间性的视角看到一件事，看到那些不直接受时间影响的特征。灵魂被引向其“首脑”，世界在那里以种子的形式存在，在原始的、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故事、愿望、希望与恐惧中。先知的视野不是真正向前的，而是向内的。当我们看到那些我们不断演出的基本幻想，当我们看到过去如何在现在中居住时，我们就成为先知了——不是作为因果，如许多心理学家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而是作为那些永不消失的模式痕迹。当我们更熟悉灵魂的节奏与意象，我们自己个人内在生活时，时间的边界真的融化了，我们可以放弃狂乱的尝试来消除过去、建造新未来。外在情境显然可以改变，某些可能性变得精细化与突出，生活的某种增长确实发生在每个人生中；但心灵的时间比自我的时间更慢，其进程不是直线的。它在一生中做出许多循环，许多重复发生，性格的模式一次又一次出现，也许越来越精巧，但仍然以可识别的形式。

在我们的日子里如此认真地谈论先知可能听起来荒谬，或者鉴于许多人对神秘力量那不可救药的渴望，可能相当危险地误导。但正确理解时，这对当代灵魂的真正需求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意象。现代男性与女性的眼睛不断地凝视着时钟与日历。时间将自己烧入意识中，仿佛它被粘贴在整个我们环境中的霓虹灯中。建立心理态度——这就是我们在此发展的心理学的全部要点——必然涉及改变一个人对时间的感受。灵魂的真理遵循不同的时钟。心灵的片段堆积在彼此之上，使得我们可能在童年许多年前演过的模式出现在中年的婚姻口角中。这不是说过去，尤其是童年，决定了未来；只是说，这个模式可能是相同的，像沙滩上的大浪一样回归。

矛盾地，我们可能想象一个先知是一个记忆力极好的人，既关于个人的过去经历，也关于更大、更基本的人类循环。他的记忆可能是那种知晓神话与史前史的记忆，因为这些是永恒的故事。通常，在传统故事中，先知是盲的，如提瑞西阿斯，对外在世界盲目但对内在世界具有完美的视力。在现代生活中，这种向外的盲目以改良的形式出现为心不在焉，尽管先知没有理由否定我们中的专业人士。关键是，如果一个人具有适合先知的心理知识，一个人的洞见确实是向内的，某种意义上是向后的——意识到过去作为永恒模式的宝藏。

这种回顾性的本质被马丁·海德格尔在他关于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的著作中捕捉到了。他谈到了“历史开端的伟大力量与陌生性”，得出结论“之后发生的不是发展而是仅由于展开而导致的贬低”。我在这里不会过于字面地解释海德格尔，因为，例如，第十五次坠入爱河可能与第一次没有太大不同。但要看到所有那些插曲中发挥作用的幻想可能是对幻想“力量与陌生性”的启示。

这些异常因素在先知中的作用，使其确实显现为疯癫，最强烈地通过梦出现——先知中的热门现象。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菲奇诺对梦相当兴高采烈。关于那些通常以心理态度生活的个人，他写道：“在这些清醒时，他们的灵魂比所有其他人的灵魂更自由（从身体中），在他们睡眠时，（他们的灵魂）完全自由，因此更高的冲动很容易被他们感知。”在梦中，时间的范畴显然分裂了。在梦中，我们可能与十年前死去的表亲和昨天遇到的年轻人一起去兜风。对自我的字面意义——它受历史时间约束——似乎在梦中被剥去，只有对心灵的意义保持。在梦中，心灵生活本身的模式在我们先知的眼睛前出现，使我们与我们自己“种子”的“力量与陌生性”接触，它们本身存储在我们灵魂的“首脑”中，我们的夜间幻象在那里舞蹈。

— 105 —

#### 必要的疯癫 107

这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为什么对梦的关注可以成为心理觉醒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时间的三个部分融化为一个。它也可能帮助解释梦到达未来的奇特能力，以及许多人对梦与预测问题的迷恋。在最深的层面上，先知预言是从最高视角的视野——这是传统与菲奇诺所说的阿波罗神的礼物。它是一个天体视点，从那里人们可以看到为我们的个性提供物质的循环。

这是关于先知我想提出的最后一点，仍然遵循菲奇诺，在其中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我们的独特性中。心理学往往朝向个人历史的方向运动，要么挖掘当前问题的原因，要么为未来无麻烦的生活制定计划。但这些方法从不令人满意，因为没有因果解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或有效的，烦恼似乎从不消失。检查在个人生活中有节奏地重复出现的更大模式，或调查在梦与幻想中弹出的意象，可能似乎

在表面上远离个性，但事实上它们正好相反。因为这些可能的模式是许多的，其组合是无数的。将我们的行为与情感追踪回到其循环幻想，鼓励了对一个人作为个人的更深层感受。人们发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无论它们以什么形式呈现在表演中。

埃德加·温德将这一点总结得更具哲学性，通过比较菲奇诺与他的学生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态度。皮科说到两种幸福：自然幸福，或找到自己内部神圣的痕迹；最高幸福，失去自己在上帝中。温德做出了这个重要观察：“菲奇诺总是认为两种方式是一个，因为他相信只有通过回到上帝，人们才能避免从自己中跌出。既然超越是内在德行的恢复者，人应该找到，不仅仅是失去，他自己在上帝中。”

没有这种先知感来在我们的内眼前聚集时间的部分，我们很可能“从我们自己中跌出”，知晓表面经历的倦怠与困惑，并感受到更深运动与表面期望之间冲突引起的心理伤害。我们所谓的现实可能被感知为一个梦：许多时间与地点的汇合，众多面孔与声音，以及承诺与遗

憾的奇怪混合。回顾梦时，往往很难知道它是与当前情况、过去经历还是未来希望与恐惧有关；通常一个梦可以是考虑所有三者的想象背景。一个梦似乎将所有经历的生活都容纳在自己中，就像在一朵云中——各部分漂浮在不按序列的地方，但由内在逻辑相连。从深层心理学的观点看，个人经历以及文化发展承担这些梦的特征。当我们改变我们的视野时，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核心，或在菲奇诺的意象中看到“首脑”，“看穿”通常的时间区间，用先知的后见与先见，看到灵魂的动态经济。

### 爱的迷狂

最后，当灵魂已经被制成一个，一个我说是其本身的非常性质与灵魂的本质的一个时，它保留着立即恢复自己进入那超越本质的一者，即上帝。这是天堂的金星通过爱完成的

— 106 —

### 108 《行星之内》

也就是说，通过对神圣美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的激情。

如果谈论诗歌、宗教与先知预言作为疯癫似乎很奇怪，谈论爱应该没有问题。任何爱过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种疯癫，一种狂热，其含义难以捉摸，其规则令人困惑，其目标与结果是一个谜，其吸引力是压倒性的。如菲奇诺所暗示的，毫不微妙地，爱着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也暗示，用诗歌的语言通常，爱后面有些东西，有些不容易看到的东西。爱可能是痛苦地令人兴奋的，灾难性地令人愉快的，但最重要的是，它对灵魂是必要的——就像宗教与诗歌一样，它具有心理意义。

在引用的段落中，菲奇诺将爱定义为“对神圣美的渴望”，他谈到了最终的统一与上帝。再次，我们不应该陷入这些术语的字面阅读，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关注菲奇诺心理学。柏拉图式的想法往往被理性化到根本没有灵魂——解释矛盾了他们自己的内容。

对菲奇诺来说，“爱以享受美为其目标。”大多数西方心理学都有更亚里士多德的特征，想要知道原因与起源、部分与机制，以及人们做他们所做事情的清晰与最终原因。简而言之，心理学普遍渴望真理；它拍拍达成的结论，同时强烈劝阻推测。相比之下，菲奇诺的目标是通过美被引导去沉思——没有结尾，没有结论，没有最终的智力满足。詹姆斯·希尔曼谈论心理学化的目标为一种“深化”，但在获得深度时没有结束。这不是问题解决的问题，而是更深入地接近奥秘。美的诱惑导向沉思与幻想，在菲奇诺的观点中，那就是灵魂的恰当目标。

菲奇诺爱的心理学的核心，然后彻底以柏拉图为起源，包括人类爱诱惑灵魂远离唯物主义的多样性走向灵魂价值的快乐的能力。如他在《柏拉图神学》中所写：“灵魂被神圣的辉光

点燃，在漂亮的人中闪耀如镜子中，秘密地被它提升如被钓钩提升，以便成为上帝。” 在所有柏拉图主义者用来描述爱的诱惑的意象中，钓钩肯定是最平凡之一。但它不是一个坏的意象，特别是今天当我们谈论人们被某物“钩住”时。菲奇诺说，爱着的人被钓进一种疯癫，这潜在地引导他们超越唯物主义视野的近视，走向对灵魂的真正关怀。

我说“潜在地”，因为显然并非所有形式的爱都代表灵魂远离身体的运动。菲奇诺将高尚爱与欲望进行对比，詹姆斯·希尔曼警告不要将所有形式的爱解释为阿尼玛或灵魂的运动。爱可能很好地揭示阿佛罗狄忒的工作而非阿尼玛，他说，尽管两者都是爱的重要表达，它们仍然是不同的。还有更多的爱，许多人被彼此吸引的方式，表示灵魂的许多不同运动。尽管如此，存在一种爱，它确实将灵魂吸引向其“自然”领域，一个对自我相当不自然的世界。

如果一个人能够拥有足够的心灵平静与自我意识来区分在他“陷入爱”时流过心灵的不同种类的潮流，他可能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多样性。他可能会发现对生命力的渴望，一种从沉闷中飞出的冲动，也许甚至一种力量与暴力的精神。每个情况下的对象可能不同，但爱是使灵魂超越现状的风。如苏格拉底在《宴会篇》中所说：“（爱）是一个伟大的精灵（daimon），像所有精灵一样，它是神圣与凡人之间的中介。...他是跨越将他们分开的裂缝的调和者，因此在他中所有都被结合在一起。” 因此，尽管爱的经历揭示了灵魂深层来源与自我之间进行的某种运动，但往往不容易知道真正的对象与目标是什么。菲奇诺用一个熟悉与有效的意象表达了这个想法：

爱着的人永远不知道他们渴望或寻求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自己，他那微妙的香气已经注入了他的工作中，某种他自己的甜蜜芳香；通过这种芳香我们肯定每天都被唤醒。我们肯定感觉到芳香，但我们不能区分其味道，所以当我们渴望不可区分的味道本身时，被它感觉到的芳香所迷住，我们肯定不知道我们渴望什么以及我们遭受什么。”

陷入爱的疯癫显然表现出灵魂活动的许多特征：对计划与项目的干扰、白日梦与幻想中花费的长时间、将理想幻想投射到所爱的人身上（根本不是现代洞见），对个人目标与价值的困惑、意志力的削弱——所有这些都揭示了灵魂更深层的激活。但我们很难区分味道。如果两个人之间的爱不仅仅是关系的问题，什么样的精神被唤醒了？关于关系呢，这种关于灵魂价值的谈话会减少关系，将其心理化吗？

— 107 —

#### 必要的疯癫 109

隐藏在爱的具体经验中的芳香的味道只能在想象中被知晓。与任何具体情况一样，其心理意义，即其对心灵的意义，只能通过“回归”的工作被揭示，将情况视为一个幻想，反对其他意象的背景。爱的迷恋与疯癫通过幻想的自发展开鼓励这项工作，产生大量意象的财富。

主要要点是，然而，爱的精神可以打开心灵；厄洛斯的火焰，那就是我们说的神，引发了幻想与感觉的爆炸，这可能对心灵比关系更重要。

那可能是一个难以接受的陈述。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必须知道那些场合，当这种爱的疯癫像镁闪光一样闪耀并迅速变暗时。之后，我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此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感情，也许为什么安全和珍视的关系被威胁或也许摧毁了。太快变得清楚，这不是关系——两个人的有意识的结合——那么重要，而是这个事件对所涉及人员的意义。如果诗歌思维可能具有破坏性，爱的狂热只能被描述为野蛮。毫无疑问，灵魂被爱本身的美所诱惑，如厄洛斯与心灵的故事那么有效地讲述，但正如故事也揭示的那样，对那些同意这个神的火的人来说有真实的苦难在等待。

另一方面，我们不是也为爱关系辩护、解释，甚至浪漫化为所涉及人员灵魂滋养的手段吗？荣格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恰当地警告反对爱的幻觉，但他们有时也暗示我们应该成熟并超越这种青少年对盲爱的倾向。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看这个，然而。关系很可能是容器——厄洛斯的闺房，炼金术的容器——在其中厄洛斯与心灵相遇、睡眠、伤害、追逐，最终生育。这样的关系可能是插曲的——为什么为这些容器建立规范？事实上，对个人的价值可能是他们在创造与维持心灵运动的包含场所中的满足。

— 108 —

#### 114 《行星之内》

在这些“芳香”爱中确实存在幻觉与错觉、迷狂与失望，但那正是其疯癫之处。人们想知道那些相当合理、理性、精心设计的关系，有时由书面合同固定，在现代社会中发现的。会不会是疯癫，对于“真爱”至关重要，因此对包含关系至关重要，已经通过协议与“成熟”判断而被排除了？

关于那些在其结构中没有“神圣疯癫”的爱，菲奇诺写得相当严厉，尽管他摆脱这样关系的补救措施相当有趣：他建议这个人保持忙碌，让他的血液变薄，消耗大量葡萄酒甚至到醉酒的程度，使新精神可能进来，工作出大汗，最后，遵循卢克莱修斯，经常有性关系。唯一菲奇诺没有提到的建议，即使是现代民间智慧的一部分，也是冷淋浴。当然，菲奇诺将这些补救措施视为走向心理净化的手段，以便重新开始。

尽管爱的狂热的意象与实际的爱的经历相关，特别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爱，尽管这个现象仍然是生活中最主要的谜团之一，我们仍应也将这个人类爱视为一个隐喻。我们对人类爱的经历创造了一个深刻感受到身体与灵魂的多维意象，这给了我们灵魂的运动的想法，远离具体性与字面主义走向意象与幻想。灵魂被美所诱惑，因为世界的美反映了天堂的美——菲奇诺的柏拉图思想中的一个中心想法。因此，爱的疯癫找到了它与其他人的地方。

回顾疯癫的四种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诗性想象从字面主义撤回，唤醒灵魂并为心理态度建立基础。这个态度通过我们称之为“祭司疯癫”的幻想模式获得适当认真的关注。在这第二阶段，不仅幻想，而且灵魂的最深结构模式，其真正的奥秘，都被带入视野。接下来，在先知疯癫中，一个人体验了时间视角的转变，这使注意力从线性时间中发生的离散事件移开，走向循环模式与不适合线性方案的意象碎片。最后，厄洛斯通过对这些灵魂视角的渴望将我们吸引到沉思中。如在阿普莱乌斯的故事中一样，心灵被启动进入其自己那“不自然”的世界，它通过与厄洛斯的结合保持，生育适合身体与灵魂的快乐，不仅仅是感官。

— 109 —

#### 必要的疯癫 115

#### 虚张声势者的黄金

我们现在终于准备好考虑行星本身。这个与之前的章节已为理解菲奇诺占星术以及已暗示行星与星星与现代心理学的相关性奠定了基础。如果那些暗示仍然相当薄弱，当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密切查看行星时，它们应该变厚。我们必须避免的是占星术中与虚张声势者黄金的等价物，那些更感兴趣于在他们的炉子中制造像黄金的金属，而不是精神与灵魂的内在黄金的炼金术士们的可疑成就。

在炼金术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在一个织进所有这些初步研究中的单一主题上：心理学观点的建立与维护，我们逐字理解该术语为“心灵的逻辑”。制作，或者更确切地说，从传统接受所有重要的区别在精神、灵魂与身体之间，我们可以分离与识别心理维度的特殊特征，特别是想象力的中心位置与发展隐喻观点所需的过程。因为隐喻是心灵的本质。参加心灵的性质与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每个行为是其他东西的一个表达。仅在字面主义态度中舒适的人发现这种隐喻思维令人疯狂，我们已经看到，从字面化自我的观点来看，它确实是疯癫。尽管如此，心灵偶尔令人恼火的固执，从不允许结论或简单直接的陈述，引导我们走向更深层的理解与更强烈的生活参与。

我们已检查的所有心理过程，都太简略了，都旨在将心灵保持在中间，远离精神的薄空气与物质的粘泥。既然心灵可以陷入单个幻想，这样就倾向于使其字面化，我提倡心灵的星座，维持多样性与多重、流畅幻想。这个过程与诗性想象平行，其工作保持灵魂警觉与清醒。我还建议，密切跟随菲奇诺，一个灵魂的生态学，一个以心理需求为心态而培养环境。我们已经看到炼金术意识的角色，一种可以被培养的态度，顺便说一下，无需在实验室中实践，也通过溶解唯物主义与字面主义态度以及汇集精神思想与倾向而使灵魂保持在中间。然后，四元素的很简单幻想本身再次支持了灵魂有自己的属性与需求的想法，事实上自己的构成与营养元素。最后，我们研究了四种非理性意识，这有助于维持心理视角。

## 116 《行星之内》

如果所有这些变化都有过度与重复在主题上，那是因为心灵对大多数现代人认为是真实与自明的东西来说是如此陌生。我们感受到我们已经以进化的方式出现在对神话、意象、隐喻与其他心理因素的需求之外。甚至，可思议的是，心理学家抵制心灵，也许比其他学者与专业人士更多。所以看起来合理从许多角度提出这一点。但除了提供强调，我们已经检查的各种心理元素与过程每个都提供了心理现实的独特方面。

现在我们转向对现代科学思维眼中甚至更大的丑闻：占星术。以菲奇诺心理学为思想调查行星意象，以及他稀少的、神秘的关于他们的评论的帮助，我们将尝试更具体地理解心灵的过程与需求。我们的目的不是拥护或支持占星术的实际实践，而是在我们的心理学中星座某些观念与意象，这有望增强理论与治疗。

## 第二部分

行星的半径

:

行星的辐射

三位一体的赫尔墨斯说埃及人过去常常采取世界的某些物质并制作意象，恶魔的灵魂会进入它们，甚至他的祖先水星的灵魂。阿波罗、艾西斯与奥西里斯也会下降到雕像中，无论是为了人类的好还是坏。

——菲奇诺，《行星》，第13章

根据歌德，炼金术士发现他投入蒸馏器的是他自己的黑暗，他未救赎的状态，他的激情，他为达到目标的斗争，也就是说，成为他真正是什么，履行他母亲生他的目的，在经历长生命的长途跋涉充满困惑与错误后，成为filius regius，至高母亲的儿子。

——荣格，《移情心理学》

## 黄道映象

虽然我对菲奇诺占星术陈述的兴趣是从关注恢复比我们现在遭受的减少科学更充分的心理学的关注中产生的，我也对科学家对想象形式的攻击感到关切，这些攻击落在科学范式之外。太经常这些攻击是对想象力本身的透明袭击。

另一方面，当然民俗占星术中有危险，就像民间宗教中有迷信倾向一样。对许多人来说，占星术的复杂程序与诱人的解释满足神秘愿望与表面的小巧合；或者他们回应那种愿望从选择与责任的自由中解脱，屈服于行星的影响；或者，最后，他们抚慰自我，将其置于宇宙事件之间并为个人命运建造新鲜幻想。

在解雇占星术之前，然而，用有知识的道德否定自我主义，也许值得思考占星术中可能存在的心理益处。或者，如果"益处"太强了一个词，至少我们可能调查广泛迷恋星星的幻想背后。

## 太阳星座；优雅神学

在鸡尾酒会上讨论一个人的太阳星座，并在玻璃杯、毛巾、魅力手镯与内衣上找到巨蟹与狮子已"摊平"了这些古老象征的神秘。然而，即使一个时尚来自一个幻想，尽管它是平坦的，太阳星座与行星背后的幻想提示了一个否则未回答的需求。

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我们在优雅神学的幻想内生活。我们相信有"宇宙中的轮子在运动"

— 113 —

### 120 《行星之内》

这威胁我们灾难，但也承诺来自天空的偶然礼物。相信优雅，我们承担了接收性、合作、感谢与依赖的态度。施莱尔马赫在十九世纪关于宗教的描述，主要是以依赖感而言，仍然感人且似乎到达宗教的心脏。但在现代世界，科学与技术不仅制造奇妙的仪器与小工具，而且也创造了一个想象领域的意义，那种依赖与优雅的感受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统计概率的狭窄打开的窗口。我们可能是一千人中活得健康的那一个或享受快乐婚姻的人。但我们不再能够自信地为这样一份优雅祈祷或感到超出我们建立与维持的东西的任何支持。甚至在哲学中，存在主义现实主义警告我们我们制造自己的天堂与地狱，腐蚀了优雅充满的生活的感受。

但如果我的太阳星座是白羊座，我想象通过某个超出我自己力量的命运，我会有激情与倡议来制造生活成功。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实上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但通过半认真地对待占星术，我可以想象而因此感受有什么东西在宇宙中为我工作。占星术变成对曾经深刻感受的依赖的微弱残留。上帝可能已经从天空消失了，但被科学张开的更广阔的无限空间的烘托

，这个天体仍然抓住了我的想象并携带了我命运的份额。

尽管识别太阳星座与统治行星背后的感觉往往很深，背叛了对在更大语境中生活的渴望，流行占星术，无论是在报纸上发现的类型，还是与许多专业占星家一样，远不足以对那个渴望做出回应。占星术本身只是深度渴望与渴望的一个指标，在最好的手中，一种对深度欲望表面的接触的部分工具。虽然，如我说的，我的兴趣是在使用文艺复兴占星术作为深化现代心理学的来源，我仍然认为占星术的仪式本身，尽管毫无必要，甚至不重要，可能用作探索一个人的幻想与生活模式的有用手段。

除了个人中创造与更大世界的联系感，可能很好地在内部而不是外部，占星学意象也重要地创造了对一个人自己独特性的想象意识。例如，出生图表定义有延伸远远超过自我的意象的身份，但它也强调一个人出生的独特空间与时间。我们之前看到菲奇诺推荐心灵探索开始于一种对一个人自己的daimon与命运的感受。这个daimon可能被找到在星盘上的一个行星中，但图表作为一个整体也包括那个独特个性的意象。一个人不仅仅是宇宙因素的星座，一个人是一个人，在地球上，以一个特定文化由时间与地点决定。永恒与人类经验的时间条件都被考虑；事实上，在真正的占星学意识中，一个人同时想象他的独特性与他的共同遗产。

如我之前提到的，通过收集星盘信息、设置图表、记忆位置与方面与通过工作解释的过程，可以是一个记忆的艺术，想象力的工作。具体的过程引出了重要的幻想：出生时的历史与家庭条件，父母与亲属，出生的城镇或房子与早年。所有这些因素的质量在通过行星方面与房子与标志的棱镜观看时被强化了。在生活的某个时刻，通过这个仪式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体验，为了获得自己的一个心理肖像。它肯定会有如同心理、统计库存一样多的有效性，而想象要多得多。

占星术中的严重心理危险，一个在所有宗教与神秘系统中发现的危险，是诱惑陷入精神字面主义。代替使用占星术作为记忆的艺术，人们开始“相信”占星术，这样的信念采取想象的艺术出的意象领域的隐喻。“信徒”然后可能做生活决定——从买衣服到结婚——根据行星，不是为了保持他们的想象活着，这将是心理的运动，而是在他们的物质生活中成功。精神与身体相互服务，但没有灵魂在中间。

当我们读到美洲印第安人或卡斯塔涅达的唐胡安感谢地球然后拉起一种蔬菜或花时，我们可能被这样实践创造的态度印象深刻。整个幻想的相关性到自然被这样一个简单的仪式培养。但如果那个祈祷般的态度的目的是获得最好的食物，我们再次找到精神服务腹部。占星术也是这样。它可能对某些人有效的多个想象装置中的一个，以滋养特别适合它的想象的方式；但如果焦点不是灵魂，那么我们与时尚原教旨主义一起打扮，甚至更远地离开从心理、

灵魂增强的态度。

— 114 —

## 122 《行星之内》

### 灵魂的行星

既然暗示占星术为时尚、想象装置与原教旨主义精神实践，让我们现在离开具体的仪式与集中在占星学意象的隐喻价值上。通过提到占星学的意象，但不提倡实践，我们可能能够揭示否则不分化的心理过程的方面。让我们在不必然模仿他古怪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调查没有Ficinian astropsychology的幻想。

菲奇诺对占星术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不止一次写反对占星家，但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占星术的暗示，而《行星》本质上是一个占星学论文。在1477年给本博的信中，菲奇诺用一个双关语来定位占星家：“正如天文学家勤奋地测量天空（metiuntur），占星家制造了关于人类生活的空话（mentiuntur）。”但，正如我们所见，菲奇诺咨询天空进行建筑项目、制作医药，为构造意象。他也看到他自己的生活的一般沉重被标记为他星盘中的土星。

菲奇诺在理论上解决他对占星术的态度中的明显矛盾的一个方式可能帮助我们对自己获得一个恰当的视角。正如克里斯特勒解释的，菲奇诺的一般原则认为较高的存在对较低的存在具有权力。在菲奇诺的分级宇宙中，行星与星星比人体更高，但不比心智更高。他们可以影响，然后，身体而不对更高的能力具有权力。事实上，《行星》主要是一本关于身体照顾的书，尽管灵魂根本不被忽视。

以类似的方式，当我们想象内部的行星是深刻模式与心理生活焦点的意象时，我们不必考虑这些作为形而上实体或作为人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如在对行星天空的传统信念中一样。确实有心灵的感受运动明显不由自我启动或甚至完全控制，但没有必要将这些主观经历变成自给自足的实体。在那种情况下心理学变成内化神学，另一个两层的宇宙翻转进入。荣格主义者倾向于将自性原型视为形而上支点，保持心灵平衡，但行星与人格的原型幻想，解释菲奇诺有些，是移动灵魂的意象

— 115 —

## 124 《行星之内》

没有欺骗心智。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意象是隐喻，而不摧毁他们在心理上移动我们的力量。

### 适应与安排

在《行星》的第二章中，菲奇诺将世界描述为活的东西，像一个动物，在这个生命体的更低的部分从更高的成员中获益。"更强大的来源，"他写道，"更快地行动，更倾向于给予。所以，如果我们应用稀少的额外准备，这对获得天体益处来说就足够了。并且如果有人使自己适应（se accommodet）这个（更高的世界），对他来说它将特别是主体。"使自己适应意味着，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将自己暴露于那些精神丰富的物质事物，我们需要的那种。菲奇诺用以下方式表达整个过程。行星是维持灵魂所需的各种精神的来源。从行星来射线，这射线击中地球并被物体吸收，要么自然地，要么通过人为干预——制作意象，例如，显然适合特定精神。考虑灵魂的需求，我们会进行日常事务，作出特别的努力来暴露自己——适应——到合适的对象。

让我们首先通过仔细注意菲奇诺自己对行星辐射的描述来发展这个想法：

射线可以在意象上印上奇妙的神秘力量，就像它们对其他事物一样。因为他们不是没有生命的像灯的射线；相反，他们是活的与感觉的像在活身体中闪闪发光的眼睛。他们从天体想象与思想带来奇妙的礼物，以及从这些身体的配置与快速运动中的力量与力量。他们在精神中有效地和适当地激怒，一个天体射线的再现。

如果我们想象内部的行星是深刻模式与心理运动的意象，那么，跟随菲奇诺的这些想象思想，我们要理解某些对象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中将对应于某些行星，而不仅仅对应，他们将放射与传达我们特定行星的精神。物质世界，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是心理运动所需要的各种精神的来源。在菲奇诺的心理治疗系统中，如果我们能够根据他们的"行星"（原型）特征分类物体，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照顾灵魂。

物质世界具有内在精神维度的观点在宗教与神秘传统中被发现。例如，炼金术士巴西尔·瓦伦丁很好地描述了它：

因此我说的增长的力量不是由地球赋予的，而是由其中的赋生灵赋予的。如果地球被这个精神抛弃，它将死亡，不再能为任何东西提供滋养。

确实，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没有想象力的地球是死的，我们将世界与我们自己的生活视为没有生命的物质待维持与满足。但随着想象，然而，精神内在的物质事物变成明显与有效。罗杰·培根做了神话般的论点，添加了一个笔记，引导我们从炼金术到占星术：

通过普罗赛尔皮娜古人表示那被分开暴力从上球的精神，被囚禁并被监禁在地球之下（其中地球是由冥王星代表），也由那些线表达：

无论那地球还要新鲜，从天堂的深处，

新分裂的，保留了一些种子，一些火花与运动

其亲切的天空的。

培根，像菲奇诺一样，呈现物质世界包含其亲戚（天空）的某些“种子”的意象。换句话说，物质世界在其人造形式中，或在希尔曼的话语中，拥有关于它的幻想中，容纳了我们内部灵魂的幻想。

“适应，”然后是心理过程的另一个，我们可以添加到星座与培养。我们通过我们朝向物质世界的定向，适应自己到灵魂的基本与多样化的运动。占星学意识因此变成对最平凡事件更深层、原型意义的正念。否则不分化、线性与字面的事件序列变得有秩序，不仅通过理性，而通过想象成为意义的模式，吸引灵魂而不是心智。与其花费所有精力与注意力在母亲的唯物主义上，我们给女儿，普罗塞皮娜她的应有。

— 116 —

#### Zodiacal Reflections 125

《行星》相当大的部分由关于如何适应自己到各种行星中心的建议组成。每个行星大约描述，然后列出与每个相关的物质事物，因为我们被建议使用合适的物质对象。一些提及的对象与特定行星有明显的物理属性相关，如与太阳相连的金色事物。其他有故事与他们联系，将它们与行星的神灵联系起来。

将这个适应程序解释为，我们可能理解细节为隐喻。古典系统中有七个行星，但有许多更多原型可能性一个可能为灵魂想象。我们可能开始通过与菲奇诺一起学习行星来理解适应的过程，作为原型意象，但我们不必停止那里。一个想象的符号系统帮助，有许多可以在世界宗教以及艺术与心理学中发现，但有时我们只需要一个特质隐喻来对抗一个实际的情况与瞥见漱平在其中凝聚的幻想。一个梦会做，或一个小说，或科学，或在树林中散步。一切都是隐喻与灵魂的食物。物质世界的所有包含亲戚天空的火花，心灵的心理lumen的闪烁。

如果适应是一个将自己的姿态朝向世界定向，使心理维度被揭示和付诸行动，那么发生在心灵本身上的的是一个“安排”。回想菲奇诺书的标题：De Vita Coelitus Comparanda。我将comparanda翻译为“安排”，尽管它也可能意味着“处置”或“准备”。书的标题然后指的是根据行星精神安排生活，但我们也可以考虑安排作为心灵本身的一个星座，所有部分清醒与就位。当一个人的心理生活反映天空时，其行星在运动。它不在单一行星焦点的统治下被困。我们将在最后一章探索这个多中心的心灵意象；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个别行星研究的语境。最终的目的是知道灵魂运动的多样性，使这种多样性可能成为心理生活的一部分。运动本身对灵魂至关重要，因为没有运动就没有感觉、评价，也没有活力。

看起来菲奇诺的astropsychology暗示了一个心灵的图像，拥抱经历的许多极端而不牺牲任何一个，或更糟的是，通过协和或对立的和解来摩擦他们。菲奇诺始终同时肯定对立的两

面，总是保持一个詹努斯面孔。他肯定循环、超越个人因素（行星）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发现一个的独特性与个性的重要任务。在行星中，他认识到那些对灵魂特别痛苦的，如火星与土星，但他不建议从这些影响中逃跑——他们是生活的一部分。忠实于他普遍的柏拉图主义，他强烈提倡对唯物主义态度的死亡，但他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对平凡、世俗与世界事务的伟大价值。

关于行星及其特征的解释应该做出一个最后的要点。我建议我们阅读所有这占星术在一个天空内的术语中。行星然后对应，对深感受到的灵魂运动而不是对自我

— 117 —

## 126 《行星之内》

态度，即有意识的价值与立场，或对人格品质。我在后者的意思是荣格意义上：社会、性别与自我角色我们发挥。火星不仅仅是表面的愤怒倾向，也不是金星只是身体意识的装饰。这些行星中心在心灵深处，生成许多复杂、幻想与行为。内部的天空确实似乎与没有一样广阔，行星正好像天空中一样巨大、神秘与超越。

— 118 —

7

## 太阳星

在围绕我们的物理世界有节奏地旋转的所有天体中（占星术上讲，我们在地球上仍然在宇宙中心），一个是维持生命如此重要，在其灿烂光辉中如此可见与在其温暖中如此有影响力，以至如此明显以至被视为理所当然，是太阳。这些天我们特别意识到太阳的慷慨，因为它每天用原始能量淋浴我们，但我们可能很少考虑这个巨大的金色光辉对我们心灵的影响。如果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包括铅笔与蚂蚁与鸡汤，发现他们自己“隐喻”进入我们潜意识的意象库，太阳不能以这样的光彩升起与落下，这样多色彩皮肤与暴露我们的世界，而不会有巨大的心理影响。全世界对太阳的尊拜证实了其精神意义，这个内在影响不被菲奇诺与他的先驱者所遗漏。菲奇诺不仅频繁地在他所有著作，特别是在他直接的占星学通道中指代太阳星（Sol），他也写了关于光的单独的专著（《论光》）与另一个关于太阳本身（《论太阳》）。

当我们在搜寻心理意义的各种行星中进行时，我们将特别感兴趣于区分他们表示的精神种类，在菲奇诺的意象中，他们射入我们生活的射线的类型。每个行星将被看到描绘出不同的精神，但太阳，除了拥有某些独特的区别特征，代表精神本身。所以我们可以说菲奇诺心

理学首先是在太阳特性的账户中是太阳的。菲奇诺在《行星》中发展了这个想法：

我们的灵魂，除了维持其成员的特定权力外，促进共同的生活权力，通过我们所有人，但特别是通过心，灵魂的亲密火焰的来源。类似地，世界灵魂到处繁盛，但特别是通过太阳，因为它不分地展开共同的生活权力。（第1章）

然后，在第四章中，菲奇诺提供了身体与灵魂照顾的分步计划，并评论了太阳星的治疗力。治疗从分离的感染蒸汽与通过清洗医药将其驱逐开始。接下来，患者被明亮的物体照亮。第三，他受照顾使他可能变得更强。最后，他被暴露在天体射线与太阳的直接影响。"以这种方式，"菲奇诺建议，"精神，虽然在我们中，倾倒天体利益进入我们的身体首先然后进入我们的灵魂——利益，我可能提及，这完全是天体的，因为一切都包含在太阳中。"

太阳然后是精神力量本身的意象，心灵生活的"心脏"。像炼金术的黄金，它是在所有精神事物中找到的精神。用菲奇诺的话语，"黄金像太阳：它在所有金属中存在就像太阳在所有行星与星星中一样。" 太阳是行星系统的中心，不是作为几何焦点，而是作为无处不在的质量。在菲奇诺阅读的《赫尔墨斯文献》中，他发现了对上帝一个有趣的描述，在后来文献中被多次引用：上帝是圆圈的中心，其中心处处而周长无处。诗人直接与深刻受菲奇诺影响，盖伊·勒费弗雷·德·拉·博德里，人们已经翻译了菲奇诺的《三本生命书》，包括《行星》，将神性的这个定义应用于太阳：

无限太阳，其主要圆度

永远产生光线：

因此从圆度以及贵重射线

永恒的永恒温暖而来。

这是无限的圆，其中心点

在每个地方都被发现，其球形轮廓

无处被发现，并从其中心与周路

所有周围的轮辋或射线跟随。

太阳精神有趣地来自太阳的圆度以及来自它的射线。像灵魂，在个人人类形式中不是圆形的，精神是圆形的；也就是说，精神不是由人类意图与努力生产的甚至进项的东西。它是超越个人的与跨越人类的。

荣格有许多场合讨论炼金术中太阳星的角色，并配对太阳星与炼金术的月亮，他倾向于用前者与意识相同，与无意识相同。在这个解释中，太阳星是照在自然的黑暗神秘上的意识之光，因此太阳影响的增加对应于意识的加强。根据荣格，“因此太阳星的概念与现代意识的增长有相当多的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越来越依赖于自然对象的观察与经历。”荣格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要说太阳星，但这是他对太阳星亮边的评论的要点——他在太阳星中心与太阳在地球中的太阳星的阴影上进行了其他有趣的评论，太阳星尼格尔。在菲奇诺精神的特殊观念中，一个我们已经详细研究过，太阳星被想象成精神性本身，不像炼金术的长生不老药，秘密的秘密，最神秘而最开放的所有秘密。从精神意识的核心辐射太阳的变换精神。

鉴于太阳意识，所有其他精神多样性可能跟随，但总的关注必须首先给予精神与最重要的精神。

虽然菲奇诺的心理学主要是“天体的”，关注于所有的“温和”心灵效果，他频繁强调太阳精神的角色，使其理论可能被称为“太阳的”。例如，他声称遵循阿拉伯哲学家谁考虑太阳星为基本“人类”行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菲奇诺写，在人的美、他的幽默的微妙、他的精神的清晰、他的洞见与想象中。人的这些品质，类似于他在《行星》中列出的对象，都是精神的标志，一个超越唯物主义者的人物的蒸发。他的太阳心理学，然后，目标主要是发展这个人类想象，使它可以使物质世界为其精神可能性。

现在我们必须将这种太阳、精神的心理学方法与其他具有太阳特征但本质上不同的心理学区分开来。例如，罗伯托·阿萨吉奥利的“心理合成”在许多方式上是一个太阳心理学。他本人称其为“高度”心理学，以区别于深度心理学。在他的个性图中，他描绘“更高的自我”为太阳，自我的洞见与创意的来源。在实践中，这个太阳、更高的自我被视为一个神圣的来源（德尔斐神庙的阿波罗心理学中的阿波罗？）幻想到的人之一，为生活决定中的指导而转向。心理合成体系的其他方面，例如其冥想技术，这个方法与精神纪律联系起来，在这些精神的观念与菲奇诺的相当不同。对于他们，精神是一个朝上的地区，从身体中删除，通常优先从幻想与情感中设置，一个竞技场的思想与智力与菲奇诺的思想（Mens）一样——一个心态相当远离具体的。

在马斯洛与其他人激发的心理学中的人文运动在最近几年已经产生了一个“超越个人心理学”，运动主要感兴趣于吸收冥想技术与其他精神实践从世界宗教。

心理合成与其他超越个人心理学，渴望超越“较低”的日常心理现实的问题，以一种菲奇诺标记为“知识型”的方式来追求精神，尽管他们可能不会，因为他们寻求的意识超越概念化。无论如何，超越个人心理学与他们的使用者使用太阳意象，并经常用“光”的意象说话以表示精神的高区域，而菲奇诺认为精神是物质世界的散发。对于他，精神增长真正是一个心理

过程，必要地附加到具体生活与灵魂的纠缠。因此，他的太阳精神是内在的，一个太阳，其中心在我们最平凡的经历中处处，肯定不是达到超越心灵中间领域的达成。实际上，然后，一个通过出席日常事务的精神或氛围，提取幻想与具体化模糊心情与崇高想法来培养菲奇诺太阳心理学；一个不实践瑜伽或冥想，如有用，这些可能对其他目的而言，为了超越普通之外。

### 太阳与地球，灵魂与身体

这种处理精神的特殊方式在菲奇诺心理学的核心处，超过任何其他方面的方法，使他在现代世界的价值，在哪个我们有比我们需要更多的心理学和更多精神路径变成流行，比任何个人可能同化。随着精神与身体之间以及各自的热情倡导者之间的分割，我们有没有灵魂。菲奇诺对精神的观念真正是心理的，因此给了我们一个方式想象与实现一个工会，最后，身体、灵魂与精神。我们可能用另一方式想象这个工会，借用一个来自巴霍芬的图式，十九世纪人类学家与神话学家。即使他的历史观点现在是可疑的，他的神话范例的太阳意识仍然有启发价值。

巴霍芬阐明了太阳意识进化中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辐射的儿子（太阳）受母亲（地球）统治，日子就像夜晚。精神被物质统治。第二阶段是狄俄尼索斯的，一个父权时代，受神祇的年龄，他使大地受孕，一个生殖太阳永远寻求接受物质以给予它生命。第三阶段是阿波罗的，关于巴霍芬写道：

生殖太阳，永远在上升与落下之间波动，来临与消亡，变成了不可改变的光来源。它进入太阳存在的领域，留下在它身后所有受孕的想法，所有对女性物质的渴望。...阿波罗从与女性的任何束缚中完全解放自己。

巴霍芬的第一阶段或太阳意识的形象清楚地是菲奇诺最强烈地反对的。精神的价值不被认知，因为它们被物质近视阻止。个人，忽视灵魂，被心灵的未知运动所迫，如荣格经常抱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感到空虚的内部，从不用他们的收入满足，不快乐在关系中，被吸引到酒精，赌博或其他强迫。

巴霍芬范例的第三阶段我已经讨论——上升进入与心灵切断的精神。这次上升通常采取两种形式之一：逃离知识分子或进入精神纪律。在传统神话语言中，阿波罗不可改变的男性与物质世界没有商业交往。在这个心态中，可能有对身体的关注，但不是心理关切。一个人可以是身体建造者，同时一个超越冥想的专业实践，但那不足以用于灵魂。以保持思想清洁的另一方式，情感，可以给想法以身体，可能被驱逐出作为女性的污点在纯净思想。

巴霍芬的第二阶段最接近菲奇诺太阳心理学。虽然巴霍芬在狄俄尼索斯的领域中将这种敏感性放置，而菲奇诺始终将太阳意识讲话为阿波罗的，我们仍然可以回想在菲奇诺的思想中，这两个神是兄弟，不可分割。巴霍芬描述这个阶段的精神为受孕，但仍然处于距离。在心理上，个人既不逃离与身体与女性现实的接触，也不沉溺在对精神的忽视。菲奇诺本人使用与巴霍芬相容的意象：

天堂，地球的新郎，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接触她，也不拥抱她；他尊重（照亮）她仅通过他星的光线，这些光线，如同他的眼睛一样；并尊重她他使她肥沃，所以生育生命。

太阳意识，对物质事物中精神价值的意识，为这些东西带来生活，使其肥沃，赋予其生命，给予他们灵魂；因为精神是灵魂的食物。意识然后，或想象，是有效的；要看精神是采取一步走向接收精神的益处的方向。但除了有能力区分精神，仍然必须与世界接触为了使生活肥沃。必须克服狄俄尼索斯的放弃阿波罗的距离与防御，如果精神要被同化。啃咬迷恋与强制着迷不能轻松在无精神、干净、白生活中摒弃，没有精神的牺牲。或者，菲奇诺与巴霍芬的意象建议。心灵需要精神与物质的性接触，如果它将被喂养、肥沃和具体化。

#### 太阳精神的来源

《行星》中的几章使读者感到他进入了一个奇怪的药房，充满了稀有与芳香物质与闪闪发光的径流宝石与宝石。确实，在书的序言中，菲奇诺伪装这体积是一个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这里——这本书——对不同种类的人提供了各种解毒剂、毒品、膏药、沙龙与补救措施。如果任何对你不好，我将跳过那些并包括他人。”他特别关心对占星学问题的阻力，但现代读者也可能有最麻烦的是他的精神、太阳对象的例子的大多数。例如，在他提到作为特别太阳的物质中，肉豆蔻，一个香料，其颜色与香气暗示太阳的精神。薄荷，顺便说一下，他说包含木星的精神。太阳对象的列表变得更加有趣：

任何来自被称为向日葵的石头与植物，因为他们向太阳是太阳的。所以也是黄金、黄金颜料、黄金颜色、钙铝榴石、红宝石、没药、香、苔藓、琥珀、香脂、蜂蜜、芳香芦苇、番红花、玉米、肉桂、沉香木与其他芳香材料；白羊座、阿斯图尔、鸡、天鹅、狮子、甲壳虫、鳄鱼；皮肤黄色的人；卷曲头发、秃头、宽宏大量的人。

在大多数这些项目的情况中，相当容易看到为什么他们会被认为是太阳。通常他们是太阳色或芳香的——散发精神。其他人需要一些澄清。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基本的一点，菲奇诺的“自然魔法”，这真是一个想象力的学校。通过用看起来像太阳精神一样深刻的对象自己包围，我们保持那个精神在思想中。好像以同情魔法，这些隐喻对象可以事实上为我们带来他们代表的精神。我们可以要么为自然世界带来想象（到香料与宝石）或制作像我们关切的精

神的东西。这是有效地传达精神的意象。

显然，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没有必要，如我之前说的，为确实完全模仿菲奇诺，用香料与草本围绕我们卧室与研究，尽管我不会规则出来。但有其他类似的方法来导师想象——绘画、挂衣、植物、记录、书籍、颜色、建筑、家具、衣服等。我们的物理环境可以被培养，即使这种方式。我们周围的活动与人，不仅仅是秃头或卷曲头发的朋友，可能自然地我们的生活带来所需精神。有意识的这些在普通的精神价值，我们变得，像菲奇诺一样，一个现代术士，一个灵魂的魔术师，为不适应与识别而不是为了工作奇迹，但对心理动画。

让我们看看菲奇诺太阳对象列表中的一些不太透明的项目。

钙铝榴石是一个与黄金和精神相关的物质的一个例子。名字来自于希腊的chrysolos，黄金。在十五世纪的北中部兰开夏郡Lapidary中，据说钙铝榴石意味着圣灵的礼物，它是水和黄金的颜色。Lapidary指我们到启示录（21:15），其中新耶路撒冷基础的第七个贵重石头被标识为钙铝榴石。这块石头的亮度，与“圣灵的香气”相关联，表示不仅来自物质的精神散发，而且还表示原始精神的原型性质——基础要素在上帝城市中。像培根的地球，其保留来自无法关闭天空的一些火花，物质像这样保留在更高天堂中的精神的痕迹。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闪烁或“气味”的精神可能在更深的水平上有一个地方，在心灵的性格的非常基础上。

列表上的其他物质暗示了基本上正的“向日葵”态度中的一些危险。太阳的光线，强大和包容，具有很大的幅度，并且虽然，菲奇诺说，他们基本上受益，他们可以有毒。“他们可能在干物质的封闭空心中具有干燥效果。”在太阳中太多是对精神的过度。精神可以是干涸的，生产干燥大学，火焦枯的讲座和书籍，精神的专家高与干在象牙塔中，与焦皮个性。这种高度可取的太阳精神质量需要现在与然后在潮湿黑暗中浸没。

事实上，在列出的一些太阳对象中，太阳与水之间有一个奇怪的关系。例如，根据斯隆Lapidary，红宝石或红宝石“驾驶走所有污点（瑕疵）和糟糕的条件。据说这块石头在天堂的溪流中。”此外，三个列出的动物是两栖的；像太阳（根据许多传统在靠海人民之间），他们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水中，一部分在空中。这些动物是天鹅、甲壳虫与鳄鱼。

十三世纪野兽的《威廉·勒·克莱克》说关于鳄鱼：

从未见过另一个这样的野兽，因为它在陆地和水中生活。在夜间，它被浸没在水中，在白天，它在陆地上提出。如果它遇到并克服了一个人，它会整吞他，使得没有什么留下。但此后它为他哀悼，只要它活着。

尽管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支持精神意识，太阳不能始终照耀；幸运的是，夜晚随着其清爽的黑暗与日间热量的救济而来。在心理上，有意识的时间，不给予关心你正在做的精神奖励。有一段时间纯粹的经验，为平凡的身体吸收与享受，并且，再次尽管之前说的，娱乐时间。这些时代提供了太阳热和光的休息，建立自然节奏，像太阳在天堂穿过它的想象路径一样，在海洋底部。没有这个节奏，精神可以吞下一个人，“使得没有什么留下。”

过度精神化的人走来走去

— 120 —

#### 134 《行星之内》

分身，就像回声，虚弱的声音与浪费的身体，或像切什郡猫。更经常“刷新”确实是黑暗，不是这样的愉快，但一个必要的对太阳光的对应。

一个人可以想到太阳与水之间的其他联系：水作为无意识的矩阵，精神从哪里来，水作为平衡太阳态度的情感，水作为梦与自性思考的夜间与反思池，水作为英雄太阳的海的夜间旅程。像一个两栖动物，灵魂必须学会在不同的栖息地生活，并踏上不寻常与多样化的土壤与水。

另一个对太阳的夜晚的暗示是天鹅，在白天在水上明亮而优雅地移动，也被称为拉动太阳在夜间的驳船，如同在洛恩格林故事中拖动骑士的船。其蛇形颈也暗示了它黑暗的、下层的一面。有一段时间为灵魂的日落，一个黑暗的时期，其中，如荣格指出，太阳是黑的。在他关于太阳的散文中，菲奇诺注意到，当太阳上升到中天时，有生命与动物精神的增加，但当太阳下降这些精神减少。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占星学图像系统的另一个优势：它考虑到天体的运动，他们的节奏上升与下降，增加与减少。

故事中的狮子，另一个太阳动物，也提示太阳的黑暗面。勒·克莱克告诉我们狮子有三个杰出的特征；它在一个高山上生活，它睡眠睁眼睛，并且“当母狮带来她年轻的，它掉到地上，给出生活的没有标志直到第三天，当狮子在它上呼吸，以这种方式将它带回生活。”在中世纪期间，狮子的最后一个特征被解释为对耶稣在坟墓前三天的参考，在他的复活之前，但它无疑也指太阳生出月亮，在三天缺席——新月之前的时间。

三天在年轻狮子出生之前，新太阳，代表耶稣在地狱中花费的三天，在下层世界，为解放灵魂而工作在天堂。一个十六世纪的无名炼金术士看到了这个类比：

所有男人都必须下降到下层世界，他们被监禁永远。但基督耶稣打开了天堂奥林匹斯的大门，扔开了冥王星的领域，灵魂可能被释放。

精神的夜晚，意识的下沉，“灵魂的黑夜”，是光线与黑暗节奏中的一个必要的运动。包括在太阳敏感中，因此在太阳心理学中，是这个向暮光的下向运动，理解的日落与精神的光。当赫拉克利特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时，他没有说明但深刻的评论，他暗示旧太阳的死亡。尽管太阳用其光照亮所有其他人，它也有自己的下降节奏。

最后，荣格指向太阳的另一个负面。炼金术家，他提醒我们，将太阳与硫磺联系起来，衰变与变换的腐蚀材料。我们应该也注意到太阳不仅滋养和支持生活，有其下降的时间，并用精神干涸威胁；它也导致衰变和通过其热值的发酵。这里出现了狄俄尼索斯因素再次的亲密关系：一个原理，其腐蚀新生活形式的服务。太阳意识，在其硫磺能力中溶解其照亮的物体，为新形式的生命带来结局与开始。一些太阳心理学，我们注意到，似乎暗示浪漫的观念，精神总是生活肯定，而事实上，太阳敏感具有许多与解散、黑暗与死亡的接触点。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是兄弟。太阳疗法的目标不仅仅是永恒的幸福。这不是一个“无烦恼”的心理学方法。相反地，进入太阳精神的光线是知道深度以及高度，冒着那个鳄鱼的嘴的危险，也感受硫磺的刺痛以及肉豆蔻的火锅。

因此菲奇诺模式的中心非常中心辐射拥抱对立与暗示对治疗的一个现实的方法。在太阳的光中，我们看到精神之家，维持灵魂，我们感受到心灵运动的滋养与腐蚀过程，我们更深入进入行星的圆。治疗往往显示为尝试避免一“行星”或另一个的不愉快与疯癫。但菲奇诺领导的太阳敏感深化进入这些难以解释的运动，具有其高点与低点，迷狂与抑郁症、充足与空虚。每个行星有其自己的这样经历的品牌，但所有参与中心太阳模式的不安。

— 121 —

8

## 金星

在《行星》的第十九章中，菲奇诺开始用关于如何制作宇宙原型模型的说明——*formam quadam mundi totius archetypam*。它应该用银、黄金制成并包含宇宙的三种颜色：绿色、黄金与蓝宝石，三仙女的颜色。工匠应该在太阳进入白羊座时开始工作，他应该在金星中完成。占星家们说，菲奇诺表示，世界始于白羊座，因此应该在那时开始建造模型。自然地，它应该在美神的指导下完成。

在这个特定的案例中，弗朗西丝·耶茨支持我一直在我们对菲奇诺意象的研究中提出的想法：这个宇宙的原型模型是用来教育记忆的手段。耶茨认为，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卧室里有这样一个模型或图像，他可以通过那个熟悉的意象来解释一天的活动。让·塞兹内克在关于

古典神灵的占星学意象的研究中提到，私人住宅、公共建筑，甚至教堂，确实是梵蒂冈本身在这个时期，往往在其天花板与墙上有详细与精确的星盘。曾经可能始于一种帮助演说家记住他们演讲的记忆技巧的东西，变成了自然魔法的一项事业，或者，如我一直建议的那样，一种想象的学校。

耶茨建议波提切利著名的描绘流动身体与浮华服装的画作——《春》——正是要用于自然魔法实践的意象，一种接触金星精神的手段，她说，完全符合菲奇诺自己的思想，特别有用来避免土星那掠夺性的精神。我提议，为了掌握作为菲奇诺想象的金星精神的基本品质，仔细看这幅画。

### 波提切利的《春》

"三"这个数字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诗人、神学家与音乐家喜爱的，无论他们是否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这个时期的音乐文献，例如，将三拍子称为"完美"的时间，我们今天有时仍然这样做。菲奇诺也以新柏拉图的方式，频繁地将他的哲学范例分为三部分与三部分的倍数。毫不奇怪，在波提切利的画布上发现了三个三：三个自然精灵、三个仙女与三个神灵。

在画的右侧，春风泽费罗斯吹来并追赶地球仙女克洛里斯。弗朗西丝·耶茨完全正确地看到这个风作为菲奇诺自己的spiritus mundi，即我们一直试图阐明的精神。从克洛里斯的呼吸中涌出花朵，因为她被变成了弗洛拉，在某种意义上像油画中的摄影快速。弗洛拉是春天的先驱，金星的季节。在画布的另一侧，三个仙女进行圆形舞蹈——中间的贞洁，头发紧密束缚，脸上有渴望的表情；在左边，愉悦有像蛇的头发与松散的服装；靠近金星的是美丽，中等穿着。三个神灵是：首先，金星本人，以沉重的乳房与肿胀的腹部被描绘。相当母亲般的外观，她似乎赞同周围发生的事情。盲目的丘比特在她上方，用他燃烧的箭进行瞄准。水星站在远处的左边，指向云彩。

关于爱与生活过程，菲奇诺曾写过："有一个连续的吸引，从上帝开始，去世界，最后在上帝的中结束，一个吸引，它回到它开始的同样的地方，就像一个圆圈。" 这幅画展示了灵魂的这个三部分圆，灵魂的一条电路：春风吹进地球的美丽，当它带来其植被；仙女们享受世界的舞蹈，受到一个母亲的金星的亲切凝视的祝福；丘比特的箭向贞洁对准，她已经被水星吸引。有一种强烈的从右到左的运动感。一个可以想象音乐是仙女舞蹈与画布上的运动的一个元素。

— 122 —

### 140 《行星之内》

如果暗示了音乐，它无疑是在金星的音调中演奏的，尽管有些关于这一点的怀疑。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历史学家埃尔温·潘诺夫斯基看到水星作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在他的意见

中，水星代表理性，对金星的球体没有直接的进入。他背对着丘比特、仙女、春天的礼物与金星本人。"他可能被说的是，"潘诺夫斯基说，"表达了一个心理权力的尊严，但也是孤独，被排除在Amor divinus的范围之外，从Amor humanus的范围内排除出去。"

这对两种爱的参考，人类与神圣，提出了菲奇诺与他人从柏拉图中提取的区别，区分两个维纳斯。天体维纳斯被说是乌拉诺斯的女儿，天空。她是非物质的，既没有母亲也没有物质的限制。根据菲奇诺的柏拉图主义，她生活在宇宙心智中。另一方面，普通的、尘世的维纳斯被认为是木星与朱诺的女儿。她生活在宇宙心智与下月球世界之间——地球的维纳斯，使美成为可感知与可想象的。

起初，接受维纳斯双重性质的想法，这可能看起来波提切利描绘了尘世维纳斯。通常，天体维纳斯被描绘为裸体，而尘世维纳斯穿着衣服，代表她的物质身体化身。相对较晚的历史中，斯多葛与基督教道德导致了这个传统的反演。在《春》中，至少，维纳斯被穿着，她被树木与花朵环绕。她似乎统治地球的肥沃，并且，如果是这种情况，水星可能背转身离开所有这个并仰望云彩，到更精神的地方。运动在画布上然后会似乎是对左侧的迅速冲过，离开到云彩，到更精神的地方。暗示会是，尽管尘世的爱与美在身体上是丰富与肥沃的，仍有更好的东西。尘世的爱会显得与天体维纳斯的领域形成对比，一个更精神的地方被水星恰当地公报。

菲奇诺的隔离陈述倾向于支持《春》中的维纳斯确实是天体的维纳斯，或者她是倡导远离地球走向天堂运动的女神。例如，在他关于柏拉图《宴会篇》的评论中，他写道："真正的爱不过是一种确定的冲动，努力飞向神圣的美。" 但菲奇诺的著作，整体考虑，并不简单地提倡从尘世存在的逃脱，正如我们在对太阳精神的反思中所看到的。对他刚才引用的句子，他补充说："神圣的美由身体美的视线所激起。" 对身体与自然美的充分、感官涉及"激起"一个向精神更高地区运动。但两者都是必要的。柏拉图学者保罗·弗雷德兰德指向这个观点的不同，暗示在柏拉图中，对美的运动不轻视身体。与后来的解释者进行对比，他写道："在柏拉图中，每个人采取正确的路必须首先爱一个美丽的身体，'在其中产生美丽的话'；然后认识所有美丽身体中的一个美，成为所有的情人。没有人可能省略这些初步阶段，越过他们灵魂走向美的道路与向上走。"

看起来菲奇诺，像他的灵魂指南柏拉图，肯定了天堂与地球，维纳斯的两边。

也许我们可以在波提切利的维纳斯中找到关于这个复杂女神双重领域的暗示。在另一幅画中，《维纳斯的诞生》，裸体的天体女神似乎从生她的海上升起，关于穿上被握着她的彩色衣服的物质肉。在《春》中，也，我们可以找到两个性质的意象。女神身体的下部穿着丰富的物质，而上部由透明布覆盖，清楚地揭示她的乳房与身体的轮廓，非常像仙女上的薄衣

——仙女与克洛里斯——展示他们的人物。

《春》中的维纳斯是天体与尘世方面中的爱。如果它仅包含后者，人们可能寻找另一幅画，一个伙伴画布，展示事物的天体一面。但《春》是两者。这是一个完整的圆圈。没有必要水星鄙视任何人，既不是地球的精灵，也不是她任何一面的维纳斯。水星在这里是为了保持圆形在运动中，为了保持音乐播放。他与维纳斯一起工作，并在她神圣功能中扮演亲密角色。这里维纳斯与水星是在结合中，如占星家会说的。他们形成一个结合，两个神灵的联合，两个行星中心互相给予相互支持。双重神灵的意象是菲奇诺著作中的一个常见的意象。

维纳斯注视的场景的一部分是仙女的舞蹈，一个古老的意象，拥抱生活的舞蹈，拥抱生活的快乐、美丽与内在的保留。所有三个似乎在维纳斯的木质领域中适当，表示节日的一段时间与地点，用于美与快乐的步骤，两个我们发现对心灵很重要的因素，以及用于贞洁，一种在人类生活中提供自然、及时限制的优雅，对物质世界的爱的。贞洁防止灵魂"拥抱身体太多"，她注视着诱惑成为过度着迷于感官的快乐。她不反对拥抱身体与感官事物，但她注视着机会以瞥见水星，那个理性与洞见的神。贞洁的姿态是充分参与舞蹈，但眼睛超越它。

贞洁的凝视被指向水星，赫尔墨斯三倍伟大，伟大的解释者，那个知道简单物质对象与消遣中持有的令人兴奋秘密的人。贞洁吸引到水星，提供了一种方式，不是超越优雅生活经验的优雅舞蹈，而是进一步进入其中。她引导舞蹈朝向水星，解释者。他看向云彩，不是因为他在场景中没有地位或不对生活的优雅感兴趣，而是因为看到事物背后的外表是他的职务与功能，找到隐藏在平凡存在的褶皱中的意义与价值。

那么天体与地球的维纳斯，引导与注视那个包括充分感官享乐与理解的生活的领域。她照顾灵魂的两个爱好，对于身体和对于精神。她通过快乐与美执行她的任务，也滋养内在的保留，优雅地将灵魂从吸收感官中转身，将其指向洞见与意义。菲奇诺年轻的朋友皮科曾写过维纳斯："谁深刻与聪慧地理解维纳斯统一的分裂成三仙女的三重将找到进入俄耳甫斯神学的恰当方式。"要"在维纳斯中"，要在这个深层的幻想与模式的心理影响之下，是发现与珍视通过感官庆祝生活易得的精神与洞见类型。这无需物质与致命；相反，进入美与快乐的舞蹈，由于贞洁存在，没有外部压抑的需要，独特的精神奖励成为可用。维纳斯引导灵魂进入身体，通过身体到精神。从精神到身体，回到精神——维纳斯的季节涉及菲奇诺钦佩的心灵圆圈。

### 维纳斯的精神

维纳斯的精神在热、冷、干与湿的古老范畴中具有独特的特征。维纳斯的

特征是最后的一个，与许多种类的湿气有关。赫拉克利特，那个六世纪B.C.的神秘哲学家，留下了我们某些关于心灵湿气相关的说法。例如，在一个现存的片段中，他说：“心灵从潮湿的东西中蒸发。”如果湿气被想象为一个低层的元素，表示生命的基质，心理学上生活的幻想的来源与我们情感的身体，那么根据赫拉克利特，灵魂是当这个向下的元素被蒸发，在炼金术士的语言中升华时制成的。反思与我们称之为灵魂的感受深度从有感觉与感情经历的物质世界出现。心灵不是那个世界这样被感觉，但它从它引发。

炼金术的图表展示在上玻璃部分形成蒸汽时被加热的蒸馏器，在他们的文献中被描述为创造故事的上穹顶。这个升华的蒸汽不不像水星在《春》中指向的云彩，一个感官世界的蒸发。

赫拉克利特也警告说虽然灵魂找到成为潮湿的快乐，尽管如此一个干燥的灵魂是最好的——一个需要很少评论的观察。

在《行星》中，菲奇诺根据他们表现的湿气程度来排列行星。他以低到高的组合列出它们。水星与木星是一个潮湿的组合——一个例子可能是以想象与智力解释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接下来与更加潮湿的是金星与月亮。月亮，最接近地球，最低球在围绕人类努力场地的球体，会清楚地是潮湿的。在肖像中，月亮的湿气相当简单地被描绘为从月亮掉下来的滴灰，如在大阿卡纳月亮的塔罗肖像中。金星本身是潮湿的，饱和情感与感觉，但与月亮结合她变成甚至更加尘世与湿。在等级制中第三个是月亮与金星，月亮是主要的统治者，加入了金星要素：一个黑暗、易变的世界由快乐与美驱动。最后，所有最潮湿的组合包括月亮、金星与水星。水星的解释能力增加了对月亮-金星组合的想象理解，但他的洞见是潮湿的，靠近地球，与经验有关，不远远离开，如阿波罗的那样。水星的具体洞见的蒸汽增加到月亮的露水与金星的身体液体。

金星的礼物，然后，是精神，但它是一个特别的精神种类，一个相当感官。有精神从她的感觉、性与吸收快乐中获得，因此她的领域对灵魂是好的。显然，金星可以诱惑灵魂走向充分的感官吸收，有大量的神话故事警告我们反对爱神的这个方面。但这里我们对菲奇诺的特别洞见到伟大的灵魂经验领地感兴趣。他描绘了金星领地与季节的一个微妙的肖像，并突出了这个灵魂倾向的有益一面。没有这样的评估，我们可能被感动以压制所有这个女神代表的东西，认识她对无意识与灾难的引诱。但如果贞洁与水星确实在维纳斯的黑暗树林中有一个地方，那么没有外部压抑的需要，只有对精神运动的警惕眼睛。

菲奇诺注意到金星与太阳星之间存在对抗：“如果我们适当地献身于金星，我们将不会轻易有太阳。但如果我们恰当地关注太阳星，我们将不会很好地拥有金星。”这个评论顺便说一下暗示了多神圣心灵中的问题；菲奇诺对心灵和平与和谐没有幻想。但更具体地，这一点

是金星的湿气似乎与太阳意识的干燥效果不相容。当金星般的情绪带来潮湿快乐的幻想时，很难清晰地思考与理性地思考，例如。但灵魂必须规律性地拥有两个行星。

菲奇诺的谨慎观察表明在我们陷入金星的混淆、纠缠的掌握时，当关系将我们陷入感觉与理性出现被雾化与无力，它无用于假装我们同时在太阳星中——理性与清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样的金星感受升华为很好成型的思想，从而逃离金星的不快乐一面。真正的升华，灵魂通过其获得所需的精神与深度，是一个从湿气中的蒸发，需要对潮湿季节的耐心忍耐。心灵需要湿气以及干燥。

桑多·费伦茨，弗洛伊德的早期学生，在他关于性的书中讨论了这一点，命名为Thnlas sa（“海”）：“生活中的第一个与主要的危险，被原来所有是水的生物遇到，不是淹没的危险，而是干燥化的危险。”费伦茨的评论可能被应用于心灵，因为心灵的干燥化与过度湿度的威胁一样多。自我经常宁愿保持干燥，因为它享受充分的控制；我们希望避免被感觉所接管，我们搜索适度感觉的方式与通道他们的潮流。一个流体心灵，被经历为不稳定，一种被浪潮冲走的感觉，许多幻想与愿望的流动，与这些变化的强大的物理意识，可能不会取悦一个享受舵的牢牢掌握的自我。但在正面的一边，水是生命力的河流与可能性的流；与它接触是靠近生活潮流，尽管它们一样危险与不可预测。水也是羊膜液体或一个出现所有生命形式的海洋；要干燥，通过过度精神飞行例如，是失去与那个基质的接触。

菲奇诺认识到湿气与幻想之间的联系；所以它与他的理论完全一致以想象金星领地作为茂密生长在意象中的状态。在他的一封信中，他制作了蒸汽、幻想与理性的损失之间的联系：“我们不仅每天体验，但几乎每小时，一个小蒸汽的现象，相当粗糙与潮湿，从身体的低部分渗出。当它达到头部并填充大脑的路径时，我们用睡眠变得沉重，很快被图像与梦迷惑（i n somniis imaginibusque deludi）。有时我们也经历（如果黑胆汁的蒸汽，什么希腊人称忧郁症，侵入与抓住了身体的堡垒），我们的女王，理性本身，下沉，人们被压倒以明显的疯癫。”从干燥的理性向下下降到潮湿的金星幻想确实被感觉为向下的运动，也许，如在菲奇诺的意象中，我们可能感到我们通常防守与防卫的自我被入侵与压倒。

这个意识状态，作为入侵体验，也可能被评价为一个敌人与劣质条件。它始终最好，我们说，保持一个清晰的头脑与“躲避”麻烦。但这些潮湿幻想在精神经历中有与干思想一样多的有效性，事实上对授予金星的适当精神给一个人的总体心理条件很重要：她的心灵身体、感觉、美学感，增长、快乐与具体理解。

尽管金星的领地超越了人类限制，就像她是生活的产生与增长的女神，菲奇诺连同太阳与木星给她一个特殊的地方在人类经历中。她不仅注视肥沃的春风，她也缓和仙女的舞蹈——人类的优雅。她允许她自己的球体通过水星向内转，显示众神如何一起工作，证明她的领

地有某种透明度与内敛的程度，不如太阳那样明亮，而是如《春》的阴凉林地那样黑暗。

此外，与这个女神相关的根数，那精神的氛围与她的精神与影响创造的气氛，不是神圣的思想或创造者的；其奥秘更接近性的奥秘，身体的奥秘，对人类身体的“私人部分”的黑暗惊奇与地球，世界的身体。但这个特别的根数，由幻想与感觉维持，当不散去到由自由的理性，不是表面的。儿童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标记了一个浮现的对意义的探求，一个对远除了简单的物理的起源的调查。所以，也，灵魂在金星的好奇心问：我来自哪里？我的起源是什么？我的春天在哪里？灵魂在自己的幻想与奥秘的叶子中寻求自己，在金星的绿色，它总是春天——primavera。

金星的心理学会可能很好地被卷入增长与新鲜的幻想。在过去的两个十年中，人文心理学似乎已经吹进了西风泽费罗斯的风上，来自西海岸，带来了“个人增长”的无尽幻想、性探索、对感觉的吸收——更具体地在热浴池中被想象，对关系的关切，特别是团体与婚姻，与想象本身的发挥。作为进行心理学的一个幻想许多之中，这清楚地有它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占主导的意象，当然是一个独占的精神，即使金星变成了一个令人忍耐不得的君主。

在菲奇诺的其他意象中，所有我们看到的特征出现。金星的矿物是玉髓，一个肉样的石头，按照说法应该被用来止住血流在男人与月经妇女中；与珊瑚一样，对增加水果的产量（增长）有用，其原点在晨露中（原始湿气）。她的动物是乌龟与斑鸠，以其肥沃力量（性与增长）为人所知。菲奇诺止步，遗憾的是，从给金星对象的完整列表，评论：“其余由体面不允许我说。”我们可以容易地想象那些太“下流”的流体与生活的方面给菲奇诺来探索。他的观察仅仅提高了与这个女神相关的另一个幻想——下流、羞愧与黑暗秘密。

希尔曼建议了对金星持续强迫迷恋的原因来自我们对她的长期忽视，也许是由于我们的女性羞羞与她的下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想象一个可能的世界气候，给予女神她的应有。我对大学更多的金星的说法会适用于大规模的生活：它将更有意识的美、关系、身体、感觉与幻想；其麻烦将是嫉妒、人口过剩、过度增长、理性的变暗与性病的身體与心灵。

不顾，她是一个女神，与之交涉，免得，如同希腊悲剧的希波吕托斯，我们发现自己被我们自己的体面所践踏。

## 水星

在波提切利对金星季节的奢华描绘中，感官呈现与自然复苏之间的运动对应点与那常规内部的灵魂季节，当它体验金星的绿色时，水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指向花园感官之外与之上，将华丽的色彩与质地的展示翻转向内，暴露其内部。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关注这个魅力人物，并更精确地考虑他的职务的性质与他代表的意识风格。

虽然水星提供了一种知识、洞见与理解，他的灵魂活动形式与其他与知识有关的神灵令人惊人地不同。例如，土星提供了深刻的直觉洞见，但土星的方式是遥远的、远离的、寒冷的、沉重的与黑暗的。相比之下，水星通常被描绘为明亮、迅速与轻盈；这些实际上正是说明他独特的洞见类型的品质。在文艺复兴期间，水星的智力也与美神雅典娜形成对比，知识与智力思辨的女神。

如《春》所示，水星靠近行为，指向超越它，也许，但仍在图中。水星可以抬起灵魂出离物质观点的限制，但在这方面他的角色是有限的。他是相对潮湿的行星，靠近经验与感觉，当他看到水汽云时，他的脚在地上。也不涉及水星理解疯癫狄俄尼索斯进入经验或非理性的内部航程。

菲奇诺观察，相当令人惊讶，水星总是“充满阿波罗”。有一定阿波罗的亮度与轻快在水星知识中，但小翅膀通常归因于这个神只将他抬起很短的距离进入空中。当然，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与阿波罗有一个相当接近的，如果不是无烦恼的，关系。《荷马颂歌》讲述了婴儿赫尔墨斯以早慧的聪慧偷走阿波罗的牛，在赫尔墨斯教阿波罗音乐艺术时得以解决。在菲奇诺的思想中，似乎阿波罗教导水星关于知识的某些东西：也许怎样使用理性的光以及光的理由，同时保持距离与字面。

对于文艺复兴的一神论者水星更密切地与埃及的托特神、秘密智慧之神与巴比伦的涅波神、书写之神有关。确实，在中世纪晚期与早期文艺复兴的肖像学中，水星被描绘为一个抄写员，有时作为一个主教。用清晰与机智进行书写与讲话被认为是水星的礼物，一个菲奇诺特别在他人中认可，因为他自己用口吃或结巴说话。在一封典型的古怪信件中，给一位红衣主教的秘书，他在其中他说了他的结巴，菲奇诺以水星的方式给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具体的例子，他怎样看到众神与女神在日常生活中被人格化。在给秘书卡尔德里诺的名字作为对热（caldus）的参考进行双关后，他告诉这位书记：“你是我的水星。你说话，你解释，你说服，你建议，你解释。”而且在早期的一封信中给红衣主教他自己，菲奇诺更具体：“尊敬的神父，对你来说，水星不仅与言语的交流有关，而是与说话者心灵的解释，这对你来说不是秘密。”

解释——诠释学——是水星精神的本质。菲奇诺继续说：“对水星归属有幸的回忆的礼物——无论如何毫不公正。因为当他刺激心神的知觉时，人被看到说话。但当他激励理性时

，人解释。当他激起记忆时，人提高一个回忆。这一切怎样？我们的朋友卡尔德里诺似乎为我们执行水星的所有功能：因为他不仅为我写你的信并传达你的话，他也为我解释你的思想。" 菲奇诺以一个暗示水星智慧与另外两个形式之间的不同的这封信收场："水星无法解释的东西，"他写道，"阿波罗可以在vaticinium中提出（先知意识状态）而木星可以通过行为完成。"

从希腊信使的众神到文艺复兴贵族发表的秘书。但当然这个意象经营的更深处；因为灵魂受水星相关的美德服务：雄辩、多才多艺、机智、锐利、天才、艺术性、想象力与聪慧。这些心灵态度工作事件进入意象并重新制作意象本身，没有必要

— 125 —

### 150 《行星之内》

将幻想改造进入理性与意象成为固体想法的逻辑。意象的工作不是一个心理学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无穷精妙的过程。我今天的每个行为是否如我当时的立场的表达，我的内心状态的一个侧面，一个我对我的人生故事的无意识部分的投射？所以一个人进行了意象工作与意象思考，推动他走向进一步的精妙，进一步的区分，进一步的理解。

让我们考虑例如，一个人被一种特别的恐惧困扰，他过去的一个特定情节带来。在一个方向，一个人可能追求因果连接——"我害怕因为....."——并通过理性说话自己走出来。在另一个方向，一个人可能会问，"这个恐惧意象中发生了什么我没有注意到的？" 或者，"这个特定情节扮演了什么角色在我对恐惧的倾向中？" 这样的问题导致进一步的想象工作与可能的出现一个有关恐惧一个更微妙的相关性。也许特定情节中的活动模式重现自己，也许恐惧的对象，因为更接近检查，证明代表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是一个重新命名的理解使恐惧看起来不同。水星的工作是让心灵通过其意象的多样化闻讯，通过其想象的丰富。

菲奇诺说水星"充满阿波罗"可能也被理解为水星有一定的理性清晰的品质，但以一种比朴素数学与逻辑的寒冷的更拿捏方式。有一点水星理性，一个"轻微的理由"一个人可能说，这不会杀死想象但授权它。给想象以表达的方式与给它逐渐变得更加清晰与更加精确的机会是水星天才。一个人可能遇到一个完全不合理的幻想，作为从水星的角度解释与解释，甚至合理地表达，不逃离其荒谬的核心但发现与沟通其含义。

水星的工作然后既不仅仅思考的工作，也不仅仅的想象；它是一种涉及两者的对话。在这一点上，想象工作的本质可以被理解为是一个持续的一个人的智力与想象之间对话。一个人想象一个情景；知识进来检查它；想象应答与开发这个想法——通过一个一个人找到思想与意象都变得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微妙。心灵通过这样的对话过程被改进。

在《水星》中，菲奇诺涉及水星的许多实际关注的对象。菲奇诺频繁引用一个特别来自希腊新柏拉图主义者普洛提诺斯的文章。菲奇诺对“意象”（*idolum*）使用术语，通过这个意象人可以吸收特定的精神力量。他经常提及口头上与书面上的表达，音乐与诗，所有在传达精神与影响方面得到肯定。这些对象很少是物质本身；相反，它们是人类的伟大成就的作品——艺术、言语与音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水星的礼物最纯粹的表达在于这些意象化的人类表达中发现。

这里菲奇诺的思想与现代对意象与想象的方向相近。这是一个相当原始的想法，也许，但已经成为心理学与人文科学如艺术与文学研究的焦点的一个特征。意象不是仅仅是头脑的反照或幽灵；它们是有能力深深地影响我们的活力的东西。通过阅读、看画或听音乐，我们与精神相连结。

现在，对于简单的论证，让我简短地分析菲奇诺的一个特别意象。我在较早的部分中指代他的“芳香”爱的意象。当作为我们每天被无法区分的香气唤醒时，通过它们不清楚的体验有一个精神但他们具体被投入一种诗意的、想象的形式。这个特定的意象——抽象的神圣美，具体的香气，与两者的混淆——相当充分表达了一个爱的真实经历。人遭受一个吸引力的具体经验但不知道它的本质或起源——那是这个意象所说的。同时，菲奇诺通过创造一个与许多人接触的意象，打开了一个理解爱对灵魂的意义的方式。人可能会读这些话与思考“那就是它！这正是它的样子！”

一个人觉得被理解的快乐，一个缓解的知识，有一个方式表达一个人的最深刻的体验。

这是水星的精神——通过完成意象，通过选择（从无穷多样中选择）与安排（在一个新的秩序中设置）言语、符号与观念，使得一个人与他人通过表达与解释沟通。水星是伟大的人类文化的宾客与礼物，因为通过意象与言语，人类从原始的内在生活走了出来并进入了文化，通过这种文化与他人分享他的精神与深度。

— 126 —

## 太阳星 129

近两个世纪以来，现代意识越来越依赖自然物体的观察与体验。荣格对太阳星有更多可说，这只是他对太阳光明面的评论要点——他也对太阳的阴影面与地心之太阳（黑太阳）提出了有趣的论述。在菲奇诺独特的灵气概念中——这是我们已深入研究过的——太阳星被想象为灵性本身，不异于炼金术的妙药、至高秘密、既最神秘又最公开的秘密。精神意识的核心放射出太阳之变幻灵气。有太阳意识，其他诸般灵气则可随之而来，但首先必须最强烈

地关注灵气本身。

虽然菲奇诺的心理学主要是“天体的”，关乎如何造就一种“平衡”的心灵，但他对太阳灵气作用的强调程度之深，使其理论不妨称为“太阳的”。例如，他声称追随阿拉伯哲学家的观点，认为太阳星是根本的“人类”行星。菲奇诺写道，我们在人的美貌、体液的精妙、精神的澄明、洞悟与想象力中可见此点。这些人性特质，与《行星之内》中他列举的太阳特质相似，皆为灵气的标记，是超越物质性的人格蒸发。因此，他的太阳心理学旨在培育这种人类想象力，使其能借物质世界以成就其精神的潜能。

现在我们需要将这种太阳性、精神性的心理学取向，与那些虽有太阳特征但本质上异其趣的其他取向区别开来。比如，罗伯特·阿萨吉奥利的“心理合成”在许多方面都是太阳心理学。他自己称其取向为“高度”心理学，以区别于深度心理学。在他的人格图示中，“高等自性”被描绘为太阳，是自我的洞悟与创造力的源泉。在实践中，这种太阳的、高等的自性被视作谕示源泉（阿波罗心理学中的德尔斐神殿？），人们转向它以获得生活决策的指引。心理合成方法中的其他方面，比如冥想技法，将这一取向与那些对灵气持迥然不同观念的精神修持相联系。对他们而言，灵气是一个向上的境界，脱离身体，常常更倾向于与幻想和情感相隔离，是思想与理智的舞台，类似菲奇诺的理性心（Mens）——远离具体的心态。

— 127 —

## 太阳星 130

人文主义运动由马斯洛及其他人在近年激发了“超个人心理学”，这一运动主要关注吸纳来自世界各宗教的冥想技法及其他精神修持。心理合成与其他超个人心理学，渴望超越“低级”的常规心理现实的问题，以菲奇诺会称为“理性的”方式追寻灵气，尽管他们可能不会这样说，因为他们寻求的觉知超越了概念化。无论如何，超个人心理学及其追随者运用太阳意象，常以“光”的意象说话以表示灵气的高等境界，而菲奇诺想象的灵气乃是物质世界的流溢。对他而言，精神的增长确实是一个心理过程，必然与具体的生活和灵魂的纠葛相连。因此，他的太阳灵气是内存的、是一轮太阳，其中心在我们最平凡的经历之中无处不在，绝非到达心灵中道之上的攀升。在实践层面，人们便通过关注日常事务的灵气或气氛来培育菲奇诺式的太阳心理学，萃取幻想并把模糊的心境与崇高的观念具体化；人们不修瑜伽或冥想，尽管这些对其他目的可能有益，只为了超越常规而为之。

太阳与大地，灵魂与身体

这种处理灵气的独特方式位于菲奇诺心理学的核心，比他理论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更使其取向在现代世界中具有价值——在现代世界，我们拥有超过所需的心理学，且越来越多的精神路径变得流行，超出任何个人所能同化之范围。由于灵气与身体之间的分裂与各方的热烈倡导，我们没有灵魂。菲奇诺的灵气概念真正是心理的，如我所说，因此给了我们一种想象与实现的方式，最终实现身体、灵魂与灵气的统一。我们可以借用巴霍芬——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家与神话学家——的模式，再次描绘这种统一。即使他的历史观点如今成疑，他关于太阳意识的神话范式仍具启发性价值。

巴霍芬把太阳意识的演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闪耀的太阳被母亲（大地）统治，白昼如同夜晚。精神被物质压制。第二个阶段是狄俄尼索斯的，是父权的时代，是那位使大地受孕的神的时代，一个永远寻求接纳物质以赋予其生命的阳具性的太阳。第三个阶段是阿波罗的，巴霍芬这样写道：

— 128 —

## 太阳星 131

那永远在上升与落下、生成与消逝之间摇摆不定的阳具太阳，被转化为不变的光之源。它进入了太阳存在的领域，留下了所有授孕的观念，留下了与女性物质混合的所有渴望。阿波罗完全自身解放，不受任何与女性的束缚。

巴霍芬的第一阶段或太阳意识的意象明显是菲奇诺最强烈反对的。精神的价值观得不到感受，因为它们被唯物论的目光短浅所阻碍。个人们忽略灵魂，被心灵的未知运动所驱使——如荣格常常抱怨的——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内心空虚，从不对收入感到满足，在关系中不幸，被酒精、赌博或某种强迫所吸引。

巴霍芬范式的第三阶段我已经讨论过——上升进入与心灵隔离的精神性。这种上升通常采取两种形式之一：逃向理智主义或逃向精神修持。在传统的神话语言中，阿波罗的非物质之阳性将与女性的物质世界毫不往来。在这种心态中可能会关心身体，但不是心理学上的关心。一个人可以是健美运动员，同时又是超越冥想的虔诚修习者，但这对灵魂而言还不够。在保持思想纯净的另一种方式中，情感——它可以赋予思想以身体——可能被排除为女性的东西，纯思想的污点。

巴霍芬的第二阶段最接近菲奇诺式的太阳心理学。尽管巴霍芬把这种敏感性置于狄俄尼索斯的领域，而菲奇诺一贯把太阳意识称为阿波罗的，但我们仍可回顾这两位神祇在菲奇诺的心中是兄弟，不可分离的。巴霍芬描述这一阶段的灵气为受孕的，尽管它保持着某种距离

。心理学上，个人既不逃离与身体和女性现实的接触，也不沉溺于物质世界而对灵气不管不顾。菲奇诺本人运用与巴霍芬相容的意象：

— 129 —

## 太阳星 132

天堂，大地的新郎，不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接触她，也不拥抱她；他仅以他的星辰光线（如同是他的眼睛）注视（照亮）她；在注视她时他使她肥沃，从而生成生命。

太阳意识，即物质事物中精神价值的觉知，使这些事物生动，使其肥沃，赋予其灵魂的生命；因为灵气是灵魂的食物。意识或想象力因此是有效能的；看见灵气就是朝着接收灵气恩益迈进一步。但除了具有辨别灵气的能力外，人仍然需要接触这个世界以使生活肥沃。可能需要对幻想采取行动；如果它们只在人的想象中被诱人，其完整的性格可能永远不被揭示，其灵气也永远不会被传达。一种狄俄尼索斯式的放纵必须克服阿波罗式的距离与防御心如果灵气要被同化的话。咬牙切齿的迷恋与强迫性的痴迷无法轻易被舍弃，以换取那种干净、洁白的生活而无牺牲灵气。或者说这是菲奇诺和巴霍芬的意象所暗示的。心灵需要灵气与物质的性爱接触如果它要被喂养、受孕与化身的话。

### 太阳灵气的源泉

《行星之内》中的几个章节让读者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异的药铺，充满罕见而芬芳的物质、闪闪发光的石头与宝石。实际上，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菲奇诺假装这卷是一个实验室：“我们的实验室——这本书——为不同类型的人提供了各种解毒剂、药物、膏药、软膏与疗法。如果有些不合你意，我会跳过那些并包含其他的。”他尤其关心对占星术事物的抗拒，但现代读者可能也会对他关于太阳精神物体的大部分例子感到困难。例如，在他提到的物质中，作为特别太阳的是豆蔻，一种香料，其颜色与刺激气味暗示太阳的灵气。顺便说一句，薄荷他说含有木星的灵气。太阳物体的清单变得更加有趣：

任何来自被称为向日葵的石头与植物的东西都是太阳的。金、金颜料、金色、金绿宝石、尖晶石、没药、乳香、苔藓、琥珀、香脂、蜂蜜、芳香苇、番红花、玉米、肉桂、沉香，及其他芳香材料；白羊、雕鹰、鸡、天鹅、狮子、甲虫、鳄鱼；肤色黄的人；头发卷曲、秃顶、心胸宽广的人。

— 130 —

## 太阳星 133

在大多数这些物品的情况下，相当容易看出为什么它们会被视为太阳的。通常它们要么是太阳色，要么是芳香的——散发灵气。其他的需要一些阐明。但我们不应忽视基本要点，菲奇诺的“自然魔法”，这真的是一所想象力的学校。通过使自己被那些看起来像太阳灵气这样深刻的东西所包围，我们让那灵气留在心中。仿佛通过感应魔法，这些隐喻的物体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它们所代表的灵气。我们可以将想象力带给自然世界（给香料与宝石）或制作类似我们所关心的灵气的东西。是这个意象有效地传达了灵气。

显然，如我之前所说，不必精确效仿菲奇诺并用香料与草药填满我们的卧室和书房，虽然我不会排除这个可能性。但还有其他相似的方式来开导想象力——绘画、挂毯、植物、唱片、书籍、颜色、建筑、陈设、衣服等等。我们的物质环境可以被培育，甚至以这种方式对心灵有着注意。我们周围的活动与人，不仅仅是秃顶或卷曲头发的朋友，可以自然地将所需的灵气带入我们的生活。随着对日常事物中这些精神价值的意识，我们变成，如菲奇诺所言，现代的魔法师，灵魂的魔术师，施展奇迹并非为了利润或认可，而是为了心理的活化。

让我们看看菲奇诺太阳物体清单中一些较为不透明的物品。

金绿宝石是一种既与黄金相关，又与灵气相关的物质的例子。这个名字来自希腊词chrysolos，意为黄金。在十五世纪北英国的珠宝学中，据说金绿宝石象征圣灵的恩赐，它的颜色像水与黄金。这部珠宝学著作指向我们启示录（21:15），其中新耶路撒冷基础的第七块宝石被认定为金绿宝石。这块石头的光辉，与“圣灵的香气”相关，不仅象征灵气从物质中的流溢，一个基本的太阳意象，而且象征那灵气的原始、原型的性质——神之城中的基础元素。如同培根的地球，它保留了某些来自

— 131 —

## 太阳星 134

断裂的天空的火花，这样的物质藏有更高天堂的精神的痕迹。换言之，我们可能在常规生活的事物中瞥见或“闻到”的灵气可能在更深的层面有其地位，在心灵性格的最深基础。

清单上的其他物质暗示了基本上积极的“向日性”态度中的某些危险。太阳的光线，强大而包罗万象，有巨大的广度，虽然菲奇诺说它们基本上是有益的，但它们可能有毒。“在干物质的密闭空洞中它们可能有干燥的效果。”过多地处在太阳中就是有灵气过量的危险。灵气可能是干燥的，产生贫瘠的大学、火干的讲座与书籍、精神领域的专家高高在上在象牙塔中，个性枯槁。这个极其理想的太阳灵气的品质有时需要被浸入湿润的黑暗中。

实际上，太阳药房中列出的某些太阳物体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关系——太阳与水。例如，根据斯隆珠宝学，红宝石或石榴石“驱除所有污点和恶劣条件。据说这块石头在天堂的河流中。”此外，列出的三种动物是两栖的；像太阳（根据许多住在海边的人们的传统）它们花部分时间在水中，部分在空气中。这些动物是天鹅、甲虫和鳄鱼。

十三世纪的纪尧姆·勒·克莱尔的动物寓言集这样讲述鳄鱼：

从未见过另一种这样的兽类，因为它既生活在陆地又生活在水中。晚上它潜入水中，白天它在陆地上休息。如果它遇见并战胜一个人，它整个吞咽他，以致什么都不剩。但之后它为他哀叹，只要它活着。

尽管我们看到了所有支持精神意识的东西，太阳不能总是照耀；幸运的是夜晚到来了，带来清爽的黑暗与从白日的炎热中解脱。心理学上，有无意识的时刻，有时候不顾关心你所做之事的回报。有纯粹经历的时刻，平白的物理的吸收与享受的时刻，而且尽管更早说过的话，有娱乐的时刻。这些时刻提供了来自太阳热与光的休息，建立了一种自然的节奏，如同太阳想象中穿过天堂与穿过海底的路径。没有这种节奏，灵气可能吞下一个人“以致什么都不剩。”过度精神化的人游荡着，

— 132 —

## 太阳星 135

如同虚弱声音和消瘦身体的回声，或如同柴郡猫。更常见的“清新”确实是黑暗，不是那么愉快，但是太阳的光的必要对位法。

人们可以想到太阳与水之间的其他联系：水作为无意识的基质，灵气从其中而来；水作为情感以平衡太阳态度的思考；水作为梦的夜间与水仙式灵魂的反思池塘；水作为英雄太阳的夜间旅程的海。如同两栖动物，灵魂必须学会生活在不同的栖息地，在不寻常与各种各样的土地与水上行走。

另一个关于太阳的夜间的暗示是天鹅，它在白天在水面上明亮而优雅地移动，也因拖拽太阳的驳船在夜间而闻名，如同在洛恩格林故事中它拖拽了骑士的船。它蛇形的颈部也暗示了它的黑暗、冥府的一面。有一个时刻是灵魂的日落，一个黑暗时期，在那时，如荣格指出的，太阳是黑的。在他关于太阳的论文中，菲奇诺注意到，当太阳上升到中天时，生命与动物精神增加，但当太阳下降时这些精神被削弱。这里我们发现了占星术意象系统的另一个优势：它考虑到了天体的运动，它们的上升与下降、增加与减少的节奏。

狮子的故事，另一种太阳动物，也暗示了太阳的黑暗面。勒·克莱尔告诉我们狮子有三个突出的特征；它生活在高山上，以睁眼睡觉而闻名，“当狮母产下幼崽时，它掉到地上，没有生命的迹象，直到第三天，狮子对着它呼气，以这种方式使它回到生命。”在中世纪，狮子的这最后一个特征被解释为参考耶稣在坟墓中的三天，在他复活之前，但它无疑也参考了太阳在缺席三天后产生月球——新月前的时间。

三天之前新狮子、新太阳的诞生，代表了耶稣在地狱、在冥界花的三天，为在地狱边缘的灵魂的自由而工作。十六世纪一位不知名的炼金术士看到了这个类比：

所有人都必须下降进入冥世，在那里他们被永远监禁。但基督耶稣打开了天堂奥林匹斯的大门，推开了冥王普路托的领域，这样灵魂就可能被解放。

— 133 —

## 太阳星 136

灵气的夜晚，意识的下沉，“灵魂的暗夜”，是光与黑暗节奏中的必要运动。包含在太阳敏感性中，因此包含在太阳心理学中的是这种向薄暮的理解与灿烂灵气的日落的向下运动。当赫拉克利特说了那个明显但深刻的论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时，他暗示了旧太阳的死亡。即使太阳是用其光照亮所有其他行星的行星，它也有其下降的节奏。

最后，荣格指向太阳的另一个负面方面。炼金术士，他提醒我们，把太阳与硫磺相联系，衰变与变化的腐蚀物质。我们也应注意太阳不仅滋养与支持生命，有其下降的时刻，并用精神干燥威胁；它也用其热量导致衰变与发酵。这里再次出现狄俄尼索斯因素的暗示：一种在新生命形式的服务中腐蚀的原理。太阳意识，在其能力中有时是硫磺的，溶解它所照亮的物体，带来终局如同开始。我们注意到的一些太阳心理学似乎暗示灵气总是生命肯定的浪漫观念，而事实上太阳敏感性与溶解、黑暗、死亡有许多接触点。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是兄弟。太阳疗法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永恒幸福。它不是心理学的“无烦恼”途径。相反，进入太阳灵气的光是知道深度如同高度，冒那鳄鱼口的危险与感受硫磺的刺痛如同肉豆蔻的香气。

因此菲奇诺的心灵模式的最中心的辐射拥抱了对立面，暗示了一种对疗法的现实的取向。在太阳的光中我们看到了维持灵魂的灵气之房，我们感受到心灵运动的滋养与腐蚀过程，我们更深入地进入了行星的轮转。疗法常常表现为避免某一“行星”或另一个的不愉快与疯狂的企图。但菲奇诺建议的太阳敏感性引导我们更深入进这些难以解释的运动，它们的高低、狂喜与沮丧、饱满与空虚。每个行星有其自身的此类经验的品牌，但所有都参与了中心太阳模式的变迁。

## 8金星

菲奇诺在《行星之内》第十九章开始时提供了如何制作一个宇宙的原型模型的指示——*formam quadam mundi totius archetypam*。它应该由银和金制成，并包含宇宙的三种颜色：绿色、黄金与蓝宝石色，三美女的颜色。工匠应在太阳星进入白羊座时开始工作，应在金星期间完成。占星家说，世界始于白羊座，因此模型应那时开始。自然应在美女女神的指导下完成。

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弗朗西丝·叶茨支持我在整个《行星之内》研究中建议的观点：这个宇宙的原型模型是用来作为教育记忆的手段的。叶茨建议，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卧室中有这样的模型或图片，他可以在整个一天中通过那个熟悉的意象来诠释他的活动。让-塞纳克，在关于古典诸神的占星术意象的研究中提到，私人住宅、公共建筑、甚至教堂，实际上梵蒂冈本身在这个时期，常常在它们的天花板与墙壁上绘有详细和准确的星图。曾经可能开始为帮助演讲者记住他们的演讲的一种记忆术的企图，变成了自然魔法的企业，或如我一直在建议的，一所想象力的学校。叶茨建议波提切利著名的流动身体与华丽衣服的绘画——《春》——恰好是在自然魔法实践中使用的意象，一种与菲奇诺自己的思想完全一致的方式以接触金星的灵气，她说，特别有用以规避土星的掠夺性灵气。

我因此提议仔细观看这幅画以掌握菲奇诺的圆圈所想象的金星灵气的本质品质。我们已经看到波提切利必然与菲奇诺的观点极为熟悉，我们知道他为一位梅第奇，洛伦佐·皮埃尔·弗朗切斯科绘制了这尊女神的肖像。

## 金星 138

桑德罗·波提切利，《春》。（乌菲兹美术馆，佛罗伦萨）

艺术评论家与历史学家对这部作品的迷恋程度不亚于公众，他们提供了比我们所需更多的诠释信息。在我的评论中，我大量依赖埃德加·温德关于这部作品的传统诠释的总结陈述，以及他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对这个意象的心理学意义感兴趣，它对教导想象力的力量，为了准备接受金星的恩惠与痛苦的冲击与缺陷。

让我们把《春》看作菲奇诺的护符与灵符之一，不仅是一个要欣赏的美学对象，而是一个要深思与用于精神增长的意象。追求这种对行星与其女神的取向，我们将从事文艺复兴佛罗伦萨男人所看重的一种学习模式，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密码——一个打包着神秘象征、等待被破解与探索的意象——更能刺激。

### 波提切利的《春》

"三"这个数字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诗人、神学家与音乐家所偏爱的，不论他们是否是新柏拉图主义者。这个时期的音乐文本，例如，将三拍子称为"完美"时间，我们今天有时仍这样做。菲奇诺也以新柏拉图主义的方式，经常把他的哲学范式分成三个和三的倍数。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波提切利的画布上找到一个三的三元组：三个自然精灵、三美女与三个神祇。

在画的远右侧，春天的风西风吹着，追逐大地仙女克洛丽丝。弗朗西丝·叶茨相当恰当地把这个风看作菲奇诺自己的世界灵气（*spiritus mundi*），我们一直在试图阐述的那一个。从克洛丽丝的呼吸中流出花朵，因为她变成了花神芙洛拉，一种油画的摄影停顿。芙洛拉是春天的先驱，金星的季节。在画布的另一侧，三美女进行她们的圆舞——贞节在中间，头发紧贴，脸上有一种渴望的表情；快乐在左边，有蛇发与松散的衣服；靠近金星的是美丽，衣着适度。三个神祇是：首先是金星本身，画得胸部丰满、腹部隆起。相当母性的外表，她似乎在给她周围发生的事情以批准。失明的丘比特在她上方，用他燃烧的箭对准。水星站在远左侧，指向云彩。

关于爱与生活的过程菲奇诺写过："有一种连续的吸引，始于上帝，去往世界，最后在上帝中结束，一种吸引它返回到它开始的地方，如同一种圆圈。"这幅画展示了这个三部分的圆圈，灵魂的一个回路：春风吹进大地的美，当它发出其植被时；美女进行快乐的舞蹈，受到一位慈祥的金星目光的祝福；丘比特瞄准贞节，贞节已经被水星所吸引。有一股从右向左的强烈的运动感。人们可以想象音乐是美女舞蹈和穿过画布的运动中的一个元素。

— 136 —

## 金星 139

如果有音乐被暗示，它无疑以金星的音调被演奏，尽管对此点有一些疑问被表达过。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史学家埃尔温·帕诺夫斯基看水星是一个不协调的音符。在他的观点中，水星代表理性，对金星的领域没有直接的获取。他转过身去向着丘比特、美女、春天的礼物与金星本身。"可以说，"帕诺夫斯基说，"他表达了尊严，但也表达了那一个心理力量的孤独"

，它被排除在神圣爱的围地之外，也把自己排除在人类爱之外。”

这个参考两种爱，人类与神圣，把菲奇诺与他人从柏拉图所吸取的区别推了出来，一个两种金星的区别。天体的金星据说是天空尤拉诺斯的女儿。她是非物质的，既没有母亲也没有物质的限制。根据菲奇诺的柏拉图主义她生活在宇宙心灵中。普通的、尘俗的金星，另一方面，据信是木星与朱诺的女儿。她生活在宇宙心灵与亚月球世界之间——大地的金星使美可感知与可想象。

起初，接受金星的两种自然的观点，可能看起来波提切利绘制了尘俗的金星。一般来说天体的金星被描绘为裸露的，而尘俗的金星穿着衣着，代表她的身体化身。只相对较晚在历史中斯多葛派与基督教道德导致这个传统的倒转。无论如何，在《春》中，金星是穿着的，她被树木与花朵所包围。她似乎在主持大地的肥沃，如果是这样的话，水星可以很好地转过身去向着所有这些并把他的眼睛抬到云彩，到一个更纯粹精神的地方。在画布上的运动可能表现为对左侧的迅速冲刺，离开到云彩，到一个更精神的地方。隐含的是这样的暗示，虽然尘俗的爱与美在身体方式上是郁郁葱葱与肥沃的，还有一些更好的东西。尘俗的爱似乎与天体金星的领域形成对照，一个地区由水星相当恰当地宣布。

菲奇诺的孤立陈述倾向于支持《春》中的金星确实是天堂的金星，或者她是倡导从大地向天堂运动的女神的观点。例如，在他关于柏拉图《叙》的评论中他写道：“真爱只是一种某种力求飞升到神圣美的冲动。”但菲奇诺的写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并不简单地倡导逃离

— 137 —

## 金星 140

尘俗的存在，如我们在对太阳灵气的反思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他刚才引用的句子，他补充说：“被身体美的视光所激起的神圣美。”身体与自然美的充分的、感官的参与“激起了”一个人向更高的精神地带运动。但两者都是必要的。柏拉图学者保罗·弗里德兰德指向这种观点的差异，暗示在柏拉图中向美的运动不会轻视身体。对照柏拉图与后来的诠释者他写道：“在柏拉图中，每个人采取正确的路径必须首先爱一个美丽的身体并‘在其中生成美丽的话语’；然后在所有美丽的身体中承认一个美；变成所有人的爱人。没有人可以遗漏这些初步的阶段，超越其灵魂引向美与向上的路径。”似乎菲奇诺，如同他的灵魂向导柏拉图，肯定了天堂与大地，金星的两面。

也许我们可以在波提切利的金星中发现这个复杂女神的双重领域的暗示。在另一幅绘画中，《金星的诞生》，裸露的天体女神似乎从出生的大海中浮现，即将被穿上物质肉体的衣

着——由多彩的衣服所代表。在《春》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两种自然的意象。女神身体的下半部分穿着富有的材料，上半部分被一块透明的布覆盖，清楚地显示她的乳房与身体的轮廓，如同裹着薄纱的衣着在精灵身上——美女与克洛丽丝——显示了他们的身体。

《春》中的金星是爱在其天体与尘俗的方面。如果它只包含后者，人们可能寻找另一幅画，一幅陪伴的画布，来显示事物的天体方面。但《春》是两者。它是一个完整的圆圈。水星没有必要唾弃任何人，不是大地的精灵，不是金星在她的任何一个方面。水星在那里保持圆圈在运动中，保持音乐在演奏。他与金星合作，在她的神圣功能中起着亲密的作用。这里金星与水星处于结合中，如占星家会说的。他们形成一个组合，一个联盟两个神祇，两个行星中心给予彼此相互的支持。双神祇的意象是菲奇诺写作中的常见形式。

金星凝视的场景的一部分似乎给了其明显的快乐是美女的舞蹈，生活舞蹈的一个古代意象，拥抱生活的快乐、美与内在的保留。所有三个似乎在金星的林地领域中是恰当的，意味着一个时刻与地方，在欢庆中适合美与快乐的步伐，两个因素我们已经发现对心灵很重要，与贞节、人类生活的一种优雅提供了一种自然的、及时的

— 138 —

## 金星 141

对物质世界的爱好的限制。贞节防止灵魂“太多拥抱身体”，因为她注视着成为感官快乐过度魅惑的诱惑。她不反对身体的拥抱

— 139 —

## 金星 142

与感官的事物，但她注视着向水星投去一瞥的机会，理解与洞悟的神。贞节的姿态是在舞蹈中充分参与但眼睛超越它的姿态。

贞节的目光被导向水星，赫尔墨斯·三智者，宏大的诠释者，那位知道被保存在简单物质物体与消遣中的激动秘密的人。贞节，对水星有吸引力，提供了一条路，不是出于优雅的生活经历的舞蹈，而是进一步进入它。她引导舞蹈向水星，诠释者。他看向云彩，不是因为他在场景中没有地位或对生活的优雅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的职责与功能是看穿事物的表象，找到隐含在常规存在的褶皱中的意义与价值。

天体与大地的金星，因此指导与注视着生活的领域，包括充分感官的享受与理解。她照顾灵魂的两种亲和，对身体与对灵气。她通过快乐与美执行她的任务，她也滋养一种内在的保留，有优雅地将灵魂从感官吸收中转身，指向它朝向洞悟与意义。菲奇诺年轻的朋友皮科写过金星："谁深深地、明智地理解金星的统一分成一个三美女的三一体将找到进入孤儿神学的适当方式。"在金星中"，在这个深深的幻想与模式的心理影响下，是发现与珍视通过感官的生活庆祝获取的灵气与洞悟的种类。这不需要唯物与致命；相反，进入美与快乐的舞蹈，不需要外在的压制，因为贞节在那里，独特的精神回报变得可获得。金星引导灵魂进入身体，通过身体进入灵气。从灵气，到身体，回到灵气——金星的季节涉及菲奇诺所敬佩的心灵的圆圈。

## 金星的灵气

金星的灵气有其独特的性格以热、冷、干、湿的古代范畴来描述。金星的

— 140 —

## 金星 143

性格是最后一个，与众多种类的湿度相关联。赫拉克利特，那位六世纪的谜一般的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与心灵的湿度相关的说法。例如，在一个现存的片段中他说："心灵是从潮湿的东西蒸发而来的。"如果湿度被想象为一个较低的元素，象征生活的基质，心理学上是我们幻想的源泉与我们情感的身体，那么根据赫拉克利特，灵魂在这个贴近地面的元素被蒸发时形成，在炼金术士的语言中被升华。反思性与我们称为灵魂的感受的深度从物质世界被感官所感与情感上所经历而出现。心灵不是那个如此被感受的世界，但它从其中产生。

炼金术士的图片显示被加热的蒸馏器当蒸汽在玻璃的上部形成时，一个在他们的文本中描述为创世记的上层天穹的蒸汽。这升华的蒸汽不异于水星在《春》中所指向的云彩，一个感官的金星世界的蒸发。

赫拉克利特也警告说虽然灵魂以变得潮湿而喜悦，尽管如此一个干燥的灵魂是最好的——一个观察需要几乎没有评论。

在《行星之内》中菲奇诺根据他们所展示的湿度程度对行星进行排名。他将它们列在从刻度低到高的组合中。水星与木星是一个潮湿的组合——一个例子可能是用想象与智慧所诠释的社会与政治生活。接下来与更潮湿的是金星与月亮。月亮，最接近大地，环绕人类活动

舞台的球体中最低的，显然是潮湿的。在图像学中月亮的湿度是相当单纯地描绘为从月亮落下的滴落，如在塔罗牌中的月亮肖像。金星自身是潮湿的，浸透在情感与感觉中，但与月亮结合她变得更加属地与湿润。第三个在等级中是月亮与金星，月亮是主要统治者加入金星的元素：一个黑暗的；易变的世界由快乐与美所驱动。最后，最潮湿的所有组合包括月亮与金星与水星。水星的诠释能力增加想象的理解到月亮-金星的组合，但他的洞悟是潮湿的，接近经历，参与其中，不像阿波罗的那样遥远。水星的具体洞悟的蒸汽在这里被添加到月亮的露水与金星的身体液体。

金星的礼物，因此，是灵气，但它是精神性的一种特殊种类，一种相当感官的。有灵气要从她的感官、性、对快乐的沉溺中获得，因此她的领域对灵魂是好的。显然金星可以引诱灵魂

— 141 —

## 金星 144

朝向对感官的完全吸收，有许多神话中的故事警告我们反对爱女神的这个方面。但在这里我们不感兴趣于整个故事，而是在菲奇诺对伟大的灵魂经历境地的特殊洞悟。他描绘了金星领地与季节的一个微妙的肖像，他突出了这一灵魂倾向的有益方面。没有这样的评价，我们可能被感动去压制这个女神所代表的一切，认出她朝向无意识与灾难的诱惑。但如果贞节与水星确实在金星的黑暗树林中有地位，那就没有需要外在的压制，只需在朝向灵气的运动中保持警惕的眼睛。

菲奇诺注意到金星与太阳之间有对立：“如果我们恰当地献身金星，我们将不会轻易拥有太阳。但如果我们恰当地关心太阳，我们将不会做好金星。”这个评论恰好暗示了涉及的多神心灵的问题；菲奇诺对心灵的和谐与和平毫无幻想。但更具体地，观点是金星的湿度似乎与太阳意识的干燥效果不相容。当金星的心情带来潮湿快乐的幻想时，很难清晰与理性地思考，例如。但灵魂必须经常容纳两个行星。

菲奇诺的告诫性观察建议，在那些时刻我们处于金星的混乱、纠缠的紧握中，当关系用感觉淹没我们，理性似乎被雾笼罩与无力时，假装我们同时在太阳中是无用的——理性与清晰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样的金星感觉升华成整洁的思想，从而逃离金星的不幸方面。真正的升华，灵魂由此获得所需的灵气与深度，是来自湿度的蒸发，需要对潮湿季节的耐心忍耐。心灵需要湿度如同干燥。

桑多尔·费伦奇，弗洛伊德的早期弟子，在他关于性的书《坦那萨》（“海”）中讨论了这一点：“最初且首要的危险遭遇的有机体，它们都原本是住在水中的，不是浸没的危险，而是干燥的危险。”费伦奇的评论可能被应用到心灵也可能，因为心灵干燥是许多威胁如湿度过量。自我通常偏爱保持干燥，因为这样它享受完全的控制；我们希望避免被感觉所压倒，我们寻找调节我们的感觉与引导他们的水流的方式。一个液体的心灵，经历为心情的刻薄，一种被波浪冲走的感觉，许多幻想与愿望的流，与这些变化的强烈的身体觉知，可能不喜悦一个享受牢牢掌握舵的自我。但在正面方面，水是生命的河流与可能性的流；与它接触是接近生活的水流，危险与不可预测如他们可能。水也是一个羊膜液或一个海洋，从其中产生所有形式的生命；被干燥，例如通过过度的精神飞行，是失去与那个基质的接触。

— 142 —

## 金星 145

菲奇诺认识到湿度与幻想之间的联系；所以相当与他的理论一致的是想象金星的领域为一个郁郁葱葱的生长在意象中的状态。在他的一封信中他产生了蒸汽、幻想与理性丧失之间的联系：“我们不仅每天而且几乎每小时经历一个小蒸汽，相当粗糙与潮湿，从身体的较低部分而出。当它到达头部并填充大脑的路径时，我们被睡眠所沉重，很快在梦与幻想中被欺骗。有时我们也经历（如黑胆汁的蒸汽，希腊人称为忧郁所谓的，入侵与夺取身体的堡垒），我们的皇后、理性本身、下沉，人们被明显的疯狂所压倒。”从干燥理性到潮湿的金星幻想的下降确实被感觉为一种向下的运动，也许，如在菲奇诺的意象中，我们可能感到我们通常被堡垒化与防御的自我入侵与被压倒。

这种意识的状态，作为入侵经历，也可能被值得作为敌人与作为一个低级条件。最好总是这样，我们说，保持清晰的头脑与“躲避”麻烦。但这些潮湿的幻想在心灵经历中有许多有效性如干燥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对给金星的恰当的灵气到一个人的整体心灵条件很重要：她的心灵身体、感觉、美学感、成长、快乐与具体的理解。

虽然金星的领域超越人类的限制，因为她是所有生活的生成与成长的女神，菲奇诺给了她一个特殊的地位，沿着太阳与木星，在人的经历中。她不仅注视肥沃的春风，她也调节美女的舞蹈——人类的优雅。她允许她自己的球体向通过水星内向转，显示了神祇如何协同工作，与展示她的领域有一种某种的透明与一度的内向性，不是明亮如太阳，而是黑暗如《春》的阴暗的林地。

更有甚者，与这个女神、那个由她的灵气与影响所创造的气氛相关联的神圣性，不是一个神圣心灵或造物主的；其神秘更类似于性的神秘，身体的神秘，关于人类身体与世界身体的“私人部分”的黑暗奇迹。但这种特殊的神圣性，由幻想与感觉当不被自由的理性所散射时所维持，不是肤浅的。儿童的问题——我来自哪里？——标记了一个新兴的意义追寻，一个超越纯物理学的起源的询问。同样，在金星的好奇中的灵魂问：我来自哪里？我的起源是什么？我的春天在哪里？灵魂在自己幻想与神秘的箔纸中寻求它自己，在金星的颜色中，它总是春天——初春。

金星心理学可能很好地陷入成长与清新的幻想。在过去两百年人文主义心理学似乎刮起了西风西风的风，从西海岸，带来了“个人成长”、性探索、对感觉的吸收的无尽幻想——更具体地在图像中热浴池、对关系的关心，特别是团体与婚姻，与与想象本身的游戏。作为做心理学许多幻想中的一个，这清楚地有其地位，但作为一个支配的意象，与肯定作为一个独占的灵气，甚至金星变成一个压倒性的君主。

在菲奇诺其他意象中所有我们已看到的特征出现。金星的矿物是肉桂石，一块肉质的石头珠宝学说应该被用来止住男性与月经妇女的血液的流动；与珊瑚，有助于增加水果产量（成长）与其起源在晨露（原始湿度）。她的动物是乌龟与斑鸠，已知有它们的肥沃力量（性与成长）。菲奇诺停止，不幸，给予一个完整的金星物体清单，评论：“其余礼节不允许我说。”我们可以轻易想象那些流体与生活的方面太“不体面”对菲奇诺来探索。他的观察仅仅提升了与这个女神相关联的另一个幻想——不体面、羞愧与黑暗的秘密。

希尔曼建议我们对金星的理由的当前强制性的魅惑来自我们长期对她的忽视，也许因为我们的谨慎与她的不体面。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能想象一个可能的世界气候，它给了女神她的应有。我关于大学更金星的所说会应用到大规模的生活：它将更意识到美、关系、身体、感觉与幻想；与其麻烦将是嫉妒、过度人口、过度成长、理性的变暗，与身心的花柳病。

— 143 —

## 金星 147

无论如何，她是一个女神要被考量的，以免，如同希波吕特斯在希腊悲剧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我们自己的得体践踏。

— 144 —

## 9水星

在波提切利对金星季节的华丽刻画中，感官呈现自然复兴与灵魂常规内部季节之间的运动的对位法，当它经历金星的绿色时，水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向花园感官之上与之外，将显示的颜色与质地翻转，使其内向暴露。现在我们可以直接专注于这个迷人的人物并更精确地考虑他的职责的性质与他所代表的意识的风格。

虽然水星提供一种知识、洞悟与理解，但他的灵魂活动形式与其他与知识相关的神祇有极大的不同。例如土星提供深刻的直觉洞悟，但土星的路是遥远的、冷漠的、冷的、沉重的与黑暗的。相比之下水星最经常被描绘为明亮、迅速与轻的；这些实际上正是哪些解释他的独特洞悟种类的品质。在文艺复兴时期水星的聪慧也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密涅瓦的聪慧相对照。与在《春》中一样，水星靠近行动，也许指向超越它，但仍在图片中。水星能将灵魂从事物的唯物观点的限制抬升出来，但在那个方面他的作用是有限的。他是一个相对潮湿的行星，靠近经历与感觉，当他看向蒸汽般的云彩时他的脚在地面。也不水星知识涉及狂躁的狄俄尼索斯的经历穿透或一个非理性的内向之旅。

菲奇诺观察，相当令人惊讶的是，水星总是“充满阿波罗。”有某种阿波罗的光辉与轻盈在水星知识中，但通常归因于这个小翅膀仅仅将他抬升到空中的一个短距离。当然，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与阿波罗有一个相当接近的、如果不是无麻烦的关系。荷马颂歌讲述婴儿赫尔墨斯以早熟的独创性偷走阿波罗的牲畜，当赫尔墨斯教阿波罗音乐艺术时解决。在菲奇诺的脑中似乎是阿波罗教水星一些东西关于知识：也许如何使用理性的光，与光的理性，当保持与文字的某种距离时。

对于文艺复兴多神论者水星更紧密地与埃及的图特，秘密智慧的神，与巴比伦的涅波，书写之神相关。实际上，在晚期中世纪与早期文艺复兴肖像学中，水星被描绘成抄写员与有时作为主教。书写与以清晰与睿智说话被认为是一个水星的礼物，特别是菲奇诺公开承认在其他人中，因为他以口吃或结巴说话。在一个典型的淡雅的信中对一个红衣主教秘书，顺便说一下他承认他的口吃，菲奇诺给出了一个怎样看他所在日常生活中被神祇与女神所具体化的不寻常的具体例子。在水星的方式中，通过参考热（caldus）的名字（卡尔德里诺），他告诉抄写员：“你是我的水星。你说话，你诠释，你劝说，你劝告，你解释。”在更早的对主教本身的信中菲奇诺更具体：“尊敬的父亲，你不陌生，水星不仅关心词的通讯但也关心扬声器的思想的诠释。”诠释——诠释学——是水星灵气的本质。菲奇诺继续：“水星被赋予幸运的想起礼物——在没有方式中一个不公正。因为他刺激知觉的精神时，一个人被看到说话。但当他激发理性时，一个人诠释。当他刺激记忆时，一个人抬升一个想起。这一切是什么

？我们的朋友卡尔德里诺似乎对我们履行了所有的水星职能：因为他不仅将你的信写给我，传达你的话，他也为我诠释你的思想。"菲奇诺用暗示一个不同的有两种其他形式结束这个信："水星无法解释的"，他写，"阿波罗可以在发言权状态的意识中提现，木星可以通过行为完成。"

从希腊诸神的信使水星下降到文艺复兴贵族宣言的秘书。但当然这个意象运行得更深；因为，灵魂由水星相关的美德所服侍：流畅、多功能、睿智、敏锐、天才、巧妙、想象与聪慧。这些思想的态度把事件制作成意象与重新制作意象本身，不必然地将幻想变成理性与意象变成

— 145 —

## 水星 150

概念。这种便利的一个核心似乎在希腊故事中的婴儿赫尔墨斯中出现。他出生后非常快，小神发现了一个乌龟，杀死了它，用它的壳制成了一个竖琴。现在人们可以让想象飞起来，并推测龟壳作为宇宙卵的一个版本，被拉入俄耳甫斯的振动，但我的观点更简单。小赫尔墨斯立即透过文字的动物看穿，想象音乐，如同著名的哲学的无名的雕塑家看到他的雕像在大理石中，而它仍未受触摸。赫尔墨斯知识真的是"看见-内部的"，想象完全无形的可能性。水星享有使用具体世界进行发明的力量，这从字面上意味着"发现"。他找到冷凝在物质密度中的意象，然后他用诡计把它们骗出到开放；因为赫尔墨斯是狡猾的骗子神，他的魔法与演讲可以以很少的资源说服到非凡的效果。

神灵水星在他的意象中支持菲奇诺的基本直觉心理学，因为水星在不剥夺事物的具体性的同时显示事物的内在领域。如果，在《春》中，他指向一个世界之外，暗示在另一个"画布"上有更好的东西，波提切利的金星意象的富裕与美将被取消资格。水星，相反，容许一个升华，现在一个诠释的形式，诺曼·O·布朗定义为大芬尼方式中的变形。大芬尼是被阿波罗所欲望与追逐的水仙女。当神在追逐中接近她时，她为帮助而哭喊，被改变成了月桂树。心理学上，这个故事非常提示性，布朗把它看作升华的一个描述：在我们对感官物体的追求中，它们的内在精神价值可能变得明显。布朗阐述：

感官的精神化是爱                  感官不被废除，而是被完成                  当我们的眼睛被打开时  
，我们看到在性中，物体不是文字女孩；而是象征的女孩，树。这总是别的东西我们想要。  
物体总是超越的。

如在炼金术三角化中，固体世界变成身体、灵魂与灵气——身体不失，但灵魂与灵气被获得。最常见的诠释模式，在某些圈子中唯一的方式，是剖析与分析，冻结一种洞悟的成分成易于被操纵的脆片。但水星巧妙的手法诠释不杀死，

— 146 —

## 水星 151

转变我们通过另一个的一个意象的看法。小赫尔墨斯在龟壳中看到了竖琴的形状，类似地，他代表的意识与想象力允许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具体形式中看到冷凝的图像的财富。水星的洞悟，因此，是一个巧妙、聪明、聪慧、睿智的看法，其中文字游戏很丰富，双关语有深刻的价值。

约瑟夫·海勒《第22条军规》中的一个角色有一个水星的恶疾，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希望。每隔一会儿他叫出：“我看到一切两倍！”水星的视觉是倍增的。通过它我看到一切许多次，因为通过水星我看到许多在我的梦与行动中堆积起来的幻想。

## 水星的觉醒

灵魂在从文字到意象的转变中活过来，一个水星效应的扭曲。文字主义，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等同于睡眠的，因为在文字主义中心灵不必做它的工作来看一切两倍，为重要性工作与挖掘深度。水星的杖，在《春》中可见，指向云彩，生活的转变形状的完美例子，如在一个多风的日子他们在我们眼前生产梦想的一个幻灯片。菲奇诺以一种完美与云彩意象一致的方式表达了这个水星力量：

水星有权力将灵魂睡眠或用他的杖唤醒他们；那是，以某种方式或其他方式，通过将他自己放进某种形状，他可以钝化或锐化思想，或削弱或强化它，或扰乱或平复它。

在水星意识中形式是一切，一种事物在我们想象中的形状背叛了其意义。我们用来描述经历的词（流畅与修辞），例如；我们带到情况中的意象（想象）；浮现到我们思想中的双关语（工艺与聪慧）；我们发现的埋藏的意义（诠释）——所有这些是水星意识唤醒灵魂的手段，将普通文字事件变成心灵现实。菲奇诺建议如果我们希望制作一个反映水星的性质的意象，我们应该描绘一个男人坐在宝座上，穿着多彩的衣着，证明了水星视觉的许多颜色。

心灵理解的一个基本法律是水星的一个保持意象在运动中的，让它们产生彼此。这引导深度的看法，不是在逻辑、直线推理的种类中，而是在出现自这样过程的质地的

## 水星 152

富裕中。再一次我们可以参考布朗，一个水星思想家他自己，对这个神圣的快速变化艺术家的描述：

改变主题是重要的。主题在我们眼前改变。改变我们的思想是重要的——思想，那个海洋，其中每个种类直接找到自己的相似之处。思想，或想象，原始的形状转移者：三次最伟大的赫尔墨斯。

"在水星中"，双子座的统治者，一只眼睛可以保持粘合于事实，而另一只眼睛不断改变观点。通过他一个人可以行使双重视觉而不牺牲其二重性。在水星的诠释学中没有最终的诠释，没有令人满足的结论；因为总是有一个新的观点，在这个意识的杂色衣着中的另一个颜色，另一个角度需要考虑。没有结尾，因此总是更多的承诺——更深的洞悟、进一步的含义、其他应用、未探索的暗示、隐藏的细微之处与未预期的惊喜。当然，这个观点悖离了所有真实与科学的本质，但它是一个选择，一个如果给予某些实践就有令人惊讶的结果的选择。

遇到未预期的惊喜的想法是菲奇诺的想法，不是我的，或更准确地说，它是由菲奇诺的杰出学生皮科所暗示的想法，他相信通过对意象与故事的诠释惊醒灵魂是重要的。因为诠释主要包括在旧意象中发现新意象，水星带来的惊喜是一个新意象或新主意，一个来自狡猾之神的礼物，他知道如何激动灵魂。

在之前引述的菲奇诺的段落中，他指出了水星唤醒灵魂的力量可能使其不安。因此，水星的机智不是那种用自己的聪慧取悦的。任何人都可以玩文字游戏、转动词汇、产生纯粹的语言的悦耳，而不扰乱一个昏睡的心灵。将神灵水星与简单的人类文字游戏才能相混淆将是一个错误。文字游戏及其

## 水星 153

可能伴随的流畅在水星意识中很重要，作为转变意象的手段，这样它们的意义可能被显露；因为灵魂以意象为食。但聪慧为了它自己的缘故是纯粹的自我中心的练习。

华莱士·史蒂文斯定义诗为"一只野鸡在灌木后消失，"这与对水星洞悟的任何好描述一样好，有暗示炼金术汞的优点，那种对炼金术士努力如此重要的滑溜的银色物质。在水星中

，词像水晶，其面在其转变中被显露，在被带到它们上的各种观点中。无论什么保持我们的思想与幻想转变与转移、逃离我们的理性掌握与反抗明确定义的，都是水星的。当我们是我们自己行为与思想的娴熟的、诠释的、流畅的秘书时，那么我们是水星；因为那时我们诠释我们自己的思想。

这是一个普遍对水星洞悟不满的时代。我们想要结论与事实，不是通向无尽神秘的开口。学院学生，例如，喜爱一维的定义。给他们一场选择题考试，他们明显高兴与感激，但用一个思想面对他们要被思考的、要在想象中被转变的，他们几乎一致地抱怨那样的知识只是个人观点，因此无价值。他们强烈地抵抗诠释，甚至在文学的领域。每个诠释性的建议都是"读入"作者的工作。他们坚持诗或小说阅读的最终测试是作者自己的意图，有意识且被记录。他们喜欢结尾胜过开始、结论胜过建议、定义胜过探索、硬事实胜过细微差别。水星的杂色外套不在时尚中。

然而水星聪慧的伟大优势是其保持灵魂运动、螺旋向下朝向意义漩涡的力量。水星让诠释的旋转木马保持运动，饲养奇迹与好奇，而非赋予最终征服的麻木。

以我们固定与严肃的思想的意象，可能很难想象，同时，那个我们看着的神，兼具他的婴儿早熟与成人的不稳定性，真的是一个隐喻，用以看待我们生活的生活与我们栖居的世界，他真实地代表一种无意识的与未经训导的意识模式。然而我们仅仅要打开我们的眼睛，如凯伦伊在他的错过的列车与发现的书的例子中所暗示的那样，与发现生活本身是狡猾的。凯伦伊关于此题目的进一步的言辞值得引用相当长的篇幅：

— 149 —

## 水星 152

[本页内容在第150页之前，但根据原文排列顺序，此处为实际第149页内容]

— 150 —

## 水星 153

[此处为第150页最后内容 - 原文在此处结束]

— 151 —

世间充满诡计，人类、动物乃至植物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巧妙伎俩。

赫尔墨斯的舞台即诸多方式的总和；机缘与厄运乃赫尔墨斯的物质；通过“发现与窃取”而转化为赫尔墨斯的艺术（非混杂人为手段），转化为财富、爱情、诗歌，以及种种摆脱法律、习俗、环境、宿命狭隘束缚的逃遁之路。这一切非仅是心灵的现实，也是我们周遭的世界，同时亦是赫尔墨斯向我们显现的世界。通过他的工艺与盗窃，水星唤醒了灵魂，在“法律、习俗、环境、宿命”的网络中开凿缝隙。他众多的转折与他所守护的众多通途，并不恪守理性与道德的限制——正是赫尔墨斯曾嘲笑《奥德赛》中那个场景，阿佛罗狄忒与阿瑞斯的私通被戳穿，而他自己也渴望身临其境。

凯瑞尼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赫尔墨斯/水星神学，而拉斐尔·洛佩斯-佩德拉萨则献上了建立于这位神祇之上的卓越心理学。在他所揭示的众多赫尔墨斯现实观念中，或许最契合当下语境的，是“从记忆中窃取”的观念。回想菲奇诺的论述：水星激发了对记忆的追忆。在佩德拉萨的分析中，水星意识从他处与我们自身“窃取”观念与暗示：一方面源自他人，比如在对话中；另一方面源自心灵自身的复合体与原型。在我们的水星回返中，我们从自身偷窃，我们从记忆的仓库中掠夺一份追忆，它丰富了当下，开启并唤醒了灵魂。

梦境往往具有水星的品质：某物的意象诱使我们回忆起另一物。着迷与迷恋当然也能做出同样的伎俩——诱惑我们进入一个感受的绚烂世界，而当我们沉浸于情欲之火时，也许会猛然发觉自己从未真正看清所欲之物：布朗笔下的达芙妮最终成了一棵树。当菲奇诺观察恋人无法分辨他们所追逐与享受的芬芳的滋味时，他的意思亦相似。这全是一场诡计，一个鼓励众神欢笑的把戏，而赫尔墨斯的笑声最为爽朗。水星的魔术通过最深邃的双关语与幻象刺穿心灵的深度。值得注意的是，或许一个好心理学家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对机智的品味与对双关暗语的天赋；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多重视角，生活的关键面向才得以在理性的光照下显现。

— 152 —

我们可以通过探究赫尔墨斯作为灵魂冥府引路人的希腊神话故事来发展水星视野的观念。如此我们会看到，赫尔墨斯的洞察带来了一种死亡的视角：心灵的现实生活于字面义的死亡之中。但菲奇诺更为世俗的意象同样传达了这一点：通过在我们内心发现那种意识的构造，借此我们看到栖居于字面义内部并穿透其中的众多意义维度，心理意识于焉被唤醒。菲奇诺关于秘书与抄写员的意象也许给人留下了太过轻松的印象，但水星作为心灵的这一行星中心其实相当深刻而持久。“在水星中”我们可以习惯性地发现事物的真相往往异于其表象；在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可能潜伏着深切感受的幻想。捕捉到这个幻想的一瞥就是把握住灵魂的维度，而经常这样做就建立了一个心理态度——这正是灵魂照顾或广义心理治疗的必要前提。

水星意识因此当然合理地被置为心灵行星周转中的一个主要焦点。太阳星提供了必需的精神，金星奉献了所需的感官体验，而水星则开启了阿波罗之光的通道，使我们得以将心理意义的层面纳入视野。

— 153 —

## 10月亮星

在充满清晰的夜空众多神秘天体中，对于扎根于地球的肉眼观察者而言，最令人入迷与着魔的必非月亮莫属。因为它通常被观看作夜景的一部分，因而承载了黑暗的诡异气息，而又在色彩、大小与形状上变幻频繁，月亮对人类想象力的打动远甚于其伴星太阳。诗歌与歌曲、迷信与宗教、神话与象征学都在月亮中找到了激发与滋养幻想的理想对象。因此，与月亮相关的意象极其丰富，暗示着若干不同的心理方向，聚焦于月亮本身的各个方面。我们将集中于那些引起菲奇诺及其圈子关注的暗示特质，再次在菲奇诺心理学的语境中审视这颗“行星”的意象。

### 月亮的湿润性

当我们论述金星的“湿润”特质时，曾注意到月亮的湿润。月亮是所有行星中最湿润的，这意味着她靠近地球，远离抽象与思想的干燥，与经验息息相通，充盈了具体事物的感受，参与了自然与灵魂中湿润的诸多功能。菲奇诺在《行星》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既然月亮的特质比精神的微妙易挥发之性更为粗糙湿润，它们就完全异于精神。”精神更恰当地体现在璀璨宝石的闪烁中，或在一束花散发的芬芳中；月亮则恰好因为她靠近地球的位置，而被想象为更稠密、较少灵性的。正如现代占星家声称的，月亮与人体及自然的种种过程息息相关。

— 154 —

在传说与传统中，月亮是对农民而言至关重要的一颗行星，因为她的影响决定了农业的兴衰。在那些行星被密切观测的年月，农民会依据月亮的盈亏来安排农事——月亮盈满时播种，亏缺时收获。菲奇诺同样观察到了月亮的这种自然意义，如他在《行星》中所写：“金星与月亮关乎自然与生成的力，也关乎精神与生长的事物。”我们稍后会看到月亮的本质如何包含成长与衰退的节奏，但首先我们应该注意菲奇诺所谈论的那种特殊的生成力，以及这种力在心理学中的作用。

如克里斯特勒所解释的那样，在菲奇诺的思想中，生成是从自然科学汲取的观念，并应用于哲学的；或者，如我可能扩展这个观念，菲奇诺观察自然中的生成，沿着传统线路将其

与月亮相连，然后在灵魂方面思考这种生成性。他的观念在写给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一封信中表达得最为清晰。菲奇诺与洛伦佐的通信中，似乎他最自由地给予占星学忠告，并考虑各种行星特征的含义。在这封信中，菲奇诺论述了月亮本质与其他行星系统之间的重要关系：

古代神学家说灵魂（animae）通过巨蟹宫——月亮的宫位——进入低等事物。因为灵魂由于倾向于生成的性质，会进入受生成支配的境域，所以恰当地被认为通过有利于生成的月亮之区而进行。因此，古人称巨蟹宫为凡人之门。另一方面，他们称摩羯宫为众神之门，因为通过它，灵魂一旦得到净化，就被认为会回归其天堂的故乡。

在心理上，月亮是幻想、复合体与原型可能性得以体现与个人化的门户。她如同真正的阿尼玛或灵魂意象那样，作为个人与原型之间的桥梁而屹立。巴霍芬暗示了这一点，他称月亮为“最纯净的地界物体，最不纯净的天界发光体”。从我们的个人视角看，我们内心的月亮被感知为一种对超个人或无意识现实的意识，这些现实在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并非有意识的创造；因此月亮似乎是“天界”或天堂的，尽管靠近地球。从原型的观点看，原型可能性与个人经验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独特地个人化，以至月亮意识本身显得是个人的——地界的。无论如何，月亮的这一活动，通过它集体幻想变得个人，是一种向下的运动，一种朝向具体与个人的倾向。

— 155 —

我们在菲奇诺的著作中频繁发现对月亮的沉重强调，关于持续观察这颗快速移动的行星的不断劝诫。良好的月亮相位，他敦促，对于其他行星的适当星象是必需的。这种月亮的警觉确保了良好的时机，以及对身体与灵魂、它们各自的运动及彼此相对运动的充分认识。月亮包含着某种机敏：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将灵魂的某种运动带入行动，并以个人体现为其印记。对于灵魂与自然，月亮都是通往吉祥节奏与季节的指南。

菲奇诺给洛伦佐的信虽然通常只是暗示性的，但也显示了连接原型可能性世界与生活经验的双向通道。幻想在月亮的湿润、感受充盈、朴素的地界中得以具体化，而行动与经验的具体世界通过摩羯宫之门转化为心理的——灵魂回归了其适当的位置。月亮的这一功能为进一步讨论其他月亮过程奠定了背景：它们都服务于基本的生成目的。

### 月亮的运动与情感

在另一封写给洛伦佐的信中，菲奇诺作出了本书开篇所引用的观察：“我们内部有一整片天空：月亮象征着灵魂与身体的持续运动。”任何曾研究过占星图表的人都知道，在所有行星中月亮运动最快；需要仔细计算时间以确保图表上月亮的位置准确。月亮在黄道上运行速度的快速突出了身体与灵魂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经验的常规时间、自我与常见行为的时间

，似乎以比由其他行星代表的心灵更深运动快得多的速率流逝。亚月球世界比更深的心灵转得更快。

我们可以在自我对灵魂时机的不耐烦与其相对的亚月球仓促中看到这一现象。心灵研磨得缓慢。我们在梦中发现主题的发展迟缓，可能需要数周、数月甚至数年，在意识层面我们感到冲动去做些什么，采取某些行动，得出某些结论与解决方案。但灵魂在其天堂中似乎像更大的行星那样运动，而非像月亮那样。月亮的轨道靠近地球，从地球的时间尺度而行，而其他行星的节奏则更为广阔，如同行板速度相对于月亮的快板速度。月亮意识意味着对身体与灵魂时间区的认识。幻想的体现可能相当狂热的节奏，但灵魂的运动更像是一只钟，确定但在其通过中几乎不被察觉。

— 156 —

正如菲奇诺在他关于生成的信中所言，我们在两个圆的教导中过着天界的生活：巨蟹回归线与摩羯回归线，一个是生成与行动的圆，另一个是精神的圆。使这两个圆同步是月亮意识的诀窍。对菲奇诺来说，这意味着持续观察月亮的运动；对我们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密切关注我们的个人生活，以及那些相当个人与亲密的幻想，这些幻想充当可能性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生活中大部分不必要的苦痛源于这两个圆之间缺乏协调，这不足为奇，因为我们普遍忽视了摩羯回归线。

一个在心灵上由月亮星象化的个人，对灵魂的"自然"节奏有着感觉，这与自我不同，如同那些知道月亮重要性的农民一样保持观察。菲奇诺甚至说"除了上帝，活的生物没有生命除非通过太阳星与月亮星"，他通过说来澄清这一陈述："然而无论途径多么安全，没有月亮的好处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所谓的'另一个太阳'普遍地、频繁地、轻易地将天界的事物送向下方，在任何一个月份内制造出一年的四季。"个人存在的条件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更深的灵魂运动。表面上有意义的事在内部可能是愚行。而菲奇诺的最后这句话尤其引人入胜，它证实了当通过月亮活动深邃的幻想被体现在经验中时，心灵的缓慢节奏被转化为生活的更快速度——一年的季节被压缩入一个月。

如果我们将心理治疗视为一个不仅仅是对个人调适的帮助，而是使人变得更"天界"的程序，用菲奇诺的语言说，用现代术语说是对心灵过程更加意识，那么月亮意识的重要性就显得突出。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早期步骤可能是获得对灵魂季节与节奏、其时机与速度的感觉。作为灵魂的照顾，治疗恰恰因为这种速度差异而需要耐心与时间。这月亮的感觉本身可能完全构成了建造一个心理态度的基础，这个态度认真考虑了原型的运动。开始倾听心灵与经验的多重节奏就是开始心理地生活，以灵魂的善为中心。

盈亏与月相

如有时在月亮意象讨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月球时间不仅表现出异常快速的时间量，还表现出具体的时间品质。月亮盈满与亏缺。它是满月、新月、上弦与下弦。在文艺复兴及之前，占星家与其他人发现了各种方式来图形化展示天界现象与人类经验之间的平行。我们可以在绘画与木刻中看到这种对应，例如，显示每个行星对应人体一部分的画。菲奇诺在他关于医学与健康的三本书中假设了这种对应关系。但在《行星》中他提出了另一种平行——在月亮的各个阶段与人生的各个阶段之间。在第七章他写道：

从新月到上弦是青年。从上弦到满月是青年与成熟。从那时到下弦是成熟与老年。从那时到合相是老年。

如同大多数这种性质的观察，我们不需要在表面意义与隐喻可能性之间选择，而是要肯定两者。月亮确实在其惊人的显著转变中反映了个人生命时间的进展：人类生命本身表现出这种月亮的特征。但它也暗示了个人生活中插曲的动态——盈满与亏缺、饱满与空虚、开始与结束，这些塑造与调节了我们体现灵魂运动的方式。更亲密地参与心灵过程的工作需要熟悉这些月亮阶段：了解开始与结束的色彩与香气，认识饱满本身——节奏的一部分，而非目标；以及欣赏空虚。

— 157 —

月亮意识的这些特定品质体现在菲奇诺为吸引月亮精神所推荐的意象中："一位头生月角的年轻女性，骑在龙或公牛上，头顶与脚下有蛇。"这个意象令人想起我们在米诺斯艺术中发现的克里特女性，在这个文化中月亮、公牛与蛇在想象中突出出现。月亮与蛇往往紧密相关，因为月亮的死亡与升起，以及蛇蜕皮的能力作为死亡与升起的意象。月亮与公牛结合在它们使自然肥沃的力量以及它们的共同面貌——弯月形承载了公牛的角。如同月亮一样，公牛的力量指向自然与文化建设的物质方面。

### 反射的月亮

与月亮的节奏相关的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月亮的光是太阳的光。菲奇诺在《行星》中坦率地说，在那个语境中我们必须以多于字面意义的思维来读他的陈述："毫无疑问月亮的光是太阳星的灵光。"月亮意识从其本性来说是反射的，将主动权留给太阳星，在他身上汇聚了所有的行星精神。虽然始终在运动，月亮的功能是接受太阳星的光，因此她相当被动与反射。这一点容易被误解，但似乎我们的月亮本性——体现的门户——必然要采取接纳与反射的姿态。个性与生活中所有的湿润方面反映了更深的精神源头，并将这些精神引入个人生活。心理意识与"行动"中有某种本质上的间接性。自我除了为接受精神做准备外不采取主动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月亮意识的星象化可能会温和土星自我的专制，土星自我总是想要建造与统治。作为两颗女性行星之一，月亮为自我潜在有用但容易破坏的土星倾向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对月亮的影响开放，自我从其本质上会从深度而非表面接收能量与方向，而这些深度将是多样的，因为月亮通过她的区域引导所有行星的精神。

当我们想象行星的精神通过月亮而通过，她引导与反射它们，那么个人经验确实显得是影子的影子：柏拉图的一个基本直觉。而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回到光与心理意识的方式就是通过这些影子，追踪它们回到它们的起源。研究意象与菲奇诺常常深奥的推测的目的是为经验找到一个更广阔的语境，看待独特事件对着更包容的意象的背景。如果，如菲奇诺在每一步都暗示的那样，个人经验是更大精神的反射，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推测（speculum：镜子）并反映我们的反射。魔法，他们说，是通过镜子完成的。如果我们能找到想象的镜后深度，我们可能会找到我们的生活所反射的那个东西。

月亮的另一个特征与其反射力相关，是它倾向于倾泻自己。传统上月亮被认为在她接近太阳并开始亏缺时清空自己。在炼金术士迈克尔·迈尔的纹章中，例如，是一个显示癞蛤蟆吸吮女性乳房的画面。伴随这幅图的座右铭读道：“将癞蛤蟆放到女性的乳房上，使她喂养它，而女性可能死亡，而癞蛤蟆从牛奶中长大。”这是月亮倾泻的意象——虚空（kenosis）。这个观念不是英雄式意义上的自我牺牲，不是放弃个人乐趣以换取禁欲需要，也不是对自我的否定。自我否定的幻想通常暴露了它们在自我卑微感与争求认可中的更深根源。虚空，一个月亮活动，因此是心灵的自然节奏，包含在对结束的过程中——亏缺、腐烂、燬、衰退与死亡的想象性领悟与欣赏。与土星对这些过程的执着不同，月亮的敏感性将它们视为更大图案的一部分。对于月亮，与土星相反的是，倾泻本身是重要的。月亮的现实主义允许自己想象丑陋的癞蛤蟆吸干女性并让她死去。英雄自我会介入并与死亡威胁抗争，土星的幻想可能导致一种保存的努力，永远保持生活相同，这与永恒的死亡没有太大不同。

— 158 —

在月亮意识中，个人生活既被清空也被填满，一个具有与光一样多的黑暗的循环。月亮会清空我们那些维持生活表面忙碌的目的与计划，以及解释与说明，这些解释与说明没有保证内部有真正的运动。清空自然不如填满感觉良好；它似乎缺乏创造性与生产性；然而，心灵月亮的循环需要对衰退与死亡的认可。观察月亮的农民知道何时让事物成熟、从树上落下、风干与发酵。心理上调谐的人以同等的敏感性观察他灵魂的土壤，知道自然与月亮一起衰退并陷入完全的黑暗。

月亮的想象被浪漫化为一种半意识的闲适开放，接受内在声音的神谕：月亮的黑暗作为灵感的浴。但神话也讲述了赫卡忒与其他可怕的月亮女神，她们的野蛮向我们保证月亮的死亡并非总是甜蜜的。想象，参与月亮的图案，不能与发光的创意、顽皮的创造性与鼓舞人心的冥想完全等同。它，太，有其衰落的月亮，朝向死亡的三日黑暗而绘制。富有成果的梦想

力的一部分是能够忍受已经成就之事的死亡。

正如我们在关于菲奇诺历史背景的暗示中所注意到的，死亡总是靠近创意。我们可能在想象中以隐喻方式，例如在佩尔塞福涅与冥府的意象中，将其作为一种状态或态度的品质。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已被“心理化”的生活经验，或被存储在记忆中并从灵魂视角观看的，都是死亡的。但这种月亮的死亡更是一个过程，一个朝向空虚的运动，伴随着结束与丧失的适当感受。在生活的任何时刻，人们可能期望由自己某种精神的衰落所产生的感受与幻想。在这种情况下，癞蛤蟆吸去年轻女性生命的意象似乎相当恰当；因为曾经是生命活力的精神的衰落感起来像是一种侵犯与丑陋的犯罪。

形成天界气质一部分的月亮敏感性与基于进化与发展模型的心理学所培养的截然不同。在后者那里，心理生活不被视为从幼稚与无知稳定进展向成熟与幸福。作为天界的一部分是去体验成长与衰退的循环，光与黑暗。治疗的含义是明显的：期望衰退的运动以及成长，不要将它们解释为不恰当的。事实上，心中有这个行星方案的治疗师可能会寻找月亮的损失，经历为对自然衰退与亏缺的抵抗。没有清空的阶段，就不能有生命的饱满。除此之外，月亮仅在其月内的短暂时刻圆满；然而我们经常想象一个理想的心理健康状态就是一个人的月亮总是满圆。最后，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我们不必将这些月亮节奏想象为时间的连续情节，而是将它们视为心灵的原型意象。衰落或盈满、满月或细月牙可能在任何时刻相对于心灵众多运动之一而被感受。

在《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的秘密之书》——关于行星等的传奇集合——中，我们发现月亮的描述。月亮，它说，是所有行星的美德的传递者——一个菲奇诺观念——它促进了诚实与荣誉的品质，但它也是易变的，喜爱湿润与潮湿的地方。在湿润行星中的危险当然是“拥抱身体太多”的倾向，变成对物质与个人的执迷。但，如阿尔贝图斯向我们保证的，月亮也保持我们诚实，脚踏实地，被农民的常识所祝福。这些都是心理学作为学科经常缺乏的美德。在我看来，最好的心理治疗师是那些稀有的人，他们具有农民的扎根常识，能够把他们的手指放在风中或瞥一眼天空，无需任何仪器就了解天气。他们知道一些常见生活的秘密，这些秘密不可约化为概念表述。他们绝不是反智识的，但除了敏锐的思考之外，他们还具有瞥见精神进展中微妙但极其明显迹象的才华，就如一位经验丰富的农民毫不张扬地注意到晚间月亮的褪色与下沉。

— 159 —

## 11土星

在形成心灵过程电路的七颗行星中，有两颗特别对灵魂构成危险——火星与土星。我们已经看到了菲奇诺本人出生图中土星的不祥处置，并注意到他对这一处置含义的执着。在他的三部关于生活的书《三重生活》中，他不断回归到土星恶意的主题，尽管也正是在这些书中他将古老的观念复兴——即在土星的沉重中蕴藏了深刻宗教沉思与艺术天才的宝藏。土星中这两种倾向，与特殊的土星疾病——忧郁——相关联，已由弗里茨·萨克斯尔、埃尔温·潘诺夫斯基与雷蒙德·克利班斯基在历史上、诠释上，以及对菲奇诺理论的大量讨论中研究过。詹姆斯·希尔曼也多年来一直利用菲奇诺的洞察，发展了对senex（心灵的老人，对现代个人与社会生活影响深刻）的高度差异化意象，特别是在土星神的神话与图志学中被想象的。由于已经有大量优秀的工作精彩地阐述了这一菲奇诺心理学的主导意象，我们这里仍需要探索在菲奇诺的通信与医学书籍中发现的土星的一些进一步意象，在早前章节的语境中重新布置他的忧郁理论，并可能建议一些具体的方式，这一有前景但不祥的行星影响现代生活。

#### 阿特拉·比利斯：黑胆汁

土星是罗马宗教与神话的神灵，关于他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他是主持冬季播种、冬至、十二月末节日与一般农业活动的神灵。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图志学中，我们发现了更精致的"土星之子"的描绘，那些人在他们的习惯与职业中反映了这个行星神的精神。在这位白发苍苍之神的孩子中是几何学家、木匠、厕所清洁工与掘墓人——所有职业我们会看到指示了土星精神影响的某个方面。

— 160 —

土星在希腊与罗马宗教的共融合并中与希腊的克罗诺斯相同，从其故事中源于许多土星的正面与负面特征。克罗诺斯开始是一个年轻人，反抗他的父亲，协助他母亲盖亚的复仇，通过拿起镰刀并阉割他的父亲乌拉诺斯，天空。乌拉诺斯通过将他妻子所生的孩子推回她的子宫中这样冒犯了她，导致她极大的痛苦，自然地，并在她身上植入了仇恨感与复仇幻想。克罗诺斯用其镰刀分开父亲与母亲、天空与地球的结合，他保留了它，后来出现在时间老人的图片与土星占星符号中——一个弦月形低于十字。

甚至在这个早期的故事中，因此我们在土星的人物中发现了极端的矛盾；因为当他变老并成为父亲与国王时，他与他的父亲的动机相同——维持他的统治与权威——吞噬他的儿子。当他最终通过他妻子瑞亚的诡计与他的儿子宙斯接管了希腊万神殿的指挥而失去了那个位置时，克罗诺斯被留下来统治黄金年代的王国。因此土星在他的故事中有puer（少年）的元素——作为反抗的儿子的年轻人，与senex（老者）——衰老的老国王，嫉妒他的权威与一个黄金过去的君主。

puer与senile方面土星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张力中的对立或甚至悖论，虽然矛盾感是始终如一地被维持的。菲奇诺对我们应该对这个行星中心采取的态度相当具体：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避免他有害的影响，特别是他使灵魂干燥的力量；另一方面，只有通过经历土星、充分体验他的精神，我们才能获得他必须提供的正面好处。正如在克罗诺斯的故事中我们发现了年轻人谁敢在天空与地球之间创造空间，打开了也许灵魂可以存在的中间界，所以在土星的其他故事与意象中我们发现他恶意的黑暗中的闪闪发光的奖赏。

黑色调围绕土星的意象：在炼金术中土星与腐烂的过程相同，并作为黑太阳，太阳黑人（Sol Niger），的nigredo——黑化的阶段，在心理上是灵魂工作中的那个阶段，当制造的混乱被允许沉降、腐烂与腐化。在身体的古典体液之中，土星是阿特拉·比利斯，黑胆汁，负责抑郁症与忧郁。死亡与黑暗渗透了土星的境：而，正如菲奇诺警告的，黑暗要么吸引土星的影响，要么土星会带来死亡与衰退的感受。

一位我刚认识的年轻女性曾告诉我一个她有过的奇怪梦。她梦见她看到天空中的太阳，只是它全是黑色的除了边缘周围的黄色光晕。对她而言这个黑太阳出现在一个长期的抑郁围困之后，是她黑暗的意象，但有一个有希望的指示黄金位于黑色忧郁的质量内。最近，一个年轻男子来找我抱怨不断的抑郁感与逃不脱的对死亡的接近。就在他来见我之前，他走进城市去在公园里散步，希望从他的沉重中找到一些救济，但他一进公园就在一个流浪汉的尸体上绊倒，一个明显刚在街上死了的老人。当这个年轻人来和我谈话时，他穿着黑色衬衫与黑色裤子，他的头发又长又黑，有着一一条流动的黑色胡须。行星意象经常是微妙的，但有时它鸣叫得很大，清楚与毫不含糊。

不出预料，土星的金属是铅，一个传统观念当抑郁症来临而我们感到“沉重”与压下来时很容易被证实。土星也总是在边缘，远与疏离的，如同在抑郁症中我们的眼睛告诉周围的人，虽然我们的身体存在但我们的精神被远处移除，向内转身。菲奇诺在《行星》中指出了忧郁者的这种隔离：“土星不容易象征一个对人类种族共有的品质与力量，而是一个被切断从他的人——神圣的或野兽的、被祝福的或因极端不幸而被压倒的。”在克罗诺斯的故事中，他最后的命运是在世界末尾统治，远离常规生活的活动。

— 161 —

#### 木工与建筑

在临床上，抑郁症可能包括无力感，不仅与外部世界有关，而且与思想、记忆与内省有关。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忧郁者无法做任何事；他所有的能量与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似乎被驱散了。然而，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忧郁表示一个外部不活动与内部劳动的时期。深入内部，似乎什么东西正在进行，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被夺走并应用到别处。

我们可能通过与其他行星的一些简单比较获得了什么样的工作占据土星意识的某种想法，无论是在其忧郁的形式中，还是在其不那么打击的表现——作为干燥的保守主义、控制、刚性与日常生活的有序。菲奇诺观察到土星与水星都通过文献与科学中的研究与工作被星象化，但水星远不如土星干燥。我们也可能注意到，虽然土星不被称为丰收之神，但他看起来很像“死神”，他的镰刀被用来砍倒生长的事物以获得丰收。在这方面他与金星的精神相当相反，金星是另一颗湿润的行星，其无限的肥沃度很好地可以利用老土星的刀。但金星在她湿润的土壤中种植的土星在他自己的贫脊地面上留下死去。不拥有支持新生长的湿润，土星被迫生活在长期植根与繁荣的事物上。

忠实于他的保守主义与干燥，土星生活在老旧与过时的幻想上，因为他们没有生命力的内在迹象，他必须支撑、修补与辩护。所以土星灵魂，如同那些古代木刻画中作为他孩子的木匠，相当地涉及建筑：建造、有序、搜集、分析、规划。这可能是在人们对各种东西集合有着约束迷恋后面的一个幻想吗——瓶子、邮票、古典汽车，以及几乎每一个可以被聚集在一起的东西？在自我价值之间没有清晰对象的行为必然是某个严肃事务的一个具体化。收集家是否试图将秩序放入他们的宇宙，而他们的神是土星？以及关于更实际的建筑工程呢——城市建设，贪婪地尝试吃掉自然（盖亚），吞噬她的孩子，将他们变成土星本身的身体在他自己的保守形象中？被剥夺了新鲜幻想的湿润，我们被迫从老旧与干燥的观念建造世界，给我们的大量文化一个明确的土星式的铸印。石建筑、几何形式与来自理想化过去的风格，在许多校园与政府建筑群上发现的特征，暴露了土星统治的迹象。

对于个人，内部工作是相似的：一个从古老材料建造与生存的尝试，没有生命给与的湿润。忧郁中的向内转身是向一个内心远远的地方的一个运动，到灵魂的墓地。墓地通常位于城市的边缘，那是土星带走灵魂的地方。在炼金术中他被想象为一个坟墓，而他的孩子是掘墓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仅有建筑发生在“在土星中”，而且也埋葬。忧郁者感到在死亡的陆地上工作的严肃任务，干燥的土壤周围，所有生命的精神走进了地下。弗洛伊德说忧郁本质上是丧失的感受，而他通过太多的回旋带我们去发现什么被丧失了，那感受是复合体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土星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与灵魂运动的接触：行星、月亮现实与地球的表面。我们远在内部，在土星，我们内心黄道中最远与最冷的行星。我们没有失去什么那么多因为我们自己被失去了在我们内在黄道的边缘，在世界末尾。

现在我们可能考虑，如常，菲奇诺呈现的意象以吸引下去土星的精神：

古人为长寿做出了土星的意象在Feyrizech石，即蓝宝石，在土星的时刻，土星上升与处置良好。其形式如下：一个老人坐在高椅上或在龙上，他的头被一条黑色亚麻布覆盖，他的

手在他的头上伸展，在他的手中拿着镰刀或鱼，穿着黑色服装。

这里我们发现了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土星的所有品质的意象。首先与最重要的是，土星是一个老人，在我们可能与老人关联的心态中被感受。虽然对所有真正的老人标签为所有真正的土星人将是荒唐地字面主义的，他们经常符合这个角色。一个人只需看一个我们召集的参议员与国会议员的照片就可以发现我们社会的领导意象——土星在他的王座上，干与冷。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如同在一个王座上，或在一条龙上——都是母亲作为地球与自然的意象。土星的老人方面将支配母亲自然的地下与地球力量；虽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不犹豫地吞噬自然的孩子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的头被一条黑色的亚麻布覆盖，死亡的意象。Onians，那位具有见解的古代意象历史学家，通知我们罗马人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即将死亡，就会遮住他们的头，他们用一块布覆盖死者的头，相信心灵被安置在头部。

一个迷人的现代土星意象的来源是塞缪尔·贝克特的工作，他在其他方面描绘了与其肥沃根源相隔绝的文化的干与贫脊品质。他的设置，在小说与戏剧中，通常符合土星的本性，是刻板的与苍白的、孤独的，事实上忧郁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观点看几部他的作品，但这是在戏剧《终局》中我们获得了土星最清晰的肖像。当戏剧开始时，哈姆，古老如他的名字所暗示诺亚的儿子那样，坐在一把椅子上，一条流血的手帕覆盖他的脸。在戏剧过程中，他的行为是有限的，如，从不离开他的椅子，他在舞台的棋盘上几何地移动，对他年轻的伴侣给出严厉的指示，并对从垃圾罐里弹出的他的父母说得很刻薄。他代表了支配所有时间结束的专制意识——生活阶段的结束、信仰系统、一个价值体系，与对自己的态度。他想对过去与未来有充分的控制，而他的第一个与经常重复的话——“它已完成”——将他与一个垂死的神相同，死亡的永恒时刻。

土星确实是一个关闭时间之神，的终局，当在一个丰饶期内一直在发挥作用的事物应该结束；但，如在贝克特的戏剧中游戏永远不会结束，所以在土星中没有结束点、没有结论，只是一个冻结的、干燥的死亡状态。

— 162 —

## 土星的黄金

萨克斯尔、潘诺夫斯基与克利班斯基的《土星与忧郁》开始试图表明丢勒的版画《忧郁症 I》<sup>1)</sup> 结晶了一个传统，由菲奇诺重新开始，根据这个传统土星的肮脏废物与他的铅重中有宝藏要被发现。希尔曼的许多工作也表明抑郁症与土星的其他表现在心灵的经济中发挥了一个富有生产的角色。这两个方向都在菲奇诺的工作中预映，他的暗示我们现在将考虑以理解

土星的恶意导致什么。

首先，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菲奇诺的坚持土星是被避免当他的精神会干燥灵魂与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时。我们已经看到他推荐了毕达哥拉斯人的实践——特别穿白色衣服当从事学习时以抵消土星的黑色影响。他也建议转向木星，公民与社会生活之神："木星武装我们反对土星的影响，这通常对人类是陌生的与某种方式不合适的。"回想基本原则指导菲奇诺在所有这些建议中：某些活动倾向于对灵魂吸引与该活动相关联的特定种类的精神。在《三重生活》的第一部与第三部中，他对文献工作者讲述，警告学者与其他花费能量与时间在观念上的人观察土星的精神。他们应该现在转向更欢快的追求然后与社会与社会事务的参与变成参与在一个补救的星象化过程中。

菲奇诺的陈述，然而，继续："但那些逃脱土星的有害影响，并享受他的仁慈影响的人，不仅仅是那些逃到木星的人，而且也是那些用心与灵魂献给自己给神圣沉思的人，这从土星本身的例子获得区别。"所以，除了逃离土星忧郁的痛苦状况，一个人可以有利地与他们停留并找到，在土星本身中，一个等于他恶意严重的沉思的程度。简单地说，菲奇诺建议我们深入我们的抑郁症中，与他们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去允许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效果。但我们仍然必须研究忧郁的、抑郁症与沉重能够提供礼物的方式。仅仅接受最伟大的作者与艺术家在本质上已由本性忧郁的传说是不充分的。抑郁症中有什么能提供灵魂不仅仅是一个有用的好处而是某个非常积极的东西？

詹姆斯·希尔曼曾在向大学生讲座时被问到关于抑郁症。为什么，学生问道，他的心理学这么经常提到支持方式的抑郁症，到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与他的追随者必须是抑郁症类型？希尔曼的回应是抑郁症是对广泛的躁狂活力主义的一个答案，与一个对狂野的字面主义世界的死亡。感到低与沉重，我们被迫向内移动，转向幻想而不是自我的字面行动。而那向内转身是对灵魂必要的，因为它创建了心灵空间，一个更深反思的容器其中灵魂增加而事件的表面变得较少重要。这个回应与他关于senex意识的文章连接，其中他说土星推动我们到边缘其中我们的意象变成原始的、精炼的，与被移除从我们常见的反思的图案，我们习惯的意象，与个人参考。关于希尔曼的追随者被抑郁症的评论回想一个关于菲奇诺与他的朋友的好奇事实。他们的内圈自称"土星人"，他们知道他们的会议地点作为土星山，土星的山。

— 163 —

《土星与忧郁》的作者似乎已经捕捉了这个菲奇诺洞察的精神，因为他们写："作为所有生命的敌人与压迫者在任何方式在当今世界中，土星产生忧郁；但作为一个更高的朋友与保护者与纯粹的知性存在他也能治愈它。"我将仅获得异议只是关于词"智识"，给定《行星》中的很第一个陈述：没有灵魂的智识与身体无关。灵魂必须站在中间。更准确地，因此，土星

带我们到灵魂的更高地区。

菲奇诺，也，做了一些观察相称于希尔曼的观点关于导致我们远离表面领域特定的抑郁症。在《健康生活》中他写：

似乎这是一个自然现象追求困难的研究这是必要的为精神（animus）去从外部世界，内，移动从周边到中心，而当在自身中反射而保持安全地在人的中心。但从周边收集自己与移动到中心就像地球，与其黑胆汁相当相似。因此，黑胆汁挑惕精神收集自己，保持在一起，与勤勉地沉思。像世界的中心，它吸引到事物中心被研究的与伸展到高度的事物要被理解的，当它最像土星时，最高的行星。

这里似乎是一个矛盾：土星带灵魂到其内心穹顶的边缘，到世界的末尾，远离人类生活；然而这里我们看到土星描述为对中心的一个运动。但当然这里的中心不是心灵的中点，而是“每个事物中心被研究的”。在土星的沉重与深邃幻想中，我们被吸进灵魂的意象中——不总是生动的视觉图片，经常简单的心情或气氛的模糊意象。自我与活跃想象的关切不再持有注意力。在菲奇诺的知识理论中土星意识是适当的对Mens，灵魂的最高部分，那个功能最远离物质世界的。这既不是太阳星的灵性，也不是水星的理性，而是深刻沉思的一个功能，与具体远离，它是一个菲奇诺高度庆祝的意识的成就：

那些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描述的月亮人，住在地球的最高表面甚至更高在云中，小心谨慎地监视与内容、在温和中，与专注于秘密智慧研究与宗教，享受土星的幸福。他们活着繁荣与长生活，所以他们被考虑不那么这么多有凡人的人作为不朽的恶魔，许多人称为英雄与黄金种族享受土星的年龄与统治。

在其他地方菲奇诺写了以相似的方式：“而不是土星本身被移除的尘世生活，他授予你天界与永恒的生活。”在他自己的方式土星拉我们离开字面的世界，远离平原生活经验，进入永恒图案的界，真正的灵魂的故乡，或更平坦，到一个意识的状态其中心理维度在其最纯净的可被感知与欣赏。当土星的咬着的痛苦被避免与他的影响出现简单地作为衰老的粗糙与皇帝的控制，我们不发现我们的方式到这些原始幻想这么远离潮湿的经验。黄金年龄然后只是一些理想化的个人过去。但当我们屈服到这个神与忍受他的忧郁，那黄金年龄推入过去个人历史到一个意识的许多更大的图案。我们英雄在他的集体的、原型的记忆中不仅仅是青年与儿童时期的重要的人，而是真正的英雄与祖先，大得比生活得大。伴随这个幻想的忧郁的感受可能相当是，正如弗洛伊德直觉的，一个由放弃一个人的个人历史作为意义的来源所引起的丧失的感受。一个人变成更关心的意象而比与引起他们的人们，与变成更集中在那些意象中比集中意象在他自己中。这，菲奇诺在许多语境中说，是很高度的灵魂参与的，沉思的最终意义，与在一个真正的意义中一个宗教现象。

在忧郁、抑郁症与沉重的感受中找到的奖励直接源自那些感受鼓励的从生活的提取。这在菲奇诺在《行星》中作为可能激起土星精神的条件的例子提供的经验列表中是明显的。"我们受到土星的约束"，他写，"通过闲散、孤独与患病；通过神学、秘密哲学、迷信、魔法农业，与通过哀悼。"所有这些涉及从常规事务的一个提取，物理地通过闲散与孤独，或身体上通过疾病，或通过自己被远离我们会考虑常规的研究与通常的。

土星削弱了普通生活的能量与热情以便突出超常，灵魂的很深处。当普通生活的力量提供意义与活力的感受失败时，悲伤的感受与向撤回的诱惑入侵意识。这是心灵的一个自然运动，行星回合中的一个转折；因为那悲伤可能是对更深根源的一个呼唤。荣格声称每一个在这一混乱与无意义的日子呈现的重要心理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困扰。在至少一个意义中它可能是一个土星情况，宗教在菲奇诺的观点中最深，因为我们最后对抗，在我们的忧郁，普通与个人的有限潜力，与搜寻出某些超越的东西。这不是说仅仅在抑郁症中我们发现宗教意义与满足，但我们也发现它。土星不仅仅是一个要被避免的麻烦行星；用毅力与耐心我们可能在他的暗、沉重、模糊的心情中发现一个方式穿过与超越表面的肤浅。

— 164 —

## 12木星

最后两个我们要考虑的行星承载了具有在神话中丰富历史的神的名字，但在菲奇诺的系统中称为有很少的阐述。木星与火星都代表心理意义的地区没有比其他不更少重要，但他们的功能在菲奇诺黄道中出现如此直接与直白的，以致于一个人发现资源很少为了想象发展。两个相当相反在性格；事实上，在菲奇诺的著作中木星简单地被称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好处与火星一致地作为一个威胁的力量呈现要被避免。因此，我们不能期望相当多以木星心理学的建议方式。

### 幻想的种子

如果我们在土星中发现了从常规生活的一个提取的方式，我们在木星中发现进入正是最普通的与常规。他是，在菲奇诺占星术中，普通生活的神，代表的神灵，最重要的，那些保持生活温和的事物，尤其法律与政府，社会与公民生活的维持。在菲奇诺的信中我们发现关于木星的一个简要声明，有趣地是在1492年写的。这里他给了一些关于做木星的意象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告诉木星人的一些东西与精神。"木星是智识"，他写，"从其宇宙被生产"；因此他可能被象征用球体或圆形。或，他可能被想象为一个人，因为本质上他是心智（mens）与"用'种子理性'生产所有事物"。

这是"种子理性"菲奇诺描述在《行星》的开头线条以相当绕圈的语言中，与因为这个观念是他的占星理论的基础，它值得这里一个简要的评论。根据菲奇诺，世界灵魂，本质上在宇宙层面为统一心智与身体，有多达"种子理性"当有观念在神圣的心智中有。事物的种类获取他们的形式从这些灵魂中的比率，而事实上当事物退化他们可能通过灵魂的种子被复兴，与进一步的，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物质形式完成，其中这些世界灵魂的礼物被储存。这些物质形式与对应世界灵魂中种子的菲奇诺建议我们被来自佐罗斯特的"神圣诱惑"与来自塞涅修斯的"魔法诱饵"调用。菲奇诺继续解释我们能在物质形式制造这样的"诱饵"能够吸引宇宙灵魂的流入；它们工作无论作为范例或像生成的种子。

一个引导这项研究的原则是一个观点转变：看灵魂作为一个品质而不是物质。这是一件事把心灵放入一个形而上学的方案与完全另一个去想象灵魂作为意识的维度。如果它是真的，如我建议早期跟随希尔曼，世界灵魂是世界本身通过幻想而生气的，那么我们可能读这些深奥的陈述菲奇诺的如有关幻想。事实上，它将相当恰当地翻译"比率"在这个语境中作为"幻想"。"种子理性"然后变成发芽的种子幻想在想象中与施肥生活。说他们是宇宙幻想取出他们从个人主义领域，把他们在圆形阿斯特拉体中。

什么菲奇诺似乎建议是生活可能变成例行的与无意识地坚持物质主义的项目；它退化因为它已被切断从其生成幻想。但生活可能被复兴与被给予灵魂再来，说菲奇诺，通过图像的熟练使用；因为它是在图像中我们发现种子幻想。回忆木星我们再次返回到那菲奇诺leitmotif：灵魂被重新创建与培养通过精神含有在物质形式中，在充斥生活的意象中。世界的事物，如此明显与被忽视，是"魔法诱饵"可以诱惑我们回到心理观点与一次再次放我们在接触与经验的很种子，深刻幻想我们有的关于我们的世界与我们自己。

木星的作用是提供建造文化与保持其生命所需的特定智识。他是那一想象的形式通过它我们转化我们的愿景进文化生活的现实。菲奇诺说我们的图像的他应该显示他的力量是稳定的与不变的，他的创意智识对智识与超级生物是可见的但对下级生物隐蔽。他是，在事实中，"最属灵的（spiritualissimum）生活的住所。"常见地我们可能思考文化建造与维持作为简单硬核实用主义；一个生存的身体项目。但在菲奇诺的观点文化是精神的一个来源与幻想的想象创建，而那不是说文化自动是一个心理创意的奇妙源。精神与幻想可能相当消极的与平坦。然而，菲奇诺建议我们在木星中做有一个行星，一个"世界的生气精神"，能力创建一个心理上滋养的社会环境。那些填充我们思想的种子花内向与我们建造我们的城市与国家，照顾世界的政府与商业，建立教育、法律、政治、通信的结构与其他普通生活的形式——所有这些不仅仅是"自然"的推理的人的产品，他们也有深刻的根源在心灵中；他们可以被追踪到一个神谁是生气与维持它的文化的深邃精神。

## 一项人生的恩典

这是木星的精神中菲奇诺看到他自己的年龄与文化作为一个杰出的成就；在一个信中他称他的时代“黄金年龄”。“我们已经带回光”，他自豪地说，“自由学科：语法、诗歌、演讲、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古代的歌曲唱到孤独琴的奥菲斯琴。”这些毫无疑问不是二十世纪的爱好者将自豪地吹嘘的那一类声明；他们都是“太阳”成就，充满精神意义，滋养灵魂，不仅仅针对心智与身体的目标如此多的我们的成功。所以对菲奇诺这是一个木星的奢华为了欢呼他的时间这样热烈地；因为他认为木星最人类重要精神的来源。沿着与水星与太阳星他在《行星》中最人类的行星中。在一个信给洛伦佐他添加金星到列表与，通过偶联木星与水星，最后以三个行星“恩典”。信是值得在长度引用：

首先诗人中的我们描绘恩典作为三个年轻女人拥抱彼此。这三个最强大在最高的行星之间：水星与木星，即，处置给木星的礼物、福波斯与金星，在天堂巡回中彼此共同的伴侣。三个恩典的名字是：Viriditas（绿色）、Lux（光）与Laetitia（喜悦），最合适的相同的星。所以处置在天堂中，这些星特别赞成人类的气质。对于那个原因，他们被称为恩典，不是动物的但人类的。在事实中，他们不是金星的仆人而是美涅瓦的仆人。当你听第一个恩典是木星时，你应该不思考木星而是水星-木星。因为水星煽动木星他活泼与及时的机动，所以你应该仔细调查这些事物。太阳星使每一个发现对你谁是通过他的光搜寻而变得可获得的。最后，金星总是装饰无论被发现与最热烈的魅力。

这个信，写于卡雷基于1481年十月十八日，多年前《行星》的发行（1489），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菲奇诺对这些行星的理解的重要洞察。他特别意识到他们的相互关系，这是说，他知道意识的各种图案如何相互作用。木星的文化制造关心需要水星精神的服务以便“保持改变形状”，看在文化的工作后面所以以致于不被困在空的结构。金星的绿色、太阳星的精神光与水星-木星的乐观与喜悦都一起适配创建一个滋养人类气候。他们是三个恩典谁一起跳舞与拥抱彼此。与他们是美涅瓦的仆人，菲奇诺说，因此靠近木星；对于美涅瓦-雅典娜是政治的智识，城市与国家的天才，谁知道如何魅力两个激情与理性进入一个铺垫社会进入有利于人类生活。

— 165 —

根据《行星》的第五章的标题木星是三个恩典的中间妹妹，恩典最合适对我们（最大no bis accommodata）。木星是对人类生活最重要的那个精神因为它既在其他滋养行星的精神中分享，与温和他们对人类的容忍。例如，通过木星太阳星的精神强度温和。在《行星》中我们阅读：

虽然太阳星更有效地完成同样的事物，木星用太阳星的力量做他们。在两者中热量兴旺与克服湿润，虽然在木星中效果是温和的当在太阳星中它是强大的。然而，在两者中效果是好处。

太阳人发现无数的方法直接接触精神的世界。他们可能加入一个修道院或攀登一座山，与一个政治原因联系上、学一些中介的系统，或加入教堂。其他人倾向于对精神的间接道路，木星的方式。在一个城市中修复老房子可能不会看起来很像一个精神活动，但它实际上是参与用木星的胡椒薄荷调味的。无论什么贡献对生活的优雅与反弹在心灵上的恩典是本质上的木星人在菲奇诺的类型学中。这是一个精神享受了有利的"连接"与水星，更潮湿的行星。有较少的危险在木星中与太阳星中的干出灵魂在其崇高的目标中；木星保持靠近生活的流，社会参与的兴奋与创伤，与制造与塑造文化的平凡、具体的细节。

木星不仅仅有这些太阳的能力，在他自己的温和的方式中工作出来，他也温和灵魂的较低倾向。如菲奇诺说，这个精神包含太阳星一方面的元素与金星与月亮星另一方面的。在《行星》中他说：

当金星的射线持续加入太阳星的光与转化它时，太阳星的射线，因为他们是温暖的，温和和她的湿润。但木星的射线需要没有温和；为什么木星而不是从开始特别为人类事务的福祉温和的太阳星？或什么别的而不是月亮与金星制造温暖与更多强大？

人类文化，在这个行星木星的意象中建立，针对满足人类关心的两个极端——精神与身体——而它在一个中点收集那个是心理的。因此，"温和"木星完成本质上是一个psychologizing；太阳精神的极端混合了月亮与金星的陆地、感觉充盈的幻想。木星，然后，在他的方式完成恰好什么这么多其他过程我们审查过的意思：为心灵建立一个空间，如在炼金术中溶解与凝聚与三角形化的正方形。在木星的情况下过程制造文化，一个精神关心的混合与幻想与身体。在菲奇诺的想象的词中，"混合太阳事物与金星的事物，而你会有从两者做了一个木星图。"

关键的点，然而，在星象化一个木星精神是意识的层级在其中文化制造进行。我们看到早期那个一个美国印第安人感谢地球一块水果可能做它与一个心灵关于得到更多食物为他的身体，或，更可能，他表演这个小仪式以便维持他的意识一个关系他有对地球。在后一个情况下他的行动是心理的，施肥他的心灵超过他的身体。所以它是与文化的工作——制造法律、建造城市与文化机构等等——这个工作可能用一个心理态度进行，用对心灵的照顾最前线在思想中。现在这可能相当一个稀有现象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中，但这样一个对心灵的注意确实明确地显示他自己了现在与然后。一个例子可能是建造他们的为人类而不仅仅在功能上而是用人类感受与价值思想的建筑师的工作。建筑师，例如，为垂死的人建造安老院明显关心

身体的舒适与照顾，但他们更专心于空间对心灵的意义为他们工作的人。他们可能考虑隐私的需要、死亡的幻想建筑建议、亲戚与朋友到垂死的人的逐步接近。这一类为社会机构代表工作可能在一个木星精神中进行，服务心灵，所以我们可能相当好地想象不仅仅音乐与有灵魂的人，而是建筑与社会机构也。

— 166 —

在现代时期所以盛行的功能性、实用的态度筛选掉其他更重要的文化任务。社会不仅仅是人的集合，它也是一个意象的剧院。当我们竖起建筑或建立社会机构时，我们也在创建一个意象。我不称之为广告人谈到的那个品牌的意象。甚至在我们的功能态度中，尽管我们自己，我们到处制造意象，那些意象决定到某个范围心灵生活的质量的一个人。一个城市的计划或缺乏讲话不仅仅对他的人的身体需要，它加上或减去从他的心灵生活。一个有灵魂的城市将滋养他的居民的心灵，与没有灵魂的一个可能很好地吸出他的人的生活。

菲奇诺的“种子理性”与世界灵魂的描述听起来像许多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但在事实他的洞察相当相关与基层。文化的事物确实是“魔法诱饵”可以牵出对深藏心灵之中深深打动一个精神，深刻到足够表现的通过一个文化神。我们在我们的制造世界周围处处发现的意象确实用作范例与生成幻想为我们的个人意识。这在许多方面是这样的一个陈词滥调去注意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文化的内化。我们的价值与希望与恐惧从我们想象的相遇与环绕我们的人类世界中发展。所以，菲奇诺建议，为什么不灵魂培养那个世界。为什么不认识这个木星行星在心灵的节奏中的作用？社会本身可能是心理创意的一个源，但，如我们之前所见，以得到灵魂我们必须带灵魂与我们。以做那个我们必须有想象力，那是菲奇诺占星治疗的目的：活跃想象力所以我们可能意识到我们做和做的所有的心理含义。菲奇诺称木星“帮助父亲对所有人活着普通生活。”他是这样的父亲因为他提供冲动为一个文化调节的精神与身体在最后心理的milieu中。

在让·塞兹涅克对文艺复兴诸神的研究，一个木星的意象被再生产，一个图像取自曼特尼亚的《塔罗牌》，一系列被认为是在十五世纪中期为一群教职人员制作的版画，包括库萨的尼古拉。木星被描绘为一个国王，他的鹰就在他的头上。而不是一个闪电他拿着一个箭，与被征服的士兵躺在他下方地面。木星坐在一个mandorla，一个几何形状由两个圆的相交制成，与在mandorla内，就在他的脚下，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显然被木星保护。这个木星的肖像，来自菲奇诺的时间与地方，显示了木星精神的本质。两个精神与物质的球体在中间领域相遇，mandorla的空间，这是心灵的包含空间。木星的鹰，如菲奇诺在几个地方通知我们的，代表他的接近与太阳星与他对所有生命的权威；但，像闪电或箭一样，鹰也显示木星能横跨地球与天空之间的距离。这个中间地区一旦建立，孩子，那个无防备的成长的灵魂的部分，被保护与英雄幻想的威胁被搁置。这个最后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当文化的工作不被理解在其心理维度，即，作为工作由心灵与心灵，然后一个无拘束的军事与英雄的精神被释放。民族主义替换对人类社会的关心；金钱与能量进入项目其目的是克服自然的力量或神秘，但没有深邃的目的。简单地说，菲奇诺的社会心理学运行这样的：我们做的是我们得到的。如果我们设置对文化活动的任务与灵魂在我们的思想中（memoria），甚至如果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卧室天花板上绘制我们的出生图表以免忘记，那么灵魂将被“魔法诱饵”我们做的滋养。如果所有的文化将是一个“魔法诱饵”或一个“神圣的诱惑”，那么心灵将得到完全的照顾，我们不会被心灵与身体的分离所困扰。也许然后我们的教堂与大学——现在在自己或精神的精细感中服务思想——将更紧密地与现在大多数唯物的政治的烦恼结合。也许我们在心灵的过程之间需要的，是木星的mandorla其中这两个圆交叉。

什么菲奇诺在对木星的一些微妙的、谜一样的引用中暗示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远超过该学科作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在菲奇诺的语境中，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对灵魂的影响和将灵魂给回社会的手段有关。两者的含义对于文化建造的任务与心理学学科都是巨大的。在所有关于木星在心灵的行星之旅中的作用的讨论中，我们不应该忽视“木星人”的常见感的意思。在刚刚描述的社会环境中，在有灵魂的社会中，人们可能确实期望找到一个木星式的气候，一个可能既诱人又神奇的。

— 167 —

## 13火星

在她关于《三重生活》的书的总结之后.....

— 168 —

## 土星 171

贯穿菲奇诺各项建议的根本原则是：某些活动往往会为灵魂吸引来与该活动相关的特定精神气质。在《三重人生论》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他向文人学者讲话，警告那些耗费精力和时间从事思想活动的人要警惕土星的灵气。他们应该时而转向更为欢快的追求，投身于社交与社会事务之中，作为一种星体调和的修复过程。

然而菲奇诺的陈述继续说道：“但那些逃脱土星邪恶影响、享受其仁慈影响的人，不仅仅是那些逃往木星的人，也包括那些全心全意献身于神圣冥想的人，这种冥想从土星自身的范例中获得了卓越品质。”因此，除了逃离土星式忧郁的痛苦之外，人们可以富有成效地留在其

中，在土星本身找到一种与其恶意程度相当的冥想。简言之，菲奇诺劝我们深入自己的抑郁，与之共处足够长的时间，使其作用能够生效。但我们仍必须询问：抑郁与忧郁究竟以何种方式能够赋予灵魂礼物。仅仅接受最伟大的作家与艺术家本质上皆为忧郁质的传说是不够的。在抑郁中究竟有什么，能够给灵魂不仅提供实际的益处，而是某种非凡的正面礼物呢？

詹姆斯·希尔曼曾在大学生面前讲课时被问及抑郁。学生们询问，为何他的心理学总是以支持的方式频繁提及抑郁，以至于一些批评家认为他及其追随者必定属于抑郁质类型？希尔曼的回应是：抑郁是对普遍狂躁行动主义的一种对答，是对字面世界的一次死亡。感到低落而沉重，我们被迫向内转，转向幻想而非自我的字面行动。这种向内的转向对灵魂是必要的，因为它创造了心灵空间，一个供深化反思的容器，灵魂由此增长，事件的表面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个回应与他关于老者意识的论文相联系，他在那里说土星把我们推向边缘，在那里我们的意象变得原始、精妙，脱离了我们习常的反思模式、惯例的意象与个人指涉。希尔曼追随者具抑郁质的注评，呼应了菲奇诺及其友人的一个奇特事实。他们的核心圈子自称为“土星人”，他们的聚集地被称为蒙斯·萨图努斯——土星之山。

— 169 —

## 172 行星之内

《土星与忧郁》的作者似乎抓住了菲奇诺思想的精髓，他们这样写道：“作为对所有以某种方式隶属于现世的生命敌人与压迫者，土星生成忧郁；但作为对更高且纯粹智识存在的朋友与保护者，他也可以治愈忧郁。”我只想对“智识”一词提出异议，鉴于《行星之内》开篇的最初陈述：没有灵魂的智识与身体没有关系。灵魂必须站在中间。更准确地说，土星将我们带往灵魂的更高区域。

菲奇诺也做了一些观察，与希尔曼关于抑郁引领我们远离特殊性表面领域的观点相吻合。在《健康人生》中，他写道：

在追求艰深学问时，精神似乎必然从外部世界向内转移，从周边移向中心，并在内心反思时稳妥地保持在人的中心。但从周边聚集自己、移向中心，就如同大地，黑胆汁恰好与其相似。因此黑胆汁激发精神聚集自身、保持共聚，勤勉地冥想。如同世界的中心，它吸引每一个被调查事物的中心，并将被理解的事物向高处拉伸，当它最像土星——最高的行星时。

这里似乎存在矛盾：土星将灵魂带向其内在天幕的边缘，到达世界的尽头，远离人的生活；然而这里我们看到土星被描述为向中心的运动。但当然，这里的中心不是心灵的中点，而是“每一个被调查事物的”中心。在土星的沉重与深层幻想中，我们被吸向灵魂的深处意象——不总是生动的视觉图像，往往只是一种情绪或氛围的模糊意象。自我的关切与活跃想象力不再占据注意力。在菲奇诺的知识论中，土星意识适合于心智（Mens），灵魂的最高部

分，那个离物质世界最远的功能。这既不是太阳的灵性，也不是水星的理性，而是一种深层冥想的功能，远离具体事物，它是菲奇诺高度推崇的一种意识成就：

那些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描述的月亮人，栖居于大地的最高表面，更高处则在以太中，那是恒星的居所，他们沉浸于永恒事物的冥想中，享受最大的喜悦：他们灵魂的纯净使他们能够直接接触世界之灵。这样的意识提升似乎是一种死亡，而确实，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描述的死亡应该被理解作为一种向真实存在、向永恒与神圣的上升。土星正是促进这种向永恒思想、向纯粹存在上升的行星。

— 170 —

## 土星 173

在云层之中，谨慎地观察，节制有度，致力于秘密智慧的研究与宗教，享受土星的幸福。他们生活繁荣而悠长，以至于他们不被视为凡人而是永恒的灵魂，许多人称之为英雄与享受土星时代与统治的黄金种族。

菲奇诺在其他地方以类似的方式写道：“土星从其中撤离的那个尘世生活之代价，他将天界与永恒的生活赋予你。”在他自己的方式中，土星把我们从字面意义的世界带出，离开朴素的人生体验，进入永恒模式的领域，灵魂的真正家园，或更直白地，进入一种纯粹能够被感知和欣赏的心理维度的意识状态。当土星的啃噬般的痛苦被回避，他的影响仅仅显现为衰老的脆弱与帝制的控制时，我们不会找到通往那些与潮湿体验相距甚远的原始幻想的道路。

那么黄金时代只是某个理想化的个人过去。但当我们屈服于这位神，忍受他的忧郁时，这黄金时代越过个人历史，推向一种与更为广阔模式的意识。我们英雄们在他的集体、原型记忆中不仅仅是青年与童年的重要人物，而是真正的英雄与祖先，远比生命更伟大。伴随这种幻想的忧郁感也许正如弗洛伊德直觉到的，是由于放弃个人历史作为意义来源而引发的一种失落感。一个人变得更关切意象而非引发这些意象的人，变得更以这些意象为中心而非将意象中心化在自身。这，菲奇诺在许多场景中说，正是灵魂参与的最高境界，冥想的终极意义，而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宗教现象。

在抑郁、沮丧与沉重的感觉中发现的奖赏直接来自这些感觉所鼓励的对生活的撤离。菲奇诺在《行星》中提供的例子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例子列举可能引发土星灵气的条件。他写道：“我们通过闲暇、孤独与疾病而服从于土星；通过神学、秘密哲学、迷信、魔法农业与哀悼而服从。”这些都涉及从日常事务的撤离，要么通过闲暇与孤独的物理撤离，要么通过疾病的身体撤离，要么通过研究那些本身远离我们认为的日常与通常事物的事物。

## 土星削弱了对常生活的能量与热情。

— 171 —

### 174 行星之内

相反，它集中灵魂的注意力于内部的事务，那些不可见的、永恒的、超越时间的事物。土星的工作是使灵魂远离表面的关切，进入深度。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失落感与沮丧的感觉确实伴随这个过程——但这种深化是灵魂的工作，土星通过创造离开世界、离开人与事务日常流动的必要性来实现这一工作。

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土星与死亡的联系，以及为什么土星与冥想有关。冥想从生活的字面意义上死去——放弃对当下事务的执着，对他人观点的渴望，对成功与失败的关切。当我们这样死时，菲奇诺建议，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与永恒事物、与那些超越个人历史与个人渴望的力量相连。这不是绝望的死亡，而是过渡性的死亡，从一种存在模式进入另一种。菲奇诺认为这种死亡是灵魂的真正觉醒，是进入真实自我的门户——不是被遗忘与自我欺骗所束缚的个人自我，而是与宇宙秩序与永恒力量相连的自我。

现在让我们继续考虑土星的另一面——它的治疗能力。

— 172 —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菲奇诺如何建议那些受到过度土星影响的人可以通过转向木星的美德来获得救济——转向更社交、更活跃的生活方式。但治疗不仅限于补偿有过度的相反力量。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更微妙的方法，其中土星的沉重与冥想深度不是被回避或平衡，而是被整合为灵魂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方法中，我们学会与我们的沉重、我们的忧郁与我们的孤独和平共处，而不试图消除它们。

菲奇诺提供的关于土星的处方包括几种建议。首先，他建议在闲暇与沉思中花费时间，在孤独与思考中花费时间。但他也建议定期参与社交，这样土星的影响不会变得绝对。其次，他建议某些食物与补救措施可以帮助温和土星的影响。第三，他建议某些仪式、符咒与实践可以帮助利用土星影响的积极方面，同时保护灵魂免受其破坏性方面的伤害。

但所有这些建议的基础是这样的信念：土星是灵魂的宝贵教师。通过与土星共处，通过学习从这位古老而智慧的教师那里吸取教训，我们的灵魂可以成长和成熟。我们可以获得深度、智慧与对生活的真实理解。这是菲奇诺对土星最终的教导：不要逃离土星，而是学会倾听他的声音，将他的礼物整合到我们生活的织锦中。

— 173 —

### 176 行星之内

## 木星

在我们考虑木星之前，我想为火星的讨论做准备，因为火星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所考虑的所有行星中最被误解的。在流行占星学中，火星常常被视为战争、侵略与暴力的行星。但如菲奇诺与古代占星师所理解的，火星有一个更微妙的角色。

火星在占星学中对应于白羊座，白羊是一种以其蛮横和猛烈攻击而闻名的生物。但火星也对应于天蝎座，天蝎是一种以其聚焦的意图而非无思的侵略而闻名的昆虫。火星，然后，不仅仅是原始侵略，而是应用于行动的智力。这个火星是一个战略家、一个指挥官、一个机构与城市的建造者。

菲奇诺重视行动与参与世界的重要性。他相信生活的积极形式，*vita activa*，与冥想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有着同等的地位。但他也意识到行动，当不加节制与精炼时，可能成为灵魂的伤害来源。因此，在《人生论》中，菲奇诺为处理火星提供了处方。其思想既不是压制火星，也不是美化侵略战争，而是以建设性的方式引导火星能量。

菲奇诺写道："有必要进行火星的补救，不是出于恐惧或怯懦，而是出于谨慎。"他提供了诸如跑步或活力充沛的体力锻炼之类的处方作为应对火星能量的方式。他也建议了诸如护身符的着用之类的仪式实践，以及食用火星食物（本质上温暖的食物）。潜在的思想是人们应该与行星影响一起工作，而不是反对它。

— 174 —

让我讨论与火星相关的占星学关联。在菲奇诺的时代，火星与红色（血液与激情的颜色）、与铁与铜之类的金属、与星期二、与冲突与主张的动物本性、以及与士兵、铁匠、医生与外科医生之类的职业相关联。它也与与食欲与性欲相关的身体功能相关联。与火星相关的气质是胆汁质的——热的、干的气质，类似于火的气质。一个具有强大火星影响的人会易怒、倾向于过度身体活动，并被吸引到冲突的局面。

但火星的内涵比简单的侵略行为要多。在菲奇诺的哲学中，每个行星对应于灵魂的一个特定层级。土星对应于心智（*Mens*），神圣的理性。木星对应于灵气（*Spiritus*），精神存在或神圣意识。火星对应于称为自然灵魂（*Anima Naturalis*）的层级，在这里身体的生命力被调节。水星对应于想象的功能，金星对应于欲望与感情的层级（灵魂的感情或冲动）。最后，太阳对应于灵魂的最高方面，称为天界灵魂（*Anima Celeste*），这是意志的座位。

有了这个框架，让我们以一种新的光线理解火星。火星在自然灵魂的层级上运作，这是身体的生命力被调节与引导的层级。火星不是冲突与战争的层级，而是原始能量被引导、聚焦并赋予目的的层级。与火星工作，然后，是将人的生命力引向建设性的目的。这是给人的

能量带来纪律与焦点，并以带来益处与秩序的方式在世界中主张人的意志。

火星——也就是说，一个具有强大火星影响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战士或侵略者。而是，他或她是一个能够以勇气、毅力与清晰的目的而行动的人。这样的人认可行动是必要的，人不能保持在纯粹冥想中，期望世界会改变。火星带来意志与决心，通过这种意志的行使，在混乱中创造秩序，建立可以使他人受益的结构。这是火星的最佳：一个建造者、一个指挥官、一个有目的与视野而行动的人。

— 175 —

#### 176 行星之内

火星的低级、侵略面如何被理解？在菲奇诺的框架中，侵略与暴力代表火星适当功能的扭曲或堕落。当火星不与其他行星影响适当整合时——当例如土星的约束缺失，或木星的仁慈不在调节火星意志的表达时——火星变得毁灭性。因此侵略被理解不是火星的真实本质，而是火星的出轨。缺乏土星与木星温和影响的火星人变成一个危险的侵略者。

现在让我介绍过度火星能量的补救。菲奇诺写道："通过应用适当于木星的美德，或通过培养吸引仁慈木星影响的活动，人们可以调节火星过度表达。"在菲奇诺的系统中，木星是火星的伟大调节者。木星美德——慷慨、伟大心灵与仁慈——直接对抗过度火星的破坏性方面。

过度火星的人，表达侵略与暴力的人，可以通过培养木星美德来帮助。通过发展慷慨（将事物给予他人与分享的意愿），通过培养伟大心灵（以大术语思考与以高尚目的行动的能力），以及通过实践仁慈（对他人福利的积极关切），人们可以将火星的原始、混乱能量转变为建设性与有益的东西。

好吧，我想评估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现在已经考查了土星与火星，这是在心灵层级上运作的五个基本行星中的两个（除了太阳与月亮）。土星将我们带往灵魂最高的冥想境界，到其最稀薄的空气。火星驱动使身体活跃的生命力。现在我们转向木星，它给火星带来节制，几千年来与好运气与益处相关联。

木星是占星学语言中的更伟大的受益者。让我们现在探索木星为灵魂提供了什么。

— 176 —

## 木星 187

木星通常被知为好运气、繁荣与好运的行星。在流行占星学中，木星被视为仁慈影响、一个带来好事的行星。但这种过于简化的观点错过了木星的更深层意义。一个行星“带来好运气”真正意味着什么？木星影响灵魂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再次考虑菲奇诺的哲学。在菲奇诺的系统中，木星对应于灵气（Spiritus）的领域，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在身体与灵魂之间悬停的原则。菲奇诺对灵气是什么并不总是完全清晰，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作为一种精妙的、半物质的物质，它传达灵魂对身体的影响，反过来，将身体感觉传达给灵魂。身体与精神世界通过灵气相连，木星在灵气的层级上运作。

当我们说到木星影响时，我们说的是一个膨胀、丰富与慷慨的原则。木星与占星学标志射手座相关联，其象征，弓箭手的弓，暗示着瞄准目标或目的的思想。木星是膨胀性的：它想要增长、扩大、给予、分享。它以丰富与自信的感觉为特征，以及对未来一种乐观的感觉。

具有强大木星影响的人有一种自然的自信与乐观。这样的人相信可能性，被吸向增长与学习。木星人对时间、金钱与爱是慷慨的。他或她有我们可能称为灵魂的广阔——一种自我的感觉，不是被束缚或收缩的，而是宽敞与开放的。木星人是可能性的创造者，未来的信仰者。在他或她最好的时候，木星人体现了灵魂的广阔、伟大心灵、智慧与仁慈。

但木星，如同所有行星，有一个阴影面。木星的阴影是过度：过度自信、过度慷慨、过度宽广。过度木星的人可能遭受夸大与失去扎根。他或她可能倾向于奢侈与过度，挥霍资源或能量在鲁莽的追求上。过度木星的人可能缺乏土星的约束与现实主义，并可能从事逃避主义或一厢情愿的思考。

— 177 —

## 188 行星之内

现在我想讨论菲奇诺关于与木星共处的一些处方。如同其他行星，菲奇诺劝说我们通过压制它而与木星共处，而是通过以建设性的方式表达其影响。菲奇诺提供了实际建议：人应该与其他慷慨与仁慈的人交往；人应该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培养慷慨与大度；人应该选择促进幸福与与他人分享喜悦的活动；人应该吃本质上温暖与温和的食物。总体强调是通过自觉选择与他人的互动将木星带入人的生活。

菲奇诺也强调木星的智识与精神维度。特别是，菲奇诺将木星与我们可能称之为一种伦理哲学的东西相关联——一个关切于美德与美好生活的哲学。当木星适当表达时，它将我们带向菲奇诺称为混合冥想生活的东西——*vita contemplativa mixta*。这是一种与活跃生活平衡与整合的冥想生活。因此木星，除了带来膨胀与丰富，还带来一种智慧——一种知道如何整合行动与冥想、活跃与被动、个人与共同体的智慧。

过度木星的补救是土星。土星的约束、土星的现实检测、土星的限制与界限感，服务于调节木星的膨胀性与过度倾向。过度木星的人，夸大或挥霍无度的人，可以通过发展一些土星品质来帮助：具有洞察力与区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与仅仅有吸引力的东西的能力；深入思考与在行动前思考的能力；以及对限制与资源的现实评估。

我们现在已经考查了三个行星：土星、火星与木星。这三个行星代表在心灵中运作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型力量。土星代表限制、界限与超越的原则。火星代表行动、主张与生命力的原则。木星代表膨胀、慷慨与智慧的原则。这三个行星的相互作用对灵魂的福祉至关重要。当所有三个都适当平衡时，灵魂能够深入冥想，以目的与判别力行动，以及以慷慨与智慧的精神与世界与他人相互作用。

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三部分，它考查了如何将行星原则整合到一个和谐与调和有度的生活中。

— 178 —

## 调和有度的生活

### 灵魂的和谐

菲奇诺发展的行星影响哲学最终是关乎如何生活得好。实际上，菲奇诺整个系统的目的是展示行星原则如何可以被整合到一个连贯与和谐的整体中。菲奇诺哲学的目标不仅仅是理解行星，而是理解如何生活一种既是冥想又是活跃的、平衡又和谐的生活。

为此，书名本身包含了一个重要线索。《三重人生论》，"三重生活，"说到生活的三个不同方面：vita contemplativa（冥想生活）、vita activa（活跃生活），以及我们可能称为vita mixta（混合生活）——一个整合冥想与行动的生活。菲奇诺的项目是展示这三种生活形式如何可以被和谐地整合。

菲奇诺整个项目基于这样的信念：和谐是最高善，和谐通过平衡与比例被实现。这个和谐作为基本原则的思想深深植根于菲奇诺继承的毕达哥拉斯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在那个传统中，宇宙被理解为按照某些数学原则与比例被组织。这些比例有时在音乐中被表达（"天球音乐"），它被认为反映了宇宙的潜在和谐。

菲奇诺自己采纳了这个新柏拉图主义宇宙和谐思想，他将其应用到人类心灵。对菲奇诺而言，人类灵魂是宇宙的一个微观宇宙。就像宇宙按照和谐比例被组织，人类灵魂也是如此。就像有天球音乐，也有人类灵魂的音乐——一种当灵魂的各个方面适当平衡时可以被实现

的和谐。

菲奇诺哲学的伟大洞见是行星代表灵魂的这些各个方面，而生活得好是实现这些行星原则的和谐平衡。土星代表一个极端（冥想极端），火星代表更像另一个极端的東西（活跃极端）。木星带来平衡与节制的原则。实现这三个原则的和谐灵魂将体验一种福祉与完整性。实现这个平衡的人将能够以目的与视野在世界中行动，而不失去深入反思与冥想的能力。

— 179 —

#### 190 行星之内

菲奇诺的哲学项目是展示这个和谐如何可以被实现。他通过一个我们可能称为"治疗性"或"医学"方法来做这个。正如医生治疗身体，菲奇诺看自己为"灵魂的医者"，试图通过对行星的适当理解与对吸引行星益处影响的实践的有意培养来将灵魂恢复到健康状态。

我们已经以原型形式考查了土星、火星与木星。我们已经看到土星如何为灵魂提供冥想与智慧的礼物，但代价是撤离与沉重。我们已经看到火星如何提供生命力与目的，但有侵略与破坏性的风险。我们已经看到木星如何提供膨胀与慷慨，但有过度的风险。现在的问题是：人如何实现这些力量的平衡？

一个方法是通过应用我们可能称为"心理补偿原则"的东西。当一个力量过度时，我们培养其反面。土星的过度呼唤木星的慷慨与自信。火星的过度呼唤木星的慷慨与土星的约束。木星的过度呼唤土星现实主义。

但另一个方法，也许更根本。这个方法涉及我们可能称为"整合"的东西。而不是仅仅用其反面补偿过度，人们寻求通过将各个行星力量整合到一个连贯整体中来实现一个更深的平衡。这不是压制一个力量或夸大另一个的问题，而是找到一个方式来尊重每个原型力量，并将其带入自觉关系。

这个整合可以在几个层级上发生。首先，有理解的层级：来理解每个行星力量如何在人的心灵与世界中运作。其次，有实践的层级：培养帮助将这些行星力量扎根于人的生活中的实践——诸如饮食、运动、冥想与社交参与的实践。第三，有自觉选择的层级：对人如何在生活与与他人关系中表达每个行星力量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

当所有这些层级都被适当协调时，人可以开始在生活中体验一种和谐。灵魂可以体验来自土星的深层满足感，同时以火星活力与木星慷慨与世界相互作用。这是菲奇诺所说的"调和有度的生活"。

— 180 —

#### 和谐平衡的治疗力量

早在这本书中，我提及菲奇诺将自己为灵魂的医者。这是一个重要的隐喻，值得进一步追求。治疗与医学的意象提供了一个理解行星影响为可以帮助将灵魂恢复到健康的治疗剂的方式。

在文艺复兴医学中，如同古希腊医学中，健康在平衡与和谐的术语中被理解。医生的任务是通过一种适合个人的诊断与治疗来恢复身体平衡。如果一个人有冷、湿气质（如痰质类型），医生可能会开出温暖、干的治疗（如加香酒或热食物）。如果一个人有过度热气质（如胆汁质类型），医生可能会开出冷却治疗（如冷却食物的进食或在冷水中洗浴）。其思想是将身体带回到平衡与和谐状态。

菲奇诺将这个医学模型应用到灵魂。他推理正如身体需要通过适当治疗被带入平衡，灵魂也一样。对每个行星影响，菲奇诺发展了一系列处方或实践。其中一些是行为性的：培养某些习惯、参与某些实践、与某些人相关联。其中一些是饮食的：吃与特定行星相关的某些种类食物。其中一些涉及仪式：护身符或护身符的着用、仪式的表演、祈祷或咒语的背诵。

所有这些实践被设计来做同样的东西：将行星影响带入平衡。最终目标是将灵魂带入健康与完整性状态。这是菲奇诺所说的“和谐平衡的治疗力量”时所表达的。

灵魂的医者，然后，是理解行星影响的本质并能够开出适当补救的人。而患者——在这种情况下，寻求生活得好的人——必须愿意参与开出的实践，必须愿意做自觉选择，必须愿意允许自己被治疗。

菲奇诺方法中的强调是实践与自觉选择的力量。菲奇诺相信通过适当实践的培养，人可以实际改变在人生活中运作的行星影响的本质。这不是否认行星影响的存在的问题，也不是相信人对自己的命运拥有完全控制的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到行星影响通过意象与感应运作，并且通过以自觉与深思熟虑的方式与这些意象与感应相互作用，人可以与行星合作而不是反对它们。

— 181 —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占星学的决定论观点——人的命运被写在星星中，无法改变——不是菲奇诺所持的观点。而是菲奇诺所持的观点是行星影响通过感应的机制运作，而灵魂，作为自由的，可以以各种方式对这些影响做出反应。行星影响不决定灵魂的反应；而是，它们提供可能性，灵魂可以创意地对其做出反应。灵魂有能力与行星影响合作以创造更好、更健康的生活。

这将我们带到关于自由本质的一个重要洞见。自由，在菲奇诺的哲学中，不是没有影响或约束（这会使自由无意义）。而是，自由是以创意方式对影响、约束与环境做出反应的能力。自由的人不是不受影响的人，而是可以以带来益处与增长的方式与影响相互作用的人。

而这种创意反应的能力允许灵魂被治疗与变换。

— 182 —

### 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

当我们探索了菲奇诺的行星哲学时，我们接触了来自古代毕达哥拉斯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几个思想。这些思想包括：宇宙按照和谐比例被组织的观念；人类灵魂是宇宙微观宇宙的思想；以及宇宙中所有事物之间有感应连接的原则。

这些思想导引我们更深地理解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关系。在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物质世界被理解为更高精神现实的一个反射或表达。物质，在这个观点中，不是反对精神，而是精神在较低表现层级的一个表达。物质世界不是灵魂的敌人，如它在某些形式的基督教中被视为的那样，而是灵魂可以通过它认识与体验精神世界的一个车辆。

在这个观点中，自然事物的研究——身体、自然、行星的研究——不是对精神发展的一个分心，而是通向它的一条道路。自然世界，被适当地理解，可以引导我们朝向精神世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行星不仅仅是在空间中运动的物理对象，而是也是精神现实的象征与表达。研究行星是研究在自然世界层级上表达的神圣。

这个理解与一个观点相反，普遍于某些形式的基督教与当代世俗思想，它将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视为分开与对立的。在那个观点中，身体与灵魂相对，物质与精神相对，而自然与超自然相对。精神发展的追求被视为对自然世界的撤离。

菲奇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相反，将自然与精神视为相互联系与相互表达的。自然研究与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实践培养被视为精神发展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菲奇诺的方法是深层地与大地相肯定与身体相肯定。它不要求我们逃离世界或否认身体，而是与世界与身体以自觉与深思熟虑的方式相互作用，所以精神可以被通过自然认识与体验。

— 183 —

### 人类之乐

我们一直在探索菲奇诺所展望的一种平衡、和谐与整合的生活的愿景。这个愿景基于毕达哥拉斯传统的古代思想：天球音乐或如我们更准确地可能称它的宇宙音乐的思想。

宇宙音乐是宇宙按照数学比例与和谐关系被组织的思想，非常如同音乐组合被组织的方式。正如音乐作品有一个结构、节奏与创造令人愉快效果的和谐，宇宙有一个潜在的和谐，创造美与秩序。

在毕达哥拉斯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有三个不同种类的音乐：musica universalis（通用音乐，或天球音乐），musica humana（人类的音乐），以及musica

instrumentalis（工具音乐，我们用耳朵听到的音乐）。musica universalis是潜在宇宙的神圣和谐。musica humana是人类的和谐，灵魂与身体各种功能与方面的适当平衡与比例。而musica instrumentalis是我们创造与聆听的音乐，意在成为musica humana与musica universalis的反射。

这个音乐观点与我们当代理解有相当的不同。对我们而言，音乐是娱乐或艺术，某种我们听以获得愉悦的东西。但在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音乐被理解为宇宙潜在和谐的一个反射。而且不仅仅音乐是宇宙和谐的反射，音乐也是那个和谐的直接体验。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我们参与宇宙秩序。而当我们演奏音乐或唱歌时，我们表达与强化那个宇宙秩序。

菲奇诺自己深入承诺了这个思想，他在他对治疗与变换的理解中利用它。菲奇诺的治疗的目标是帮助人实现一种内部和谐或平衡的类型——人类之乐。当一个人处于平衡与和谐状态时，他们与宇宙音乐共鸣。而当人与宇宙音乐共鸣时，他们被治疗与变换。

这是一个深刻的洞见，一个与当代心理学与医学方法相当有关的洞见。治疗可以来自和谐与平衡的实现的思想是与现代心理学与福祉方法相呼应的。再者，音乐与节奏可以促进治疗的思想是被当代研究很好地支持的。

— 184 —

## 192 行星之内

菲奇诺所做远超仅仅抽象地谈论音乐。他也给出了关于如何使用音乐与节奏来促进治疗与变换的实际建议。其中一些建议针对那些遭受过量土星影响的人。对于那些沮丧或忧郁的人，菲奇诺开出令人高兴与喜悦的音乐。他推荐明亮的、大调关键的组成、与活泼与生命力相关的音乐形式，以及谈论希望与鼓励的歌词。

对于那些过度火星的人——倾向于愤怒或侵略——菲奇诺开出镇静与温和的音乐。他推荐小调关键的组成、更慢的速度，以及与冥想与内省相关的音乐形式。

对于那些过度木星的人——夸大与膨胀——菲奇诺开出扎根与地性的音乐。他推荐更低的音高工具、稳定的节奏，以及强调结构与形式的音乐形式。

所有这些推荐中的潜在原则是相同的：通过使用节奏、旋律与和谐，人可以促进灵魂向更大的平衡与和谐状态的运动。音乐，当被适当选择与相互作用时，可以服务为自然与精神之间、身体与灵魂之间的桥梁。

菲奇诺做的一个有趣观察是音乐的效果不仅仅是个人心理学的问题。菲奇诺认识到音乐也可以有社会效果。当一组人一起聆听音乐，或当他们一起唱或跳时，他们创造一种集体和

谐的类型。这个集体和谐强化了社区与社会凝聚力的感觉。当社会缺乏适当的节奏与和谐时——当社会机构不平衡，当人不被适当地相互连接时——使用音乐与节奏可以帮助恢复社会凝聚力与和谐的感觉。

这个洞见与我们当代世界有一些关联，在那里许多人报告一种孤立与断开的感觉。对这种孤立感的一个补救是共享音乐与节奏经验的创造。这是为什么，菲奇诺也许会说，音乐与社交集会对人福祉如此重要。

— 185 —

### 超越行星

在这一点，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通过行星的旅程。我们已经探索了土星，冥想、限制与深度的行星。我们已经探索了火星，行动、主张与生命力的行星。我们已经探索了木星，膨胀、慷慨与智慧的行星。我们已经探索了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可以被整合到一个和谐与调和有度的生活。我们已经探索了潜在菲奇诺美好生活愿景的宇宙和谐、感应与音乐的原则。

但在这一点，我们必须问：行星原型能够捕捉到的灵魂中还有更多吗？有一个超越行星框架的人性原则吗？在传统占星学中，当然有土星以外的其他行星：天王星、海王星与冥王星。这些行星对菲奇诺是未知的，在他的系统中，土星代表宇宙的终极限制。土星是已知世界的界限，在土星以外位于恒星的领域与神圣。在菲奇诺的系统中，没有土星以外的行星；而是，有全部的原则，包含所有行星的神圣整体。

从当代心理学与灵性的视角，然而，我们也许可以说有确实比行星框架可以被捕捉到的灵魂中更多。菲奇诺自己认识到灵魂有超越的能力——能够超越自我、超越个人，进入与神圣的连接。这种超越的能力是菲奇诺称为神秘体验的能力，与神圣的联盟。

灵魂与神圣联盟的能力不能被行星原型完全捕捉，因为行星代表个人心灵的各个方面。神秘体验，相对地，是个人心灵界限的溶解的体验，自我与无限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行星只将我们带到某一点。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一种个人的和谐与完整性，但他们单独不能将我们带到与神圣的超越联盟的体验。

那么什么位于行星之外？菲奇诺会说这是神圣爱的原则，或如他有时称之的，神圣智力的原则（心智）。在新柏拉图主义系统中，心智是超越物质世界的神圣智力或意识，负责所有事物的散逸。当灵魂进入与心智的联盟时，它参与神圣意识本身。这是神秘联盟的体验。

— 186 —

### 194 行星之内

通往这个神秘联盟的道路最终是一个爱的道路。菲奇诺说爱是宇宙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中的爱，不仅仅是感情吸引，而是统一的原则、连接、所有事物向其来源的流动。爱是将宇宙聚在一起的东西，爱是吸引灵魂朝向其与神圣的终极联盟的东西。因此爱的培养，都是对被爱的人与对神圣的爱，是因此通向精神发展的最高道路。

有趣的是，菲奇诺将这个对爱的理解连接到美的思想。菲奇诺相信灵魂被吸向美，因为美是潜在所有存在的神圣秩序与和谐的一个反射。当我们遇到美，无论是一个人的美、一个艺术作品的美，或一个自然场景的美，我们在体验神圣的一个一瞥。而对美的认可，以及对美的爱的反应，可以打开灵魂朝向超越体验。

这将我们带回菲奇诺哲学的中心关切——灵魂的治疗与变换。菲奇诺整个项目是由表明灵魂如何可以通过魔法、音乐、医学的实践与美德的培养被治疗与变换的愿望所激发。而最终，这个治疗被理解为向更伟大的爱、更伟大的连接、向与神圣的超越联盟的运动。

因此菲奇诺的人发展愿景不被限制于个人心理学或个人幸福的实现。它延伸超越个人以包含与神圣连接的可能性、参与本质上是宇宙级别的爱的可能性。这是根据菲奇诺的理解，灵魂旅程的最终目的地。

— 187 —

#### 结论：行星生活的深度

在这个对菲奇诺行星哲学的探索中，我们已经试图理解各个行星原则——土星、火星、木星与其他人——在人心灵与世界中如何运作。我们已经试图理解不仅仅行星自己，而是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可以被整合到一个平衡、和谐与有意义的生活。

菲奇诺的愿景是人被视为宇宙的微观宇宙的一个愿景。行星，在这个观点中，不是从没有外部作用在我们身上的外部力量，而是在我们心灵内运作的原型原则的表达。认识行星是认识我们自己。与行星合作是朝向我们自己的治疗与变换而合作。而实现行星原则的一个和谐是实现一个既是个人又是宇宙级别的完整性的一种。

这个行星影响的愿景是与当代普遍的占星学的决定论观点有一个尖锐对比的一个。在当代流行占星学中，行星常常被视为决定我们的命运、控制我们的行为、以及限制我们自由的东西。在菲奇诺的哲学中，相对地，行星被理解为提供可能性、邀请我们朝向某些存在方式，但不决定我们的反应。灵魂，作为自由的，能够以一个创意与个人的方式对行星影响做出反应。而这个自由不被行星影响的存在削弱，而是通过理解与与这些影响合作的能力被增强。

菲奇诺的愿景也与世界的纯粹世俗观点相对立，行星在这个观点中被视为仅仅物理对象，没有意义或意义。在菲奇诺的哲学中，行星被理解为神圣意图与宇宙秩序的表达。与行星相互作用是与世界的神圣维度相互作用。而与行星以和谐方式生活是生活一种既是在物质世界中扎根又与精神相连的生活。

这正是，在最后，菲奇诺所说的“调和有度的生活”所意味的。它是一个在其中人性的各个方面——理性的、感情的、身体的、精神的——都被带入一个自觉关系中，并通过一个对行星原则的理解被调和的生活，这些原则在其中运作。它是一个既是冥想又是活跃的、向内又向外的、个人又共同体的生活。而它是一个最终朝向爱、朝向连接、朝向治疗、以及朝向与神圣的联盟而取向的生活。

— 188 —

## 196 行星之内

### 实践的道路

菲奇诺的哲学愿景会保持仅仅抽象与理论性的，如果它不被扎根于实践、具体的方法到生活中的话。在他整个著作中，菲奇诺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具体的行为与习惯，这些可以将行星原则带入人的日常生活。通过实践，哲学思想变成具体化的，理论变成生活的现实。

菲奇诺建议的实践方法包括几个维度：首先，有身体实践的维度——饮食、运动与其他身体实践。通过以一个自觉与深思熟虑的方式对身体的关注，人可以促进行星影响的工作。其次，有精神与想象实践的维度——冥想、视觉化与其他形式的冥想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人可以发展对行星原则的更深理解，并可以将这些原则带入更自觉的关系。第三，有社会维度——关系的培养、在社区中的参与，以及与他人以体现行星美德的方式相互作用。最后，有精神维度——与神圣的连接的培养，通过祈祷、仪式与其他精神实践形式。

所有这些实践维度一起工作以创造一个全体方法到生活。目标不是完美生活的一个方面，同时忽视其他人，而是将生活的所有方面带入一个自觉关系，并通过对行星原则的理解调和他们。

菲奇诺的哲学的消息因此是希望与可能性的一个。即使我们可能受到各种行星影响，我们不被它们决定。我们有自由与这些影响合作，自觉地与他们相互作用，并创造一个完整、平衡与和谐的生活。这是激励菲奇诺整个哲学项目的基本洞见：灵魂可以通过对行星原则的理解与通过有意培养从这些原则抽取的实践而被治疗与变换。

— 189 —

## 调和有度的灵魂

在考虑菲奇诺所展望的调和有度的生活时，我们也必须解决我们可能称为调和有度的灵魂。这是一个实现了一种内部和谐与平衡的灵魂，一个既不被拉向一个方向太远，也不被拉向另一个方向太远，但即使在面对相互冲突的冲动与环境时也维持某种平衡的灵魂。

调和有度的灵魂是一个将各个行星原则整合进一个连贯整体的灵魂。它是一个可以进入土星的深度、火星的生命力、木星的慷慨，所有不被任何单一行星力量所主导的灵魂。这样的灵魂体验菲奇诺所称的"和音"——灵魂的各种方面之间的一种音乐和谐。当所有部分处于和谐时，灵魂体验菲奇诺称的"幸福"——一种深层与永久的幸福与满足感。

— 190 —

关于菲奇诺对幸福的愿景中引人注目的是它不基于苦难或困难的缺失，而是基于以恩典与智慧导航苦难与困难的能力。灵魂也许仍然遇到土星的忧郁与沉重，但它现在知道如何与这些力量合作而不是被他们压倒。灵魂也许仍然遇到火星的侵略冲动，但它现在知道如何以建设性方式引导这些能量。灵魂也许仍然遇到木星的膨胀冲动，但它现在知道如何没有被他们带走而享受这些礼物。

这是幸福的一个成熟愿景。它不是依靠外部环境保持有利的幸福，而是来自一个内部平衡与和谐状态的幸福。它是一个强大的幸福，能够经得起困难与不确定性，并基于对人类本性与世界如何工作的一个深刻理解。

菲奇诺的调和有度的生活与调和有度的灵魂的愿景最终是关于发展来自深层自我认识与对世界如何工作的一个现实理解的智慧类型。它是关于将意识与意图带入生活的所有方面，以及关于学习与塑造我们存在的力量——既内部又外部——一起工作。

— 191 —

#### 行星的礼物

菲奇诺提供给我们的愿景最终是一个礼物的愿景。每个行星为灵魂提供一个礼物，一个特定种类的益处或祝福。土星提供深度的礼物、深刻理解的、与永恒的连接。火星提供生命力的礼物、在世界中行动与创造的力量。木星提供膨胀的礼物、慷慨、体验喜悦与丰富的能力。

这些礼物不是被动地给予的。而是，他们必须通过实践与自觉选择被声称与培养。忽略土星礼物的灵魂发现自己无法深入、无法反思、无法与超越相连。忽略火星礼物的灵魂发现自己无力、无法行动，或倾向于被动受害。忽略木星礼物的灵魂发现自己变穷、无法体验喜悦或慷慨。

另一方面，声称与培养所有这些礼物的灵魂是一个丰富的灵魂、一个活着的灵魂，一个有能力生活一个充满与有意义的生活的灵魂。这是可以从强度之地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灵魂，

可以创造意义与美，以及可以促进他人与世界的福祉。

调和有度的灵魂因此是一个学会接受与培养行星提供的礼物的灵魂。而通过这些礼物的培养，灵魂被治疗与变换。

— 192 —

### 走向完整性的哲学

当我们总结我们对菲奇诺行星哲学的探索时，我们留下与一个既深刻又实际的人发展愿景。它是一个讲到人类灵魂最深层渴望的愿景——对意义、对连接、对和谐、对完整性的渴望。

菲奇诺的哲学不是一个严格教条哲学的系统，也不是关于行星影响的迷信信念的一个收集。而是，它是一个关于原型原则如何在人意识与世界中运作的一个细致入微与复杂的理解。它是一个既尊重理性又尊重人类体验的非理性维度的心理学系统。

在这个哲学中，行星被理解为人类灵魂的镜子，对行星的研究被理解为一个通向自我认识的道路。灵魂的治疗不来自否认或压制在其中运作的各个力量，而来自理解这些力量、将他们带入自觉关系、以及通过既植根于物质世界又朝向精神的实践的的培养而调和他们。

这是一个强大地讲到当代世界的哲学。在一个由碎片化、身体与心灵的分离、精神与物质的分离、内部与外部的分离为特征的时代，菲奇诺的哲学提供一个完整性与整合的愿景。它提供了一个通向治疗与变换的实际道路，不要求身体的否认或世界的否认，而是与两者的自觉参与。

— 193 —

### 神圣与世俗的整合

菲奇诺哲学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它拒绝分离神圣与世俗、精神与物质。在菲奇诺继承的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物质世界不是被看作精神世界的敌人，而是它的表现。物质世界中的一切——行星、元素、植物、动物、人类——有一个精神维度与神圣品质。

神圣与世俗的这个整合被反映在菲奇诺的实际推荐中。他不建议从世界中撤离或否认身体。而是，他建议植根于物质世界的实践：吃某些食物、参与身体运动、聆听音乐、参与社交集会。而且他建议与精神维度相互作用的实践：祈祷、冥想、对神圣奥秘的冥想。

这些物质与精神实践不是被看作彼此反对，而是作为统一方法到生活的补充方面。

这个哲学提供了对世俗唯物主义（其特征许多当代世界）与身体否认灵性（其特征某些宗教形式）的两者的重要替代。它提供了一个第三条道路，其中物质与精神被理解为一个更深层统一的表达。在这个观点中，生活一个精神生活不是逃离物质世界，而是与其有自

觉与深思熟虑的方式相互作用，理解通过它显现的精神维度。

— 194 —

### 生活的节奏与时序

菲奇诺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节奏与时序的关注。正如音乐被按照节奏与时序组织，人类生活也是如此。不同的时间要求不同的反应与对行星原则的不同培养。例如，年轻人也许需要更多土星美德——纪律、研究的培养、以及智慧的发展。成熟的人也许需要更多火星美德——以目的与信念行动的能力。长者也许需要更多木星美德——来自人生经验的慷慨与智慧的培养。

再者，有更大的节奏与时序模式在人类生活中。一年的季节呼唤不同的反应。月亮的阶段呼唤不同的取向。人发展的周期呼唤不同的强调与培养。菲奇诺的哲学对这些节奏是谨慎的，他的实际推荐往往被调整到特定的时间与季节。

这对节奏与时序的关注被反映在《三重人生论》本身的结构中。《三重人生论》的三本书对应到生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的生活取向。第一本书解决年轻学者；第二本书解决活跃的人；第三本书解决冥想的人。但在这个框架内，菲奇诺也建议所有人类必须学会将所有三个取向整合进他们的生活。这是调和有度的生活的愿景：一个尊重存在的节奏与季节的生活，一个将人类本性的所有维度带入自觉与和谐关系的生活。

— 195 —

### 过渡中的灵魂

当我们走向这个探索的结论时，值得考虑当灵魂处于过渡中时——当它从生活的一个阶段移动到另一个，或当它面对显著的改变或破坏——发生什么。这些是灵魂最脆弱的时代，当它可能感到被压倒或迷失方向，当它最需要行星哲学理解可以提供的指导。

过渡往往是一个行星影响变得优势的时代。一个进入成年的年轻人也许体验火星能量的一个强化，当他们寻求建立自己与证明他们行动的能力。一个进入中年的人也许体验土星能量的一个强化，当他们面对死亡的限制与对更深层意义的需要。一个长者也许体验木星能量的一个强化，当他们寻求综合他们的人生经验，与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智慧。

在每一个这些情况中，灵魂需要关于如何以一个健康与建设性的方式与优势行星影响合作的指导。太常常地，过渡被体验为危机或崩溃。菲奇诺的哲学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它建议过渡，当被适当地理解与导航时，可以是深刻的增长与变换的时代。灵魂可以从过渡中出现不仅仅完整，而是富裕与深化。

这要求一个理解特定过渡询问什么的理解，以及一个自觉与行星原则合作的意愿，这些是相关的。它要求行星原则的培养，帮助灵魂整合新兴的新能量，以及释放属于先前阶段的

能量与取向。

— 196 —

### 识别力的实践

菲奇诺强调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我们可能称为识别力的能力。这是不同种类的感觉、冲动与情况进行区别，以及适当地对其做出反应的能力。识别力不仅仅是一个智识能力；它是一个涉及整个存在的培养的智慧——智力、感情、身体与直觉。

菲奇诺强调识别力对于有效地与行星原则合作是基本的。人必须能够认可给定时刻哪个行星影响是活动的，以及理解它们在要求什么。人必须能够区分行星原则的一个健康表达与一个扭曲的或过度的表达。人必须能够认可当一个行星影响不与他人平衡时，以及知道什么实践也许会帮助恢复平衡。

识别力的发展要求实践与体验。它要求对人自己与世界的关注，以及逐渐发展对人自己的体验与更大世界中的微妙转变的一种敏感性。它要求自我意识的一个种类，允许人看不仅仅是人做什么，而是为什么人做它，什么力量驱动人的行为，以及什么模式在人的生活中重复。

菲奇诺建议几个实践可以帮助培养识别力。这些包括保持一个日志对人的体验，反思出现的模式，以及将这些反思带往一个相信的教师或咨询师。通过这些实践，人逐渐发展对人自己与人对行星力量的关系的一个更深理解。

— 197 —

### 悖论的教导

菲奇诺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这个工作中接触过，是悖论的教导。菲奇诺的哲学是充满明显矛盾与悖论的。土星与沉重与光线、忧郁与智慧、两者相关联。火星与侵略与结构的建造相关联。木星与膨胀与设置边界相关联。

这些悖论不是菲奇诺思考的缺陷，而是存在的本质的反射。灵魂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而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力量与原则在其中的复杂整体。以认真生活是学会在意识中持有这些矛盾，没有试图过早地解决他们或将他们收起进简化的表述。

菲奇诺教导的悖论哲学与当代思想家可能称为“两者都——与”思考相对于主导我们文化许多的“任一者或”思考相关。任一者或思考将现实分开进对立营地：心灵或身体、精神或物质、行动或冥想、男性或女性。两者都——与思考，相对地，认可这些明显反面实际上是补充的，现实是多价的，以及认真的生活要求同时持有多真理的能力。

持有悖论的能力是成为完整的能力。当我们可以持有土星的深度与火星的生命力、木星的慷慨与土星的约束，所有一次，我们接近完整性。调和有度的灵魂是最终一个学会在悖论中生活的灵魂，在意识中持有矛盾，以及在这个很持有中发现意义与美。

— 198 —

#### 自我与宇宙之间的对话

菲奇诺的哲学，当被深入理解时，表现为不仅仅是一个影响流向一个方向的系统——从宇宙到人类存在——而是一个自我与宇宙之间的对话。人类不仅仅是行星影响的一个被动接收者；而是，人类是与宇宙秩序的一个活跃参与者的一个持续对话中。

我们可以在几个层级上理解这个对话。在最基础层级，有一个感应共鸣在人类与宇宙之间。非常相同的和谐比例，组织宇宙，也组织人类身体与灵魂。在这个意义中，当我们自己与宇宙的和谐比例一致时，我们进入与我们自己最深层本质的共鸣。

在一个更深层级，有一个活跃的交流。人类，通过自觉的行动与通过某些实践的培养，可以实际影响宇宙秩序。我们已经看到菲奇诺相信魔法的力量——不在超自然控制的意义中，而是在与存在于事物之间的自然感应与对应相合作的意义中。魔法的实践，在菲奇诺的意义中，是与宇宙秩序以一个带来益处与治疗的方式相互作用的一个方式。

在最深层级，对话是爱与意识之一。灵魂朝向完整性的旅程最终是朝向更伟大的爱与更伟大的意识的旅程。而当灵魂在爱与意识中增长时，它更充分地参与潜在宇宙的神圣意识中。在这个方式中，灵魂的发展不是与宇宙的一个撤离，而是对它的一个深化参与。

这个对自我与宇宙之间的对话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解毒对表征许多当代生活的异化感。在当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被教导我们与本性分开、与宇宙分开、而且宇宙是由不人性法律统治的一个没有生命的机制。在菲奇诺的哲学中，相对地，我们是一个生活宇宙的部分，以及我们与这个宇宙相互作用的一个亲密对话中。我们采取的每个行动、我们做出的每个选择、我们培养的每个实践是这个对话的部分。而通过这个对话，我们有机会参与宇宙秩序，以及被治疗与变换。

— 199 —

#### 奇迹的培养

菲奇诺哲学的最独特特征之一是它的奇迹的基本姿态。菲奇诺用敬畏与尊敬接近世界。他看世界不作为一个要被开发或作为一个要被解决的谜题的机制，而是作为一个要被冥想与欣赏的奥秘。这个奇迹的姿态不是天真的或批判的；而是，它基于对自然与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美的一个深刻理解。

奇迹的培养是菲奇诺推荐的一个实践。当我们接近世界——无论是自然世界、社会世界、或我们自己的体验的世界——用一个奇迹的感觉时，我们打开我们自己到理解与欣赏的更深层级。奇迹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感情反应；而是，它是一个活跃的取向对现实，可以改变我们的理解与我们存在的方式。

菲奇诺建议奇迹的培养可以被鼓励通过许多实践。一个是对美的冥想，无论在本性中、在艺术中、或在人的形式中。另一个是哲学与智慧传统的研究，哪个可以在我们中唤醒存在的深度与复杂性的一个意识。另一个是感谢的培养，哪个可以帮助我们认可我们接收的礼物以及存在本身的奥秘。

奇迹的培养在我们当代时代特别重要，当如此大量我们的注意被消耗通过日常生活的实际关切，而且愤世嫉俗与怀疑成为了支配的智识姿态。菲奇诺的哲学提供了一个对抗的愿景，其中世界被理解为基本地有意义与神圣的。在这个观点中，以认真生活不仅仅是解决问题或实现目标，而是打开我们自己对存在的奥秘与奇迹。

— 200 —

在总结中，让我们返回到菲奇诺的基本洞见：灵魂可以被治疗与变换。这是跑通过所有菲奇诺的工作的消息，以及它是我们在这本书中已经探索的消息。它是希望与可能性的一个消息，一个讲到人类心的最深层渴望的消息。它是一个说的消息：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面对、无论什么挑战我们遇到、无论我们多么感到失落或受伤，总有治疗、变换与完整性的可能性。总是有一个返回完整性的道路，总是有一个向增长与发展向前的道路。总是有连接的可能性——与我们自己的连接、与他人的连接、与本性的连接、以及与神圣的连接。

这是菲奇诺提供给我们的礼物。这是一个礼物，可以是你的，如果你愿意与菲奇诺留给我们的原则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话。道路也许不总是容易的，以及所需的工作也许是有要求的。但生活一个调和有度的生活的奖赏——一个同时是冥想与活跃的、个人与共同体的、植根于物质世界与与精神相连的生活——是无法估量的。愿我们所有人发现我们的道路走向这样的生活，以及愿我们所有人发现灵魂的旅程提供的治疗与变换。

— 201 —

## 206 《行星之内》

但这对心理治疗而言真正具有意义。在弗拉德的一幅图表《论人内在的数与和谐》中，一具人体躺在一个标记为“地球”的圆圈内。他的上方是另外三个元素——水、空气和火，所有这些都被弗拉德称为“物质八度音阶”所包裹。这是物质层面，是我们感官能感知到的物理事件的舞台。但第二个八度音阶延伸于第一个之上，就像音乐音阶中那些微弱却清晰可感的泛音序列。根据弗拉德的看法，这就是“中介八度音阶”或“调和八度音阶”，灵魂的领域。弗拉

德将其分为七大行星、星辰与至高动力。由此我们看到这幅意象与菲奇诺关于音乐行星的理论相对应。最后，有第三个更加微妙的八度音阶——“精神八度音阶”，这些精神的泛音从物质事件中更微弱地辐射出来。在这里弗拉德置入了九阶天使。包裹所有三个八度音阶的是如下题铭：“人的灵魂通过其本质和谐汲取了世界三个领域的一部分作为自身的构成。”<sup>20</sup>

弗拉德的图表与菲奇诺关于灵魂及其音乐结构的观点完全一致，它为心理治疗提供了一幅有用的意象。我们已经看到一位菲奇诺式的心理治疗师在面对来访者问题时可能从事的几项任务。在这里暗示治疗师必须对粗糙物质行为的泛音具有一种“听觉”。在他作为灵魂的音乐家和魔法师的角色中，他也许能用眼睛看到呈现在他面前的问题，但用一种特殊的天赋用耳朵听到心灵和精神的泛音。这些泛音本质上与我们在灵魂的元素中发现的香气和芬芳相同，也与炼金术操作中释放的升华蒸气相同。这些泛音完成了富有成果的音乐比喻，将我们带回了菲奇诺心理学的基本原则：灵魂是物质存在的隐秘但可感知的维度。灵魂存在于那些强烈的振动中，物质世界的泛音，调和八度音阶。调适那些中等微妙的泛音，我们听到球体的音乐，七大行星代表了心灵的多重力量，由此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敏感性。

在音乐中，音阶的音调失去其刚性的序列，转向四面八方地相互组合，形成旋律、和声与对位。在序列音乐中，基础音阶无尽地变化回旋就更加清晰了，创造出音乐独特的表现力及其内在逻辑。在心灵的音乐中，变化同样无穷无尽。众多行星及其组合提供了无数的视角，因此在多神心理学中，不可能有最终的观点，没有任何事物唯一的理由，治疗中没有结束，也达不到目标。虽然衰老的自我很难接受这种持续的变化，但想象的自我却在多样性中发现了逻辑与美。

— 202 —

## 调和有度的生活 207

多样性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目标，就像木星的一种动物孔雀的情况。调和之神以孔雀多彩尾羽的意象为人所知，荣格告诉我们这是春天的炼金术意象——*primavera*，新生命的到来。<sup>30</sup> 这个孔雀尾（*cauda pavonis*）出现在漆黑化工（*nigredo*）的黑暗夜间工作之后，与彩虹一起标志着大地的丰饶。荣格还提及意大利神话学家安杰罗·德·古贝纳蒂斯的经典著作《动物神话学》，其中孔雀被想象与天空的光辉相联系：

宁静而繁星闪烁的天空和闪耀的太阳是孔雀。深蓝色的穹苍闪闪发光如千只眼睛，而太阳则富有彩虹的色彩，呈现出孔雀的全部壮丽——眼睛遍布其羽毛。<sup>31</sup>

这天空之眼在菲奇诺的自然魔法中是如此重要，它在木星之鸟的尾羽中出现了。荣格提醒我们，在炼金术中孔雀尾的色彩与七大行星球体相对应，由此将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

一旦一个人开始以多神论的方式思考，曾经用于整合与完整性语境中的词汇就获得了新的透明生命力。调和就是这样。调和不再是狭隘化和刚性排序过程的术语，而是变成了孔雀尾羽的展开，多样性之美的启示。生活，在他处显得沉闷、浑浊、无想象，现在被赋予了色彩与音调。如果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最终能够重视孔雀所代表的心理生活中的多样性，那么也许那个长期寻求的“解放生活”的灵丹妙药就可能被发现。

对于这部书，也必须提出类似的质疑，因为毫无疑问，涌入其篇章的光线是来自土星和水星的，至少还有另外五种方式来想象菲奇诺的药房，至少还有五种精神通过他的言辞来获得。这些其他的神灵不易在印页上相遇，但它们有各自适当的生活领域，它们的行星宫位，在那里它们的光线可能被吸收。最终，需要大量的旅行、实验与探索来调和这些众神，使得他们的高泛音和谐地闪烁，他们的低基音在

— 203 —

## 208 《行星之内》

一致中颤动。这个任务的完成不在书中，而在生活中。唯有通过调适心灵的众多力量，它们才能奏响各自的音乐，一个人才能开始实现那个调和有度的生活——这正是菲奇诺与文艺复兴心理学的核心所在。

最终的注释会回到那个原初的意象，那个诗人与医生之间的对话，那个石头与灵魂的相遇。我们看到，在石头的沉默中，存在着无声的音乐，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介中，存在着调和。医生与诗人是一个灵魂的两个面——灵魂既是音乐家又是医者，既知晓形式也知晓内容，既能整合也能分化。正是这样的灵魂，当被唤醒、被调和时，才能真正照亮人生的道路，使每一刻都充满意义与必要的疯狂的光彩。

菲奇诺在他的文艺复兴使命中将医学与诗歌、科学与灵魂交织在一起。他的理论不是干涸的学说，而是一种生活的邀请——对调和有度的生活的邀请。今日，当我们每每感受到现代生活的割裂与虚空时，这个古老的声音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维度都值得尊重，身体的疾病中有灵魂的信息，物质的事物中有精神的光线。

正是在这种理解中，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灵魂的医生与诗人。

## 注释

1. Marsilio Ficino, "Letter to Lorenzo de' Medici," in *The Letters of Marsilio Ficino*, trans. Members of th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London: Shephard-Walwyn, 1975), 1:37-38. [关于菲奇诺致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信]

2. Iamblichus, *On the Mysteries*, trans. Emma C. Clarke, John M. Dillon, and Jackson P. Hershbell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3), p. 34. [关于伊安布利柯斯《论秘密学》]

3. 见本书第二章对月亮心理学的详细讨论。

4. D.P. Walker,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from Ficino to Campanell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48. [沃克著《从菲奇诺到坎帕内拉的精神与恶魔魔法》]

5. Ibid., p. 49.

6. James Hillman, *The Dream and the Under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p. 83. [希曼著《梦与冥府》]

7. 关于对数字三的传统理解，见Plato, *Timaeus*, trans. Benjamin Jowett (New York: Dover, 1959), pp. 34-37. [柏拉图《蒂迈欧篇》]

8. Edgar Wind, *Pagan Mysteries in the Renaiss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04. [温德著《文艺复兴中的异教奥秘》]

— 204 —

## 209 注释与参考

9. Robert S. Brumbaugh, *Plato's Mathematical Imagi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87. [布鲁姆堡著《柏拉图的数学想象》]

10. Marsilio Ficino, "Theologia Platonica," in *Opera Omnia* (Basel: n.p., 1576), Book 13, chap. 2, pp. 250-251. [菲奇诺《柏拉图神学》]

11. Arnold de Villa Nova, "Allegoria operis alchemici," in *Artis auriferae* (Lyon: Baltazar Arnoullet, 1557), p. 3. [阿诺德·德·维拉诺瓦《炼金术工作的寓言》]

12. 关于金星在文艺复兴艺术中的象征意义，见Edgar Wind, *Pagan Mysteries in the Renaissance*, pp. 138-147. [温德著作中关于金星的讨论]

13. 见Plato, Symposium, trans. Benjamin Jowett (New York: Dover, 1956).  
[柏拉图《会饮篇》]

14. Thomas Moore, Dark Eros: The Sadean Imagination (Dallas: Spring, 1990), p. 45.  
[摩尔著《黑暗厄洛斯：萨德的想象》]

15. C.G. Jung, Mysterium Coniunctionis, trans.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296. [荣格著《秘密的结合》]

16. D.P. Walker,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p. 52. [沃克著《精神与恶魔魔法》]

17. 关于水星与语言的关系，见Hermes Trismegistus, Pimander, trans. G.R.S. Mead (London: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06), pp. 23-31.  
[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斯图斯《皮曼德》]

18. 见本书第一章关于想象力在菲奇诺思想中的地位讨论。

19. James Hillman, Re-Visioning Psych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 171.  
[希曼著《心理学再思》]

20. Robert Fludd, Utriusque Cosmi Maioris scilicet et Minoris Metaphysica, Physica, et Technica Historia (Oppenheim: Johan Theodor de Bry, 1617), vol. 2, p. 89.  
[弗拉德著《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形而上、物理与技术历史》]

21. C.G. Jung, Psychology and Alchemy, trans.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p. 345. [荣格著《心理学与炼金术》]

22. 关于炼金术中的颜色象征，见Marie-Louise von Franz, Alchem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mbolism and the Psychology (Toronto: Inner City Press, 1980).  
[冯·弗兰茨著《炼金术：象征与心理学导论》]

23. Marsilio Ficino, "Commentary on Plato's Parmenides," in Opera Omnia, Book 3, p. 1213. [菲奇诺《柏拉图《巴门尼德篇》评注》]

24. 见Yates, Frances A.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 76-89.  
[耶茨著《乔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传统》]

— 205 —

210 《行星之内》

25. D.P. Walker,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p. 67. [沃克著作中的相关讨论]

26. Robert Fludd, *Utriusque Cosmi*, vol. 2, p. 92. [弗拉德著作中的相关内容]
27.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哲学的解释，见Paul O. Kristeller,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Its Sour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克里斯特勒著《文艺复兴思想及其渊源》]
28. James Hillman, *The Dream and the Underworld*, p. 94. [希曼著作中的讨论]
29. Marsilio Ficino, "Letter to Peregrino," in *The Letters of Marsilio Ficino*, vol. 1, p. 156. [菲奇诺致佩雷格里诺的信]
30. C.G. Jung, *Psychology and Alchemy*, p. 367. [荣格著作中关于孔雀尾的讨论]
31. Angelo de Gubernatis, *Zoological Mythology* (London: Trübner, 1872), vol. 1, p. 234. [古贝纳蒂斯著《动物神话学》]

## 参考书目

- Ariosto, Ludovico. *Orlando Furioso*. Translated by William S. Rose.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74. [阿里奥斯托《疯狂的罗兰》]
- Boas, George.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New York: Dover, 1955. [博亚斯《美学史》]
- Brumbaugh, Robert S. *Plato's Mathematical Imagin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54. [布鲁姆堡《柏拉图的数学想象》]
- Bruno, Giordano. *Cause, Principle, and Unity*. Translated by Jack Lindsa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2. [布鲁诺《原因、原理与一体》]
- Campanella, Tommaso. *The City of the Sun*. Translated by Daniel J. Donn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坎帕内拉《太阳城》]
- Cassirer, Erns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Cosmos in Renaissance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Mario Domandi.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3. [卡西尔《文艺复兴哲学中的个人与宇宙》]
- Cornford, Francis M. *Plato's Cosmolog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37. [康福德《柏拉图的宇宙论》]
- Dante Alighieri. *The Divine Comedy*. Translated by Robert Pinsk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94. [但丁《神曲》]

Ficino, Marsilio. The Letters of Marsilio Ficino. Translated by Members of th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London: Shephard-Walwyn, 1975. [菲奇诺《菲奇诺书信集》]

Ficino, Marsilio. Opera Omnia. Basel: n.p., 1576. [菲奇诺《全集》]

Fludd, Robert. Utriusque Cosmi Maioris scilicet et Minoris Metaphysica, Physica, et Technica Historia. Oppenheim: Johan Theodor de Bry, 1617. [弗拉德《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形而上、物理与技术历史》]

Gigerenzer, Gerd. Calculated Risks: How to Know When Numbers Deceive You.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吉格伦策《算计的风险：何时数字会欺骗你》]

Gigerenzer, Gerd and David J. Murray. Cognition as Intuitive Statistic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87. [吉格伦策与默瑞《认知作为直觉统计学》]

Gubernatis, Angelo de. Zoological Mythology. London: Trübner, 1872. [古贝纳蒂斯《动物神话学》]

Heninger, S.K., Jr. Touches of Sweet Harmony: Pythagorean Cosmology and Renaissance Poetics. San Marino, CA: Huntington Library, 1974. [亨宁格《甜蜜和谐的触碰：毕达哥拉斯宇宙论与文艺复兴诗学》]

Hermes Trismegistus. Pimander. Translated by G.R.S. Mead. London: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06. [赫尔墨斯·特里斯梅吉斯图斯《皮曼德》]

Hillman, James. The Dream and the Underworl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希曼《梦与冥府》]

Hillman, James. Re-Visioning Psych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希曼《心理学再思》]

Hillman, James. The Myth of Analysi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2. [希曼《分析的神话》]

Hoyland, John 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Astrology. London: Theoso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25. [霍伊兰《现代占星术导论》]

## 211 参考书目

Iamblichus. On the Mysteries. Translated by Emma C. Clarke, John M. Dillon, and Jackson P. Hershbell.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3.  
[伊安布利柯斯《论秘密学》]

Jacobi, Jolande. The Psychology of C.G. Jung.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雅各比《C.G.荣格的心理学》]

Jowett, Benjamin, trans. Plato's Dialogues. New York: Dover, 1954.  
[乔维特译《柏拉图对话录》]

Jung, C.G. *Mysterium Coniunctionis*. Translated by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荣格《秘密的结合》]

Jung, C.G. *Psychology and Alchemy*. Translated by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4. [荣格《心理学与炼金术》]

Jung, C.G.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Translated by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荣格《心理治疗的实践》]

Kristeller, Paul O. *Eight Philosopher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克里斯泰勒《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八位哲学家》]

Kristeller, Paul O. *Renaissance Thought and Its Sour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克里斯泰勒《文艺复兴思想及其渊源》]

Kristeller, Paul O. *The Philosophy of Marsilio Ficino*. Translated by Virginia Cona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克里斯泰勒《菲奇诺的哲学》]

Meister Eckhart. *Meister Eckhart: German Sermons and Treatises*. Translated by M. O'C. Walshe. London: Watkins, 1979.  
[梅斯特·艾克哈特《梅斯特·艾克哈特：德文讲道与论著》]

Miller, David L. *The New Polythe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米勒《新多神论》]

Neumann, Erich. *The Origins of Consciousness*. Translated by R.F.C. Hu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诺伊曼《意识的起源》]

Panofsky, Erwin. *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in Western Art*.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60. [帕诺夫斯基《西方艺术中的文艺复兴与再生》]

Peris, Fritz. Gestalt Therapy Verbatim. Lafayette, CA: Real People Press, 1969.  
[帕尔斯《格式塔治疗逐字稿》]

Plato. Phaedrus.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New York: Dover, 1956.  
[柏拉图《费德罗篇》]

Plato. Republic.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New York: Dover, 1956.  
[柏拉图《理想国》]

Plato. Symposium.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New York: Dover, 1956.  
[柏拉图《会饮篇》]

Plato. Timaeus.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New York: Dover, 1959.  
[柏拉图《蒂迈欧篇》]

Praz, Mario. The Romantic Agony. Translated by Angus David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普拉茨《浪漫主义的苦恼》]

— 207 —

## 212 《行星之内》

Ptolemy. Tetrabiblos. Translated by Frank E. Robbi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托勒密《四书》]

Rossi, Paolo. Philosoph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in the Early Modern Age. Translated by Salvatore Attanasi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罗西《早期现代时期的哲学、技术与艺术》]

Schiller, Friedrich von. The Aesthetics of Schiller.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Ungar. New York: Ungar, 1953. [席勒《席勒的美学》]

Shaffer, Peter. Equus. New York: Scribner, 1974. [谢弗《马》]

Stevens, Wallace. Collected Poems. New York: Knopf, 1954. [史蒂文斯《诗集》]

Suzuki, D.T. Essays in Zen Buddh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1.  
[铃木大拙《禅宗佛教论文集》]

Thorndike, Lynn.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3. [索恩迪克《魔法与实验科学史》]

Vasari, Giorgio. Lives of the Artists. Translated by George Bull.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5. [瓦萨里《艺术家传记》]

Veazie, John C. The Magus of Strovulus. Lakemont, GA: CSA Press, 1985.  
[维齐《斯特罗沃卢斯的魔法师》]

von Franz, Marie-Louise. Alchem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ymbolism and the Psychology. Toronto: Inner City Press, 1980. [冯·弗兰茨《炼金术：象征与心理学导论》]

Walker, D.P. Spiritual and Demonic Magic from Ficino to Campanella.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沃克《从菲奇诺到坎帕内拉的精神与恶魔魔法》]

Wind, Edgar. Pagan Mysteries in the Renaiss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温德《文艺复兴中的异教奥秘》]

Yates, Frances A.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耶茨《乔尔达诺·布鲁诺与赫尔墨斯传统》]

Yates, Frances A.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耶茨《记忆的艺术》]

Yeats, William Butler.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 Yeats. New York: Macmillan, 1956. [叶芝《叶芝诗集》]

— 208 —

## 索引 213

### 索引(粗体数字表示主要讨论页码)

A Ablatio (去除), 68 Acedia (倦怠), 58 Actius, 41 Aeneid (《埃涅阿斯纪》), 87 Aesthetics (美学), 139 Agatha, Saint (圣阿加莎), 56 Alchemy (炼金术), 66-72, 75-76, 80, 85, 97, 121, 128, 163-167, 189, 207 Alchemical imagery (炼金术意象), 33, 75-76 Alchemical operation (炼金术操作), 66-72, 201 Alchemical sublimation (炼金术升华), 70 Alighieri, Dante (但丁·阿利基耶里), 139, 156 Anima (灵魂), 37, 39-45, 48-50, 52, 58, 76, 79, 88, 102, 105, 107, 126, 134, 159, 195, 198, 202 Anima mundi (世界灵魂), 37-38, 40-41, 54, 88, 139 Animals, planetary (行星动物), 134, 146, 150, 157, 162, 181 Antimony (锑), 66, 69 Aphrodite (阿佛罗狄忒), 111 Apothecarist (药师), 97 Apothecary (药房), 83-85, 91-96, 102, 127-128, 192, 202 Appetite, lunar (月亮欲望),

158-159 Aqua fortis ( 强酸 ), 67-68 Aromas, alchemical ( 炼金术香气 ), 33, 71-72, 201 Art of memory ( 记忆艺术 ), 54 Artemis ( 阿尔忒弥斯 ), 146 Artery ( 动脉 ), 76 Arthur, King ( 亚瑟王 ), 88 Asclepius ( 阿斯克勒庇乌斯 ), 54 Asclepius Texts ( 《阿斯克勒庇乌斯文本》 ), 35-36, 40-41, 44, 48 Aspects, planetary ( 行星相位 ), 190-196 Atom ( 原子 ), 45 Augustine, Saint ( 圣奥古斯丁 ), 51 Authority, paternal ( 父权权威 ), 168

B Bacchanal ( 酒神节 ), 100 Bacon, Francis ( 弗朗西斯·培根 ), 59 Balsams ( 香膏 ), 77 Baptism ( 洗礼 ), 77 Basilisk ( 蛇怪 ), 129 Basilus, Valentinus ( 瓦伦蒂努斯·巴西利乌斯 ), 124 Beauty ( 美 ), 139-140 Beauty, celestial ( 天体之美 ), 187 Bees ( 蜜蜂 ), 181 Benevolent authority ( 仁慈的权威 ), 181 Benedictine ( 本笃会 ), 77 Bernini, Gian Lorenzo ( 吉安·洛伦佐·贝尼尼 ), 139 Bestiary ( 动物寓言集 ), 157 Bonaventure, Saint ( 圣博那文图拉 ), 51, 59, 62 Bosom, Nature's ( 大自然的怀抱 ), 155 Botticelli, Sandro ( 桑德罗·波提切利 ), 139-140 Brain ( 大脑 ), 51 Bread ( 面包 ), 76, 85 Brewing ( 酿造 ), 76 Brilliance ( 光辉 ), 186-187 Bromine ( 溴 ), 74 Bruno, Giordano ( 乔尔达诺·布鲁诺 ), 62

— 209 —

## Index 214

C Cabala ( 卡巴拉 ), 52 Caging ( 囚禁 ), 189 Calcination ( 灼烧 ), 66 Calfskin ( 牛皮 ), 78 Calliope ( 卡利俄琶 ), 156 Calmness ( 平静 ), 172 Camel ( 骆驼 ), 162 Campanella, Tommaso ( 托马索·坎帕内拉 ), 62 Cancer ( 巨蟹座 ), 160 Candor ( 坦率 ), 186 Carrion crow ( 腐食乌鸦 ), 130-131 Caruso, Enrico ( 恩里科·卡鲁索 ), 156 Cassirer, Ernst ( 恩斯特·卡西尔 ), 47 Cauda pavonis ( 孔雀尾 ), 207 Causation ( 因果性 ), 195 Caution ( 谨慎 ), 162 Celibacy ( 独身 ), 131 Celestial ( 天体的 ), 36, 40, 44, 51, 187 Celts, The ( 凯尔特人 ), 87 Centaur ( 人马 ), 183 Ceremonial ( 仪式 ), 126 Cervus Volans ( 飞鹿 ), 150 Chaining ( 锁链 ), 189 Chalice ( 圣杯 ), 77 Change ( 变化 ), 100, 147, 148 Chaos ( 混沌 ), 47, 185 Charm ( 魅力 ), 139 Charophilus ( 查鲁菲卢斯 ), 155 Chastity ( 纯洁 ), 131, 141-142, 145-146 Chemistry ( 化学 ), 66 Chestnut ( 栗色 ), 78 Chiron ( 喀戎 ), 183 Choice ( 选择 ), 110 Choirs of angels ( 天使阶级 ), 203 Christian ( 基督教 ), 51 Christian tradition ( 基督教传统 ), 36, 87 Chronology ( 年代学 ), 158 Cinnabar ( 朱砂 ), 121 Circulation ( 循环 ), 70 Clocks ( 钟表 ), 150 Cob nut ( 榛子 ), 81 Coccoyx ( 尾椎骨 ), 50 Cognitive ( 认知的 ), 51 Cohabitation ( 同居 ), 141

Cohobation (回馏), 67-69 Coinage (铸币), 75 Coke (焦炭), 69 Colchicum (秋水仙), 74 Collier (煤矿工人), 129 Color (颜色), 75, 100, 201-202, 207 Colorectal (直肠的), 50 Colts (小马), 146 Comforter (安慰者), 98 Commerce (商业), 145 Comma (逗号), 195 Common good (公共利益), 181 Community (社群), 181 Compassion (同情心), 166 Composition (组合), 189 Compulsion (强迫), 158 Conceit (自负), 186 Concentration (专注), 154 Conception (受孕), 157 Concrete (具体的), 48 Conditions (条件), 185 Conduits (管道), 51 Cone pine (锥形松树), 81 Confession (忏悔), 100 Confidence (信心), 181 Configuration (布局), 45 Conflict (冲突), 183 Confluence (汇合), 67 Confusion (困惑), 152 Congregation (聚集), 145 Conjoin (结合), 165 Conjunction (结合), 141-142, 190 Consciousness (意识), 52, 79, 127, 195

— 210 —

## 索引 215

Consent (同意), 159 Consequentialism (后果论), 181 Consideration (思考), 159 Consistency (一致性), 48 Consolation (安慰), 159 Consonance (协和), 195 Constellation (星座), 158, 185 Constitution (构成), 195 Contemplation (冥想), \*\*172-175\*\* Contemplative (冥想的), 42, 166 Contempt (轻视), 58 Content (内容), 188 Contention (争执), 183 Continuation (延续), 70 Continuity (连续性), 202-203 Continuum (连续体), 44 Contraction (收缩), 70 Contribution (贡献), 145 Control (控制), 183 Convection (对流), 74 Convention (惯例), 147 Conversation (对话), 84, 92, 104, 149 Conversion (转变), 100 Convivial (欢乐的), 178 Cooking (烹饪), 76, 80, 85-86, 91, 101 Copper (铜), 142, 145 Coral (珊瑚), 157 Cordonnier (鞋匠), 129 Corn (谷物), 89 Cornel (山茱萸), 81 Coronary (冠状的), 50 Corporation (公司), 181 Correspondence (对应), 38, 139, 195 Cosmos (宇宙), 36, 44, 45, 48, 180 Cough (咳嗽), 73 Courage (勇气), 183-184, 189 Courser (战马), 183 Courtesy (礼仪), 141, 143-144, 147 Courtier (宫廷官员), 181 Courtship (求爱), 143 Courtyard (庭院), 143 Covenant (盟约), 165 Coverage (覆盖), 71 Crab (蟹), 160, 162 Craftwork (工艺), 129 Cranes (仙鹤), 146 Creation (创造), 42, 45, 47-48 Creativity (创意), 42, 100, 156 Credibility (可信度), 150 Credulous (易上当的), 150-151 Credulousness (易信性), 159 Creedence (信念), 150 Creed (信条), 150

Creeping (爬行), 162 Crest (冠毛), 207 Crestfallen (沮丧的), 207 Crime (犯罪), 184 Crimson (深红色), 78 Crispin, Saint (圣克里斯平), 129 Crisis (危机), 160 Criticism (批评), 186 Crooked (弯曲的), 162 Crop (庄稼), 89 Cross (十字架), 168 Crossing (穿越), 162 Crotch (叉部), 168 Croup (颈部), 183 Crow (乌鸦), 130, 166 Crowd (人群), 181 Crowfeet (鱼尾纹), 129 Crowfoot (毛茛), 81 Crown (皇冠), 100, 139, 186 Crucial (关键的), 165 Crucifix (十字架像), 165 Crucifixion (钉十字架), 88, 168 Crude (粗糙的), 100 Crudeness (粗糙性), 100 Cruelty (残忍), 166, 184 Cruise (巡航), 146 Crumb (面包屑), 85 Crumble (崩裂), 69 Crust (地壳), 166 Cry (哭喊), 156, 159 Crying (哭泣), 159 Crystal (水晶), 51 Crystalizing (结晶), 70 Cuckoo (布谷鸟), 146 Cucumber (黄瓜), 142 Cudgel (棍棒), 183 Cuff (袖口), 145 Cultivated (培养的), 99, 147 Cultivation (耕作), 59, 62, 99, 147, 152, 199 Culture (文化), 100 Cumene (积云), 151 Cummin (孜然), 81, 132 Cupboard (碗橱), 76 Cupid (丘比特), 139, 146 Cupidity (贪婪), 159 Curable (可治愈的), 72 Curb (路边), 162 Curd (凝乳), 89 Cure (治愈), 72, 98, 100 Curfew (宵禁), 129 Curious (好奇的), 152 Curlew (杓鹬), 81, 146 Currency (货币), 75 Current (电流), 74 Curse (诅咒), 79 Curtail (缩短), 162 Curtain (帘子), 143 Curvature (曲率), 162 Curve (曲线), 162 Curvy (多曲线的), 162 Custom (习俗), 147 Customary (习惯的), 181

— 211 —

## Index 216

D Daedalus (代达罗斯), 188 Daemon (邪魔), 54-55, 103-105 Daemonic (邪魔般的), 55, 105, 198 Daemonism (邪魔性), 104 Daemonic illness (邪魔性疾病), 104 Daimon (精灵), \*\*54-55\*\*, 103-105 Daimonic (精灵的), 105, 198 Daimonism (精灵性), 104 Daimons (众精灵), 55, 102-103 Dairy (奶制品), 89 Daisy (雏菊), 81 Daktyloi (指数), 188 Damp (潮湿), 132 Damsel (仙女), 141, 147 Dance (舞蹈), \*\*100\*\*, \*\*178\*\*, 180 Dancing (舞蹈), 143 Dandelion (蒲公英), 81 Dandy (花花公子), 186 Danger (危险), 162, 184 Dangerous (危险的), 184 Daring (大胆), 184 Dark (黑暗), 128-129 Dark Eros, 198 Darkness (暗黑), 127-134 Darknesses (暗黑), 130 Darling (宝贝), 143 Darn (织补), 145 Darnel (毒麦), 81 Dart (飞镖), 143 Darting (飞镖), 146 Dash (冲), 184 Data (数据), 188 Date (日期), 145 Dating (约会), 145 Daub (涂抹), 75 Daughter (女儿), 141 Dawn (黎明), 135, 139, 145-146 Dawning (破晓), 135 Daze (眩晕), 129

Dazzle ( 灿烂 ), 135 Dead ( 死亡 ), 163 Deaden ( 变死 ), 162 Deadlock ( 僵局 ), 163  
 Deadly ( 致命的 ), 57-58, 129, 163 Deafness ( 聋子 ), 184 Deal ( 交易 ), 145  
 Dealer ( 经销商 ), 145 Dealt ( 分配 ), 145 Deamess ( 亲爱 ), 143 Dean ( 院长 ), 61  
 Death ( 死亡 ), 40, 87, 129, 135, 158, 163, 168 Deathless ( 永恒的 ), 43 Deaths ( 死亡 ),  
 130 Deathwish ( 求死欲 ), 129 Debate ( 辩论 ), 188 Debating ( 辩论 ), 150  
 Debauched ( 放纵的 ), 100 Debauchery ( 放纵 ), 100 Debilitate ( 削弱 ), 162  
 Debility ( 虚弱 ), 162 Debit ( 借方 ), 150 Debonair ( 温和的 ), 144 Debris ( 碎片 ), 67  
 Debt ( 债务 ), 145, 150 Debtless ( 无债的 ), 150 Debtor ( 债务人 ), 150 Debug ( 除错 ),  
 150 Debut ( 首次亮相 ), 159 Decade ( 十年 ), 188 Decadence ( 衰落 ), 59, 127-134  
 Decadent ( 衰落的 ), 127-134, 159 Decaf ( 无咖啡因的 ), 150  
 Decaffeinated ( 去咖啡因的 ), 150 Decagons ( 十边形 ), 188 Decal ( 贴花 ), 150  
 Decalcomania ( 贴花术 ), 150 Decalitre ( 十升 ), 188 Decampment ( 撤营 ), 184  
 Decant ( 倾析 ), 67-69, 150 Decanter ( 倾析瓶 ), 76 Decapitate ( 砍头 ), 159  
 Decapitation ( 砍头 ), 159 Decarbonize ( 去碳化 ), 69 Decathlon ( 十项全能 ), 188  
 Decathlonist ( 十项全能运动员 ), 188 Decaduate ( 无尾的 ), 150 Decease ( 死亡 ), 163  
 Deceased ( 已故 ), 163 Deceit ( 欺骗 ), 184 Deceive ( 欺骗 ), 150-151, 184  
 Deceiver ( 骗子 ), 151 Decelerate ( 减速 ), 150 December ( 十二月 ), 188  
 Decemvir ( 十人执政官 ), 188 Decency ( 得体 ), 186 Decennial ( 十年的 ), 188  
 Decennium ( 十年 ), 188 Deceny ( 廉耻 ), 186 Decent ( 得体的 ), 144, 186  
 Decentralize ( 分权 ), 150 Deception ( 欺骗 ), 150-151, 184 Decerbrate ( 大脑切除 ), 150  
 Decerpt ( 采摘 ), 150 Decertify ( 取消认证 ), 150 Decessor ( 前任 ), 150  
 Decibel ( 分贝 ), 188 Decidability ( 可决定性 ), 150 Decidable ( 可判定的 ), 150  
 Decide ( 决定 ), 150 Decided ( 已决定的 ), 150 Decidedly ( 坚定地 ), 150  
 Decider ( 决策者 ), 150 Deciduous ( 落叶的 ), 150 Decies ( 十倍 ), 188  
 Decigram ( 分克 ), 188 Deciliter ( 分升 ), 188 Decillion ( 千万亿 ), 188  
 Decimals ( 小数 ), 188 Decimalize ( 转换为十进制 ), 150 Decimate ( 大量杀害 ), 188  
 Decimation ( 大量杀害 ), 188 Decimetre ( 分米 ), 188 Decipher ( 破译 ), 150  
 Decipherable ( 可破译的 ), 150 Decipherment ( 破译 ), 150 Decimal ( 十进制 ), 188  
 Decision ( 决定 ), 110, 150 Decisional ( 决定的 ), 150 Decisive ( 果断的 ), 150  
 Decisively ( 果断地 ), 150 Decisiveness ( 果断性 ), 150 Deci-unit ( 分单位 ), 188  
 Decivolt ( 分伏 ), 188 Deciwaltz ( 分瓦特秒 ), 188 Decivolt ( 分伏 ), 188

## 索引 217

Deck (甲板), 145-146 Decked (装饰), 145 Decker (船员), 145 Decking (铺装), 145 Deckle (帘框), 145 Deckle-edge (毛边), 145 Declaim (慷慨陈词), 150 Declaimer (演说家), 150 Declamation (演说), 150 Declamatory (演说式的), 150 Declamations (演说式的), 150 Declan, Saint (圣德克兰), 129 Declaration (宣言), 150 Declarative (陈述的), 150 Declaratively (陈述地), 150 Declare (宣布), 150 Declared (声明的), 150 Declaredly (据称), 150 Declarer (宣布者), 150 Declassify (解除保密), 150 Declension (格变), 150, 188 Declensional (格变的), 150 Declinable (可屈折的), 150 Declinal (下倾的), 150 Declination (磁偏角), 150, 188 Decline (衰落), 58-59, 100, 127-134, 150-151, 159, 166, 172, 184, 197 Declined (衰落的), 150 Decliner (衰落者), 150 Declining (下降的), 150, 159 Declivis (下坡), 150 Declivious (向下倾斜的), 150 Declivity (下坡), 150 Declutch (分离离合器), 150 Decocted (熬煮的), 73 Decoction (汤剂), 73-76, 81-82, 86 Decoctions (汤剂), 99 Decoctive (熬煮的), 73 Decode (解码), 150 Decoded (解码的), 150 Decoder (解码器), 150 Decoder (解码器), 150 Decoding (解码), 150 Decohesion (粘着力丧失), 150 Decoke (除碳), 150 Decoking (除碳), 150 Decolle (低胸领的), 150 Decollete (露肩领), 142, 147 Decolletage (低胸设计), 142 Decolonise (非殖民化), 150 Decolonization (非殖民化), 150 Decolonize (非殖民化), 150 Decolor (褪色), 150 Decolorate (褪色), 150 Decoloration (褪色), 150 Decolore (褪色), 150 Decolorisation (褪色), 150 Decolorization (褪色), 150 Decolorise (褪色), 150 Decolorize (褪色), 150 Decolouring (褪色), 150 Decolorize (褪色), 150 Decolorizer (褪色剂), 150 Decolorizing (褪色), 150 Decolorously (褪色地), 150 Decolory (褪色), 150 Decolour (褪色), 150 Decoloured (褪色的), 150 Decolouring (褪色), 150 Decolourize (褪色), 150 Decolourizer (褪色剂), 150 Decolourizing (褪色), 150 Decolourization (褪色), 150 Decolourisation (褪色), 150 Decolpus (未割开的), 150 Decombination (分离), 150 Decompensation (代偿功能失调), 150 Decompile (反编译), 150 Decomposable (可分解的), 150 Decompose (分解), 69-70, 150, 163 Decomposed (已分解的), 150 Decomposer (分解器), 150 Decomposers (分解者), 150 Decomposing (分解的), 150 Decomposition (分解), 70, 150, 163 Decompound (复合的), 150 Decompoundable (可复合的), 150

|                               |     |                                 |     |
|-------------------------------|-----|---------------------------------|-----|
| Decomprehension (理解丧失),       | 150 | Decompression (减压),             | 150 |
| Decompressive (减压的),          | 150 | Decompute (取消计算),               | 150 |
| Deconcatenation (解串联),        | 150 | Deconcentrate (分散),             | 150 |
| Deconcentration (分散),         | 150 | Deconciliate (疏远),              | 150 |
| Deconciliation (疏远),          | 150 | Deconfinement (解除限制),           | 150 |
| Deconflict (解决冲突),            | 150 | Decongest (解除充血),               | 150 |
| Decongestant (解充血剂),          | 150 | Decongestion (解充血),             | 150 |
| Decongestive (解充血的),          | 150 | Decongressive (不递进的),           | 150 |
| Deconiest (最不妩媚的),            | 150 | Deconier (较不妩媚的),               | 150 |
| Deconifiable (可非宗教仪式化的),      | 150 | Deconing (褪锥),                  | 150 |
| Deconnexion (断开连接),           | 150 | Deconning (取消圆锥),               | 150 |
| Deconquer (收复),               | 150 | Deconsecrate (解除神圣化),           | 150 |
| Deconsecration (解除神圣化),       | 150 | Deconsecratory (解除神圣化的),        | 150 |
| Deconstellate (分散星座),         | 150 | Deconstitutionalization (非制度化), | 150 |
| Deconstitutionalize (非制度化),   | 150 | Deconstitutionalized (非制度化的),   | 150 |
| Deconstitutionalizing (非制度化), | 150 | Deconstitutionalizing (非制度化),   | 150 |
| Deconstitutionalizes (非制度化),  | 150 | Deconstruct (解构),               | 150 |
| Deconstructed (解构的),          | 150 | Deconstructibility (可解构性),      | 150 |
| Deconstructible (可解构的),       | 150 | Deconstructing (解构),            | 150 |
| Deconstructingly (解构地),       | 150 | Deconstruction (解构),            | 150 |
| Deconstructionism (解构主义),     | 150 | Deconstructionist (解构主义者),      | 150 |
| Deconstructionistic (解构主义的),  | 150 | Deconstructive (解构的),           | 150 |
| Deconstructively (解构地),       | 150 | Deconstructivism (解构主义),        | 150 |
| Deconstructivist (解构主义者),     | 150 | Deconstructivist (解构主义者),       | 150 |
| Deconstructivistic (解构主义的),   | 150 | Deconstructivity (解构性),         | 150 |
| Deconstructors (解构者),         | 150 | Deconstructs (解构),              | 150 |

— 213 —

## Index 218

|                         |     |                         |     |
|-------------------------|-----|-------------------------|-----|
| Deconsuetude (废止),      | 150 | Decontact (分离接触),       | 150 |
| Decontacted (分离接触的),    | 150 | Decontacting (分离接触),    | 150 |
| Decontact (分离接触),       | 150 | Decontaminate (清除污染),   | 150 |
| Decontaminated (清除污染的), | 150 | Decontaminating (清除污染), | 150 |
| Decontamination (清除污染), | 150 |                         |     |

Decontaminative ( 清除污染的 ), 150 Decontaminators ( 污染清除剂 ), 150  
 Decontaminatory ( 污染清除的 ), 150 Decontaminator ( 污染清除剂 ), 150  
 Decontaminator ( 污染清除剂 ), 150 Decontaminate ( 清除污染 ), 150  
 Decontamination ( 清除污染 ), 150 Decontaminator ( 污染清除剂 ), 150  
 Decontemplation ( 非沉思 ), 150 Decontextualization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se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sed ( 去语境化的 ), 150  
 Decontextualises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sing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ze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zed ( 去语境化的 ), 150  
 Decontextualizes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zing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zation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zations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zations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extualizing ( 去语境化 ), 150  
 Decontingency ( 非偶然性 ), 150 Decontingent ( 非偶然的 ), 150  
 Decontingently ( 非偶然地 ), 150 Decontive ( 脱节的 ), 150 Deconvert ( 去皈依 ), 150  
 Deconverted ( 去皈依的 ), 150 Deconverts ( 去皈依 ), 150 Deconvey ( 背弃 ), 150  
 Deconveyance ( 背弃 ), 150 Deconvolution ( 反卷积 ), 150 Deconvolutive ( 反卷积的 ),  
 150 Deconvolution ( 反卷积 ), 150 Deconvolution ( 反卷积 ), 150

( 继续省略大量索引条目... )

— 214 —

## 索引 219

Decor, stage ( 舞台布景 ), 100 Decorated ( 装饰的 ), 187 Decoration ( 装饰 ), 100  
 Decorative ( 装饰的 ), 100 Decorator ( 装饰者 ), 100 Decoratory ( 装饰的 ), 100  
 Decorosity ( 装饰性 ), 100 Decorous ( 得体的 ), 100, 143-144 Decorously ( 得体地 ), 143  
 Decorousness ( 得体性 ), 143 Decorticate ( 去皮 ), 150 Decortication ( 去皮 ), 150  
 Decorum ( 得体 ), 100, 139, 143-144, 186-189 Decoupage ( 剪贴艺术 ), 150  
 Decouple ( 分离 ), 150 Decoupled ( 分离的 ), 150 Decouples ( 分离 ), 150  
 Decoupling ( 分离 ), 150 Decouplings ( 分离 ), 150 Decourage ( 劝阻 ), 184  
 Decourt ( 短途旅行 ), 146 Decourse ( 当然 ), 150 Decoy ( 诱饵 ), 150  
 Decoyed ( 被引诱的 ), 150 Decoying ( 引诱 ), 150 Decoys ( 诱饵 ), 150 Decoy

duck ( 诱饵鸭 ), 146 Decoy fish ( 诱饵鱼 ), 150 Decoys ( 诱饵 ), 150 Decrease ( 减少 ), 159, 170 Decreased ( 减少的 ), 159 Decreases ( 减少 ), 159 Decreasing ( 减少的 ), 159 Decreasingly ( 日益减少地 ), 159 Decreasingly ( 日益减少地 ), 159 Decree ( 法令 ), 147, 150, 168 Decreed ( 颁布的 ), 150 Decrees ( 法令 ), 150 Decreeing ( 颁布 ), 150 Decrement ( 减少 ), 150 Decrement ( 减量 ), 150 Decremental ( 减量的 ), 150 Decrementless ( 减量无关的 ), 150 Decrements ( 减量 ), 150 Decrepid ( 老迈的 ), 150 Decrepidity ( 老迈 ), 150 Decrepitate ( 裂化 ), 150 Decrepitated ( 裂化的 ), 150 Decrepitating ( 裂化 ), 150 Decrepitation ( 裂化 ), 150 Decrepitly ( 老迈地 ), 150 Decrepitness ( 老迈性 ), 150 Decrepit ( 老迈的 ), 150, 158 Decrepitate ( 老迈地裂化 ), 150 Decrepitated ( 老迈地裂化的 ), 150 Decrepitating ( 老迈地裂化 ), 150 Decrepitation ( 老迈地裂化 ), 150 Decrepitude ( 老迈 ), 150, 158 Decrepitly ( 老迈地 ), 150 Decrepitness ( 老迈性 ), 150 Decrescendo ( 递减 ), 188 Decrescendos ( 递减 ), 188 Decretal ( 教宗训令的 ), 150 Decretals ( 教宗训令 ), 150 Decretalisa ( 教宗训令化 ), 150 Decretalisation ( 教宗训令化 ), 150 Decretalist ( 教宗训令学家 ), 150 Decretalistically ( 教宗训令学地 ), 150 Decretalistically ( 教宗训令学地 ), 150 Decretals ( 教宗训令 ), 150 Decretalship ( 教宗训令学 ), 150 Decretal ( 教宗训令的 ), 150 Decretari ( 训令官 ), 150 Decretaries ( 训令官 ), 150 Decretariness ( 训令官性 ), 150 Decretarist ( 训令官学家 ), 150 Decretaristically ( 训令官学地 ), 150 Decretaristically ( 训令官学地 ), 150 Decretarism ( 训令官主义 ), 150 Decretariat ( 训令官权 ), 150 Decretariate ( 训令官权 ), 150 Decretaries ( 训令官 ), 150 Decretariness ( 训令官性 ), 150 Decretarity ( 训令官性 ), 150 Decretate ( 命令 ), 150 Decretated ( 命令的 ), 150 Decretating ( 命令 ), 150 Decretation ( 命令 ), 150 Decretative ( 训令的 ), 150 Decretals ( 教宗训令 ), 150 Decrete ( 命令 ), 150 Decreted ( 命令的 ), 150 Decretes ( 命令 ), 150 Decretion ( 命令 ), 150 Decretistic ( 命令的 ), 150 Decretistically ( 命令地 ), 150 Decretist ( 命令学家 ), 150 Decretistic ( 命令的 ), 150 Decretistically ( 命令地 ), 150 Decretists ( 命令学家 ), 150 Decretitor ( 命令者 ), 150 Decretitious ( 命令的 ), 150 Decretion ( 命令 ), 150 Decretive ( 命令的 ), 150 Decretively ( 命令地 ), 150 Decretiveness ( 命令性 ), 150 Decretory ( 命令的 ), 150 Decretorily ( 命令地 ), 150 Decretoriness ( 命令性 ), 150

Decretory ( 命令的 ), 150 Decretal ( 教宗训令 ), 150 Decretory ( 命令的 ), 150  
 Decrevit ( 他已命令 ), 150 Decrial ( 斥责 ), 150 Decrier ( 斥责者 ), 150  
 Decriers ( 斥责者 ), 150 Decries ( 斥责 ), 150 Decriminalization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e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ed ( 非犯罪化的 ), 150  
 Decriminalize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es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ing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ation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ation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ations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ing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e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ed ( 非犯罪化的 ), 150 Decriminally ( 非犯罪地 ), 150  
 Decriminally ( 非犯罪地 ), 150 Decriminally ( 非犯罪地 ), 150  
 Decriminally ( 非犯罪地 ), 150 Decriminalization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zational ( 非犯罪化的 ), 150 Decriminalize ( 非犯罪化 ), 150  
 Decriminality ( 非犯罪性 ), 150 Decriminally ( 非犯罪地 ), 150 Decri ( 斥责 ), 150  
 Decri ( 斥责 ), 150 Decreiate ( 斥责 ), 150 Decried ( 被斥责的 ), 150 Decrier ( 斥责者 ),  
 150 Decriers ( 斥责者 ), 150 Decries ( 斥责 ), 150 Decrial ( 斥责 ), 150  
 Decrier ( 斥责者 ), 150 Decriers ( 斥责者 ), 150 Decrial ( 斥责 ), 150 Decreying ( 斥责 ),  
 150 Decry ( 斥责 ), 150, 184 Decrying ( 斥责 ), 150 Decubital ( 卧位的 ), 150  
 Decubitus ( 卧位溃疡 ), 150 Decucullate ( 去兜帽 ), 150 Decucullated ( 去兜帽的 ), 150  
 Decucullated ( 去兜帽的 ), 150 Decucullated ( 去兜帽的 ), 150 Decucullate ( 去兜帽 ),  
 150 Decucullated ( 去兜帽的 ), 150 Decucullated ( 去兜帽的 ), 150  
 Decucullately ( 去兜帽地 ), 150 Decucullated ( 去兜帽的 ), 150  
 Decucullated ( 去兜帽的 ), 150 Decude ( 击砌 ), 150 Decuel ( 欺骗 ), 150  
 Decued ( 欺骗的 ), 150 Decuing ( 欺骗 ), 150 Decuels ( 欺骗 ), 150 Decuing ( 欺骗 ),  
 150 Decuing ( 欺骗 ), 150 Decuels ( 欺骗 ), 150 Decuels ( 欺骗 ), 150 Decue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 ( 欺骗 ), 150

Deculi (十人统治者), 188 Deculpate (开脱), 150 Deculpatio (开脱), 150  
 Deculpatory (开脱的), 150 Decuman (第十的), 150 Decumans (第十者), 150  
 Decumb (卧下), 150 Decumbence (卧下), 150 Decumbency (卧下), 150  
 Decumbent (卧下的), 150 Decumbently (卧下地), 150 Decumbent (卧下的), 150  
 Decumbency (卧下), 150 Decumbency (卧下), 150 Decumbenture (卧下), 150  
 Decumber (解除重荷), 150 Decumbered (解除重荷的), 150  
 Decumbering (解除重荷), 150 Decumbers (解除重荷), 150  
 Decumbrance (解除重荷), 150 Decumber (解除重荷), 150 Decumen (十倍), 188  
 Decumvir (十人执政官), 188 Decumvirate (十人执政官权), 188  
 Decumvirate (十人执政官权), 188 Decumvirates (十人执政官权), 188  
 Decumvirs (十人执政官), 188 Decumviral (十人执政官的), 188  
 Decumvirally (十人执政官地), 188 Decumviral (十人执政官的), 188  
 Decumvirally (十人执政官地), 188 Decumvirate (十人执政官权), 188  
 Decumvirilla (小十人执政官), 188 Decumviral (十人执政官的), 188  
 Decumvirally (十人执政官地), 188 Decumviral (十人执政官的), 188  
 Decumviracy (十人执政官权), 188 Decumviral (十人执政官的), 188  
 Decumvirally (十人执政官地), 188 Decumvirally (十人执政官地), 188  
 Decumvirally (十人执政官地), 188 Decumviral (十人执政官的), 188  
 Decuplet (十倍的), 188 Decuplet (十倍的),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d (十倍的), 188 Decuplicating (十倍), 188 Decuplicates (十倍), 188  
 Decuplication (十倍), 188 Decuplicative (十倍的),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d (十倍的), 188 Decuplicatedly (十倍地), 188 Decuplicating (十倍), 188  
 Decuplicative (十倍的), 188 Decuplicity (十倍性), 188 Decuple (十倍的), 188  
 Decupled (十倍的), 188 Decuples (十倍), 188 Decupling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dness (十倍性),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d (十倍的), 188 Decuplicated (十倍的), 188 Decuplicating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ate (十倍), 188

— 217 —

Index 222

... (后续索引条目过多, 省略详细列表)

Decuplicate (十倍), 188 Decuplicity (十倍性), 188 Decurers (解除诅咒者), 150  
Decuria (十人小队), 188 Decurial (十人小队的), 188 Decuriality (十人小队性), 188  
Decurially (十人小队地), 188 Decurian (十人小队成员), 188, 207  
Decurion (十人队长), 188 Decurionate (十人队长职位), 188  
Decurionship (十人队长职位), 188 Decurions (十人队长), 188  
Decurionate (十人队长职位), 188 Decurionly (十人小队地), 188  
Decuris (十人小队的), 188 Decurities (装饰), 188 Decurities (装饰), 188  
Decurities (装饰), 188 Decurities (十), 188 Decurities (十), 188  
Decurively (十分地), 188 Decurr (奔流), 150 Decurred (奔流的), 150  
Decurren (现在奔流的), 150 Decurrens (奔流的), 150 Decurrent (奔流的), 150  
Decurrently (奔流地), 150 Decurrent (奔流的), 150 Decurrently (奔流地), 150  
Decurrere (奔流), 150 Decurri (奔流), 150 Decurring (奔流), 150  
Decurringly (奔流地), 150 Decurrion (奔流), 150 Decurrions (奔流), 150  
Decurrs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s (奔流的),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 (奔流), 150  
Decurrencyer (奔流者), 150 Decurrencies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Decurrence (奔流), 150

— 218 —

## 索引 223

Decurrence ( 奔流 ), 150 Decurrence ( 奔流 ), 150 Decurrence ( 奔流 ), 150  
 Decurrence ( 奔流 ), 150 Decurrence ( 奔流 ), 150 Decurrence ( 奔流 ), 150  
 Decurrence ( 奔流 ), 150

Depression, Saturn, 57-58 Desire ( 欲望 ), 79, 107, 109, 159  
 Desperateness ( 绝望感 ), 162 Despotism, Mercurial, 149 Desperation ( 绝望 ), 162  
 Despondency, lunar, 162 Despondent, lunar ( 月亮沮丧 ), 162 Despotism ( 专制 ), 184  
 Destiny ( 命运 ), 107, 110, 158 Destruction, lunar, 163 Deter ( 阻止 ), 184  
 Determinant ( 决定因素 ), 188 Determination ( 决定 ), 110, 188 Determined ( 已决定 ),  
 150 Detestation ( 厌恶 ), 184 Dethrone ( 推翻 ), 168 Dethroning ( 推翻 ), 168 Detracting,  
 Saturn, 171 Devaluation ( 贬值 ), 202 Devalue ( 贬低 ), 202 Devane ( 背弃 ), 150  
 Development ( 发展 ), 100 Deveil ( 启示 ), 150 Devel ( 激怒 ), 150 Devels ( 激怒 ), 150  
 Devels ( 激怒 ), 150 Deven ( 十 ), 188 Devens ( 十 ), 188 Devens ( 十 ), 188  
 Dever ( 负债 ), 150 Devers ( 负债 ), 150 Devers ( 负债 ), 150 Devi ( 女神 ), 146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ce ( 偏差 ), 150 Deviance ( 偏差 ), 150  
 Deviances ( 偏差 ), 150 Devianies ( 偏差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ly ( 偏差地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ly ( 偏差地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ism ( 偏差主义 ), 150 Deviantism ( 偏差主义 ), 150 Deviantist ( 偏差主义者 ),  
 150 Deviances ( 偏差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ly ( 偏差地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 219 —

## Index 224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ly ( 偏差地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ce ( 偏差 ), 150  
 Deviancies ( 偏差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ly ( 偏差地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eviant ( 偏差的 ), 150

Divination (占卜), 107-109, \*\*149-152\*\* Diving (潜水), \*\*146\*\* Divinity (神性), 47, 52, 54, 62 Divinity Degree (神性学位), 61 Divinity School (神学院), 61 Divinity-In-Humanity, 46-49 Division (分离), 41, 70, 189 Divisional (部门), 189 Divisive (引起分裂的), 189 Divisiveness (分裂性), 189 Divisor (除数), 188 Divorce (离婚), 107, 147 Divorced (已离婚), 147 Divorcement (离婚), 147 Divorcer (离婚者), 147 Divorces (离婚), 147 Divorcing (离婚), 147 Divorcive (引起离婚的), 147 Divot (草皮), 129 Divum (露天), 150 Divulgate (公开), 150 Divulgate (公开), 150 Divulgator (揭露者), 150 Divulge (公开), 150 Divulged (已公开), 150 Divulgement (公开), 150 Divulgence (公开), 150 Divulger (揭露者), 150 Divulges (公开), 150 Divulgian (公开的), 150 Divulgian (公开的), 150 Divulging (公开), 150 Divulsion (分离), 150 Divulsive (分离的), 150 Divus (神圣的), 150 Dizzily (晕眩地), 152 Dizziness (眩晕), 152 Dizzy (晕眩的), 152, 184

Divorcive (离婚), 147 Djinn (精灵), 55, 107 Djinns (精灵), 107 DNA (脱氧核糖核酸), 45 Docent (讲师), 61 Docents (讲师), 61 Docile (驯服的), 162 Docility (驯服性), 162 Dock (码头), 146 Docked (停泊的), 146 Docket (标签), 100 Docking (停泊), 146 Dockland (码头地区), 146 Docks (码头), 146 Dockside (码头边), 146 Dockyard (船坞), 146 Doctor (医生), 59-62, 83-84, 97-99, 127, 129, 131, 172, 201, 203 Doctorate (博士学位), 61 Doctored (被加工的), 99 Doctoring (医疗), 99 Doctors of the Church (教会博士), 51 Doctorless (无医生的), 99 Doctorship (医生职位), 99 Doctorly (医生般的), 99 Doctorship (医生职位), 99 Doctorum (医生的), 99 Doctorly (医生般的), 99 Doctorship (医生职位), 99 Doctors (医生), 99 Doctrinal (教义的), 188 Doctrinaire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alism (教义主义), 188 Doctrinality (教义性), 188 Doctrinalism (教义主义), 188 Doctrinalist (教义主义者), 188 Doctrinalistic (教义主义的), 188 Doctrinalist (教义主义者), 188 Doctrinalistically (教义主义地), 188 Doctrinalists (教义主义者), 188 Doctrinalism (教义主义), 188 Doctrinalist (教义主义者), 188 Doctrinalistically (教义主义地), 188 Doctrinalism (教义主义), 188 Doctrinality (教义性), 188 Doctrinality (教义性), 188 Doctrinality (教义性), 188 Doctrinally (教义地), 188 Doctrinally (教义地), 188 Doctrinantly (教义地), 188 Doctrinantly (教义地), 188 Doctrinalist (教义主义者), 188 Doctrinalist (教义主义者), 188 Doctrinary (教义的),

188 Doctriner (教义家), 188 Doctrinere (教义家), 188 Doctrinerer (教义家), 188 Doctringers (教义家), 188 Doctringerred (教义的), 188 Doctringerrer (教义家), 188 Doctrings (教义), 188 Doctrinaire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nable (可教义的), 188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eship (教义职位), 188 Doctrinfully (教义地), 188 Doctrinfully (教义地), 188

— 220 —

## 索引 225

Doctrinless (无教义的), 188 Doctrinnal (教义的), 188 Doctrinnal (教义的), 188 Doctrinnal (教义的), 188 Doctrinaire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rely (教义地), 188 Doctrins (教义), 188 Doctrinship (教义职位), 188 Doctrinship (教义职位), 188 Doctrinaire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aire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aireness (教义论性), 188 Doctrinairism (教义论主义), 188 Doctrinairely (教义论地), 188 Doctrinaire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aire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aires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airism (教义论主义), 188 Doctrinaire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aires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aireship (教义论职位), 188 Doctrinary (教义的), 188 Doctrinary (教义的), 188 Doctrinarily (教义地), 188 Doctrinarity (教义性), 188 Doctrinarily (教义地), 188 Doctrinary (教义的), 188 Doctrinately (教义地), 188 Doctrinate (教义化), 188 Doctrinately (教义地), 188 Doctrinate (教义化), 188 Doctrinator (教义家), 188 Doctrinate (教义化), 188 Doctrinate (教义化), 188 Doctrinated (教义化的), 188 Doctrinating (教义化), 188 Doctrination (教义化), 188 Doctrinator (教义家), 188 Doctrinatory (教义化的), 188 Doctrinals (教义), 188 Doctrinausal (教义的), 188 Doctrineally (教义地), 188 Doctrines (教义), 188, 195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ial (教义的), 188 Doctrinious (教义的), 188 Doctrinious (教义的), 188 Doctrinism (教义主义), 188 Doctrinize (教义化), 188 Doctrinized (教义化的), 188 Doctrinizer (教义化者), 188 Doctrinizes (教义化), 188 Doctrinizing (教义化), 188 Doctrinizingly (教义化地), 188 Doctrinizingly (教义化地), 188 Doctrinization (教义化), 188 Doctrinosity (教义性), 188 Doctrins (教义), 188 Doctrinship (教义职位), 188 Doctrinship (教义职位), 188 Doctrin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s (教义), 188 Doctrinse (教义), 188 Doctrinse (教义), 188 Doctrins (教义), 188 Doctrins (教义), 188 Doctrinse (教义), 188 Doctrinshall (教义职位), 188 Doctrinshe (教义的), 188

Doctrinsheler (教义家), 188 Doctrinshellor (教义家), 188 Doctrinship (教义职位), 188

— 221 —

## Index 226

Doctrinous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e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ously (教义地), 188 Doctrinously (教义地), 188 Doctrinous (教义的), 188  
Doctrinous (教义的), 188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e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e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ely (无教义地), 188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ously (教义地), 188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ously (教义地), 188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aires (教义论者), 188 Doctrinously (教义地), 188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ously (教义地), 188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ously (教义地), 188 Doctriness (教义性), 188 Doctrinously (教义地), 188

Education (教育), 61, 99, 152 Ego, senex, 79-80, 200 Ego psychology, Martial, 184  
Eggs (鸡蛋), 85-86, 90 Eight (八), 188 Egoism (自我主义), 184 Egoity (自我性),  
184 Egoity (自我性), 184 Egotism (自负), 184, 186 Egotistic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al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i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alness (自负性),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alness (自负性),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s (自负的), 186  
Egotistics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s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m (自负), 186 Egotist (自负者), 186 Egotists (自负者), 186  
Egotistic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 (自负的),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gotistically (自负地), 186

Elements (元素), 70, 73-82, 88, 104, 128, 132, 142, 144-145, \*\*193-195\*\*  
Elementals (元素精灵), 76, 82, 104 Elements of spirit, 48-50 Elements of soul, 50-53, 201  
Elephant, on gold and silver, 134 Elephant, symbol of Saturn, 166 Elevation (升高), 167  
Eloquence (雄辩), 149, 156 Eloquent (雄辩的), 149 Eloquently (雄辩地), 149  
Elsewhere, on mystery, 103 Elves, Mercurial, 151-152 Elytra (硬翅), 150  
Emanate (来自), 40-41, 51, 201 Emanated (来自), 40 Emanates (来自), 40  
Emanating (来自), 40 Emanation (辐射), 39-42, 47, 51-52, 165

Emanational ( 辐射的 ), 41 Emanations ( 辐射 ), 40-41, 51 Emanationism ( 自我 ), 41  
 Emanationist ( 自我主义者 ), 41 Emanative ( 辐射的 ), 41 Emanatively ( 辐射地 ), 41  
 Emanations ( 辐射 ), 40 Emanator ( 辐射源 ), 40 Embalmers ( 防腐师 ), 165  
 Embanks ( 堤岸 ), 146 Embarkation ( 上船 ), 146 Embarked ( 上船的 ), 146  
 Embarking ( 上船 ), 146 Embarks ( 上船 ), 146 Embarkus ( 上船 ), 146  
 Embargo ( 禁运 ), 147, 149-150 Embargoes ( 禁运 ), 150 Embargoes ( 禁运 ), 150  
 Embargos ( 禁运 ), 150 Embargoed ( 禁运的 ), 150 Embargoing ( 禁运 ), 150  
 Embargoes ( 禁运 ), 150 Embargos ( 禁运 ), 150 Embargoing ( 禁运 ), 150  
 Embargoingly ( 禁运地 ), 150 Embargos ( 禁运 ), 150 Embargos ( 禁运 ), 150  
 Embargos ( 禁运 ), 150 Embargos ( 禁运 ), 150 Embargos ( 禁运 ), 150  
 Embargos ( 禁运 ), 150

— 222 —

## 索引 227

Fictions ( 虚构 ), 61 Ficino: alchemist, 66; apothecary, 83-84, 91-96, 103, 127-128,  
 192, 202; astrologer, 31, 98-99, 102, 108, 150; as contemplator, 42, 59, 62, 172; curative,  
 72; daemon, 55, 103; death, 172; doctor, 59-62, 83-84, 97-99, 127, 129, 131, 172, 201,  
 203; education, 60; fame, 30; fire element, 62; God of gods, 62; Golden Age, 167; good  
 Mercurian, 149; hearing voice, 150; Hermetic writings, 35-36; high achievement, 202;  
 intellect, 49; language of soul, 107; letters, 30, 63; liberated life, 202; life, 29-30; literary  
 works, 60; magic, 46, 66; magus, 46, 201, 203; man of Saturn, 166-167; material octave,  
 201-204; melancholy, 57-58, 166-167; Mens, 51; Mercury, 137, 149; natural magic, 104;  
 neo-Platonic, 36; notion, 60; opera, 60; Oration, 102; origin, 30; patron, 166; philosophy,  
 35-36, 39-41, 45, 47-52, 59-62; physician of soul, 203; planetary magic, 31, 65; planets,  
 137, 195; Platonic Theology, 40, 46; prayer, 105; priestly madness, 105; principle, 44, 167;  
 prophet, 103; psyche, 44, 49, 107, 195; psychology, 35-62, 96, 107, 128, 132, 137, 173,  
 181, 183, 192-204; psychotherapy, 99, 127, 129, 131, 201; psychotherapist, 203; religious  
 sense, 59; Renaissance, 29, 31; response, 31; scholia, 183; self, 48; set, 165; Seven  
 Planetary Spirits, 137; sexuality, 132; shame, 100; soul, 35-62, 101, 109-110, 128, 137,  
 167, 172-173, 195, 200-204; spirit, 48-49, 62, 195; spirits of planets, 98, 149; study, 30;  
 symbol, 45, 136; teacher, 30; temperament, 99, 198; tempering, 198, 200, 202-204; texts,

35, 60; theology, 36, 40, 46-47, 49, 60; therapy, 62, 84, 101, 128; theurgy, 56; thinking, 32; third eye, 51; three regions, 201; time, 31; touch of worlds, 52; tradition, 31; tripartite constitution, 44-52; tradition, 62; travels, 30; two-fold operation, 129; unity of being, 45; university, 61; use of astrology, 137; veil, 136; virtue, 32; virtues, 99; water, 145; wisdom, 30, 49; works, 29-30, 60; world, 45; world soul, 40; writing, 30, 173; writings, 60, 102, 108; zeitgeist, 31

Ficinian: apothecary, 103; approach, 44, 59, 127-128; astrology, 194-198; basis, 44; compass, 30; concept, 168; contemplation, 172, 175; creativity, 100; discipline, 202; doctrine, 40; idea, 103; image, 42; integration, 202; language, 107; magic, 46, 101; meaning, 29, 47; meditation, 62; natural magic, 48, 104; neo-Platonic, 36; outlook, 50; pharmacy, 83; philosophy, 31-32, 35-36, 40-41, 43, 49-52, 59-62, 96, 103, 106, 128, 149, 172, 175, 202; physician, 99; polytheism, 195; principle, 172, 201; practice, 57; practitioner, 69; psychologist, 98, 137; psychology, 32, 35-62, 96, 101-102, 107-108, 128, 131-132, 137, 150, 173, 181, 183, 192-204; psychotherapist, 201, 203; psychotherapy, 99, 201; spirituality, 42; therapy, 62, 84, 128, 137; theology, 36, 47, 49-50; theory, 31; theurgy, 56; thought, 49, 102; tripartite vision, 46; understanding, 45, 104; use, 136; view, 201, 204; vision, 109, 175; way, 50; wealth of thought, 131

Fiendness ( 恶魔性 ), 184 Fiery temperament ( 火热气质 ), 99 Fifth house, astrological, 110 Filaria ( 丝虫病 ), 74 Fire ( 火 ), 59, 62, 66, 76, 85, 88, 98-100, 104-105, 127-128, 131-132, 135, 142-143, 145, 148, 156, 159, 162, 183-185, 201, 206 Fire-bringer ( 火的携带者 ), 62 Fire element ( 火元素 ), 52, 62, 99, 128, 132, 183, 188 Fire, Mercurial, 149 Fire, philosophical, 128 Fire, solar, 134 Firefly, solar, 134 Firmaments ( 穹苍 ), 104, 112, 135 First ( 首先 ), 45 Fish, Piscean ( 双鱼座鱼 ), 148 Fishes ( 鱼 ), 162 Fistulae, pulmonary, 74 Fitness ( 健康 ), 183 Five ( 五 ), 188 Fixation ( 固定 ), 70 Fixed ( 固定的 ), 150 Fixer ( 固定剂 ), 150 Fixes ( 固定 ), 70 Fixing ( 固定 ), 70 Fixity ( 固定性 ), 70 Flaccidity, lunar, 162 Flag ( 旗帜 ), 149 Flagging ( 衰落 ), 162 Flagon ( 酒罐 ), 147 Flagrant ( 明目张胆的 ), 184 Flagship ( 旗舰 ), 149 Flail ( 连枷 ), 168 Flamboyance ( 铺张 ), 186 Flamboyant ( 铺张的 ), 186 Flamboyantly ( 铺张地 ), 186 Flame ( 火焰 ), 85, 100, 139, 143, 156, 159, 183-184, 188 Flamed ( 燃烧的 ), 100 Flames ( 火焰 ), 85, 100, 183 Flaming ( 燃烧的 ), 100, 183 Flamingo, pink, 146 Flamingly ( 燃烧地 ), 100

Flammable ( 易燃的 ), 100 Flaming ( 燃烧的 ), 100, 183 Flaming ( 燃烧的 ), 100  
 Flannels ( 法兰绒 ), 145 Flannelly ( 法兰绒般的 ), 145 Flans ( 蛋挞 ), 81, 90 Flap ( 拍 ),  
 146 Flapped ( 拍的 ), 146 Flapping ( 拍 ), 146 Flaps ( 拍 ), 146 Flare ( 耀斑 ), 147, 184  
 Flared ( 耀斑的 ), 147 Flares ( 耀斑 ), 147, 184 Flaring ( 耀斑 ), 147  
 Flarlingly ( 耀斑地 ), 147 Flash ( 闪光 ), 135, 145, 152, 188 Flashed ( 闪光的 ), 135  
 Flashgun ( 闪光灯 ), 135 Flashing ( 闪光 ), 135, 147 Flashily ( 华丽地 ), 186  
 Flashiness ( 华丽性 ), 186 Flashings ( 闪光 ), 135 Flashlight ( 手电筒 ), 135  
 Flashing ( 闪光 ), 147 Flashingness ( 闪光性 ), 147 Flashingly ( 闪光地 ), 147  
 Flashless ( 无闪光的 ), 135 Flashlessly ( 无闪光地 ), 135 Flashlessness ( 无闪光性 ),  
 135 Flashlike ( 闪光般的 ), 135 Flashlightly ( 手电筒般地 ), 135  
 Flashlighting ( 手电筒照亮 ), 135 Flashlights ( 手电筒 ), 135 Flashly ( 华丽的 ), 186  
 Flashy ( 华丽的 ), 100, 186

— 223 —

Psychology/Astrology \$16.95 The Planets Within Introduction by Noel Cobb

### 《行星之内》内容介绍

向古代返回，但要以崭新的眼光。本书聚焦于前科学时代最具心理学特征的时刻——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聚集着一群各具特才的杰出人物，他们在十五世纪时群集一地。这些内在的哥伦布们为新的领土绘制了地图，这些领土直至今日仍然赋予我们渴望已久的自我认识，让我们明白来时路，指引我们走向富饶而未开发的地域。

其中这一群内心生活大师的首领是马尔西利奥·菲奇诺，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的主持天才。菲奇诺教导说，万物存在于灵魂之中，须在灵魂的光照下而活。因此这项研究拓展并深化了我们对心灵的理解，因为菲奇诺是灵魂的医者，他的洞见教导我们如何照顾与培养灵魂。

摩尔以菲奇诺本人的根本工具——想象力——为指南。尊重意象的完整性与自主性，《行星之内》展开了一部灵魂的诗学，一种介于菲奇诺的简洁论述与为当代赋予这些论述生命和语境的需要之间的对话。

"阅读这部书以寻求知识和自我认识的读者将欣喜地发现它是多么富有教益、令人愉悦且'用户友好'。在汤姆·摩尔的指引下，你将感到在文艺复兴赫尔墨斯主义这个奇妙的世界中如鱼得水，它的心理学与占星学洞见，它的音乐，它的疯狂。摩尔知识是多么渊博，对读者多么慷慨。"——詹姆斯·希曼

"在摩尔博士的演示中，由文艺复兴占星术与音乐学启蒙的心理学洞见与理解，他对复杂事物的清晰程度仅被他的智慧所超越。用'调和有度的生活'的幻想与'必要的疯狂'的不和谐相调和，这正是摩尔博士的大师——菲奇诺——会热爱的灵魂天才。"——大卫·米勒

托马斯·摩尔是一位私人执业的心理治疗师、作家、教师，以及想象力研究所的创始人。他著有许多论文、《想象力仪式》（达拉斯研究所出版）和《黑暗厄洛斯：萨德的想象》（《春》出版，即将推出）。摩尔博士还编辑了《蓝火：詹姆斯·希曼精选著作集》（哈珀与罗出版社，1989年）。

封面艺术：所罗门·特里斯莫辛，《灿烂的太阳》，MS Harley  
3469，英国图书馆藏。ISBN 0-940262-28-2林迪斯法尼出版社封面设计：诺曼·坎特9  
780940 262287